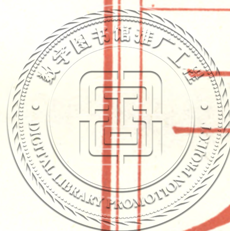
郁达夫全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郁达夫全集

第八卷
杂文



浙江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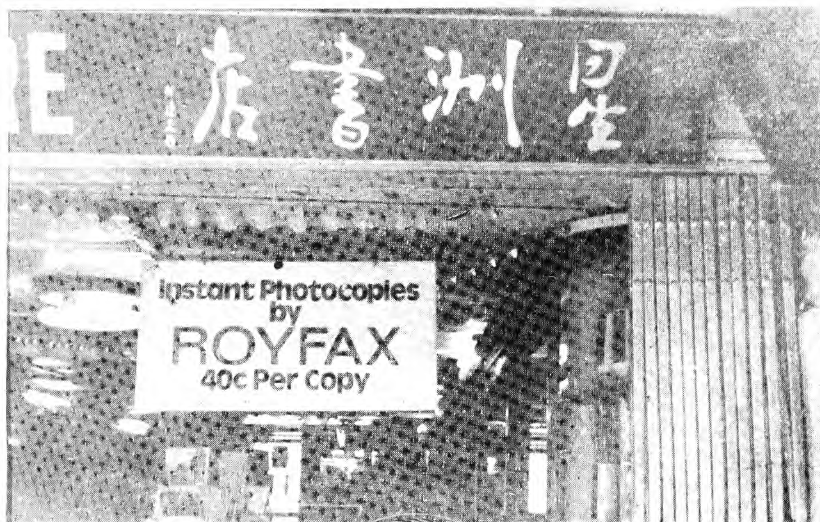
郁达夫像
（潜伏印尼苏门答腊化名赵廉时期）



●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左五)偕《星洲日报》同人游金马仑。左二为其次子郁飞



●郁达夫在新加坡的故居



● 郁达夫为新加坡星洲书店题写的店名

星洲日報

估敵

郁達夫



● 郁达夫到新加坡后发表的第一篇长文



● 苏东华侨反法西斯十一烈士纪念碑



● 一九四三年九月，郁达夫在印尼巴东与华侨女子何丽友结婚,这是次年何与其子大亚（四个月）

本卷说明

本卷共收作者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所写的政论、杂文、演讲、声明、启事等杂著一百七十五篇(则)。

作者晚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时，曾一度以代主笔的身份为该报撰写了一批社论，发表时均未署名。今经新加坡学者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诸先生考证鉴别，确认系郁氏手笔，故编录入卷，并在篇首“题注”中加以说明。

本卷所收文章，写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期间，其中有些提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时代的印记。这一点请读者明鉴。

本卷各篇原载的报刊出处或所据版本均在篇末注明；发表时所署笔名，亦在注释中提明。

篇目排列，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作者未注明写作日期的，则参照发表日期的顺序编排。

目　录

估敌……………………………………………………1
《晨星》、《文艺》征稿简约……………………6
希望于投稿诸君者！……………………………7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8
南洋文化的前途…………………………………11
再告投稿诸君……………………………………15
战时学生修养……………………………………16
友人们的消息……………………………………18
夏芝的逝世………………………………………19
日本思想的中心…………………………………20
编者启事…………………………………………25
废历的新年………………………………………26
介绍《淹留百首》作者…………………………28
送砦华机工回国服务……………………………29
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开幕词……………………31
读《毛拉在中国》………………………………34
第二期抗战的成果………………………………39
苏联与日本………………………………………44

编者启事……………………………………………………47
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48
介绍黎泽闿先生……………………………………………50
杂谈近事……………………………………………………51
和从哪里讲起?……………………………………………54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57
文协近讯……………………………………………………59
福建的防卫问题……………………………………………60
日本的议会政治……………………………………………63
《逆词》编者按……………………………………………67
日本的赌博…………………………………………………68
獭祭的功用…………………………………………………70
空袭闲谈……………………………………………………72
谈轰炸………………………………………………………77
教师待遇改善问题……………………………………………80
文字闲谈……………………………………………………83
抗战中的教育………………………………………………85
祝教师们的奋斗……………………………………………88
看英将妥协至若何程度………………………………………90
倭武人的神化………………………………………………92
倭敌已在想绝计了…………………………………………94
《投效中国的日本人》编者按…………………………………96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97
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102
捐助文协的计划 …………………………………………107

致电英京新闻界 ……………………………………109
编者启事 ……………………………………………110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 ……………………………111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113
孔夫子博览会开幕词 …………………………………116
敦请出任售票顾问函 …………………………………118
写作的内容 ……………………………………………119
"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 …………………………121
致重庆国民政府电 ……………………………………122
"九一"记者节 …………………………………………123
对新闻纸的饥渴感 ……………………………………126
纪念"九一八" …………………………………………128
今年的双十节 …………………………………………131
我国语言文字 …………………………………………134
敌人的文化侵略 ………………………………………136
语言与文字 ……………………………………………139
战时的忧郁症 …………………………………………142
利用年假 ………………………………………………145
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 ………………………………147
迎年小感 ………………………………………………151
关于宪政 ………………………………………………153
敌阁的倒溃 ……………………………………………155
文人的待遇 ……………………………………………157
美倭之间 ………………………………………………161
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164

《南战场寄妻的信（一）》编者按 ……167
勿骄勿馁的精神 ……168
等春季过后 ……170
废历新年 ……172
敌军阀的讳言真象 ……174
粤桂的胜利 ……176
文艺上的损失 ……178
敌在浙闽的攻势 ……180
永久的和平 ……182
错综的欧局 ……184
因谋保障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 ……186
从苏芬停战说到远东 ……188
土罗的问题 ……190
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 ……192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195
《教育》周刊发刊辞 ……197
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200
欧战扩大与中国 ……202
为己与为人 ……204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206
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208
《中条行》编者按 ……210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211
华中大捷与色当战役 ……215
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 ……217

敌我之间 ……218
意大利参战与敌国 ……225
编者启事 ……227
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 ……228
图书馆与学者 ……229
文人的团结 ……232
今后的世界战局 ……234
敌最近的侵略形势 ……236
叙关著《现代报纸论》 ……238
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 ……240
敌国目前的致命伤 ……242
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 ……246
密锣紧鼓中之东西战局 ……250
“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 ……254
太平洋上的“八一三”前夜 ……258
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 ……262
关于侨汇之再限制 ……265
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 ……268
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 ……273
欢迎美国新闻记者团 ……276
英美合作的反应 ……280
敌人敢发动新的攻势吗？ ……283
荷印·越南·以及中东 ……286
介绍杜迪希 ……289
今天是“九一八” ……290

"九一八"九周年 ……………………………………………292
欧局僵持下的越南 ……………………………………………296
美苏接近和远东 ……………………………………………300
越南降敌后国际的反应 ……………………………………304
欧战的持久和扩大 …………………………………………308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 ………………………………312
轴心国联盟与中国 …………………………………………315
美国、苏联与轴心国 ………………………………………319
缅甸与中国之友谊 …………………………………………323
欧战重心的转移 ……………………………………………327
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 ………………………………………331
滇缅路恢复运输后的远东 …………………………………334
巴尔干现状与苏土英 ………………………………………337
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 ………………………………341
美国的决心与轴心国 ………………………………………345
敌内阁又将改组么? ………………………………………348
关于租税及南洋商联会问题 ………………………………351
敌寇又来求和 ………………………………………………355
编辑余谈 ……………………………………………………358
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 ……………………………………359
汪记《中华日报》上"打倒汪精卫卖国贼"标语 ………363
介绍敬庐学校 ………………………………………………364
因鸦片而想起的种种 ………………………………………365
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 …………………………………367
诗人杨骚的南来 ……………………………………………369

介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370
《七大问题》序 ……372
谨献给《南风半月刊》的编者 ……373
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 ……374
《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 ……375
《马来亚的一日》的补充 ……377
关于《一日》的展期 ……379
《哭杨云史先生》编者附识 ……381
《马来亚一日》征稿启事 ……382
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 ……383
民主国家将在远东首先胜利 ……387
配合抗战形势的抗战文艺 ……390
太平洋风云险恶中之“八一三” ……392
远东情势变化的豫测 ……395
编余杂谈 ……398
削弱侵略者的实力 ……399
关于《马来亚一日》及其他 ……402
编余杂谈 ……403
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 ……404
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 ……407
欧战二周年与远东 ……409
敌美谈商与敌阁的危机 ……412
关于《一日》的稿件 ……415
澳洲缅甸与中国的交谊 ……416
太平洋危机移到了大西洋 ……419

十年教训 ……………………………………………………………422
反侵略国际大会感言 ……………………………………………426
敌寇会马上向苏联进攻么？ ……………………………………430
以德苏战局为中心 ………………………………………………434
三十年的双十节 …………………………………………………438
郭诞过后 …………………………………………………………440
遗嘱 ………………………………………………………………442

估　敌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缢鬼怖人，其技不过七十二变，纵使变尽狞恶丑态，犹不能摇动定者之心。结果，缢鬼只能自食其报，大叫一声，化作几点腥血，入瓮而就毁灭之范。我们抗战一年有半，侵略者无恶不作，无丑不演，现在是快到第七十二变的时候了！我们镇静观变，各线都趋于稳定，一九三九年的卯运新开，这时候正好来细数一数这怪物的种种伎俩。

最初，敌人原懂得百战百胜，犹未为善，不战而胜，斯为上策的论法的。所以只竭尽其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的毒辣手段，以期于不费一矢一卒之间，实现其蚕食野心，灭我种族。“九一八”鬼脸一变，居然得到了绝大的成功，其后便故技是逞，得寸进尺，今日冀东，明日平津，几几乎鬼蜮而衣冠，演成了得意忘形的大丑剧。不意“七七”芦沟桥，“八一三”上海的两次玩火，终于焚毁了它的绿发獠牙，食刺猬而中伤，吞胡桃而遇壳，骑虎势成，小鬼才发见了仁慈的天使，终于也有发雷霆的一天。

平时自夸自号的东亚盟主，一等强×——本来似乎是个“国”字，实在却系一个“盗”字，所以从略——等纸糊高

冠，一触而被人戳破，于是乎恼羞成怒，原形毕现，就不惜倾其全国之师，数十年的军火积蓄，与夫最后的经济孤注，拼死命的来施行奸淫掠劫、屠杀毒化等王道政策了。这种疯狂的兽行，在他们向自己老百姓作欺骗宣传的时候，叫作皇军的荣誉，而在全世界文明人，以及被侵略的我们大国人的眼里，简直是黄鼠狼的绝命屁。证据很多，举不胜举。最直截了当的文献，我只提一提英国H.J.Timperley'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田伯烈著，《日本之暴行》）就对。

他们以恫吓和欺骗的手段，强拉了他们国内仅有的驯良老百姓，一船一船的载壮丁与军火而俱来，不旋踵间，就一船一船的载了白骨与死灰而回去。伤兵是要活烧，尸骨登岸是在夜间的。偶尔被一二新闻杂志，透漏了一点消息，军部发言人，只说"是支那大陆里拣来的狗骨"。这些狗骨，据他们自己的统计，以及中立国公正人士的计算，现在却已经积到了七十四万具了，他们的老百姓也正在疑心，支那大陆里，何以死狗竟会如此之多。他们的豫计（实际上也在一次一次的公开向他们的老百姓宣传。）是攻陷上海，攻陷南京后，我们一定会屈膝求和的。然而我们于要求了敌人一定代价，消耗了对方相当的兵力军火与经济之后，转移阵地，放弃点线，退一步稳一步，所有的土地，面积依然是那么的多，所有的壁垒，阵形依旧是那么的固。这才稍稍表现了我们一点长毛物五柱擎天的法术，而在小鬼蜮却早已力竭声嘶，手忙脚乱了。于是乎一变又一变地，再来五师团，再来十师团的攻徐州，攻武汉，攻广州。长江一役，狗骨堆积二十万具，广州附近，现在虽还不能正确的计算，但据欧美

各国战地旅行者的报告，敌人伤亡数将近十万，被牵制而进退不得的瓮鳖，其数也在十万左右。

当我们没有放弃武汉之先，敌人曾集中宣传，指天赌地的向他们老百姓立欺骗之誓说："只教攻下武汉，攻下广州，我们便可以征服支那了。以后便人人可以发大财万事大福，将欧美在中国的权利，无论大江南北，马上可以全部的夺取过来，变成独占。"

但是现在却怎么样了呢？敌国内已无可调之兵，国外亦无存聚之货，国际间信用毫无，而军事上又陷入了扑空之辙，穷极无聊，只能再变一变了。这将近第七十二变的全貌，就如下述：

（一）只教攻击我们的领袖下野，目的就算达到。所用的是分化、离间、造谣、威胁等手段。

（二）破坏我们的法币，使我们民众对中央失去信仰，造成普遍的恐慌。

（三）扬言中央政府，已变成地方政府，无抗战的意志与实力，使友邦感到失望。

（四）粗制滥造些傀儡组织，造成联邦政府的伪名，由平津伪政府，南京伪维持会，蒙疆，汉口，广州等伪组织中，抽调几个走狗出来，组成一大傀儡班来代替中央。另组一对支中央机关，为太上政府，来作提线的把戏。

（五）绝断我们军火的来路，用挑拨、威胁、延宕等手段，使我们得不到国际的援助。

简而言之，缢鬼最后的一副狞面，就是如此。但是(一)我们的统一，我们的拥护领袖，拥护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

是万不会因此伎俩而有丝毫的动摇。（二）法币的信用，因大借款的成功，与国际物资输出的增加，只有得日固一日，近来在外汇上，已见汇率的高涨了，而伪组织伪政府的准备银行券及军用券等在中国，却绝对没有外汇的价值。平津以及各游击区里的伪币，至少须贴水一成。在大部分的地方，用伪币简直买不到货。（三）中央的政权，依旧在游击区，敌人的后方发挥实力，中央的威信，丝毫也没有摇动。外使的呈递国书，必去重庆。我们所服从的政府，也只有中央，不是走狗汉奸，奴才逆种，决不承认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有什么伪政府伪组织。连敌人所竭力在煽动与诱惑的西北同胞，尤其是五马统率下的同胞全体，统在指斥伪组织的荒谬，向中央誓死效忠，其他的可不必说了。（四）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像人的人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不穿上的禽兽，世界上哪里会有承认他们是政府的理性人与正义国？有，恐怕只是些他们的同类与疯狗罢了。（五）香港的海口断了，我们还有海防，缅甸，新疆等国际交通的大道可走。国际间对我的援助，只会因敌人的将次崩溃而增强。如英美的借款与对远东态度的合作，向暴敌迭次提出的抗议，对敌人延宕敷衍政策的声斥，与夫苏联渔约的破弃等等，只举表面上我们所知道的一端来说，不已就很明显的了么？

最后，且看一看军事局面吧！敌人所占有的地方，只是线和点，有些地方，连线也时断时续，连不起来。至于面的全部，当然依旧是在我们的手里。全面游击战发动之后，大

江南北可以不必说了，就是冀东与伪满境内，我们的游击队，最近也大大发挥威力。这并不是我们自己的宣传，却是从敌人的情报里传出来的正确消息。他们所觊觎不已的江西湖南，迄今相持三四个月，有一点进展没有？广州只西阻于西江，东退出惠州，我们的游击队已经在白云山下，市区四周进出了。敌人所夸的一月之内，将攻至重庆，昆明，兰州的狗屁梦话，能实现到十万分之一不能？

且看吧！敌人的壮丁，已经抽到了军需工人，敌人的百四十万万无理算段的军费，已经用到了百三十七万万有余，增税增至百分三百六十，而东碰壁西倒戈，迫不得已，只好早发一个宣言，夕来一个和议的变相屈膝，这种种丑态，这种种幻变，究竟是在说些什么？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非但我们自己有此信念，就是第三国的公平观察者，如《泰晤士报》的通信员，英国放送协会B.B.C.的放送家B.Bartlett①的自叙传 *Intermission in Europe*②的一书里，也在这样的说，其他凡熟悉东方情形，或亲自来中国视察过战地的欧美各国的先进，结论都是一样。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兴建国的更生年！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

① 巴特列特。 ——编者注

② 英文：《欧洲的间歇》。 ——编者注

《晨星》、《文艺》征稿简约

一、本栏欢迎短小精悍的论文、随笔、小说与独幕剧等。

二、本栏来稿，恕不一一寄还，请投稿诸君预录副本，自存稿底，庶免错落失去。但篇幅较长或有特殊情形之稿件，请于来稿时附寄邮票，事前声明，不用时亦能代为寄返。

三、来稿经刊载后，当略具薄酬，于每月底结算，每月初支付，另有稿费单奉寄，到后请签名盖章，本埠投稿诸君，请向本报会计处，外埠请向本报代理处领取。

四、稿件用笔名时，请以真名实姓及通信地址告知编者，以便通信。

五、不愿受酬者，请于稿上注明。

六、译稿请附寄原书，当负责重为寄还。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和十五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希望于投稿诸君者！

《晨星》园地，承诸君不弃，得有今日；以后更想再进一步，得如来汉脱（Leigh Hunt）说诗时的主张，成一多样统一的美观；所以深望投稿诸君，于游记、随笔、速写、论文之外，多方面的去采取材料。如书评、人物论、报告、图画（木刻、照相等）等方面，都可以去试一试看。还有小说，无奈长稿太多，短小在几千字以内的独少，这一方面，亦希望努力一下，得产生出如法国人所谓的 Conte① 出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① 英文，小故事，短篇小说。——编者注

《星洲日报》十周年纪念

宇宙间最大的两个疑问，一是时间，一是空间，从争夺殖民地的热烈，战争的频发，及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认真的各点看来，似乎是空间的疑问，已经被人类解决了一半了；可是南极北极的探险队，还在继续地努力，地球与火星的交通，还没有办到，而太阳系的各行星中，究竟有没有一处，同地球一样的这问题，还没有得到答案。空间依旧是无限，而且是不可知的。使人最感到不可捉摸，而无论哪一个在它面前，都不得不低头的，尤其是时间。有史以前，已经有了多少年月，到现在谁也不敢断言；在我们以后，更有多少时间的继续，也只有天知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恐怕结果，连天也管不了这个。况且人的一代，无论哪一个，究竟会到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死，更其是没有人能够预定，除了决心犯自杀罪者之外，倘若有一个假定能真的实现的话，我们就假定有一天，人类在地球上完全绝灭了；试想在这一瞬间，时间是不是仍旧会和人类毫无关系地继续下去的？——写到了这里，我就想起了俄国伊凡·蒲宁所做的那一篇《新金山的绅士》——我们常常以“天长地久”这四个字来形容继续的长远；但是天地的久长，还是相对的，时间的久长，

才是绝对的事实。

可是人类终竟是好胜的，亦是能自欺自慰的，对于这绝对不能征服的时间，也想出了一个法子来制服它，用以自相慰藉；这征服的方法，就是历数家羲和氏的日月岁时的制定。

制时间的一片，定以为年，分年成月，分月成日成时，这实在是古今来的一个最大的发明。

所以，《星洲日报》自创刊以来，到如今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这十年，比起时间这概念的悠久来，原只短短的一瞬间，但由不知晦朔的朝菌，与不知春秋的蟪蛄来说，真是一段很长很久的历程无疑。至少至少，《星洲日报》在这十年里，已经征服了时间这一个怪物，使过去的十年，不同于以前的十年一样地无声而无臭。仅在这一点上，也很值得我们的纪念。更何况，南洋是文化水准很低的殖民地，而新闻事业却是文化事业中最有力的开路队；我们先不要从它的销路与报质这一方面来讲，只从在这一个环境之下，在这一个社会之中，居然能巍然独立，持续到十年以上的岁月，试问这一件事件，是不是更值得我们来纪念的。

维持到十年之久的这《星洲日报》，以后当然更要想法子使它长成发育起来，担负起抗敌建国的重大责任；罗马古城，不是一日之功能建得成，既然有了这磐石般的基础之后，上面自然要再加上以更坚固的建筑。这近乎理想的大建筑物的完成，当然还有待于木工石工雕匠的共同的努力。区区下走，不过是新近来参加的一名卑而又小的雕刻小工

而已。

廿八年一月十三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南洋文化的前途

到星加坡还不久，对于一切问题，都有研究的兴趣，而都还没有入门。譬如树胶椰子的种植，和世界市场的起落；锡矿的采掘，和供求的分配；米谷之能否在马来半岛成为主要农植物之一等等。此外还有像人种的问题，杂婚在优生学上的现象，以及言语系统等，也是很有意义，并且更富于趣味的问题，可惜都还没有时间与根底来研究，所以不能乱谈。但自脱离学校以来，二十余年，其间没有三日半月，离开过书本；所以若要讲些什么，或发挥一点意见，当然只好在文化这两字上翻筋斗，我因而想陈述一点南洋文化的所见所感，以应半月刊编者的抬举。

提到文化两字，当然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则凡一切自然界物，曾经过人力的修造改进的东西，都是文化货财，所以广义的文化，几乎可以包括宇宙，如行政、国防、道路、电力、水力、渔业、气候调整、日光利用等，都是文化工作，要逐样讲来，至少也得有将来星洲的韦尔斯那么的精力才办得了，因而我所讲的范围，只能限于狭而又狭的精神文化中间的一小方隅。

第一，先来讲人。人这一个两脚动物，亘古以来，一直

到现在，也还是一个猜不透的哑谜。有原始人，有文化人，也有半开化人。而由原始人的所以能进至半开化及全文化的程度的推进力，要而言之，总不外乎教育。教育也有先天遗传教育——是人种历史的剩余价值——，以及胎教母教家教，进而至于学校社会的教育等种种的过程。在这种种教育过程当中，古今来似乎以学校教育为最注重。中国自三代起，在耶稣纪元前三四千年的时候，已经有学校的规模了；其后一直下来，到了最近，又采取西洋的文化，才成了目下的一种中国特有的教育程序；而这中国的教育，因人种的关系，播迁到了南洋，又变了一个和祖国大不相同的局面。

所以南洋的学校教育（以后简称教育），一面原也在继承中国四五千年来的文化系统，阐发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与灵性；一面却也不得不适应环境，以求与殖民地当局及多少也变质了一点的侨民社会能够配合适用。南洋教育的特点，原在这里，南洋教育的难处，也就在这里。

依我所接触不久的诸南洋教育界中人说来，在南洋从事教育事业的困难，第一，就须受到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凡创办学校，排定课目，选择教本，聘请教员等等，都不能有绝对的自由，如在中国一样。而我们又是有祖国的异地被治阶级，要完全忘掉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无条件地去迁就客观环境所束缚的一切，终有点儿不可能。第二，是侨民社会，对教育事业的解释和期待，根本与国内的不同；所以在组织上、规程上、办事上，不能有永久的计划，彻底的改进，与新异的试验。

因有这两重困难的结果，所以南洋的华侨教育，终不能

放异彩，收实果，使教育家得大展其材，而受教育者得各尽其致。可是反将过来，倒因为果，操权的人，和一部分侨胞的父老，反而愈是不以教育为重，把从事教育事业的精神劳动者，看得更轻，仿佛就和自己私人出了钱雇在那里的佣人一样。

这大约是南洋华侨教育在过去，以及现在的一般情形。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在当初总有困难的症结的；最大的毛病，是在患了死症，而不晓得它的病原。现在呢？对于南洋教育的种种症结，差不多是人人都知道的了，就是侨胞的父老以及握治权的当局，也未始没有不明白这缺点的人。既然是上下都了解了这症结之所在，则倘能推诚布公，捐除私见，两方折合让步起来，图谋补救，再定百年的大计，也决不是一件难事。重要的，是在最初开始做的几个人。若有一区或一帮的学校，能本着和衷共济，为国为民，为世界的文化，而努力改进；则其收效之大与速，必可以转移风气，渐渐的影响及于全体。所以，我以为南洋侨民教育的新世纪，已由这一次的抗战，而渐露曙光了，只要有几个人，肯认定改善侨胞教育，为毕生的大业，孜孜兀兀，不休不息地做去，至诚终可以感人，理想也终有实现的一天；对这一点，我同对抗战的必能胜利一样，是抱有绝大的确信的。

教育若能改善，则一切狭义的文化，自然一定会随教育的进步而俱进。譬如说吧，工业的发展，生活的向上，卫生状态的改良，以及最狭义的文化——艺术的进步等，都是要以教育为前提的后果。没有教育，便没有文化，这一句话，

或者有些近于武断，但事实上却的确是如此。所以，要想提高南洋的文化，第一，当从提高南洋的教育做起。

复次，试问南洋这一块工商业的新开地里，将来有没有文化灿烂，照耀全球的希望的呢？我以为绝对地是有的。即从在过去那么重重枷锁之下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而论，下一代的人（the younger generation①）已经比前一代的人进步得多了，无论在思想上、知识上、体格上。他们都知道了有一个祖国，他们都想活用他们的资财，他们也在为后来者的教育奠基础。由这进步率来推算，更加以人工的加速力，和世界文化的互应交响的势力上去，南洋的我们侨民的文化，还有不能蒸蒸日上的道理么？况且在这里，没有同在祖国一样的旧文化的痼疾，没有像祖国同胞一样的缺少冒险和勇敢的保守病，更没有那一个文化大阻碍的敌寇的摧残。礼失，则求诸野，道长，必随人而南；我在南洋，只感觉到有一股蓬蓬勃勃的新生气。这生气的扶植与发扬，只看我们这些以文化为事业的人的能否竭尽其最善去做而已。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四期）

① 英文：青年一代。 ——编者注

再告投稿诸君

自从达夫来接编《晨星》以后，承诸君的不弃，投来的稿子，特别的多。达夫因为初任编辑，看稿未惯。对一篇稿子，总要反反复复，细看三五次，才能编定，所以费时间特别的长，而诸君心急。每有投函来催促的，说“登即早登，不登亦请发还！”这些催促，原也即是诸位热心的表现，但可苦了我这看稿者，幸得废寝忘餐，头昏脑胀地患了神经衰弱症了。故而特别在此声明一句，都请诸君静候些时，将来定有令诸君满意的答覆！

又有几位投稿的同志，以划一栏地方，为久登续稿之计为请；这事情却很难办到。因为《晨星》领域本来不大，而投稿者大抵也都有割据之心。若一块一块的划定之后，恐后来者无处插足。所以，我想还是照常的散排下去，择时择地，请信用着我，我总不会孤负诸位来投稿的好意。

此外，由长稿太多，实在很难刊出，因为日报上登连续的作品，是一般读者所不乐意的。匆匆敬告。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战时学生修养[1]

鄙人刚自中国来南洋，一切情形，都不熟悉，但是一看了此地侨胞的努力为国，青年的富有朝气，就更加强了我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祖国的抗战情形，可以向各位报告的，是军事，经济的各有把握，长期抵抗下去，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只会得加强。失地，只失去了交通线。敌人的后方，我们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所以最后胜利的信心，一点儿也没有动摇的理由。

要紧的是我们将来战胜之后的建设问题。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将来的中国建设，都要靠诸君回去做主人翁。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时候打下一个基础。第一，要锻炼身体；第二，要充实学识，凡是将来在精神或物质的建设上要用的学问，都是在□□□打下一个坚固的基础□□。

我们必须先守住自己的本分，而从根本上来做救国的工作。

辍了学业，专劳心于外务，这不是学生应有的态度。

① 本文是郁达夫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新加坡岭南分校的演讲辞，原资料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救国的表示，不在不读书，而在根本有益于国家的事情，眼光要放得远，志向要立得坚。

你们现在既有了这么好的环境，又有了这么好的师友，正是发愤读书，预备将来为国至大用的好机会，还望诸君加倍的努力前进。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总汇新报早版》）

友人们的消息

前几天在报上，看见的鲁迅未亡人许广平女士携小儿海婴到延安之记事，正在惊异之际，却接到许女士自上海来信，知伊仍住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场。海婴因天气寒冷之故，在患气喘病。许女士大有偕孤儿海婴，南迁赴一暖地暂住之意，但不知能否成行耳。

茅盾已赴迪化，报上早有记载，此次系由香港坐船至海防而转昆明。复由昆明直飞兰州，再转迪化的。担任的职务，是新疆大学的文学院长。其在香港主编之《文艺阵地》，现由适夷接编。（按：适夷于编《文阵》之外，还编画报一种，将于二月一日出第一期，适夷现新由上海返香港。）

成仿吾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已有三年半了，现在仍在那里。

郭沫若寓重庆陆家花园亦园一号，仍在主持政治部一厅宣传事务。三厅最近改组，前任第七处处长的田汉，已辞职留长沙，在任长沙善后委员会的副主任，这一次省府改组，薛伯陵去长沙后，田君谅亦将另任新职。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夏芝的逝世

据伦敦卅日路透电讯所传，诗人夏芝已经作故，举世哀悼，自然可不必说，但回顾一想，诗人活至七十四岁，所有的工作，如剧作、诗、散文等，都已有了成绩，现在逝世，也可说是不负他的所生了。但有一点，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由夏芝领导的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政治上，也发生了影响，这是值得我们回味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日本思想的中心

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民族，从头脑的简单、顽固，思想的保守、荒诞的两方面来说，总要以日本民族为第一。就是印度民族、朝鲜民族、马来民族，以及蒙古民族等，在这一点上，都不及日本民族的彻底。

要想了解这奇异的民族性的来源，照理，应该要先究明了日本民族的人种问题之后，才能明白。但是，在日本，研究学问，是要受军部的指挥的；是马是鹿，学者须先去请教军部，才能说话。若一不小心，将真理说了出来，学者就要被判处死刑。当执笔者，在日本流寓的时候，帝大的助教森户辰男，就因为翻译了一段克鲁泡特金的书籍而坐牢；大杉荣，也因为翻译了《互助论》及法勃耳的《昆虫记》而见杀。这一种事情，在日本是很多很多；也不准报纸揭发，所以日本的真正学者，天天在那里被杀被囚，我们只是没有法子知道。前几年的美浓部达吉因讲授天皇机构说而被控，只是每年在日本必有的数千件焚书坑儒案中之一小事。自此次侵略战争开始之后，公开的或秘密的被日本军部所虐杀的学者，为数已不止几千了，不过我们都无从知道而已。正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在日本，不能够研究日本人种的起源这一

类的问题的；几个军部隶属下的人种学者，所准用的唯一材料与方法，是上军人妾宅去伺候，等军人大醉之后，随便说出来的一些主张或故事，就是材料的全部。并且连这一点点材料，学者们也还没有引用的自由，因为军部之外，还有一个警部。警部的变态心理，又是一种畸形的现象。他们因为月俸的薄，升迁的难，以及同类监视阶层的复杂与繁琐，平时就养成了一种仇视警部以外的各种人的心理。警部对军部，当然也是仇视的，但因为势不及，力不逮的缘故，便只好忍气吞声，而执下走之役。正唯其如此，所以更加强了他们仇视其他各种人的心理。警部的挑剔，虐待，无理取闹的检举，比军部还要阴险刻毒到万倍。在这两重枷锁之下，像日本人种的起源这一类的问题，在日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有准确的文献发表的；倒是被日本人所轻视为野蛮民族的英法各东方学者，时常有关于这一类的研究发表。

照世界各学者的一般研究之所得，则可以断定，日本人种确是杂种。在日本民族——也就是大和民族——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有虾夷、马来、蒙古、朝鲜的种种，而汉族的一部分逋逃者，也是组成日本人种起源的一小单位。

正因为大和民族，是上述各民族的杂种之故，所以日本人自己不愿意承认；并且由军部的眼里看来，上述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认他们为祖先，是一件极不名誉的事情，所以只好造出一个神或许多神道来做他们的祖先。因此，日本民族，是神的子孙这一个神话，就变成了日本人思想的中心；而近年来愈演愈奇，神就是他们的祖先，军部就是神，所以日本就是军部这一个三位一体的畸形辩证论法，也就牢

不可破地在他们的头脑里凝结住了。

写到了这里，读者或者会起疑问，那么日本的天皇的地位，究竟要算什么呢？是的，日本的天皇也就是神，和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一样。但是，由军部来说，天皇与军部以及每一个日本人，原都是神，但在这中间，却有正系旁系，及正作用副作用之分。日本天皇中，最正统的创始者是神武天皇，——日本的纪元，就系由神武天皇起的——是一位军神；所以攻城略地的日本军部，就是这一位军神的正系。至于天皇呢，不过是神的一个名义上的代表，实际上是应该受军部的支配的。故而日本的历史，名义上虽则是以天皇的名在纪年，然而实际上，却都是军部在那里左右一切，自谗杀其兄武内宿祢的甘美内宿祢起，一直下来，如苏我、物部、藤原、源氏、平氏、足利氏、织田、丰臣、德川等，都是军部的代表，在他们的治下，天皇非但没有一句话分，就是日用起居，都被逼迫得同乞丐一样；在明治以前的孝明天皇还是如此，现在又轮到昭和的头上来了，所以，无论从历史上，事实上来说，日本的军部，就是一切，日本的天皇不过是军部的一个御用品，也就是说，在日本只有军部才是神的正系，才是起正作用的神这一句话，是可以成立的。

因为日本的传统思想是这样，所以一切的教育、社会、法制，以及生活起居、男女问题等，都只有一个根底，就是日本就是军部，军部就是神道的这一个一元理论。凡违背这一思想或与这一元理论相反的一切言论、组织、活动，都是犯法的，都可以被秘密或公开地处死的；父以此教子，子以此传孙，陈陈相因，世世相袭，除此以外无真理，无科

学，也无世界。所以，日本的军部，非但负有杀戮人民，压迫天皇的使命，并且还有统一世界，杀戮、虐待任何种族，任何国民的特权。

这些，就是日本人的思想，也即是日本人的全部头脑。所以地心吸力、电气、南北美洲等，在日本，只能说是日本军部所发明所发见的。你若提一提牛顿、来顿瓶、哥仑布等名词，就是不敬，就可以被处死，可以被监禁。

最简单的例，可以以日本武士的试刀，及日本武人的禁止女人穿裤的两件事情来说明。武士的刀，是军人的魂，凡一武人，要试试他的刀的时候，无论跑上哪里去，就可以逢人便砍。这一贯的思想与风尚，在前三年的二月二十六日的东京杀阁员，与前年当南京陷落时，两个军人的比赛杀戮中国妇孺两事上，可以看得出来。此外，则日本军人，对于无论哪一阶级，或哪一国的妇人，都有强奸的天赋之权，也是日本的神道思想之一；所以，在日本武人是禁止女人穿裤的，为的是谋军人的便利。而军人入宫，也可以自由行动；日本历史上，凡军人污乱宫闱的纪事，每朝都有。现在，则日本皇军，在中国各地的奸淫掳掠，正书不胜书。

明了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说是明了了日本民族头脑简单顽固，思想保守荒诞的正因，也便是握住了日本思想的中心。日本人常以这一个笑话，传为日本教育上的美谈。有一先生，问一小学生说：“你将来大起来，想做一个什么？”小学生立即回答说：“要做一个陆军中将！”先生问：“为什么不做陆军大将？”小学生说：“因为爸爸是陆军中将！”

日本人的思想，头脑，三千年来，是没有什么变更的。他们

的学者中间，还没有一个人出来主张，立下一个中国字是日本军部所发明的学说，却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奇事。哲学家斯必诺查说："人类的大患，只在自欺！"日本人正犯了这一个死症。

大家都在说，日本人是祖先崇拜狂者；但是这祖先崇拜的教义，却是由军人崇拜上来的。因为他们都只在说是神的子孙，是神武天皇的直系，所以要追源祖先，不得不倒溯上神武天皇的身上。而神武天皇却是一位军神。日本的政治、宗教、道德，都出于一源，就是一个"神道"；而这神道，就只有一个教人崇拜军部，盲从军部的唯一理论。

总之，在日本，没有天皇，没有人民，也没有国家、法律、思想，以及近代文化所产生的一切；若要简括的来说一句的话，日本就只有军部，和附属在军部底下的许多毒蛇疯犬似的军人。日本思想的中心，也不外乎此而已。

但每一个定例，必有例外一样，在日本，与这中心思想相反的思想，不时也有得出现。从历史上来看，如每一朝被军部所惨害的各文人，各忠臣，最有名的如忠臣管原，忠臣楠子，宗教家日莲上人等都是。但是忠臣或文人的势力，终于是敌不过军部的；所以归根结蒂，我们若要把日本思想的中心一言道破的话，只能如上面那样的一个说法；军部是日本的一切，日本的一切就只是军部。所谓 Nipponism① 者就是 ultra-militarism②，也就是 Jingoism③ 的别名。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五期）

① 英文：日本人。 ——编者注
② 英文：极端军国主义。 ——编者注
③ 英文：侵略主义。 ——编者注

编 者 启 事

这一回，因为楚琨先生在《狮声》上赐教的结果，收到的第二者们来信极多，当时因为恐大家意气用事，要弄得读者只听见骂声，不能读到真正与文化有关的副刊文字，所以一律停止发表。并且，我是向来喜欢单枪匹马，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充实自己的，很不愿意拉旁人也掉在无谓的泥浆里纠缠。直到现在为止，这一种文字越积越多了，不得已，就只能选出几篇来登载一下。好在事情，已经隔了几日，大家的头脑，总该冷静了一点了，旁观者清，无谓的议论，大约总能够不再发生。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废历的新年

习俗的不容易除去，中外是一例的；新历定作了国历，推行以来，也已经有二十八年了。而废历新年的感人之切，动人之烈，还同没有改革的时候一样。本来，一年中间的祭日、节日，也兼有为休养，为调剂平时的干燥生活而设定的意义存在，可是结帐，诸事告一段落，便于计算等实用的意义，终是这些节日设定的重要用意。但是，年深月久，习俗既成，也老会有舍本逐末，将原有的意义失去，而流成表面仪式的一个空壳的趋势。若要斤斤较量，说穿内容，人家或会说你是杀风景，可是凡百事情，一成了八股，一就了固定的形式，弊端就会得滋长出来。无为的精神与金钱的浪费；心理的弛怠，致影响于正业，得意忘形之后，往往会使乐事演成悲事，因道德律一时的放松，恶事就容易开端等等，都是从这些地方来的起因，我们所以要防微杜渐，预为戒备的用意，也就在这里。

时势不同，国家多难，将无意义的精神与金钱的浪费，转移过来用到救国救民的事情上去，这当然是当前应景的一个盛举，也不能说这涓涓小费的无补于大事。可是回过来一想，我们假如在平时，也能老以祸至无日为戒备，对国对

家对自己，连一时一刻也不教有枉负之处，则到了这一个节日，正可以普天同乐，颐养一下我们平时老不弛放的心身，何至于弄得烽烟遍地，家破人亡，受敌人的这一种摧毁呢？所以，这节日的行乐之宜制止，浪费之应节省，今后的立身处世之更须奋发有为，都是平时没有准备，将光阴虚度过去了的罪罚，能了解到这一层后，再去做目前所该做的最适当的应景盛举，才算是真正地觉醒了的国民，才不愧为人世间一有用的能才。否则，随人碌碌，与世浮沉，将盛举解作嬉游，以应景当作风头，那就无可救药了。

其次，还有些人，到了这一个节日，每喜欢来发感慨，耽回忆的，这也不是我们所应有的态度。曾记得法国学院的一位会员苏武斯泰，在一本屋顶哲学家的散文集里，有一段写新年的文字，说别人家都在迎新，我却独在怀古。这一种感慨怀古的倾向，正是衰老的象征。我们为警策将来，而反省过去的缺点，借以决定今日的行动，原是可以的，但空空的发些嗟叹，做一个寻梦的人，却是不对了。像这样的倾向，我们也不得不加以防止。

总之，到了废历的新年，一般习俗，当然是不能一下子就除得了的，但我们还希望国人会有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进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介绍《淹留百首》作者[①]

顺德廖平子先生，少承家学，早著才名。清末痛心国事，游学东瀛，役□革命。归国后主广东《平民报》、《天声报》、香港《中国日报》、《真报》等报笔□，与潘达渺先生为至友。革命后功成□居，谢绝仕进，以书画自娱。潘先生□办广州花埭孤儿院时，延为该院讲师，间以藏□笔，撰诗文投登粤港各报。所著有《村居百话》、《自怡室诗□》等□世。其诗恬□高迈，恰肖其人。兹因违□马交，特撰纪事诗《淹留百首》邮交本报发表，言中有物，可作广州失陷诗史读，阅者诸君幸祈留意。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原资料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送峇华机工回国服务

峇华机工回国服务团四十八人，于二月十六日到星洲，由廖团长率领，已于今日附轮回国，这真是要使我们感激涕零的一件壮举。这四十八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的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

四十八位义士，年富力强，热情潮涌，北上疆场，当然是已经立下了牺牲到底的志愿；唯或因气候不同，风俗习惯互异，或因言语一时不通，致与同上前线奋斗的其他同胞，不能互传意志，像这些地方，都希望能预先看清，勿至因一时的懊恼，而灰其心。

长期抗战，以后必须继续下去，非达到侵略者完全退出我们的国土，退出我们的兄弟之邦，高丽半岛等地，决不罢休，像这次回国服务的专门人才，以后我们更希望大量地送出。故国在盼望她海外的儿女回来服务，犹大旱之望云霓。尤其是航空的将士，使用机械化兵器的部队，以及其他的机器技术人员。

四十八位义士，从此踏上回故国的船了。前途珍重，我

们当于可能的最短时期内，来预备欢迎诸君奏凯回来的盛典！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星华茶业工友互助社开幕词

今天能参加茶业工友互助社的成立纪念开幕典礼，实不胜荣幸与欢喜，鄙人所欲向诸君贡献的，有两点意见，一，是加强我们的信念；二、是加强我们的团结。所谓信念者，就是建国必成，抗战必胜的信念。这应该举事实来说明。鄙人初由祖国来此，战线的前方都曾经去走过的，在表面上看，仿佛是我们失地很多，从东四省起，以及冀鲁苏晋皖浙各地，多有敌人的足迹，但实际去一走，则可以看到敌人所占据的，完全是几个在名义上的空城。实际上，则行政、游击、交通等的控制权，都在我们的手里，你只教去实地看一看，就知道敌人的后方，就是我们的前方，这句话的不虚。所以，有一位外国记者毛拉说，敌人所说的占领中国，实在是只等于几个游泳者占领了一个水池，游泳者因军器——即飞机大炮的多而且凶——优良之故，在池内原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一游过后，后面的水就包围拢来了。这话实在很准确地说出了我们游击战的姿态，敌人想仅仅以一二百万的军队，来占领我们的土地，是万不可能的。况且，近代战争，于军器战、阵地战之外，重要的是经济战、外交战、全民实力战等。经济战，则我们有英美的后援，是大家所晓得的。

外交战，则敌人早成孤立，英美法苏已在联合制敌一事，也是近来最明显的国际动态。至于全民实力战斗，则我有四万万五千万男女，已决心和敌人拼命，除游击区的富藏实力不算外，光就西南北的六七省来说，也足够抗战，至六七年而有余。我们的现状是如此，敌人的现状呢，外则，国际信用完全失坠，已无现款购买军火，内则未亡人多于在前线的军人，壮丁抽尽，民怨沸腾，内阁则三改四易，命令亦早发夕改，军费膨胀到老百姓穿不起皮鞋，军人厌战到集团自杀之风盛行，工业国一变而为全国制军需的野蛮国，输出品完全没有了。在这一个相对情形之下，你说我们的信念，是不是绝对可以加强的？这是一点。其次是加强我们的团结的一事，敌人的想破坏我们的统一，破坏我们的团结，所用的是两个毒计。一，是以华制华，弄出汉奸傀儡来杀我们自家人，我们且看他同时南北的发动两大汉奸，来主张和平一事，就可以知道。但是吴佩孚的一个通电，分明是敌人的假造，而汪精卫的一个通电，却已为我全国上下，及各友邦人士所唾弃了。敌人心劳日拙，欲破坏我们的团结，倒反而促进了我们的团结。二，是想破坏我们的金融，使人民对中央减少信心。但敌人所发的军用票，非但对外汇毫没有价值，就是在我们已沦陷的游击区里，也完全买不到东西。所以敌人的这两个破坏我们的统一，破坏我们的团结的计划，都已经完全失败了。反之，我们的团结，正因为敌人的百计破坏，而更加强了强度，这从今天的这一个茶业工友互助社的结成上来一看，即可以知道。诸君应该知道，团结就是力量。譬如，一粒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结成了水门汀

后，就可以造成这体育馆那么坚强的建筑，可以抵抗飞机大炮了。我们希望这团结能够日渐推广，日渐巩固，由马来亚而及祖国，甚而至于欧美的工友，先由小而大，再由各业的团结，进而结成一民族或主义的大团结，更希望明年周年纪念开会的日子，在这里将坐满各地的代表，鄙人可以再和诸君来说一年来抗战的成功与团结的力量。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要闻》）

读《毛拉在中国》

爱特轧·安赛儿·毛拉(Edgar Angel Mowrer)生于一八九二年，在米西根大学毕业，一九一二年曾进沙而彭大学一年，一九一三年在巴黎拉丁区住下后，就以向英美各前进杂志投稿为职业了，写的多是关于哲学或文学的论文。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勃发之际，他正为去教一年轻俄国贵族的书之故，将去莫斯科。因而他就利用了这已办好了的护照，得上了法军的前线，为芝加哥《每日时事报》写了许多战地通信。后入该报社为干部，一九一五年去意大利，为该社罗马通信记者。当意军退出喀卜来笃的时候，他是随第二军步行退出的。法西斯蒂的压迫加紧之后，他于一九二三年就和墨索里尼告了别，而去柏林，仍为该报的通信记者。一九三三年，发表了《德国倒开时钟》一书，指出了纳粹诸凶的倒行逆施，就被迫而离开德国，重返了巴黎。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到香港，去武汉，上郑州，于我军放弃徐州之际，欲到兰封前线而未果。后去重庆、成都、昆明，由昆明转安南，而返欧洲去后，就写成了这一本《毛拉在中国》的书。是潘根丛书特刊之一种。全书共二百十六页，十有三章。

毛拉本不是一个中国学者。他这一次只短短地花了几个

月工夫跑了一圈，居然能够写出这样的一册书来，成绩总算也已经是不错了。

开端的一篇序文，他曾写出一位外国的老外交家对中国抗战胜利的怀疑。不消说这一位保守的老外交家，脑子里只充满着“中国人多是自私自利的，中国人完全没有国家观念，中国人最喜欢起内讧，有两个人在一道的时候，就会分起党派来”等陈腐的观念。但经他到中国去一看，与委员长、陈部长（诚）、宋氏一家人会了面，更上前线去与士卒共了几日夜的甘苦，到武汉、昆明、重庆、成都去一走之后，他觉得中国只教能始终团结，能抗战到底，结果一定会得到胜利。当然，国际的援助，也是一个决定这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

他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许多土地，正如几个游泳者占据了一个水池一样，游泳者因为机械的精强，原可以为所欲为，想上哪里就上哪里，可是他前面游过，后面的水，也就聚集起来了，中国的游击战的姿态就是这样。日本人的最后失败，也就在这一个弱点，人数的不够分配。

中国军队的纪律森严，肯吃苦，认识这一次战争的意义，与老百姓的密切联络等，是持久抗战必胜的几种条件。毛拉在前线，已经亲眼看到了。只教中国的武器，能及日本的一半，那中国就可以打胜仗。日本军队的脆弱、暴行，没有计划，各自为政，经过了这一次的战争，弱点完全暴露了出来。这不待中国的军事顾问德将亚力山大·风·法儿干好善的说明，已经是谁都看得出来的事实。

而日人组织傀儡机关手段的下劣，与军队到处的奸淫掳

掠，类似强盗的行为，也为他们在中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他说到西南五省关隘的险峻，敌人的决难得逞，与夫五省实力的雄厚，宝藏的丰富，足可以应付长期抗战的供给。至于农产物的接济，他也赞成白克先生(John Lossing Buck)的意见，只教中国能注意到（一）多营可资民食的种植。（二）减少不种植食粮的土地。（三）多垦荒地。(四)注意冬耕及冬天的种植。（五）多用肥料。（六）多用有机物的肥料。（七）改良种植方法。（八）注意植物害虫病理。（九）适宜的排水工作。（十）保护与加强堤防。（十一）多营灌溉。(十二)水利的整理。(十三)注意仓库的积谷。（十四）防止牲畜的传染病。（十五）多种蔬菜。（十六）食糙米与粗粉。（十七）多食杂粮，如番薯、玉蜀黍、大豆、豆荚、蔬菜之类。（十八）少造酒少饮酒。（十九）少种烟吸烟。（二十）不食鸦片。（廿一）请客勿浪费食料。（廿二）衣饰用品等件可省则省等廿二件事情，就不愁衣食的不继了。

他曾看到了中国女性，在这一次抗战中的伟大的力量，他也看到了昆明与成都等地的人民的守旧。说到了这一点，他对我们的龙主席，很有些微词。从他的这一段短短的记述上看来，毛拉先生倒的确是一位女性崇拜者，大约总因为他在巴黎住久了的缘故。

说到战争中的两国的经济背景，他看得同我们所见到的一样，总之，是日人在经济上终没有办法。

当他上武汉去的时候，英美对我的经济援助，还绝对没有传播在一般人的口头，现在，则大家也都已经知道，英美

两国，同时同样的对我有积极的援助了。所以，就单从经济的一方面来说，我们当然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其次，是国际的通路，他走的时候，广州还没有失陷，所以在他的这册书里，只简单地说到了兰州可通俄国，缅甸可通云南的话。但现在，则缅甸与昆明的通路已经完成（去年九月）；兰州通星星峡而至俄国的大道，也已经通车了。所以，香港、安南，即受到了敌人的威胁，我们的军需运输，终不会断绝。当然，影响是有一点的，但我们却也早有了准备。

他所再三在抱不平的，是美国对敌人的军火的供给，轰炸机、汽油、钢铁之类，凡敌人所用以残杀我妇孺，乱炸我不设防城市的机械物品之类，统是由美国供给的居大多数，大约日人占了海南岛，还在打算占关岛的现在，美国人、菲律宾人，总该有了觉悟了。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以及司汀生等，果然有了极明显的表示。

上述种种，他的观察，都是对的。别外只有一点点他所听到的谣传与杞忧，我觉得是他的多虑。他听人说，西南五省，封建色彩太浓厚，恐怕不能维持到底，中途或会变出花样来。并且，西南五省的联络，一向是历史上的成果，若更有英法两国来一策动，恐怕这一个五省联防，要与中央有不利的行动，这完全是他听错了谣言的结果。因为我们对中央的领导抗战，是一致拥护的，抗战愈久，团结只会得加强。你若不信，就从汪精卫的这一次因倡和议，而被全国唾弃的一事来看，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据。所以，全书中十分之九，是分析得很清很对，白璧微瑕，就在这一点点上面，可

是这不过是他的好意的杞忧。

总之，毛拉终还是一位有良心的新闻记者，他的这一部小著，可以帮助我们对外的宣传，也可以补我们宣传的不足。我希望中外人民，都能花几个钟头的时间，去把这小册子从头读它一下。

二月十八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第二期抗战的成果

抗战十九个月，民族复兴的艰难行路，现在已进到了第三个年头，第二个阶段；已经是到了光明在望，渐入佳境的转弯角上了，离开最后胜利的目的地，只差了一箭的路程。

在这一个转弯角上，我们正可以放开眼来回顾一下过去，展望一下将来。

过去我们的抗战唯一弱点，是在武器的不精良，政治的不澄清，军民的不联络。

但武器的相差，只教战事一持久，两方终会渐渐地平衡起来，精良的一方面，因旷日持久，消耗过大之故，军器的质和量，势必至日就衰退。而初战时军器不优越的方面呢，因竭力追赶的结果，持久至一年两年以上，军器当然会一日千里地作长足的进步。在这背后，更有两个重要的关键，能发生莫大的影响：即一，是国际的援助，二，是对外经济信用的有无。从这两点上来说，我们的地位，当然要比敌人健全得多，这是谁也明白的。所以，敌人最初持以攻城略地的唯一强处，——就是武器的精良，——到了现在，也已成了强弩之末了。

况且，战事自入第二期以后，我所凭守的，都是山河险

隘之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敌人机械化部队，却绝对地失去了效用。

看清了这一点，并将敌人国内的一般论调来作参考，就可以知道敌寇目下的进既不能，退又不可的状态，是必然之势。

敌人当进攻武汉之先，为欺骗民众，消除反战思想起见，老早就在国内宣言，只教武汉攻下，中国全部就算被征服了；只教武汉能攻得下，中国的中央政府，就等于一地方的政权，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就告结束。以后，不必再用兵力，只用政治的力量，来改组各傀儡，使联合起来就行。这宣言，是当近卫下台之先，敌对一般反战国民宣示的誓言。所以，到了目下，敌人要想再征重兵，深入到西北或西南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因而，只能把东边的兵，调往西边，南边的兵调往北边地，日日在故作增兵的样子；而实际上，则这些军队，只有在运动之间，受了我游击队的袭击，数目在日减的一个倾向。明了了这些，就可以知道，敌人于进入了武汉之后，以后就不敢再进一步，只作作毫无目的的各地轰炸，聊满足他的破坏欲望，是他们预定的计划。

所以，抗战自入第二期以后，我们就取得了主动的地位；以后，便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还击敌人的时机了。各地游击队在敌人后方的日夜出击，原是我们主动作战的姿态的一种，此外，则正规军的大规模出动，也正在计划之中，大约不久的将来，失地就会一处一处的收复。

其次，在抗战发动的前后，我们中国政治的不良，是大家都晓得的。旁的事情不必说，单就贪污的一点来讲，全国

上下，简直是无吏不污，无官不贪的样子。我只教举一个小例出来，就可以证明。譬如在我们江南的某省，一般人都说教育是比较进步的。但自前年十二月廿五该省首府沦陷之后，那位教育当局者，还在把各校长的缺，使人四出在那里兜卖，某校长是几千元，某校长是几百元；而附带的条件，是买了这某缺的校长到差以后，每月更要报效教育当局的私人若干。而更加荒唐的，是一江的西北部沦陷之后，到了江东复由这当局去创办了一个青年学生团，在一区水丽湖碧的风景地带。学生报到的共有三千余人，本来是由中央订定，每月每人给学生伙食费六元，服装杂用费二元，统由省府财政收入项下指拨的。但这当局呢，伙食费每人克扣剩了三元一月，服装杂用费则一文不给。所以，中央于这抗战时期，想发动青年去组织民众的这一个计划，结果，只运气了这一位当局发了大财。一个穷光蛋，到了现在，居然有数十万美金存在美国纽约银行，数十万港币存在香港汇丰银行了。而他个人在抗战中的唯一工作哩，就是诱骗良家妇女，和女学生等，一个一个在轮流和他同住。大家试想想，握一省最高教育行政权的人，尤其是在该省沦陷之后，这一位官吏尚且如此；我们的政治再不澄清一下，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委员长当这第二期抗战的中间，已有很大的决心来肃清这些贪污了；所谓政治重于军事的主意，就在这里。在第二期抗战的期间，只教政治能够澄清，则壮丁的补充，游击区的整理，就马上可以就绪。敌人破坏我统一，破坏我金融的阴谋，是绝对不会收效的。

况且，各地的傀儡，都半是地痞恶棍之流，民众对他们

非但信用毫无，而且只教防备一疏，大家就在设法执行他们的死刑。这是我们每日在报上就可以看到的事实。敌人蓄谋已久的以华制华的梦想，终于是一个恶梦而已。

最后，是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了。抗战之初，我们因为忙于军事的应付，对于组训民众的一层，没有加以十分的注意。并且又因为小组织的互争民众，致发生摩擦的现象，亦随地都有。但现在到了第二期的阶段，大家就觉悟了；大家都晓得民众实在是比土地、政权更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因素。从前的古公亶父，不堪夷敌的侵凌，率老百姓而来至岐下，奠定了数百年周室统一之基，就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在持久抗战的第二期里，这一个组训民众，使军民得联合一气的工作，不得不彻底去做了；而且实际上，各战地政训处，以及民众动员委员会，也已经次第成立。打游击时的交通联络，情报侦探；对敌人的破坏交通，故作谎报等工作，确已切实地在收效果。委员长所说的民众重于军队的政治设施，已在军民密切联络的一点上，见到了实行。

所以，总括起来，我们在前期抗战时期里的种种弱点，现在已都在加以改正，并且也实际上已经有了很明显的成绩；只教再进一步，就可以做到武器转弱为强，政治澄清到底，军民打成一片的理想境地。

试想在这一种自强精进的局面之下，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的日子，还会得很远么？所以，早则半载，迟则一年，我们就可以看见敌军因纪律的全无而崩溃，敌国内因压制的过度而骚然，国际因暴敌暴行的重复而受严重制裁等现状的迭

发。

敌人的强占海南岛，乱炸香港附近的英国兵营等等，虽说是因他们海陆军部互争权势而出的乱子，但实际上恐怕也有加强对英法的威胁，想逼他们出来调停的用意在那里。

此外则世界大战，不发则已，若一旦果真勃发，则日寇的末落，更加要快一点。因为美对日的海军，是三对二的比例率，而苏俄对日的空军，是五对三的比例率。世界大战发动之后，苏联与美国，势必至于联合起来，来制止这太平洋的搅乱分子的。美国的四万吨以上的军舰，与俄国的超巨型轰炸机均可以制敌人的死命，是谁也知道的常识。英国各预言家的预言，说这一次的世界大战，若果真爆发的话，则战争期间，决不会延长至像上一次一样的根据，就在这些重兵器的进步的上面。试想想弹丸的一个岛国，值得几个大炮弹与巨量炸弹的一击呢？

抗战进入了第二期，我们距离胜利的日期自然是愈近了，同胞们，大家应该再努一步力。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七期）

苏联与日本

防共协定的对象，彰明皎著地，指的是苏联；罗马柏林轴心的推磨者，当然也明显地是苏联。而照现在的世界现势来一看，倒仿佛是只有中国、英、法，与捷克、波兰、西班牙等国，卷入漩涡，实际是法西斯蒂口号中的对手苏联，反而像退居入了第二线的样子。这原因，究竟是在哪里？所以，第一，我们不得不先研究一下苏联的态度。

决定苏联态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自然是在他们内部统一，而以实际行动出现的清党问题。大家也都晓得，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的基洛夫暗杀事件发生之日起，以一九三七年为顶点，直至去年年终告一段落的苏联清党事件，实在是使苏联的向外发展，和国内的生产建设，受到绝大阻碍的一大原因。反政府的托洛茨基派、新反对派、右翼偏向派肃清的结果，苏联政府，在这四年内，就完成了唯一的一件国内团结，政治上统一的工作。

一，反对政府的外国奸细的肃清。

二，官僚主义者、腐化分子的剔除。

三，参加初期革命的新贵阶级，对于建设事业不能积极帮助的老朽的驱除。

四，中下层阶级的团体负责人，利用清党而滥用职权，或挟私怨而报公仇的糊涂分子的纠正。

五，新的有力干部的拔擢登庸，渐次将国防方面、行政方面、生产建设方面的机构健全合理化。

上举的五项，是苏联在这四年内所做肃清工作的内容。这工作，现在已经是完全做了。

在这工作进行的中间，苏联自然对外不得不采取和平政策，对内更不得不定充实国力的大计。第一期的五年计划，获得了理想以上的成绩。第二期五年计划，于后半期就起了清党的妨碍作用，成绩只收到了八成。去年当第三期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中，苏联自然只有埋头于生产建设重新整理的一条大路好走。况且各种机械，都因为竭其全力而应用了十年的结果，在最近一两年内，不得不全部加以修理与补充。出产品的数量，虽则增加了，但质的方面，更不得不使日趋优良化的现在，为苏联本身计，当然是不能倾全力来向外发展的。

此外则还有一层，美国与苏联的合作，并没有切实的表示，英法与苏联，又各有心事，貌合神离，在这一个国际情形迟疑的环境下，苏联对国际的事情，当然是不能采取积极的态度的。

所以，这一回三月十五，苏联公然拒绝了日本渔业协定的延期请求，将在海参威公开投标决定勘察加内海渔权的结果，我们也可以推想得到一二。

第一，最合理的结果，是日本付出重大的代价，仍复取得这渔业采取权，如西伯利亚东段中东铁路的样子。这代

价，当然是很高很高，事实上就等于朴资茅斯条约的完全废弃。

第二，是苏联自己保有这渔权，在她的第三期新五年计划内再增加一项东海岸渔业生产的计划。

至于因这渔约问题，而或将惹起对日的战争，这一个假定，在现在的情势下，却是决不至于实现的。

第一，是日本的不敢；第二，是苏联的不值得。

我们只教将过去的历史事实来一看，就可以知道俄国的对外作战，一向是很慎重的。对拿破仑的战争，其原始，也不过因为保尔一世的疯狂乱算的结果。到了保尔被杀，亚力山大一世继世的时候，政策就绝对地变过了；把向外的苦心积虑，转向了内。一八一二年，拿破仑的飞渡尼门河，侵入莫斯科，致演成不战而自败的那一次战争，也并不是俄皇亚力山大发动的，所以他们只取了一个消极抵抗的策略。一九〇四年，和日本的开战，俄国也是被动的，否则，她的波罗的海的舰队就不会得调动得这样的慢。

所以，这次在这一个渔业约定纠纷，将次达到最大结局的现在，我们也只能以历史的事实和苏联的现实情形为根据，而来观察推断苏联的态度。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八期）

编者启事

因为登载了同事郑卓群，即铁抗，金鉴先生的一篇文字之后，致来回往复，不得不登彼此的答辩。结果《晨星》仅有的半面篇幅，全部不得不为这些占去。编者在这里，首先得向读者诸君道歉。

其次，更有许多作品，是预备逐渐在《晨星》上发表的，但因此结果，都不得不暂时搁起，编者在这里又不得不向投稿诸君深深地道歉。

最后，关于此次的论争，当以谛克先生寄来的这一篇为最后的文字。将谛克先生的文字登载完后，当请两方有辩论必要时，可用书面来往，不再割《晨星》的地位，作公开的战场了。

郁达夫谨启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再送回祖国服务的机工同志

对于回国服务的机工同志，我们已经屡次的表示过我们的钦敬，现在又有一批，要踏上回国的征途了，在这里除表示我们热烈的敬意外，更有二三句忠告，请热心爱国的诸位机工同志铭刻在心里。

第一，因为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和气候的互异，回国去的诸君，应该时时刻刻放大襟怀，留心健康，我们已在前次说过了。

第二，诸君生性纯洁，自小所处的，又是南洋各地的单纯环境，一到中国，必有许多看不惯，不服气的复杂事情发生。老实说，我们中央，虽在拼命的肃清贪污，整饬官常；然而实际上，这样复杂的一个国家，历史很旧，民性很顽，一时又哪里能够自上及下，一气肃清？所以诸君若到了中国，见到了这些不满意的现实政治之后，千万不要感到灰心。我们相信，人性总是向善的，败类终必归于淘汰，在现在的这一个混乱局势里，虽则有些小小的败类出现，但到了抗战胜利，建国成功之后，这一批蠹贼，终会得被一鼓而荡尽，同敌国的万恶军阀一样。

第三，诸君虽则不一定个个是上最前线去的，但回国服

务，也不一定是远在后方，所以，若有被派至火线上去的诸位同志，应该要镇定第一。这是到过火线的人，谁也会得到的经验，即初次听到排炮或炸弹的声音时，不免要惊惶，于是就不免有种种失宜的举止。须知在火线上的炮弹，也不一定是同雨点一样地密集，而在最前线的人士的死亡，也并不一定同我们想象那么的容易。飞机的炸弹，命中率更加不多，我们只教态度镇定，按法躲避，则出入前线，是危险性绝少绝少的。其次，在火线上进出几次之后，自然胆子也就练大了。可是在这时候，所最宜谨慎防戒的，是轻率与疏忽。我曾亲眼看见，南昌南站附近，敌机来炸的时候，因为一个士兵的轻率不躲避，而朝天发了一枪，致飞过的敌机全队，又飞回来丢下了许多重弹，终使一连士兵，损失了大半。所以，初上战场时，我们要用镇定来抑制慌张与惊恐；既熟练了火线进出之后，尤应该用镇定来防戒疏忽与轻率，切不可因夸示大胆而累及旁人。

凡此数点，是我对诸君的忠告；将来抗战成功之后，我们打算再来与诸君一杯痛饮，重述黄龙直捣时的景象。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介绍黎泽闿先生

顺德黎泽闿（庆恩）先生，为粤省法学名家，长广东公立法政学校教务，该校改大后，充任广东法律大学校长，近年于课余，潜心诗书画，造诣甚深。近寄数章，则其避寇移居马交后所作。特为刊出，以供同好。

编　者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杂谈近事

（一）讨论问题

这一次金鉴先生和张天白先生的讨论，终于因牵涉人事，触发感情，而致浪费了许多笔墨和精神。少年豪气未除，好胜心强，这当然是免不了的情形；我把这些，并不在当作恶德看，倒反而以为是年青血气方刚时的活泼的表现。

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认清，讨论问题，并不是在决胜负。对于一个真理，或近似真理的探讨，并没有胜负或个人的成功失败之可言。一个问题，一个真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看错了的，自然因被人证明之后而会相信，看得对的人，对真理自然有绝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自己，却并不在希望得着荣誉。已故告尔斯华西，将诺贝尔奖金捐给了笔会，萧伯纳以人们赠以作品的优赏而发脾气，虽是英国人的气质使然，但也是对于真理的阐明，不私据为己功的一个好榜样。

所以，这一次对于金鉴先生和张天白先生的讨论，我也只想劝以这几句话。现在还有第三者的两篇文字在我这里，打算于下一回的文艺栏里登载完后，敬劝两位不要因讨论而

涉及友谊的乖离。

（二） 捐助文协的事情

二十日在本栏发表的姚蓬子君的一篇通信，大约读者诸君，总也已经看到。老舍与蓬子他们的奋斗精神，真不得不使我们佩服，而他们最大的困难，当然还是在于经济的不充裕。文协所能做的事情，自然不外乎笔墨的宣传，但宣传的推行，总须有待于印刷。而重庆的报纸，要四十元国币一令，且还常常感到纸荒，印刷工具，又不十分完备，我相信，卷筒机是一定很少，只脚踏架，手摇机，或用马达的平版机是最普遍。在这一个状态下，想发动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当然是很困难的。他们在重庆，既然是在那样的苦战恶斗，我想，我们在后方的文艺工作者，至少也应该助以一臂推动之力。

要想在南洋来组织文协分会，一时恐怕很难，但竭尽我们绵力的自由捐助，我想是可以办得到的，所以，现在想请读者诸君，大家来想出几种有效的方法，发动一下募捐的事情。

款不在乎巨细，我们只教能尽我们的力，对我们的良心对得起，就可以了。假使马来亚有六百个从事文艺，热爱祖国的人，能够一人每月负担助币五角的捐钱，那岂不是文协就有每月千元国币的收入了么？

有了一千元的国币一月，则他们又可以多印几千份书报杂志，送上前线去给苦战的兵士们以知识上的慰安了。这事

情，我想只教我们有心，有好一点的组织系统，做起来，一定是很容易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和从哪里讲起？

日本军阀，每到了一个进既不能，退又不可，泥足陷得更深一层的狼狈境界，总老是勾结汉奸，来倡和议；南京放弃的时候，是这样，武汉放弃的时候，也是这样。起先声明说，必要打得中国屈膝；往后又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现在这一位在国内向军阀们屈膝，在国外向苏俄又屈膝的屈膝首相，已经去职了，换上了以警吏起家的平沼骐一，又在四处勾结，高唱和议了；说什么华中华南尽可以撤兵，仍旧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及国民党为对手，只教中国能够讲和就行等等热昏语，在那里乱喊。

和平，本来是世界上有正义人道感的各国家，都一致拥护的；而我们的抗战，实际上也正是为了拥护和平与正义；与日德意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绝对相反。但是到了目下这抗战第二期的阶段，在我们形势上势非牺牲不可的土地与人民，已经照预想到的样子牺牲殆尽，此后只是渐渐趋向胜利的一途前进的现在，还有什么和议可讲呢？

并且，在视条约如废纸，以信义为刍狗的侵略热狂军阀操纵下的政府，配不配和我们来讲和，有没有在和约上签字的资格呢？

我们虽则并不发出声明，不承认敌方现在军阀操纵下的政府，绝对不欲以侵略军阀为对手，但实际上，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对敌方军阀政府的不承认，不屑以为对手的心理，却大家都是一致的。

所以，即使退一万步说，日本要想向中国求和的话，我们的对手，绝对不是日本侵略军阀当权的政府，而是日本爱好和平的民众。只有日本的民众，大家起来，推翻了侵略热狂的军阀，肃清了军阀的走狗和余党，公然向中国来提出报上所传的那四条条件：一，不索土地军费；二，撤回驻华及满洲国的驻兵；三，取消反共协定；四，与中国及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话，那中国自然可以有磋商的余地。

因必要像这样的议和，根据了这些条件而签订的和约，才有东亚永久和平，中日共存共荣的希望。否则，不过是一时糊涂之策，两国借作第二次大战准备的休战状态，断断乎不是和议。敌方军阀，不过想假此以欺骗国内民众，夸耀自己的军功，预备作第二步蚕食的一次消化午睡而已；我们中国，决不会上他们的当，日本的民众，想也不愿意受他们的欺的。

南宋李伯纪公曾经说过，能战者然后能守，能守者然后能和。说到能战，我们已经打了二十个月的仗了；说到能守，则此后的西北与西南，敌人休再想更前进一步。在这一个战守两可的现势下，和不和的主权，绝对操在我们的手里。所以，我们的政府当局，亦曾声明，愿由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凭公处理，其他的诡计、勾结、阴谋、暗算，一例地不予接受，虽不直言不以日本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为对手，但

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出了视条约为废纸，毫不顾及国际信义与公法的“手执机关枪的野蛮人”，是没有资格来和我们讲话的。

敌人正唯其看穿了我们的这一决心，所以，只好使用种种劣策，来勾结在其掌握中的失意军阀，和国民党内意志薄弱的人，大倡其和议。殊不知心劳日拙，国人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肺腑，中央马上也有极坚决的表示了。他们虽极其煽惑的能事，但终不能摇动我们的信心于万一。

外国人，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趣味隽永的谐谑，说：“日本对中国既已不宣而战，将来少不得必至不讲而和。”他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只教长期抗战下去，日本的民众和士兵，一定会看穿军阀们的恶毒，而倒过戈来和我们握手言和的。这话渐渐有了证明的事实了。试一看各地敌兵的厌战和暴动，敌国内军需工厂的爆炸与怠工，就可以明白。自然，久战之后，和平当然是会来的，可是在侵略军阀操纵下的政府，却断然不是我们的和平的对手。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半月刊》第十九期）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

关于捐助文协的事情，自从我在《晨星》栏里提出以后，果然响应的人，日渐增多，而所提的办法，也不在少数，但觉得有许多计划，事实上是不能做到，而有许多办法，现在一时又很难实现的。

第一，譬如组织文协分会的事情，我开始就觉得不可能，因为从环境的关系，以及历来马华文坛的历史关系上看，都觉得不能顺调进行的。所以，有事不如无事，这事情暂时还是不提的好。

第二，开座谈会，召集会议，讨论办法，原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开几次座谈会的结果，恐怕事情不一定就马上会发生实效。况且我个人在星洲绝少交际，不悉情形。召集会议，更加不易。若由住此稍久的人，如谛克先生等来发起召集讨论，或决定办法，确实去做，我却很愿意以一从事文艺运动的分子来参加，来负责。

我做事情，总只想从实在有效的方面做起，开始不妨小小的来做。以后再逐渐逐渐扩大，推行开去。所以，在这里，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所做得到的第一步，我只能提出这样一个提议。《晨星》三月份的稿费，将次结出了，凡曾在一月

份的《晨星》上，发表过稿子的诸位同志，愿意将稿费的全部或一部分捐助文协者，请于今日起，即赐以一张信片，陈述志愿限度，当可由我来代向会计处取齐汇出。姓氏款数，待结清后，再行登入此栏公布。

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直接来信，说以后每月愿担任月捐五角，将寄来由我汇齐代寄。此事当然是最合理想的自由捐助方法。但一则因为小额款子，汇来不易，再则文协于三月廿七日改选以后，会务进行及负责人等的指名，现在我还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我更想附一个折衷的办法在这里。热心捐助的同志，请按两月一寄，寄来后，可由我代转交。各地的同志，若能自组小组，负责集捐汇送，则更简捷，凡个人或集团，捐集达叻币三十元以上者，不妨直接寄至"重庆临江门三十三号文协办事处交姚蓬子或舒舍予收"。

重庆现在正在疏散人口，将来文协会址若有迁徙，或其他关于文协有重要决议案时，当再在《晨星》栏内告知一切。

此后本栏的投稿诸君，若愿以稿费之一部或全部捐助文协者，请在稿尾附带声明。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协近讯

最近接到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来信，并《抗战文艺》三十二号，三三、三四合刊号两册（系三卷八期，与九、十期合刊）。因系在重庆印的刊物，所以纸质极坏。《晨星》的今明两日，特将其中有价值之文字，转载两篇。《抗战文艺》，现已成为我国抗战期间有全国性、统一性的唯一刊物，在本埠的推销，正在与各书店接洽中。

此外，则文协已于四月五日举行投票改选理事，决定由在渝的百七八十位会员中，举出三十人，另由散居成都、昆明、贵阳、桂林、襄樊、嘉定、香港、陕西、上海、福建、广东、湖南、南洋、新疆等地之会员中，选举十五人，共举四十五人为二届理事。

其余情报，当待下次接信后，再来报告。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福建的防卫问题

前些日子，报上曾传有敌军拟大规模南侵，将泉、漳、潮、汕等处，一律蹂躏的消息。但是从敌人目下的处境看来，我们以为这事是万不可能的。第一，因为敌军的人数给养不敷，第二，因为这些于作战上并不重要的平常地带，在这时占领了去，无异于对游击队送些抗战的礼物，对老百姓加重些切齿的痛恨，给地痞流氓以及恶军人做一批小小的虏掠生意，此外，则一点儿作战的意思也没有。

所以，我敢断定，敌人是不会上这一个再陷深几尺泥足的当的。

至于我们福建的防卫呢？海岸当然没有很多坚固的炮垒，海上也没有堪战的船只；但沿海一带，却有一条血肉的长城，那就是在当地生长着的壮丁队，敌人若只在海上开炮，壮丁们当然是无可奈何，但敌人倘若一行登陆呢，则岸离千米达之后，恐怕就是倭奴的灰骨坑了，沿海一带的渔民，以及半农半商的壮丁们，战斗力有时候比正规军还大些，并且数目也非常之多。尤其是闽南的热血青年。从前是勇于械斗者，现在是已被训练得急于公战了；闽南一带，究竟是出黄漳浦、郑延平的地方，忠义之气，延到现在也还没

有绝迹。

福建离海岸一百里之西北西南及正西部呢，敌人就是坐了飞机，也不容易去得；山上复有山，水旁又有水，施行起游击战来，先就闽西一带来说，至少也要牵制住敌人十万的大军，每日平均待补额（即牺牲数）恐将非三千人内外不可。此外则因恶性疟疾及住（地）血吸虫等地方病之故，敌人若想驻在那里的话，则一天也可以要他们付十分之一二的经常代价。

至于我们的设防呢，是早就照发动游击战时能应用地那配备好的。壮丁训练，已经有二百万人了，他们对于乡土的观念，特别的深，对于生死的顾虑，特别的少。当沪上“八一三”战争发生时，大场的一次反攻，倭军死了二千，带领的，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八闽健儿，是属于卢兴荣部下的。这一师人，现在已经完全为国而牺牲了。

所以，对于福建的防卫问题，我以为在军事上，是不大成问题的。关系较大的，倒是在持久抗战期中，人民的生产，和产品的出口及运输等问题。福建现在的海口，还有泉州、福州，及三都澳，与鼓浪屿等处，但万一都被敌人封锁以后，至少要用帆船在各岸载货出口了。而陆路呢，只有出汕头的一条，但泉、漳倘有事，则潮、汕当然也要吃紧的。往北去，是出浙江的温州，宁波，往西，当然是直通内地，也可以衔接桂林、昆明。在这一个运输不便的交通系统之下，最困难的，是木材、茶叶、果实等大宗货品的输出。

米，只够自给，再加上以些杂粮，一千二百万人的食粮也就有了；盐是沿海一带，随地都有的，所以对于输入，倒

还不成问题，重要的却是输出问题。

我们这一次抗战，是要坚持到底的，说不定要十年五年地支持过去。两国的胜负，是取决在谁能持久；所以，要讲到福建的防卫，我以为生产方面，比军事方面，更为重要。

现在，省府对于公路的开辟，水陆交通工具的改良，已经不遗（余）力地在做了；所缺少的，却是资金的流入，小工业（如纤维工业及稍为近代化一点的垦殖牧畜业等）的提倡。

闽西南及西北，有的是空地、森林。只教有三五千元的小资本，及一家五六人的工作者去开垦移住，渐渐成一移民区的话，将来的希望，是无穷的。赣东及闽西的可耕植之处，若联合开发起来，至少在农业上的产量，可以抵得过比利时的一倍，意大利的十分之八。

现在省政府已在立法，保护侨民回去投资，亦希望南洋的工人阶级中之稍有资本、而在失业中之人，组织团体，回去开垦。

中央筹赈会亦在去年年底，拨了二百万元救济难民的基金，预备专作小额贷款及办理移民垦殖之用；我以为这一方面的深谋远虑，与周到的计划，在我们长期抗战的局面下，倒比军事方面的防卫，还要关系重大些。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日福建《新闽月刊》创刊号）

日本的议会政治

日本议会政治的崩溃，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宪政的没落，与法治精神的完全的绝灭，当然是兆始在三年前（一九三六）的“二二六”叛逆事件的出现，完成在这一次侵华战争的发动。

中国在闭关自守的古代，尚且有一句话，叫作天下以马上得之，但不能以马上治之。这就是说，军事并不是人世社会的一切，这也是说军事不过是为达到一个理想，实现一个目的的暂时手段的一种。以拿破仑战术理论著名的卡尔克劳粹维梓，在他那本名著《战争论》头上也决定的在说，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长，人类在这世上经营努力的结果和理想的实现，必然地须由于政治，而不是由于军事的。人的一生，社会的各处，若只是战争的话，那不能执武器，不能辨黑白的婴孩，就不会长成大人了。从这一点极普通的常识来想，就可以明白人类是决不为了杀戮与战争而出生，社会也决不只因战争而存在，或可以成立的。

所以，蒋委员长说，政治重于军事；人类的所以能进步，国家的所以能富强，社会的所以能安定，根本就都在于政治。政治的上不上轨道，便是决定一国家、一民族，或一

人类集团的能不能存在的指南针。

日本的明治天皇，唯其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千方百计，才奠下了宪政的基础。他首先就取消了利欲熏心的军阀的特权，其次，便限制了武士阶级的横行，再其次又规定了人民上下全体的权利与义务。执有武器的个人或阶级不能任一己之私，而妄作妄为之后，集团的安宁，才保得住，社会的共同利益，才有发展的可能。少数人应该牺牲他们超出限度外的欲望，而尊重他人的自由；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前，一己或一小集团的私欲，是完全应该绝灭的！这便是法治的精神，这也就是日本宪政的要谛，与日本议会政治的由来。日本亦正唯其坚实施行了这宪政之后，才足以致国内的富强，才有和中国与俄国两次战争的胜利。这真理是日本国民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明白了解的常识；但这常识，现在却被极少数的军阀完全以刀剑枪炮的威胁，包掩蒙蔽下去了。

被视为日本宪政唯一础石的议会，尤其在这一次，第七十四回所谓兴亚议会开会的期中，我们很彻底地已看到了日本议会完全的破产，与日本宪政的凄惨的临终。日本已经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了。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然用不着议会，更加也谈不到政治。

一百万万元以上的军费以及其他的本预算追加预算案，是不许议员质问而定要通过的，根本召开议会，提出议案这一举动，就是多事。

国民精神总动员案，虽则已经宣布实行得很久很久了；但日本国民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精神，应该怎么样的动员。还有所谓东亚新秩序的瞎说，结局就只有这五个大字，

至于内容、限度、建设方法等等，非但议员们不知道，日本国民完全不晓得，就连在口头上说惯的阁员们自身，也摸不着一丝一毫的头脑。

内政改革案，已成了无期的延期，国民再组织案——近卫内阁所提倡的——简直是为大家所忘掉了。

由这次平沼内阁所造成的提案中最切实的两件议案，就是所谓物资动员计划，以及生产扩充四年计划的两案，内容也不过是加强了强夺民间的一切物资和限制其他一切产业，统使归并到军需工业去的一个变相的法令。

说到外交，只空空提了一提"道义外交"的一块金字招牌，说到大政的方向，更只是些"万民辅翼"、"总亲和总协力"（日本的全体主义，并不与西洋的相同）等空洞的名词。为政者以这些话来搪塞民众，而民众代表的议员们，也只轻轻以一笑了之，上下相欺相蔽，便完成了这日本目下的万民辅翼的政治全体。

尤其可笑的，是从前代表工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无产社会大众党，现在竟想与高标法西斯主义的东方会合成一个新党。社大党的三十几位议员们，竟把人民生活的高涨，恶性通货的膨胀，工资的低减，租税的激增，集会结社言论等自由的毫无等问题，完全转换成了全体主义军国的造成。

至于对中国侵略战的善后处置呢？议员们也不敢问，阁员们也不敢答。全体上下，只在看军阀们的醉狂的兴致的如何。只有一点，却是由海陆两军部的代表说出了，就是汪精卫即使上台做了傀儡，万事听从日本的指使以后，华中华南

的日本军队，也是决不撤退的。

所以，日本的宪政，日本的议会政治，现在已经完全崩溃了；以后就只是军阀摄政，关白或幕府制的复活，万一事机不巧，军阀要自起内讧，则擅行废立，划分南北朝的历史旧剧，也许会得重演一次。近来报上，已频传着日皇将亲政的消息，举一反三，从这些地方看来，或可以知道一点日本政治内幕的实情。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期）

《逆词》编者按

编者按　此为吴稚晖先生最近戏弄汪逆之文词，发表于重庆某报者，承本报驻渝记者飞寄，亟为披露，以饷读者。“双照”即汪逆昔年自署之楼名，曾有《双照楼诗词》行世。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日本的赌博

《日本的泥足》著者弗来大·优脱莱女士，在她那本新著《日本在中国的孤注一掷》里（第一章末节，二十一页）曾经说起，日本在中国的赌博，争点有三。一，是不用大规模的战争而夺取华北。二，是预计南京陷后，国民党中的卖国分子，会投降日本，来做傀儡政府的首领。三，是英美两大国，不会用经济绝交的方法来阻止日本的侵略。

当去年五月，优脱莱女士在写这书的时候，她断定地说，一二两着，日本是输了；因为我们大规模地揭起了抗战之旗，而南京陷后，国民党中的卖国分子，也不敢公然出来主张投降。

事至最近，局面似乎一变；叛国分子，已经公然出来主和了，但可惜是迟了一年，这一输着，仍旧要连输下去。

至于第三着呢？我们对罗斯福总统，与赫尔国务卿的正义呼声，当然是有耳共闻，美国早已不供给侵略者以轰炸不设防城市的飞机了；英国的助华态度，更加显明，当然结果，是会走上联合经济制寇这一条路上去的。

优脱莱女士，在去年五月，就说日本是必败无疑，但当时还说第三着赌博日本还得到了相当的成功。现在则可以断

定三着连输，泥足不拔，日寇的末日，当然是就在指顾之间。

（原载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新
加坡《星洲日报晚报·繁星》）

獭祭的功用

《谈苑》谓“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如獭祭鱼。”清初毛奇龄的如夫人，也向人指摘她丈夫的隐事，说：“大可作文，完全是抄的书。”獭祭的工夫与趣味，实在是别有天地，不足为外人道的。

宋明以来，文人的笔记，大抵是獭祭之余，用笔偶抄下来的东西居多，像《困学纪闻》、《日知录》、《读书杂志》等巨著，且成了研究中学者所必读的书，就是由纪文达公作总纂的那部《四库总目提要》，亦何尝不是獭祭的成绩？

其次则轻松一点笔记，如诗话之类，一书之成，也大都是如此的。抗战军兴之前，我也曾于读书之暇，摘录过许多笔记，原稿一半在杭州，一半在福州，因为不曾印行，现在也大都散失了，此刻虽再想续做这步獭祭的工夫，可是一则没有时间，再则缺少鱼类，却很难做到了。

不过有许多古人的名句轶事，间或有片断记得的，仍时时在口头脑际出没，若能补充写出，或也缀得成一幅倒翻字纸图，现在先写两段出来试试。

明初有临刑作口占诗者：“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

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监斩官事后报知，受了明太祖的申斥，谓如此大才，何不早告，这诗记得《瓯北诗话》中亦曾记过。因此，又想起人传金圣叹临刑之日，天正大雪，他亦有四句口号的诗：“天公丧母地丁忧，万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作吊，家家檐下泪珠流。”这比那“少年头不负，老去臭偏遗”的汪老先生，似乎口气还要沉痛一点。

前人说富贵诗，总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或“舞低杨柳楼西月，歌罢桃花扇底风”为例，我则最赏识唐李德裕的“内官传诏问戎机，载笔金銮夜始归。万户千门皆寂寂，月中清露点朝衣。”和宋周必大的“绿槐夹道杂昏鸦，敕使传宣坐赐茶。归到玉堂清不寐，月钩初上紫薇花。”的两绝，以其融融清雅，有古大臣的风度，并且非看到过皇都壮丽的人，不能赏识。像龚定庵的“各有清名传海内，春来各自典朝衣”，华贵处反从清寒一面来写，又是一种作风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新加坡《星中日报·星宇》）

空袭闲谈

一般安居乐业的和平的国民，所最怕的，当然是生命的骤然停止。在太平之世，平常一个人的最大伤感，就在生离死别的两件事上。所以，没有经过战争，或自己的故乡，没有做过战场的人，提起空袭的两字，自然会谈虎而色变；因为空袭，就是等于被袭的地方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的赌博；而在这赌博里，又是万无赢望的一个包输的局面。

英国人民的反对战争，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崔背林机伦敦夜袭的恐怖心理还没有除去，英伦三岛，当飞机大炮等近代科学战具完成之后，还没有做过战场。

并且，恐怖的心理，又是一种奇怪的心理现象；凡对一件事情的遭遇，怀抱恐怖的人，往往在这一件事情并未遭遇之前，就可以因恐怖而致死。浙江在这一次战争的开始时期，绍兴地方，就有一位我所认识的五十几岁的老先生，因听到了空袭预报而死去；但实际上敌机却并没有飞到绍兴的上空，只在炸萧山（离绍兴有二百多里）的地面。卢骚在他的忏悔续录，那一部《孤独者的漫步》里，曾有一段写过他自己的被迫狂的恐怖心理，的确是那一种样子。

对空袭的恐怖，是谁人也免不了的；尤其当空袭预报发

后，敌机将至而未到，或远远听空中推进机的响声的几分或几十分钟中间，这时候的紧张逼迫的那一种恐怖——就是死的恐怖，实在可以令多血的人而发狂，少血的人而毙命。但是到了飞机一到头上，或联珠似的炸弹声一爆发之后，便什么也不怕了。恐怖之心，会一变而成敌忾之心；大家想一下子就制止这一个恶魔的死命，大家想为惨死者雪耻复仇，是一定有的过程。

至于到了日日来袭，夜夜来袭之后呢，大家的神经也会变得麻木起来，对空袭的恐怖心，只剩一层复仇报国的心理，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大约在沦陷之前的广州，或到战区前线去走过住过的人，都有这一个经验，胆量是越练越壮，敌忾心是越炸越激的。

所以，凭空看看新闻的报道，或看看被炸地面的照片，及被炸死者的惨酷情形，只会得加强我们的恐怖和仇恨的心理，可是到了受过几次空袭以后，却心理自然会得变过。像未放弃前的武汉，现在的潮汕重庆，何以当局日日在下疏散的命令，而居民会不愿意散去呢？原因就因为习惯了空袭，对这一种威胁是不生反应了。

空袭时的炸弹，也有会炸裂的，也有不会炸裂的，大约燃烧弹的炸裂，比平常的爆炸弹来得准确，因为前者的钢皮薄，药性足。炸弹的铁片，若打中头部及胸部的时候，自然危险性大。所以当空袭来时，最好是到旷地有树木茂草之处去伏下，头不可着地，身体全部，不可高出在地上二尺的样子。像这样，只教炸弹不准落在你的背上，就决无被炸之虞，最多是身上积了一身泥土，或震动得厉害，身体跳一下

而已。

在前线，我曾亲见过一个周围有四五十丈宽的树林；在这树林的中间，落了一个大约五百磅内外的炸弹，炸弹的土穴，有一丈来深，直径有两丈来长，在这洞穴四周的树木，二三十丈周围，都被弹片切断了；但树干的根，离地约有二三尺长的根干，都还留在那里不动。到我们去看那一个炸区（是在安徽的宁国）的时候，已经离被炸时有两个多月的样子，老树残干上，又在发长新芽，有树叶了。

国内各地，从前造防空壕时，多不得法。大抵掘一个很大的地洞，通几条路，上面用木板及木头支持住，当作屋盖，盖上再加以泥土，青草，外面看来，像一个土阜的样子。

像这一种不坚固的防空壕，只教在一千米远之内，有一个重炸弹下来，就马上会得震坍。结果，在防空壕内避难的人，就全部会被活埋。这惨事，我在徐州也看见过，在武昌的粤汉车站附近，也看见过。所以，空袭来时，最不好的是许多人的集中在一处。多人数聚集在一道躲避的时候，非但敌人炸弹会找到它的好目标，就是低飞的时候，用机关枪扫射一下，生命也就会伤失掉不少。

若要挖掘防空壕的话，只教在空地里，挖一条二尺宽三尺深的土壕就够了；顶好是一条锯齿形的长壕。壕上面盖点薄板也可以，若盖钢板不宜太厚，实际上，就是不盖都可以。

至于空袭来时，静居室内，当然也可以，但须顾虑到房屋若被震坍，己身有没有不被炸毙而被压毙的危险。实际

上，居民密集之处，被炸毙的人数，恐怕每较被压毙的为少；这一层顾虑得到，则静心守住在如亚搭屋之类的家里，也毫无问题。

还有，假若是有山坡的地方，则最安全的避空袭处，就是山的斜坡上面，不过要有一点遮蔽物，如草木树类等，才行；否则就有被机枪扫射的危险。

总之，像这些，还多是消极的防空，对于制空权的控制，并不发生多大的问题。最要紧的，自然在积极的防空诸设施上。

第一，就是在防袭方面的战斗机的数目多而且敏，一有警报就老远的出去迎战，勿使敌机有接近或窜入所防区域的机会。

第二，高射炮和探照灯的多而且准，使敌机不敢低飞到三千尺以下。

第三，海上或四周防空哨的机警迅速，一有敌机远来，就四面发连贯的通知。

这几件积极防空的工作，若做得好，则敌机的踪影，决不会在防空区域里出现，是自然趋势。况且，空袭轰炸，在战争中不过是一种助战的策略，光是带破坏性的轰炸，像敌人的炸重庆、潮汕等地，在战事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说到炸弹的成本，连飞机的价钱及养成一航空人才的费用等合算起来，起码也要五十元钱一磅的样子，所以，敌人用一五百磅的炸弹时，成本也要两万五千元。他以这一炸弹，去炸一不设防城市，只丧死些老弱妇孺，结果是不够本钱的。

所以，对于防止空袭，我只想要大家注意在积极方面，

至于消极方面呢，当然是有胜于无，可是实际上，却是收效不大的工作。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谈 轰 炸

飞机的轰炸，要与海陆空配合起来助战的时候，才能发生意义与价值，我已在《晨星》上说过了：像最近敌机的滥炸福州、潮汕、重庆、龙岩等处，是在作战上，一点儿意思和价值也没有的。

并且，我们在抗战的后方住久了的人，从敌人的泄愤滥炸上来下判断，随时都可以看出：敌人在战线上的损失伤亡太重大的时候，往往接着就会有这一种滥炸的事情出来，以作报复。所以，鉴于他们的这些滥炸的频来，我们就可以断定，最近湘赣鄂晋陕豫和浙东，敌方伤亡损失，一定不少。

轰炸的次数多了，人民习以为常，敌机去后，倒很会有幽默的余情，造些笑话出来解闷。这种幽默，当然同俄国柒霍甫的小说一样，是带眼泪的笑声。

譬如：上海当大世界附近及先施面前落下大炸弹时，沪上的茶馆里，就流行着种种的传说。其一，说一小旅馆楼上的一位旅客，当炸弹落时，正在凭栏闲眺，忽而震天一声，房屋一动，一只女人的玉手，连臂带骨，飞到他脸上来，打了他一记耳光，他的半面被打得有点乌青，但拾起这一只还热的玉手来一看，上面却带着一两五钱重的一只金镯，和一

个宝石戒指。其二，炸弹来的时候，有一洋行小鬼，正走过那里，被震倒地，身上脸上，浸透了血。救护车来把他救起，抬到医院去，一经洗涤，却一点儿微伤也没有，原来他是睡卧在他人的血泊里的。在车上时，他还叫痛连声，可是洗涤完后，大笑一场，马上就跳出医院来。

此外则幸不幸的毫发之差的轶事最多。所以，有些人，又重申了八字和定命论的古义。南京轰炸之日，中央大学附近的防空壕内，挤满了七八十人；有一个寡妇抱了一个两岁幼儿后至，也进了这防空壕。小孩一见生人挤得多，且又暗如地狱，便放声大哭；壕内避难者大动公愤，要驱逐这母子出去。寡妇也恐因儿子的哭声，累及大家，只得仍复走出那一所防空壕，而避入了西面的一条小巷。但结果，一颗炸弹，正落在这防空壕上，在壕的七八十人尽被活埋，而这寡妇的母子独全。所以，有人说，这小孩将来必成大器，也有人说，这寡妇是心好食报。

冯焕章先生，当武汉日日被炸的时候，是住在蛇山东麓的福音堂里的。有卫队百余人，和他老在一起。当飞机来时，冯先生老爱说笑话，去壮旁人之胆。他有一次问兵士们说：飞机和飞鸟，是哪一种数目多？当然是飞鸟多。又问鸟粪和炸弹，是哪一种多？当然是鸟粪多。再问你们在走路或操练的时候，有鸟粪落到你们的头上身上过没有？当然是没有。“那么，”他说：“炸弹哪里准会打到你的头上来呢？”这虽是一个笑话，但也可看出冯先生的善用譬喻，训育士兵。

所以，经过轰炸地的人，对飞机炸弹，是不十分怕的。

前线的士兵和红枪会的同志们一样，说枪弹是生眼睛的，对于好人，枪弹自然会得趋避转弯。理直气壮，行为勇敢机警的人，很不容易死亡。

总之，空袭来时，最不好的现象，是大家慌张，挤聚在一起。至于讲到疏散呢，自然有永久疏散，和临袭时疏散的两种。在人口密度不大的地方，则就是临时疏散，也就可以了。我们凡在放弃以前的粤汉路南段走过的人，大约总有过飞机袭火车的经验，那时候不也只跳下火车，跑开一二里路外的草地水田里伏着就行了么？

对于普通的空袭，我总以为是不十分可怕的，只有和海军舰上的大炮与陆军的排炮联合起来的炸弹才有点儿可怕。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七日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教师待遇改善问题

因“六六”节的将次到来，教师的联合呼声，是待遇改善的要求。我虽则没有当过一般学校教师（尤其是马华的）的经验，但从诸友人的口中，及纪录的叙述，与在国内所见到的一切情形综合起来，总无时不觉得精神劳动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在二十世纪社会里，所受到的虐待确乎超出在任何职业者之上。

工作的劳苦，与给养的菲薄，还是余事，而在马华（就是战前在国内也有这一种倾向）的教育界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教师地位的没有保障。

国民教育的导师们所负的责任（无论在战时与平时），是如何的重大，各国的改良教育的重心，都安置在小学教育即国民教育的一点上等问题，是有知识者所一致承认的，此地可以不说。可是，对于负这样重大责任的教师们，当局者却在视为厮养走卒，可以任意招来与驱走；因而，教师们自己，也起反射作用，只以失业问题为中心思想，有抱做一日和尚吃一日斋之心，也有出卖人格，唯祈保全地位之事。在这一种局面之下，要想谋教育的进步，自然要比缘木求鱼，更加难了。

所以，关于教师待遇改善的初步，我以为不必张大其词，多举条款；第一，只从严格诠选有真才实学，与有经验与人品的教师，而给以保障，就可以奠定教育的初步基础了。先不必说百年大计，如终身年功加俸，及养老退役年金等，但只须先决定一个计划，然后去择定一个人才，计划是三年的，就加以三年之聘，十年计划则聘十年，以此类推，教育效率，自然会得增加。

要做到这个最小限度待遇改善的地步，光是依立法，或公家的命令，来作后盾是不够的。每一个学校的基金保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健全组织，当然是首先的要着。其次，则教师们自己的团体，也该加以反省和筹济。教师之中，未必没有败类；年老或失业的，自然也要加以救济。败类的剔除，救济的互助，是教师们自己的事情，地位的保障，与人才的诠选，是学校当局的事情，两方面双管齐下，互相淬励，则教师待遇改善的始基，或能渐渐的趋于抵定。

现在是抗战时期，一切问题，都只能从权论断。可是华侨教育的不振，在过去的一大半责任，实在还应该由祖国的教育当局来负。

侨胞披荆斩棘，开辟洪荒，在南洋各埠的历史，已经有七八百年了；但自明初郑和出国的卷宗全部被焚之后，祖国和侨胞之间，就断了数百年的关系。民国成立，中央才有侨务委员会的设置，然而一则因人选失宜，二则因国内缺少统一之故，对于侨胞的教育，终于取了一种不问不闻的态度。

教育事业，既成了由几位侨领出资的私人事业，则一切的措置规划，自然要由这些出资者的私人好恶来决定了；华

侨教育的变成目下这一种状态，谁能说不是必然的结果。

所以，现在虽则在军事第一的抗战时期，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应该集中到抗战胜利的一点上去，但为准备第二代民族的实力，为预造将来建国的人才起见，我对祖国还是希望能划定一笔经费，拟定一个计划，与此间的侨领及行政当局和衷共济，分力合作，来定下侨民教育的始基，来改善教师待遇的事业。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七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字闲谈[1]

手民之误

唐诗小杜，“秋尽江南草未凋”句，有人说原本系作“草木凋”，木改成未，是手民之误，当时没有手民，当然是木刻师之误，这一误，却误得很有意思。

可是有些时候，却误不得半字，譬如江瑶柱之误作江淫柱，吴稚晖之误成吴雌浑之类。

手民之误，在外国也常有，最近还看到一则德国趣闻，只有晓德文的能够了解，原来德人称希特勒作领袖，原文读若“特儿·否（优）勒”。特儿是冠词，否（优）勒是领导者的意思，而手民误将冠词与名词排在一道，且误“提”作“推”，于是“特儿·否（优）勒”便变作“勿儿·否(优)勒”，领袖就变作为诱拐者了。

说这些废话的原因，是为了有几个在我所写的文字中的错字，须订正的缘故。

第一，唐李德裕的那一首有名的诗，末一句是“月中清露点朝衣”，这点字实在奇□不过，而前些日子引用的时

① 资料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候，却被手民误排作了□字。

第二，在本期的《青年月刊》上，我有二十八字的一首打油诗，系赠给郭氏两姐弟的，原文为：

椰园人似月中仙，秋菊春兰各自妍。
南国重赓邦媛志，林宗林下记双贤。

“邦媛”用的是《诗经·鄘风》的成句，“君子偕老，邦之媛也”，却被手民误作了“郑媛”，郑与邦虽只差半字，但郑卫之音，却非正始之音，所以不得不辩。

《永乐大典》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是由《永乐大典》的残本中□缀成功的典籍，但《永乐大典》的编□方法，就有点奇特。譬如说一个“天”字吧，将与“天”字有关的种种典故，物类，都抄进去，倒也未始不可。最难得的是，譬如“天章阁”三字之下，就把天章阁的一部藏书目录，也全抄了进去。“天随子”三字之下，则将陆龟蒙的全集，全抄进去的一点。

《永乐大典》的黄面大本，我只在外国博物馆及北平京师图书馆里看到过五六册原本，但这一种为择一字，而不惜抄入几十万或几百字的编□方法，觉得真是古今中外，决无其偶的创举。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新加坡《星中日报·星宇》）

抗战中的教育

教育，谁也晓得是抗战建国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设施。革命在革心，民族复兴，就要靠民族能一代一代的有进步，这些都是一般常说的话。而抗战以后，无论对于民众，对于军队，甚至于对于俘虏，各军事当局，就地的知识分子，以及当时当地的其他各当局者，都在竭尽全力，施以启发或坚持的教育。像这些从前并不是从事于教育，现在也并不是专负国家指定的教育责任的人，都看到了教育的重要，各在负起重任来苦干了，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也就是我们抗战所以能支持过去，最后胜利所以必能得到的一种事实证明。但可痛心的，却是抗战以前，就负了教育专责，抗战以后，也仍在吃教育饭的那些名闻全国的教育专家，以及全国上下的各教育行政长官，还是不知人间有羞耻悲惨事，而只在无功而受禄。

先从大学来说吧！我国国立大学，在抗战之前，已经有二十余所了，分配地点，大半是在沿海一带，以及故都的北平，首都的南京，通商口岸的上海、天津、青岛等处。

自从这次抗战事起之后，当时的大学当局，事前既没有周密的准备，事后也只迁移了几个办事的人，和一些光身的

教授们，到西北西南的内地去。大学的名目虽则仍旧存在，办事员教职员们，虽则也仍在支薪领俸，可是仪器、工厂、图书，却多没有了。不但这些教育工具完全没有了，有些大学，简直连学生也没有了，可是像这样的大学，国家也仍在支出经费，维持他们的名目。

最可笑的，是几个大学，同时迁到了一地，于是，就变成了联合大学。几个校长，就联合起来组成了校长团或委员会，同一科目的教授们也同样地组成了教授团或委员会。假如说，有三个大学吧，每一个大学，教职员本来有二百人的话，于是组成联合大学之后，教职员就有六百人了。可是学生呢，联合起来，恐怕还不到六十个。

而这每个大学的经费和场面呢，却是和战前一样地在支出，在安排的。

至于已沦陷，或半沦陷的省份呢？教育经费，当然也同样地为省库支出的一大宗。可是小学呢？是由治安维持会的汉奸们在主持了。中学呢，就在省府迁移所在地的乡村里挂上一块招牌而已。学生的有无，功课的授否，教职员的如何？大抵是外间人所不易晓得的。

本来是教育比较进步的江浙两省，情形就是如此，其他的直鲁豫皖等地，当然也可想而知了。

我们试想想，在这一种教育行政，和教育制度之下，来应付目下生死存亡的紧急局面，哪里能够赶得上军事迈进的步骤？

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的不振，当然是主要的基因之一，而现在抗战已到了将近两年，军事的进

步，一日千里，敌我的比较，死伤人数，不打折扣的话，照现在的统计算来，是敌死三而我死一，可是政治的澄清，尤其是教育界痼疾的革除，还是没有起色。这当然是以后大可注意的一个问题。

近来，因为侨胞的教育问题，常常有人谈起，故而联想到了在抗战中的我国的教育。

从祖国来的人们，大家都在说，抗战建国的军事，我们已经有把握了。但是，政治总还没有进步到配合得上军事的地步。对于教育，我尤其有这样的感想。

（原载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祝教师们的奋斗

今天是教师节，马华各处的教师，所最感苦痛的，是在哪些地方？要减少苦痛，应该如何的奋斗？这些，我想教师们本身，当然要比我们认识得清楚，所以用不着我们来饶舌。我们在这里所希望的，第一，就是想祝教师们奋斗的成功；第二，是祝教师们于成功之后，更要奋发勉励，为国献身。

祖国抗战，将近两周年了，不达最后胜利的目的，抗战决不会终止。所以，以后再继续几年战争，是谁也不敢预说的。在目前，我们第一，还须坚苦卓绝，尽全力以期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这虽是在这时候的每一个中华国民所应尽的职责，但是教师们却是知识分子中的领导者，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在启发和鼓吹的一方面说来，教师们却同平常的人不同。他们可以通过了学生的媒介，而风掩到各中层的家族中去的。

其次，是抗战胜利之后的建设的责任。这一步工作，恐怕比抗战还更为艰苦，更为重要。文化、实业、道德、政治，以及其他的一切，在抗战胜利之后，都非要重新从头建设起不可。在抗战期间所借的外债要还，所被破坏的工商业

要兼程赶进，文化事业、国防事业，以及一切的一切，都要加以彻底的整理与创始；而担任这些重要工作的人才，现在，就都刚寄托在各位教师们的手里。这一个重任，恐怕比起现在负军事全责的我们的领袖，还更要重大到好儿百倍！

敬爱的教师们！被拿破仑蹂躏后的德国复兴，全赖费希德所提倡的国民教育的普及！而我们的这一次的被蹂躏，比德意志当时，还更凶惨。这创痍的修复，与现代国家的建设，我们就只在盼望各位教师们的能为我们造出一代新人才来担负起这种亚脱拉斯的重负。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看英将妥协至若何程度

倭寇的搜劫英轮，枪杀英国在华人民，封锁租界，鼓动反英罢工，与明目张胆地宣传驱逐英法势力，一半当然是倭军阀的一贯蛮干政策，一半也是倭想加入德意军政同盟的敲门砖；换句话说，就是格外卖力，以期讨好德意，表示其国力并未降到三等国以下，教德意不要看不起这矮种黄人。

倭人的色厉内荏，只怕人家看自家不起，因而开始加紧坠井下石的那一种工作，真是最得意的拿手好戏。这一次的对英强横侮辱，逼英到底，原是大家所目睹的事实；可是在历史上，当庚子年八国联兵入京的时候，倭人也曾经得意地干过这一手了；这岛国根性，若说是武士道的特点，那我也没有话说。

此次的天津事件，“结果，当然或以妥协来结束。”本来张伯伦便是世袭的妥协主义者，但我们应该促醒英当局的注意，这一次可比慕尼克不同。慕尼克约定在英国方面所牺牲的，只是一点国际的信义与面子；这一回在中国，却须牺牲及英国的实利了。一着放松，全盘便输到底，英国以后若不想在东亚保持利权则已，否则，这一回可就是一个最初的试探，以后还有印度，还有南洋问题在哩！

所以，这次天津事件英国的或出于妥协的一途，当然是必定的趋势；但我们须切实注意到它妥协的程度。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繁星》）

倭武人的神化

我们中国，自从抗战以来，最好的一个现象，是文人的武化，与文武的同化。关于后者，陶行知先生仿佛还曾写过一首很有趣味的诗。反之，在敌国呢？倒相反地，武人神化的倾向，近来可愈加显著起来了。

在六月号的《中央公论》上，有土肥原贤二的一篇荒唐言，他把自己的阴谋毒计，侵略中国，断送日本青年许许多多性命那一件事情，吹得至大至伟，无以复加。

最好笑的，是说他自己，比德国尼采、法国罗南、服尔德等更会革新，更为伟大；凡西洋历史上的伟人，没有一个及得上他的，原因，就在他的能向中国来逞凶图霸。

还有一事，他还没有明白的说出，但意在弦外。看他的文章时，读者自然会意。那就是“日本的天皇”在他眼里，也简直是等于零。武人的神化，蛮勇主义的压倒一切，到了这一位土肥原贤二的这一篇文字，总算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

倭军人的蛮横压倒一切，更可以在桥本欣五郎的在五六月《改造》及《中央公论》、《日本评论》等杂志上的言论里找出许多材料。他公然夸张他故意在芜湖炮击英国军舰的得

计，大骂日本一般国民及外交家政治家的不做排外先锋的软弱无骨。

据他的意见，似乎英国的驻日大使，以及现在居留在日本的少数商人及宣教师等，都可以自由杀戮，或非杀戮不可的。

在他的无论哪一篇文字里，只是再三的说，值得拜倒的，唯有日本的“兵”，“兵”，“兵”。他也同土肥原贤二的口气一样，开口他在中国一年半，闭口他在中国一年半，他是“兵”，而日本的值得拜倒的只有“兵”。在这里他也忘记了“可畏哉的天皇陛下”或“神武天皇”与“天照大神”。

敌国武人的跋扈，从前原都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而现在则并王莽都不如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武人在敌国的横行蛮暴，现在已经到了从古所无将来也决不会再有的顶点。

在同一《中央公论》六月号的一篇座谈会记录里，我们可又看到了几位政论家的预言，说日本将起一民间的大变动无疑，而这变动，也许可以在今天起，或明天起。但最迟最慢，总也不会得出一年以外的。

物极必反，察变在微，我们再从敌国取缔物价规程的急切施行，及恶性通货膨胀之后的黑市大涨与币价的大落来观察，则敌军阀末落的日子，恐怕就近在重阳的风雨节前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倭敌已在想绝计了

最近在《日本评论》六月号上，读到武者小路氏的《牟礼随笔》，中间有一段说，敌机来侵中国之时，假如不用炸弹，而来散发中国的法币，大约中国的人民，必会大加欢迎。在起初，或者中国人还会疑心，法币上有毒药，或有细菌。但利之所在，必有不怕死的人去拾着试试；一经试过，觉得确是法币，则大批人民，必会前来争夺，而欢迎日机的飞来。

他并且还极希望军阀们去实行试试，说不必过多，即用二三万元法币去试试，成绩一定可观。这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文学家的幻想，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日本除了军阀以外的人民，是如何地在厌战，如何地在希望战事的能早日结束。

这种厌战的心理，怕战事拖长，先天不足的岛倭必至陷入泥潭而遭灭顶的心理，不但是敌国的一般人民有之，就是敌国的政客与军阀中间，也未始没有。

敌国的杂志新闻，都在异口同声地说，平沼的上台，当然是抱有结束事变的自信的，若没有这一种自信，而不能赶快把事变结束，则何必换一个内阁，何必你平沼的来担任总揆？

并且，自平沼上台以后，时间已经有半年多了；但结束

事变的象征，还一点儿也没有。因此，有些气急的评论者，已在开始猜测平沼倒台后继任的人物了。

另外还有一个铁证，是最近小矶的入阁而做了大臣。听说小矶的所以能入阁，是因为平沼晓得他对于结束事变，是有成算的缘故。并且他也是军部中的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老平沼对军部有走不通路的时候，也可以由小矶来通一通气。小矶和平沼，原是从前国本社（日本法西斯蒂最初的团社，系由平沼领导的）中的老同志。

小矶入阁之初，对新闻记者，也曾露过口风，说他对于结束事变，原也有一个很好的案在胸中。

凡此种种，都在证明敌人的再而衰，三而竭的症候已近了绝地。敌国总崩溃的时期，但看它这次的最后一次疯狂——对英威胁——的结果如何，便可断定寿命。万一英国完全屈服，则倭军阀还可以大张旗鼓地再向西北及东南狂拼一下，然后毕命，否则就只能这样地灯尽油干下去，而最后可由倭国人民起来一下子便送终了。

这些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断，也不是居于交战国地位的我们对己有利的偏见。这实在是目下倭敌阵营内的铁样的事实。

所以，主和论者们，老在煽动我们视听的一句问话，就是"抗战到底"，究竟是要到怎么样的底（？）的这一个解答，事实就会来答覆了。或者说，倭敌所想出来的这种种绝计，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答覆，也是一样。

（原载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投效中国的日本人》编者按

美国名记者史诺的文字，本刊以前已发表过两篇，这是第三篇的节译，原文登在《亚细亚》杂志六月号。这篇东西，略述投效我国的日人和韩人的工作情形，和他们的思想见解，从这篇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敌人的力量的脆弱，和敌人的阵营的分裂。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两年来的军事

抗战两周年，我们沿海的各省，就是平汉粤汉线以东的各省，在战事初发的时候，就有人主张全部放弃的，而到了今日，在面积上，仍有十分之七八，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敌人所占的，谁也晓得，只有几个据点，和几条时断时续的游丝似的线。

先就山东、安徽、江苏的三省来说，二百余县，我们的政令所及，敌兵所未到，及被收复的县份，共达一百三十几县。在这区域里的我们的正规军，尚有三十余万，配备齐全，战斗能力，异常坚强。此外的游击队、民众自卫队，以及红枪会的军民不分的我们抗战分子，总计约有七十万内外，山东西南部，皖西北部，以及皖南全部，江苏中部西部，全在我军的控制之下。

浙江六十几县，被敌占去的，只浙西的七八县，其余的各县，敌兵简直完全不敢进入，虽则濒海的宁波、温州、台州，最近或有敌兵上陆的可能，但几个已经塞死的海口的一时被占，于全般战局，早不生什么影响。

在浙东西皖南一带（即第三战区），我军的布置，川军、湘军及新四军，混合起来，约有四十万内外，而保卫乡

土的民间自卫队，散处在各地的游击队，尚不算在内，所以连鲁皖苏浙各地合计起来，我正规军共有七十万，游击队及自卫军等当有百万以上。

福建，谁也晓得，被敌占去的，只有金厦两岛，最近敌在三都澳上陆，决不敢西进入古田，南下至罗源，而袭取福州。因为只占领一个福州，在作战上，是一点儿意义也没有的。分布在福建省内的我们的正规军，共有八万，自卫队，以及可以充游击队的壮丁，总计共有五十万以上。在福建，决不会展开大战，而敌人也不会愚蠢到如此，想向闽西闽北进展，而包围浙赣；最多亦不过空占几个沿海孤岛及县城而已。

至于广东呢？敌最近占了汕头，前卫伸至潮安，又为保卫广州，而向西向北，只占了百里内外的三角洲一带。我军最近且已攻近广州七里之内，敌人的西入广西的迷梦，早已惊醒了，而这一方面的我们的布防部队，又是最富于广东精神的两广健儿；正规军的数目，在十万以上，此外的老百姓，都是可以作游击战的斗士，男女合计起来，壮丁不会下于百万之数。

这是单从沿海各省而说的敌我军事对峙的局面。在抗战开始的时候，就有人主张全部放弃的这些地方，现在我们尚有这样大的潜势力在，在其余的腹地，敌海军大炮，以及飞机的毒气恶弹势力所不能及的河南、两湖、江西、山西，更可以不必说了。

先从陇海铁路自郑州以东算起，一直西去，沿陇海线及黄河的两旁百里内外，完全是我们的重军驻守之地。河南一

省，被敌占去的，只豫东北的几县，及平汉路上二三据点而已。湖北，则汉水，襄河以西的山地，敌人虽则在他们五月攻势之下，付了将近十万人死伤的代价，也不能再进一步。湖南的敌人，只局促在岳阳附近，其用意唯在保卫汉口，冀免被我军逐出。要想南下长沙，而攻衡州，直冲桂林，决非敌现在的兵力所能达到。江西亦只在南昌以西，高安以南，奄奄待毙而已。

敌人的想全占山西，因以巩固察绥河北，而又西可以袭陕，南可以下川，这梦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但五台山一直到了现在，还是在我们游击队的手里。太行、中条两山区中，敌人总攻八次，倭尸堆积，终不得逞。晋西的偏关、离石一带，只在拉锯，攻入河套的企图，当然是在以后一两年之内，决不能实现的。而山西全省内部的我们游击队的布置呢？在六月中，路透社记者曾亲身去遍历过了，铁路线以外的十里之遥，敌人就不敢冒险轻进一步的。

此外，在河北，在东三省，在察绥，在内蒙，我们的游击队，与反正的伪军，当有八十万以上，这是在每日的战报上，都可以看得见的事实，并非凭空捏造之数。

所以，变敌人的后方为前方，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等战略，我们已经实际上做到了。

以后，我们只须比较一下敌我尚剩的战斗实力，就可以知道最后胜利的终将谁属。

照陈诚部长的估计，敌人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常备军五十余万，早已牺牲殆尽，因为敌死伤已经到了八十余万的数目。现在散置在中国各线的敌人军队，共计有三十三个师

团，百十余万兵力。以后敌人的兵员，即使以后备军及苏伪边境的驻军与台鲜并国内的防守军合计起来，总共也不会越出一百万以上的人数。所以即使扫数调来中国，也不过百万左右，可是事实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除苏伪边境的驻军二十万，各地及国内防守军二十万不能调动，训练未成年龄过幼及过老的预备军五十万不可以用上战线之外，现在所尚能调动的敌军总数，最多也不过十余万人。以这十余万的老弱残兵，要想来征服腹部中国，岂不是在做梦？

与此相反，我们中国现存的实力呢？除上述沿海各省的兵数之外，最精锐的中央军队，还有整整未用的一百九十八个师，共两百万人保留在那里。——这是根据六月份《亚细亚》杂志美国记者哈儿同·汉森氏的统计的——此外则机械化部队，与新空军的编制，最近也完成了，即使各地的游击队，及旧日的各省杂牌军都不算在内，我们的抗战主力，还有这一百九十八个师。

至于指挥的将帅呢，除敌人所最怕的蒋委员长、白副参谋总长，八路军、新四军之外，还有卫立煌、李宗仁、汤恩伯、孙连仲、薛岳、胡宗南、张发奎、张自忠的几位虎将。中下级军官的干部，自从放弃徐州与武汉广州之后，全部都改任补充过了，改任了都是有国家民族观念，有军事政治学识的新进青年。

军火的储藏，自放弃广东时起，已满可以支持两年的战争。最近西北从中苏路，西南从滇缅路日夜输入的数量，因系军事秘密，我们也不晓得详细，但是照外电所露的一鳞半爪来计算，当然是不会比从前由香港输入的，更为短少。

最后，还有两件可以注意的事情。我们在各地训练的新兵，尚未编入队伍的壮丁，总计还有二百三十几万。而各沦陷区的青年，以及海外的侨胞，与夫沿海各省的工人农民，日日向军事当局呈请作志愿兵的，当局正在苦于收容不了。而敌人则最近新在施行总动员法第四条，要无理强迫民众去当兵了，这是一点。其次，我国的士兵，个个都以驱逐敌寇出境为天职，敌忾心的一致高涨，与夫保国家保民族的信念的例外坚强，是比抗战当初，更增加了十倍；而敌阵营里的自杀，反正亦投降我军，自动毁坏火药库、汽油库、司令部的事情，近来只日见其多。这在人和上的不同，又是一点。

上面所述，只极粗略地举了一点军事上的大概，以后当再从财政、政治上来作一点比较，或就可以窥见一斑敌我在这两年战后的总势。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敌人自从“七七”以来，到本年度会计年度终结时止，已经和将支出的军费约共一百七十五万万元有奇。

一九三七年，一般军事费十四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二十五万五千万元，共三十九万六千万元。

一九三八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二万五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八万五千万元，共六十一万万元。

一九三九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一万五千万元，追加军事费九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六万零五百万元，外国库开支七万万元，共七十三万六千余万元。

这是从他们公开标明的军事费中积算下来的数字。此外更有与军事有关，当局为避免百姓的诽议，而改头换面，从预算项下支出的，如厚生省的伤兵疗养费，农林省的马政费，工商省的军需贸易补助费之类统计起来，当不会比二十万万元更少的。

所以，我们说得简略一点，就可以说是敌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已经用去了二百万万元的军费了。而其他的行政经费，及一般预算当然还不计在内。譬如一九三九（本年）年度的预算全部就有一百十一万五百万元，其中是包括其他的

政费等在内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这庞大的支出，当然要靠发行公债（国内的，因对国际，敌全无信用），剧增租税，滥发国家银行不兑换纸币，限制入口货，强迫百姓节衣缩食，和强制百姓储蓄这种种方法来挖肉补疮。

敌国的内外公债，截至一九三八年末止，已累积至一百七十万万元了，再加以一九三九年度，汇合起来而不得不发行的内债八十万万元，合计内外公债，已达两百五十万万元之数。我们总该记得，敌理财名家高桥是清翁百万元公债可以使日本破产之语，现在则这破产限额的公债，已经超出了一倍又半。

敌国公债的承销，完全是由国家银行及其他的邮政储金局与地方银行等负担的；所以发行公债的结果，无异于纸币的滥发，结果自然终到了通货恶性膨胀的地步。

因这恶性通货膨胀而起的物价飞涨，生活不安，早已为敌国举国上下的一大问题。去年则限制人民购买货物，变成一人一物的制度，结果弄得八十岁的老妪老翁和三岁的小儿女，也不得不到商店中去充数购买。今年又施行物价统制的强制执行，致弄得黑市横行，货物质料粗劣到不能再劣的境地。

对国内原可以用高压政策来压服，但对国外，敌却没有方法了。因为敌在国外的存金，于今年六月，已经用完，以后的出口货，将从减少而至于绝无。而军需的原料，油、钢铁及其他一切重工业的生产资财等，敌都须向外国用现金来

购买。敌国的纸币和伪币，是对外没有信用的，所以，只能想出法子来劫夺我们的关税白银现金和法币去弥补对外的亏损。天津对英的强硬侮辱，以及破坏我法币信用的种种阴险毒策，原因就多在这里。

至于敌国百姓的负担呢？从“七七”到本年会计年度终了时止，以人民七千二百万人口来计算，敌人民每人的侵略费负担额（包括租税、摊派公债，及强迫储蓄等在内）已经有三百四十七元。而总计敌每人的收入，以敌国经济学者所算定的每年总得一百二十万万元来计算，只得一百六十六元而已。

大概说来，敌自开始侵略以来，因限制输入，与物料征收的结果，输出工业（中小工业），已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又因军需工业特别膨胀的原因，军需原料输入的数量自然加至几十倍还不止。壮丁都当了兵，农村也完全破了产，渔业虽还能以女工来代替，但因遭受各国杯葛的结果，输出也骤形见少。人造丝、生丝、棉织物等工业，当然是同一样的状态。

至于政治哩，更完全不值得一谈。敌国所以能致富强的旧法治精神，早就破产了，政党中人，只有因互捧财主为总裁的内讧与分裂（如最近的政友会），以及卑谀军部而欲分得微利的合并（如已往社会大众党与东方会的合并而未成）之类，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军阀之间，也浸成了只知分赃掠夺的风气，在中国被侵略区里所搜括去的货财税额，完全是几个头目没入私囊的，敌国国家，原得不到丝毫的利益。并且因分赃不匀之故，海

陆军起磨擦，各特务机关又起磨擦，宪兵与步兵，步兵与工兵又起磨擦的事情，是日常的现象。

上面所说的，是敌国政治、经济公开的大致情形，还有内幕的黑暗与冲突矛盾，自然更是厉害，在这里当然不能细说。

反过来看一看我国的经济状态，则自抗战以后，于廿六年九月一日，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廿七年五月一日，发行国防公债五亿，七月一日救济公债一亿，以及最近发行的建国公债六亿，共计十七万万元。并之金公债，关金一万万单位，英金一千万镑，一共也不过四十二万万元。

至于去年年底一亿二千万美金，和伦敦二千五百万镑的借款，系存在外国的正货，用以平衡外汇的储金，并非拿来作为战费的。这一笔存款，我们现在只用去了十分之三，现在还有十分之七，存在那里，用以保障法币的信用。此外则战前白银和金子的输出，存储在英美的金额十六万万元，到现在也还有六万万元以上的积存。

而我国对于国民生活的限制全无，即租税的增加，在半沦陷区反而全免，在未沦陷区，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的事实，是大家所知道的。

至于我国公债的推销呢？一半由于人民之竞购，一半分摊给各省去派销，国家银行所承受的，只有十分之三强。所以纸币绝对没有乱发，准备金亦完全没有移用。法币信用的所以能对内对外，都维持过去；伦敦市场的公债所以能不跌（见敌《日本评论》六月号木村增太郎《中国在财政上的抗战力》），原因就在这里。

一面再看看我国自抗战以来的政治吧，大家都晓得的，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澄清吏治，统一政令，发展交通，各党合作，此外的种种政治设施，要五十年才做得成的长足进步，统在这两年之内完成了。以后的团结，只会得日坚一日，建设发展，也只会得日快一日。

抗战整整两年了，现在的敌我之间，军事（见昨日《晨星》栏）状态是如彼，政治与经济的状态又如此。我不敢妄断一句最后胜利将在何时，我只把实际的情形，报告了一个极简略的大概。

至于国际的同情，以及今后世界大战万一发生——（照我的判断，是但泽问题决不会在最近就引起大战）——之后，中日的局面更得如何，却又当另作检讨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捐助文协的计划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自去年四月在武汉成立以来，已经有一年三个月了。在这中间，文协曾出了《抗战文艺》前线增刊，和诗歌专刊等刊物。最近，又组织了前线访问与宣传队，分派各作家上最前线去收集材料，送发精神食粮，与鼓励士气。同时更计划在香港出一英文刊物，作海外的宣传。其他如利用国际间的刊物，出版中国抗战特辑等，亦已经实现了。凡此种种工作，都已前后在本栏里公布过，读者诸君，想总不会忘记的。我以一理事的资格，在过去曾发起请各文艺爱好者，自由捐助文协，以便在这苦难期间，协助文协诸大计划的进行。一面在《晨星》栏里，也继续地在提倡着稿费的义捐。每月的捐款，虽则不多，但当重庆被炸，由我第一次将捐款汇寄文协之后，在渝的各理事们，都表示了无限的钦敬。

现在，胜利的到来，眼见得就在目前了；大约不出一月，我们反攻胜利的捷电，一定会同雪片似的飞来。因此，敌人的最后挣扎，也愈显得手忙脚乱。

对我们的坚决抗战，敌人实在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法应付的最后关头了，所以，只能狗急跳墙，凶噬我各相与

友好的邻邦。像对反英运动的雷厉风行，对外蒙的无理进攻，就是敌计无所出的苦闷的表现。对此，我们当然也要加以周到的反击。所以，在这时候，文协的重要工作，如对国际的宣传，以及出前线增刊等事情，就不得不立即加重赶办起来。但做事第一要有钱才行，在我们为应付法币战而自行减低对外汇率的这时候，国内尤其需要我们在海外的同胞，能接济祖国以汇率很高的外币。因此，我们想连同《星中》、《总汇》的各副刊，来一个捐助文协的文稿义卖周。日期定在下月（八月）七日起至八月十二日止的一周间。

投稿诸君，若赞同这计划的，请于来稿后注明。像这一种文稿义卖的运动，在上海，在香港，早已风行得很久了。我们这里，这还算是第一次。亲爱的诸文友，请大家来努一下力，尽一点推动最后胜利早日到来之责吧！

（原载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致电英京新闻界[1]

友邦人士公鉴：

此次英日东京谈判所成立之协定，为英国给予日本对侵略以各种便利。此种协定洵违原九国公约之精神与国际联盟历届决议案，且与英国保护其远东利益之政策不符。对于正在艰苦奋斗以抵抗日本侵略之中国其不□至巨，同人等业于□日举行会议，当经一致决议反对英国不顾其条约义务与国际信义，对日所作之让步。请主持公道，督促政府，中止谈判，废止英日商约。是所盼待。谨电□闻。新加坡华侨文化界□艳。

① 此电文见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晚版新闻报道。新加坡华侨文化界数百人由郁达夫领衔于八月一日发出此电。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编者启事

《晨星》自明日起，举行捐助文协的义卖周。凡所登各稿稿酬，概赠给文协，作对内对外之用。投稿诸君，请大家协助。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六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要闻”）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

淞沪一带，当然不是大决战的战场，尤其是在海军大炮射程之内的一带地方。

可是这一次我国抗战中的一段序幕，接芦沟桥"七七"而起的"八一三"的沪战，它的意义，却非常重大。

第一，上海是中外人士集中的地方，在上海附近的一举一动，完全是同在巴黎、伦敦、纽约，或柏林、罗马附近的一举一动一样，最容易唤起全世界的视听。

第二，沪战发生后，我们才展开了全面抗战的阵容，并且已显示了我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敌人的在虹桥机场挑战的轻举妄动，实在就是它今日欲进不可，欲罢不能的泥足的第一步。

第三，因沪战的发动，敌人的蚕食诡计，事件地方化的阴谋，才被我们粉碎。

第四，敌人陆军的无力，作战的拙劣，经沪战的证明，纸老虎才被揭穿。它的增援军队的来得不适当，即在飞机大炮（海陆空合作的）等优良武器掩护之下，死亡率之高，仍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之外。

敌人此次的冒险深入，师老无功，若以拿破仑的墨斯哥

失败来作比的话，那淞沪的一役，和拿破仑飞渡尼门河后，在斯墨伦斯哥的一场苦战，是完全情形一样的。

我们的所以要纪念“八一三”的沪战，为的就是上举的诸种原因。我相信一年半载之后，我们定可以在淞沪的失地里，重建起巍峨雄壮的战胜纪念碑来。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四日
新加坡《总汇新报·世纪风》）

"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

关于"八一三"抗战的意义，已在《总汇新报》的《世纪风》里写过一点了，再来重复一遍的话，是：

一，因"八一三"的抗战，而耸动了全世界的视听。

二，因"八一三"的抗战，而展开了我全面抗战的阵容。

三，因"八一三"的抗战，而证明了敌军的脆弱，我军的刚强。

四，因"八一三"的抗战，而坚定了我抗战到底的决心。

凡此种种，都是使我们不得不纪念"八一三"这一个日子的理由。可是抗战正在好转，胜利也在目前的此刻，我们应把只纪念某一个日子的决心，移换作日日纪念，刻刻纪念，如吴王夫差之使人立门侧，每逢出入时唤发复仇的警告一样。

所以，"八一三"的到来，只有增加一层我们日日铭刻在心的预备复仇的决意和实践而已。

回想起两年前的此日，笔者正在上海；空气虽则极度紧张，大家还以为敌人决不敢冒此大险，而进攻淞沪。因为敌

国政府的计划，是在竭力想把芦沟桥的事件地方化，而实现它的逐步蚕食的野心。

但是，敌政府无法统制军部，敌军部又无法统制驻在中国的敌少壮军人（所谓出先军部）；所以，步步深入，致陷成了目下的这一个小蛇吞象，吞吐不得的苦境。

在我们这一方面呢，原是早已觉悟到要拼一下命的。因为蚕食之祸，其来也渐，被它局部吞食，必至万劫不复，非演成国亡种灭的慢性毁灭不止。

果然，“八一三”的沪战爆发了，这淞沪一隅的几个月抵抗，我曾经把它比作俄军对拿破仑的在斯墨伦斯哥的那一次苦战。徐州的会战，当是拉·墨斯哥伐的一役了。现在敌军虽已占领了我们的南京、武汉，同拿破仑的占领莫斯科一样。可是拿破仑还有自知之明，还知道自行退出，而顽固不灵的敌军，恐怕要全变成了骨灰之后，才能够退还岛国。

抗战两年又一月，敌我的情形，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国际上，已形成与战前相反的地位。万一敌竟加入德意军事同盟，而促成苏联、美国、英法在远东的大联合时，倭寇的覆灭，我们的胜利，将更来得迅捷。欧洲大战，虽是敌人最在希望的事情，但希特勒，墨索里尼，却不会像敌军阀那么的没有远见，没有自知之明。

所谓八九月的世界大战争勃发的危机，已因波兰的强硬，和法英苏三国的同盟而和缓了下来。欧局一靖，远东问题，就将在敌经济崩溃的一原因下，彻底的被清算。

我们原不存依赖友邦助我之心，但友邦为自己的权益的被侵，却自然不得不起来予打击者以打击。

法币的跌价作战，我们已粉碎了敌人夺我外汇之毒计，傀儡的将次登场，亦只是敌计无所出的穷余下策而已。大约明年的八月十三，我们已可以在沪战的废地上筑起伟大的纪念碑来了。我们只须再努一下力，再抗一年战，以后就是胜利的日子。

廿八年八月十一日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孔夫子博览会开幕词[①]

今天孔夫子博览会在这里举行开□□□，我们第一点要声明的，绝不是提倡复古。我们只觉得我们中国的文化，在海外的宣传工作，还做得不够，很有使人家知道知道所谓中国文化，究竟有些什么东西的必要。说到中国文化，那么自然要把对这文化的最大影响者举出来做个例子，孔夫子所给予我们中国文化的□□，是很大很大的这一句话，想来是谁也不会否认的吧。那么我们要想认识中国的文化，就也有研究研究一下孔子的必要。

孔夫子是□之□者也，使他老夫子而生在今日的话，我想他的抗战到底，联合民主国家，反对侵略的主张，决不会和我们有丝毫的出入。至于因孔子的教条，而发生了许多封建械梏的惨酷的事实，那并不是孔子之罪，而是曲解孔子的许多□□伪道学家的责任。

食古不化，以古而非今的人，大抵是别有作用的人，每当外族入主中国之后，假借孔子的学说来收服人心，或者有些君主，利用了孔子来实行专制愚民的，都因□孔子的□学

① 本文是郁达夫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五日任新加坡孔夫子博览会主席时于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原件中不清楚的字以"□"代。　——编者注

□，□理论，没有被一般人认识的缘故。

现在当这博览会开幕之际，我们特请教育界前辈林文庆博士来主持典礼，就因为林博士是真正的儒者，是我们所尊敬的通才硕士，有学问而□有道□的典□。现在时间不早，就请林博士来剪彩。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敦请出任售票顾问函

某某先生惠鉴：

径启者，九月一日记者节，同人等决于是日演剧筹赈，经筹委会议，敦请先生为售票顾问。事关输将纾难，谨具芜函奉达，敬请俛允就职，借资领导，俾收成绩，至纫公谊。肃此，即颂

义安

主席　郁达夫

（原载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写作的内容

在最近创刊的《人间世》上，看到一篇陶亢德、戈灵等的关于写作内容的座谈录。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在上海这一个特别环境之下，写作人今后究应以什么为内容而来从事于写作。从他们讨论的大概来抽作几点结论的话，大致不外乎下列的几点：

一、顺写与抗战有关的文字。

二、因环境关系，要以婉曲出之。

三、多取材于历史。

四、吟风弄月的闲文字，务期少写。

这几点当然可以代表目下写作人一般意念。不过“抗战文艺”要写得婉曲，实在也谈非容易。我们当然不赞成口号标语式的“抗战文艺”作品，但一经婉曲，热力自然要减少许多；在这一点上，不但是上海那一孤岛上的写作人要加倍努力，就是在南京的写作人，也应该竭力的学习。最近在《晨星》上发表的李桂君的《海上》，以及七月《晨星》上的熊居君的《到天台山去的道上》两篇，或可以算得是婉曲的“抗战文艺”了，可是读者所感受到的热力，总有点还觉得不够似的，这原因是在素材被艺术化后的力点不容易集

中。

至于取史实来作写作材料一事，原是万不得已时的一种借古人言行来道出现代人的不平愤恨的办法；可以讽刺，可以垂教，也可以痛骂，法未始不善，不过要受种种的限制，是一不便的地方。第一，材料有限；第二，古今的环境，未必尽同；第三，多少要下一点考据的工夫；而结果，恐怕还有搔不着痒处的危险。所以，一讲到写作取材内容的具体问题，总没有一条坦道，可以由你去直驰；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能分出作家艺术手腕的高下来。

总之，饱满的热情，丰富的人生经验，与熟练的技巧，还是作家在任何时代所必具的条件。至于时代意识（或说时代精神），及环境影响（即环境的压迫力的摄取），则每一个艺术家的具有良心，具有上举三条件的人，多少总能把握一点的，所差只在程度的问题。譬如在目下的抗战局势下，以非战主和等为内容的创作，当然是有良心的艺术家所不愿意写的，除非是甘心卖国，别有居心的作家之外。

时到了现代，还死守住象牙之塔，打算在白日里做梦的作家，我想总不会得数目很多吧？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半月刊》第二十九期）

“九一”记者节演剧筹赈宣言

溯自倭夷入寇，国社西迁，我中枢奋威以御强，时已历二年又二月，诸将士请缨以赴义，众岂只一旅与一成？近则捷传晋陇，师逼羊城。江东子弟，行将卷土以重来，潍右英豪，亦既枕戈而待旦。敌困屯沿海，怨结诸邻。诚捉襟而肘见，正日暮而途穷。际兹胜利将临之日，实我全民效命之秋。同人等有志从戎，无由投笔。漫天烽火，目迷北渚之云，遍野哀鸿，泪坠南枝之雁，思老弱之转填沟壑。谁无父母，念弟兄之飘泊东南，同是天涯。爰决于记者节九月一日，借座皇宫大戏院，公演话剧以筹赈。恳乞侨贤，共襄义举。推己饥己溺之心，尽为国为民之责，庶几万间广厦，因寒士而庇及天下苍生，七级浮屠，救一命而泽润中原大地矣。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致重庆国民政府电

国民政府林主席、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
暨全国各军政长官钧鉴：

新加坡华报记者全体同人，誓以至忱，拥护固定国策，团结全国人民，抗战到底，谨电奉闻。

新加坡华文报记者纪念“九一”节
筹 赈 大 会 主 席 郁 达 夫 叩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九一"记者节

"九一"记者节的由来，是源于民国二十二年《镇江日报》记者刘烈士煜生的被害，后经浙江《东南日报》的提倡，定这日为新闻记者节。于是"九一"这一个日子，便永为全中华民国的新闻记者所纪念，所祝福。

推源祸始，刘烈士的被害，原也只为了一篇抗敌的文章；因为当时中央还被恐日病者们所包围，采取的犹是睦邻的政策。不久之后，杜重远的一篇《闲话》，也曾经惹起了一场文字狱来。

记者节的设定，当然是为了保障言论的自由，保障记者的人身安全，和敦励记者的品格，使记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得提高。

新闻事业，是社会的事业，所以记者所负的社会的使命，比任何公务员及自由人，还来得重大。所谓无冕帝王的这一个称号，由来也即在此。

社会是动的，永久在向前迈进的，新闻记者的使命，自然也不能落社会之后，而凝固在一个圈内，新闻记者不但要和社会取同一的向前迈进的步骤，并且还要比社会先进一步。所以，新闻事业的发达与否，言论界的被不被人尊重，

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高不高，就可以很准确地反映出这国家这社会的进步不进步。

军阀专政的各独裁国内，言论绝对须服从指挥刀，笔阵只成了一层炮弹后面的烟幕；这结果，自然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文化的没落，与社会的衰退。

当中国抗战正转入第三年的这紧急关头，我们为中国的新闻记者的，自然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先要谋解放我们的民族，抢救我们的祖国。内则鼓励民众，尽出力出钱之责，巩固团结，肃清败类，决意抗战到底，自不必说；外则对善邻修好，尊重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国民，努力于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与国际文化的促进，也是目下急切的任务。

东亚既已战云笼罩了大地，西欧又似乎在山雨欲来的前夕，在此危机一发的瞬间，我们所须要的定心丸，还是以最沉静的理智，来死守住我们的岗位。

我们在这一节日，首先自然得为我们的那些殉国的勇士们志哀，其次更不得不为我们的那些卫道的文化烈士们致敬。不论在平时，或在战时，那些为社会正义而牺牲的热情记者们，才是我们的榜样，亦即是冥冥中在监视我们的英灵；纪念“九一”记者节而不思为国家社会献身，不思为正义人道殉职的人，这人就根本不是记者。所以，我们的信条，就是：

（一）新闻记者们的必须团结。

（二）将生命献给正义与人道。

（三）拥护抗战到底国策。

（四）实行精神总动员。

（五）誓守国民公约。

（六）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而努力。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对新闻纸的饥渴感

——为《星中日报》四周年纪念作

大约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在四十岁上下的人，总都有一种对新闻纸抱饥渴感的怪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若把读报这一件事情除去，那么，我想不管是生活如何过得美满，谁也总会感觉到一种大大的缺憾，如少吃一顿饭，或饭后少抽一支烟一样。

这一种对报纸的饥渴感，我们在平时就抱得很深，在四海多事的目下，当然更可以不必说了。而当我们这一代，就是这短短四五十年中间，世界的变化，实在也的确比任何一代，来得更大，更复杂。

同饥渴者的想望好的可口的饮食品一样，我们也希望当世的报纸，能与时俱进地增加它的内容，味色，来配合我们的胃口，这当然又是人之常情。

《星中日报》出世已经有四年了：它的幼稚时代，我不曾见到，可是自三周岁四周岁的这一段童年，我却亲自在旁边守视着，我觉得它正在一寸一寸伸展，如幼虫的长成为小动物一样，它的翅膀，坚强起来了，由会爬到了会飞，而祖国的抗战，和欧洲的战事，更在最短时期中，增强了它的飞行的能力。

它虽则不能说完全能够充实我对报纸饥渴感的全部，但觉得它也已经具备了可以成为一独立饮食品的资格，唯其是尚未完全，所以还有将来；唯其是有将来，所以值得在这一定时期内，来一番检讨和庆祝的工作。

“《星中日报》是在长成中，它的将来是没有限量的！”

这两句话，就算作为我对它的祝词。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日新加坡《星中日报》）

纪念“九一八”

今天是“九一八”八周年纪念日！关于“九一八”的由来，意义，以及这八年中敌军阀对我的阴谋续出，与夫我全国上下，一致团结，誓死保卫我们的国土、主权、独立与自由，等等，已在十五日的本栏钟达琳君的一篇纪念文字里说过了。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述。

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第一在纪念着它是给与我们新中国以复兴之机的催生针。

我们只须冷静地考察一下，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国民生活，在这八年之中，完成了一个如何惊天动地的大飞跃，以八年以前的诸种状态，来和今天——虽则在敌军的践踏蹂躏之下——全中国的一切情形一比，谁也会觉到这长足的进步，是摩西以后的一种奇迹。

其次，我们纪念今年的“九一八”，和往年不同之点，是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我们是最早看穿了法西斯蒂的欲壑难填，最早觉悟到非以武力来抵抗，是不足以打倒这些疯犬们的民族与国家。我

们是能以实际行动来贯彻我们的主张的。

又其次，今年的纪念“九一八”，是在后代历史意义上，迥然特出的一个转变点，恐怕在五年、十年，甚至百年、千年以后，也永会保持着它的异彩的，这特异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们建国复兴的最后胜利期，决然地于今年“九一八”以后，将很迅速的到来。

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可以种种方面的实事来作证明的。

（一）敌国上下，自受了美日废止商约，苏德缔结不侵犯条约两大打击之后，愈见得手忙脚乱了，先是反英的，现在想反过来拜英。内阁的更迭频频，在中国军部的寇酋的朝令夕改，再三变换组织，终无法压制反战各士兵之心，以收速结速和，以华制华的实效。而敌国最大的窘状，尤其是人口的大量减少，兵员的不够应付，敌国全国，自都市至农村的人心厌乱，生活的不安。

更有甚者，是敌新组的内阁，和横蛮军阀，还是势成水火，暗斗明争，在阿部未上台之前，就已见之于陆军当局所公布的一篇谈话（见八月廿九日大阪《每日新闻》“陆军对新内阁的希望”条）。

敌军阀们还在要求急进侵略，不尚空言（对内阁的施政而言，即对速和速结的政策而言）。绝对反对和英国妥协，要独霸东亚、独吞中国（这对阿部于九月一日所公布的谈话，在中国对第三国家有妥协可能时，也愿意妥协之意，针锋相对）。

这从敌的一方面来分析，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必然地就

在目前的一个证明。

（二）从我们的一方面来讲呢，新训练成的机械化部队，有国家民族意识的青年新军三百万，已于最近配备完成，枕戈待命，在晋中，在长江流域，在东战场，在粤沿海一带，各只在静候着总攻击令的颁发了。

我们的最大的凭借，总之，是在兵种的源源不绝，土地资源的广大无垠，以及抗战到底，精诚团结的这绝对不会摇动的一个大决心。

敌寇的傀儡，也许最近会袍笏登场，敌国的外交，也许最近会颠倒一变，但是，这些丑剧，结果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证实敌人的百计俱穷，最后的一个回光返照，即敌国所说的“断末魔的苦闷”而已。

因此种种，所以我们今年的纪念“九一八”，和往年以及将来的纪念“九一八”有迥然不同的特殊意义。我们更要以万分乐观的情怀，来争尽我们出最后一个钱，沥最后一滴血的天职，因为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另一个名称。

至于欧洲大战的与我抗战无损，以及我们是和欧洲英法波站在一条抵抗侵略的线上等等，本栏已屡有文字发表过，这里自然不必再说了。

二十八年九月

（原载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今年的双十节

每一个国庆纪念日，都值得我们来庆祝，年年总有该庆祝的一个特别理由，但是今年，却来得最为充分。

第一，因为今年的国庆纪念日，是抗战开始后的第三次的国庆日，也就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将次到来的第一个国庆日。

第二，每年到了这一个纪念日，我们都不得不追忆从前开国时，诸革命先烈创业的艰难；所以，在今年，我们更不得不特别的淬厉奋发，加强团结，集中意志与力量，来发扬光大我们开国诸先烈手创的国家，早日完成我们全民族抗战建国的大业。

第三，在欧战开始，敌人与苏联暂定边衅的此刻，我竟能以半月的守御，歼灭敌人抽调过来的精锐之师三个师团，使易攻难守的长沙城，仍安如磐石。这就是敌军总崩溃的前奏，也就是我们新练的雄师，川滇黔诸省的健儿小献身手的开端。我早已说过，两湖将为敌人的最后坟墓，鄂西、湘南的诸沼泽和山区地带，是我们最后歼灭敌军的天定地域，这话，现在已经露了一个应验的征兆；单就这一点来说，就是单从长沙外围战的大捷来说，今年的国庆纪念日，也完全和过去的二十七个国庆纪念日不同，是该由我们来大大地庆祝的。

有此三个理由，我们在今年的纪念日，真觉得前途希望无穷，这国庆日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扭处。

回头再来一估计敌人的种种失策，我们就更可以预卜着半年之内，前线将更有惊人的捷报传来，至少至少，在今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把敌人驱逐出扬子江的北岸。这话，有什么根据呢？请先从天时来说，河北的大水灾，就是敌人梦想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一个大打击。河北平原的棉花、大豆，以及长芦的盐田，山西及北平附近的煤铁，在平时已经不能如敌人理想那么地有丰富的收获的，今年自然更加没有希望了。并且一入秋季，塞北就会下雪，冀南也将寒冷到使戍军不能守住夜岗的地步。这时候，正是我游击队活跃的时候，在山西，在河北，我们在这一两月之内，一定可以使敌军多加几万无言凯旋的灰骨。

再从地理来说，鄂西一带，敌人总攻了无数次，损失了将近十余万的人马，到现在还是依然不动；西不能渡汉水，南不能得潜江；入秋水浅，敌人对洞庭的青草，对下峡的急湍，将更计无所出。而一鼓下长沙，绕常德而袭沙市，入衡阳而夺桂林的迷梦，不消说，早已被我们的守军，粉碎得片甲无存，所以，今后的抗战地势，除山陕的山岳地带，早已证明敌骑的不能寸步伸展外，就是在两湖。在河南，在赣西北，都是于我有利的。

三，讲人和。敌人正在苦心经营的一个最后计划，就是由汪逆出来组织的伪中央。以此傀儡政府为中心，它此后的政治进攻，经济进攻，就可以不劳而获，欺骗得我国沦陷区的民众，欺骗得在东亚有利权关系的各与国了。可是傀儡争

权，唯利自视；华北王傀儡，和南京梁傀儡，绝对不愿和汪傀儡合作，来组织一卖国股份傀儡大公司；所以，汪逆能否登场，还是一个问题；即使袍笏登场，扮演了加官进爵的第一出傀儡戏后，其后马上就会因傀儡的互轧而塌台，是谁都料得到的。这就是第一使敌人的以华制华诡计不得售的病根。其次，则敌人的兵众，到了这侵略第三年的时期，实在是厌战惧战，已经到了极点了。这从这次长沙的守御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兵器是敌人的好，大炮、飞机、战车、战舰的配合，是他们的来得齐全；运输工具，又是他们的来得迅捷，何以敌人这次对长沙这一块地的总攻，还会得失败的呢？是他们的兵众，无斗志了，中上级的将校，又不时在起冲突，最后，就连担任侵略中国统帅的西尾请到了，也终于没有办法。

所以，从这种种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是操到了胜利的左券；此外，只教国际方面，如美国的海上的活动，和苏俄的远东的大操，再加上一点颜色，对敌人表示一下态度，则侵略者就可听到四面的楚歌声，兵败如山倒。内部的裂痕，和外部的崩溃，不难同时出现的。

我们在今年的国庆纪念日，应该特别庆祝的理由，就此也可以明白了。可是，庆祝的方法，我们也不得不和往年不同地来变一变，就是更要尽我们出钱出力的责任，更要巩固我们的团结，更要坚强我们的信心，更要协力起来肃清国内外的汉奸们！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我国语言文字[1]

余与张明慈先生相识已十余年，自余莅星后，彼屡邀余至学院演讲，因工作与时间关系，不克如愿，今夜乃得来此讲演，殊深欢慰。吾今所欲讲者，即我国之语言与文字是也。吾国文字虽然相同，而语言则各异，各省有各省语言，各地有各地语言。即以福建而论，每县以至每一乡村之语言，亦有不同。我国同胞，因所受教育较低，故不能人人了解国音，所以甲省军阀与乙省军阀以前为争权利，因起战争，以致造成闽帮、粤帮及其他帮派，故欲强国，必先废除帮派。

前年余应东京学校及社团演讲时，曾由日赴台湾，彼处有一帝大分校。吾闻台人所讲者乃闽南语，其风俗习惯与吾国中相似。台湾灭亡之初，其儿童尚许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及余至台湾时，已禁令儿童读汉文矣，可不悲哉！不特不令其不可读汉文，反道令其读写日文。至于言论，亦大被束缚，偶有喜庆事，仅能讲几句平常语而已。如请人讲评话，须至更深夜静，万籁无声之时关门低讲，旁人

---

① 本文系作者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新加坡三角埔中国语文学院的讲演辞。由张佑胜、苏文贵记录。　——编者注

欲听者，则须窃听。如有三、二人同行谈笑之际，则必突来其他一人（警察）随其后，如听其语略带政治意味者，即将其人逮捕，使之饱尝铁窗风味。似此言论不自由，生活不自由，则生不如死，足见亡国之惨也。余在台湾时，台人来会晤余如见家人，感情甚为欢洽，余亦曾往听其“评话”，彼等泣，余亦随之而洒同情之泪。

吾国文字优美，即世界各国亦无与伦比。论其形则象形，如凸则山字之象形也；至其音韵，亦较西洋诗歌为活动。日本文化袭自我国，其文字一半为汉文，一半则由汉文中变化而来。以前倭曾有废除汉字之议，而欲以罗马字代替，然终难实现。余曾谓彼帮著名学者，日本欲废汉文，即废其根本，盖彼实源于我也，且以罗马字代替，更为困难。彼等亦承认余言之不谬。

吾国语言文字均极美妙，诸君如能熟习，则知诗歌文词，其味无穷，运用之妙，在乎其人。如能将吾言而远为传播之，则更善矣！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新加坡《南洋商报》）

敌人的文化侵略

敌人除用了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以外，谁也知道，还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甚而至于和平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妓进攻等，种种手段。但是兴亚院的工作做得最起劲，一批军部御用的学者文人也顶卖气力的文化进攻或文化侵略，才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一个最毒辣的计划。

他们先要使我们忘记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

这是他们的计划大概，与希望的一般，可是事实上，他们这一个侵略，又和他们的军事侵略一样地失败了。

第一，我们在沦陷区的小学生，教科书有公开的与秘密的两种，这事情，已在各报的通信栏里，登载过了好几次；第二，是沦陷区的各教员，大部分都还是良心未泯的青年，

他们的嘴，他们在课余之后的工作，却是敌人的刺刀手枪所压服不下的。

厦门小学生在敌人的节日所写的标语，各战地后方的秘密报的销行的广泛，就是这倾向的证明。

其次，且看汪逆在上海所发行的报纸，虽说销路有了三万，但这一个数目，却是奴才向主子报帐时的幽灵数目，实际上恐怕连三千都还不到，而读者又只是受津贴的汪派的徒子徒孙。

至于什么文化协会，什么文化座谈会之类的文人拉拢政策呢，被拉的又多半是在中国并没有地位声望的四五流以下的文人。他们又大抵是几个报酬一拿到之后，就可以公然声明，并非是心甘情愿出卖灵魂的奸人，这一条死路，是敌想尽方法，怎么也走不通的。

最近在十一月号的《改造》杂志上，读到朝鲜籍的一位作家张赫宙所写的杂文，说在间岛、图门之间，日本人所说的匪，我们所说的义勇军，还是有绝大的势力。他们所散布的主义宣传，文化种子，据日本军事当局自己说来，也是决不能以日本的兵力来消灭的，除非是他们情愿自己来投降送死以外。

文化侵略，原是各种侵略之中，最毒辣的一种，可是敌人于施行侵略之际，第一，没有远大的计划，第二，拉不到有力的干部，第三，摸不到有效的路线（方法），它的结果，非但没有正的力量，反而还增加了负的声势。

我们的文化，历史实在太长久了，虽经了辽金元清数百年的压抑，复经了最近西洋文化二百余年的侵蚀，可是，结

果，还依然一点儿的动摇也没有。

在文化上取他人之长，补自已之短的雅量，我们当然自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须加以一番科学的精练的决心，在近几年来，也已经一步一步的确定起来了；我们的文化阵营，在长期抗战的中间，只会向坚实的一方面发展。反之，敌人的固有文化，不但不够来向我们进攻，恐怕将要在敌军事、政治、经济，同时崩溃的时候，完全消灭成一张白纸。所以，将来若须建设东亚新文化，使敌国上下，能受到真正文化的恩惠，这责任反而还在我们的肩上，同隋唐之际，我们去开发倭夷时的情形一样。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语言与文字

十一月三十日晚，偶尔经过三角埔，到中国语文学院去坐了一会，以后张先生就请我去向男女学员们讲几句话。因为没有预备，没有题目，所以就顺便以语言与文字，来作谈话的资料。第二天，各报上虽亦载有简单的谈话内容，但觉得我所想讲的主要之点，还不十分抓住，故而再来写些闲谈以补它的不足。

人类借以交换意见，表示内衷的表情、动作，与声音（即言语），当然是在有文字之前的事情。先有言语，然后有文字，是一般言语学家的定论。我国在结绳（这当然也就是文字的变相，是一种简单的记号）代字之前，自然是已经有了言语了。所以，小而部落，大而国家，能团结统一起来的水门汀，第一，是靠言语，第二，才是文字。

中国的所以能保持固有的国家疆域，所以能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最重要处，还是有赖于我们的统一的文字。可是中国从前的教育不发达，文字只是士大夫阶级能享有的特权；因而虽有了统一的文字，实际上的国家统一，终还不十分的坚强。尤其是民国成立之后，统治者失了驾驭全国的能力，因而军阀互争，内乱不绝，积弱之余，就授敌人以大规模侵

略的机会。

这统一不坚强，团结不巩固的最大原因是在哪里呢？就在言语的不统一，文字与言语的不能完全一致。

假使我们的言语早能统一，文字能适应时代，而与言语相一致的话，那我们的统一国家也早就成立，敌国外患就决不会有了。因为言语的不能统一，感情意思的不能互相通应，所以致演成同是中国人，而甲地和乙地的人，会有械斗争等事情发生。扩而大之，就成为省与省的斗争，派与派、阀与阀的斗争。当然，此外的原因，也很多；譬如交通的不发达，实业的不开展，贪污政治的不肃清等等；可是，言语的不统一，文字的不能与言语一致，而不成为普遍的民众智慧，却是我们过去不能成一统一近代国家，没有进步，渐渐陷成弱小国家与弱小民族的一个最大原因。

所以，现在，全国正在拼死命，为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争血路的这时候，我们所最须努力的，就是使言语统一起来，使文字和言语一致起来的两点。这两点倘能完全做到，则中国的统一，决不会破坏，中国的民族与国家，也永远不会亡了。

国家的统一事业，虽有赖于政治工作，但是文字（文学）的功劳，也决不在政治之下。

意大利的统一，虽则靠马济尼、轧利巴尔提、卡辅尔等政治家的奋斗；可是若没有诗人配屈拉尔加、但丁等的统一语言文字的工作在先，则意大利在十九世纪中政治上的统一，决不会进步得如此之速。

同样，在拿破仑战后的德国，幸赖了歌德、雪勒等国民文学家先奠定了统一语言文字的基础以后，继弗来特力克大

帝之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才会收到那样的成功。

所以，要想国家民族，能够团结、统一，则语言文字的统一与团结，是先决的条件。

尤其是在马来亚的我国的侨胞，在目下抗战建国的过程之中，第一非把祖国语言，文字，加紧地研究，练习不可。

不过对于中国的文字，有一点要注意的，是时时要使文字活着，与语言能够一致的一点。最近，大家所说的文字要通俗化，大众化的根本理由，也就在这里。

至于说到中国的文字呢？必须改良之处，原属很多，但就文字而言，却是最优美，最富于意义的一种。我们平时虽则并不会觉得祖国语言，与祖国文字之可亲可贵，但当授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一种语言，这一种文字，对我们是如何地可宝贵的东西了。

前三年我在台湾的时候，所亲见到的台湾民众在政府下令禁止百姓读中文书，禁止日报出中文版的时候的那一种悲惨哀切的情状，现在回想起来，还会得毛发直竖起来。都德写亚尔萨斯，罗伦那一天学校最后授课的情状，与台湾当时的情状来一比较，只觉得他写得还不够悲壮。

祖国的语言文字，就是祖国的灵魂，我们要拥护祖国，就不得不先拥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虽然，使中国文字能够活着，能够适应时代，能够和语言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这责任，仍是横在我们的肩上，还须我们来努力的。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战时的忧郁症

战争时代，有形无形的忧郁症中间，最大的一个现象，是人的意志集中力的分散。平常的活动、事业等等，都会因此而呈动摇之象，三五成群，空谈空想，做事情决没有和平时那么的有效力。

还有一般意志薄弱的人，在战时因紧张过度的缘故，变成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的事情也很多。

据英国医生麦克克莱兰特之所说，则忧郁状态，也并不一定是坏的。有时候，在寻常过程之中，这忧郁反会变成刺激，使人增加活动的能力。

譬如家里有了病人，自然周围的人，要忧郁了；但忧郁的结果，就会去请医生，或将病人送入医院。这种种活动，在平时是不会有的，到了那时，就自然而然，很有条理地会去做了。同时譬如一家一国的经济财政上，遇到危难的时候，则负责的人，自然也会因忧郁而显出种种活动能力来，如整理规划，盘算弥补之类，像这一种忧郁状态，心理学家，叫作“自然的状态”。战时的忧郁，若止于此限，则一点儿也对人类没有损害，反而会增加一般的工作效力。

所可虑的，是这忧郁状态过了度，变成了病态，那就不对了。这一种病态的忧郁症，物理的在人身上发现的时候，会增加心脏的动悸，食欲的衰退，消化的不良，夜眠的不安，终而至于使人成大病，而影响及事业。心理的在人的生活中显现的时候，会因绝望或恐怖的结果，而去找寻过度的刺激，以作忘忧之用，如狂嫖，烂赌，痛饮，失常诸状态。

我们在这国难未已，欧战又起的时候，大家会感染到一点忧郁，自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要紧的，是要把这忧郁善用，使它成为刺激，而去增加我们的活动力。切不可因无故的忧郁过度，而习成病的状态，终而至于消极，绝望的境地。

为救治这战时忧郁症的病的状态，最好是先去究明这忧郁症的来源，然后再直向可以扑灭这招到忧郁的本原的工作去努力。

麦克克莱兰特医生所举的救治方法中，有集中意志，去做须切实负责之事，读好书，从事运动，不使身心闲空的几项，但在我们现下的状态中呢，我想是无过于努力去做救国工作的这一件事情了。

当然，救国工作，千头万绪，一个人在一个时候，决计干不了，也干不好；但极普通的一句话，就是确守本分，在自己的岗位上竭尽他或她的最善做去，自然是遣散战时忧郁症的对症良药。这极平常的药方虽系传自古人，药草也系采自平时的，但只教用之得法，则不问战时平时，我们就可以算是不虚做了一世人了。因读了一篇最近在心理杂志上发表

的麦克克莱兰特医生的文字之故，我就发生了上面的这一点感想。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利 用 年 假

古人说，读书用三馀。冬者岁之馀，自然可以用来读书。但由一年到头，在读书的学子们说来，则这一个假期，又当好好儿的利用一番，才是道理。

譬如救国工作，访问亲友，游旅，恋爱，或补足学业等。都是读书以外的事情，都是要有很多的时间才办得到的。各人若自认为这些是目前必须做的事情，那当然是可以利用年假来做成这些平时无暇做的工作。

但我的所谓利用年假的意思，却又是这些以外的一种反省工作。一年又过去了，在这一年中，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所做的事情，有没有缺点？这些缺点，应该怎样去纠正？

追思、检讨了过去，我们还应该顾计到将来。自己一身的事情顾计到后，更应该考虑一下己身以外的社团，亲友，或国家与民族的种种。

以自己为中心，以社会为背景，以民族国家为奉仕的对象，我们在这时此地，应该立下一个怎样的计划，遵循做去。

热带的天气，只有在年尾年头，清凉一点。而时间的分

割，虽系人为的区划，但为结束和开创事业起见，也是很觉便利的一种制度。所以到了这一年将尽，而另一年又将开始的时候，来下一番反省的工夫，我以为终于是利用年假的一个好方法。

（原载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

到星洲以后，恰恰满了一周年。虽然对于南洋一般的文化状态，还不能十分的明白，对于星洲的社会，也还不十分认识，但就我所经历的一角来下判断，则马华的文化，正在向前迈进的一句断语，是可以说的。

一年来的具体的总账，我没有能力来结算；譬如某人对某事，或某人在某一个文化创造品上，有了若干的进步之类。关于这一类的评论，我想总有比我更适当的人已在做了。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几个抽象的趋向。

第一，文化界团结起来了。中华民族一向是被人视作为没有团结，缺少合作精神的民族，原因是在私心重于公义，民族中间的有知识的文化人，尤其是善于相轻，善于挑拨离间，因而造成他自己的地位。这倾向，在抗战以前的祖国，当然是十分显著，而一向以帮派作文化界后盾的南洋，照理是应该比抗战以前的祖国，更要显得奇形怪状，百鬼昼行的。可是，这一年来，照我本身所亲见到的情形来说，则马华的文化界，却相反地，各走上了团结的大道。

举个例来说明，譬如教育界的团结，新闻记者们的团结，书业服务人员的团结，以及为救国筹赈之故，于每一卖

花节日或纪念日的各社团、各学校团体、各乡土团体的大团结等，也许从前是已经有过，但在我所亲见的这一年中，觉得气势格外的浓厚，团结也格外的巩固；这当然是要感谢敌人的残杀侵凌之所赐。但团结者本身，若无自觉，若没有捐除小我成见之心，是决不容易办到的。

团结就是力量，文化人是推动社会国家进步的主力；一般民众，是在等候着文化界领导而向前进的。所以，这一个文化界团结的倾向，也就是保证中华民族不会沦亡的倾向。

第二，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坚强起来了。南洋本来是工业商业角逐的市场，什么文化不文化，本来都可以不管的。谁弄钱弄得多，谁就是王者；问什么教育？问什么文化？可是这一年来，倾向却改变了。各地的学校，孜孜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在求改进；各种新闻、杂志、壁报、宣传用的文化作品，都无形地进了步。极简单的一个证明，就可以从各位国内的艺术家，到南洋来开画展而各得到了成功的一点来指出。而国内的出版界，因各地都遭受了敌寇的侵凌，现在在上海香港的出版业者，又各以南洋为唯一推销文化出品的巨埠。这从正面来讲，原可以说是南洋的华侨在文化上进了步，而从侧面来说，则就是侨胞坚定了拥护祖国文化的决心。

至若国语的普遍提倡，教育程度的一般提高，中国语文的特别为侨胞们所重视等，都是这一倾向的流露。中华民族的国民，有此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

第三，从狭义的艺术界来说，马华的艺术家们，已从纸

上谈兵的空言状态，进步到了脚踏实地的实践阶段。文艺作者们自己编印的杂志也有了（《文艺长城》），南马北马中马的剧运，气势蓬蓬勃勃，现在正进展到了从来未有的盛境，歌咏团体，音乐集团，也增加了不少的数目。各报的副刊，内容都进了步。意识不正确，或文字欠通顺的稿子是绝迹了。同时，像文艺通信，报告文学，指摘奸细的论文之类，都与时并进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国内的作家，向南洋各报投来的稿件，也日多一日；祖国与侨胞中间的隔阂，渐渐地除去，声气渐渐地相通了。

第四，也是文化部门之一的工商业的进步。我虽是外行，但有一点，我觉得总可以说，就是劳资的互助，与经营的合理化的一点。最近发生的各劳资纠纷，大部分都未及恶化，而得到了相当的解决。如永安堂药厂的接受工人全部的要求，自是难得的好例。即其他各业的劳资谈判，也大抵都达到了由两方互让，而获得圆满解决的结果。这进步原是产业界振兴的预兆，因为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在对付敌人，内部的分裂，能够减少一分，抗战力量就增加一分；劳资两方，都能明白到这一点，则我们的统一，决计不会破坏，持久抗战的基础，也就如磐石般的奠定得下来。

第五，是妇女界的文化的进步。要知道妇女界的文化程度，是应从女子教育，消费品输入统计，婚姻事件，儿童保育状态，家庭状况，女工生活，和妇女救国工作诸方面来研究的。仔细的情形，我并不能够详述；但只就女子教育的比往年进了步，女子就学的人数增加了大半的一点，以及在救国工作，宣传工作上，女子也和男子平等地，分担了她们的

职责，这两点上来下判断，则马华的妇女界，现在正在从旧的封建文化圈里，蜕变成新时代的文化斗士这一倾向，是不可否认的。

妇女是家庭的主宰，是次一代国民的产源，要想得到人种改良，国族前进的结果，妇女界的文化，是先决的条件。旧道德的好处，原应该摄取，而新文化的缺点，也应该严厉地矫正。在这一年来，我所见到的马华妇女界的进展，似乎是正在向这一个方向推动，这当然是极正确，极合理的动向。

文化两字，包括的范围实在太广泛；盲人摸象，我所触着的，也许只是马华文化的极表面的一层皮相，但自我以为以上所说的，却是不过于苛求，也不居心自媚的由衷之言。高明的读者，或有和我见解不同的，若能开诚赐教，那就感激不尽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迎年小感

一九三九年，祖国在浴血抗战的苦斗里过去了，现在已经是一九四〇年的新春。这个一九四〇年，断断乎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转纽；新年开始，就有了粤南的大捷，与赣鄂的连胜，以后，自然只会得一层更上，我们的反攻，只有着着胜利的一途。

胜利原是我们的，当然无可疑问，可是到胜利之路，却并不是一条坦途。我们全国的民众，不问在海内海外，必须团结得更加巩固，责任的偿尽，必须做得更加彻底，为国牺牲的觉悟，必须更加坚决，才有希望。

因小故而自致分裂，执己见而妄责他人，事未做而先来一番叫嚣，都不是致胜之道，这一点我们可得留意。对于同一阵线内的人，只有鼓励与劝导，或好意的批评，使他的错误能够纠正，方是真革命者对待同志的爱。舍大前提而不谈，先来争论细事，甚或至于因理论而乱及于行动，自家先在战壕内，杀得血流漂杵，这是为仇者所快举动。

当然，对于汉奸、汪派，我们是不必姑息容情的，但是对于同道者们，决不能怀有对敌人以上的仇嫉。所以，在这一个最后胜利年内，我们只希望大家都能脚踏实地的去做我

们的工作，依最有效力，最经济的原则，去完成我们的任务，用远大而正确的眼光，去分别出我们的敌人友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 于 宪 政

上星期日，因为大家得空，有六七位朋友，聚合在一起，作了一次关于宪政问题座谈。对于这一问题，国内的新闻杂志上，当然已议论得详详尽尽，就是在星洲，我们的新年特刊里，也已经收罗了各位立场不同的代表者的文章。宪政的必须实施，实施宪政的有助于抗战建国，以及何为宪政，现今世界上有几种典型的宪政等，现在实在是可以不必赘说了；因为人家早已订成了书，制成了有系统、有意义的文件，堆叠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只教有心思，有趣味去翻读一下，就可以原原本本地得到全部的知识和判断。

所以，我们所谈的重要之点，不外乎底下的两项，第一，立法是纸上文章，是容易求其完美的，就譬如国际间和平合作条约的签订。重要的，是在这完美的法令的实施；遵法者能不能照条文去遵守，执法者能不能照条文去执行。过去中国的每一次的选举，何尝没有很完美的选举法令？然而选出来的代表怎样呢？大抵总是以贿选或欺骗威胁等手段得来的居多。

就譬如说敌国吧，名义上居然也是一个立宪的国家，关于财政预算，人民负担，以及外交军事诸大政，是非由议会

批准，不能决定的；可是事实上又怎么样？议会对于军阀们提出的议案，敢不照样通过么？

故而，我们对于这一次宪政的施行，是在望其真正的实施。对于人民的自由、平等，以及各党派在政治上的自由、平等，都能真正照法定的条文般能够实现。空头支票，或者发了支票而又加以涂改，及打折扣的宪政，在我们是以为大可不必的。再进一步，万一宪法公布施行了，而实际上仍不能实现时，那当用什么方法来制止？这是重要的一点。

其次，是关于马来亚华侨，和宪政的问题。譬如国民代表大会中由马华侨胞所公选的代表数目，是不是足够代表全马华的侨众大多数的利益的？人数问题是一项。此外，则这些代表的产生方法，是不是尽善尽美，足以完全代表各阶层及大多数的侨众的意思的？代表产出问题，又是一项。

总括那一次座谈的结果，除必然的话，及大家已经明了的一般的话不说外，我以为重要之点，也不外乎上述的两项。

方法原是很多，但欲求一果能实现而又最少弊端的较为理想的规定，却也颇非容易。并且即使由几位有识者想出了适当的方法，而这方法的能不能被采用，又是一个疑问。

因而，处士横议，只能作一种参考资料，及鼓励大家起来从实在处研究宪政而已；说来说去，还是宣传这一点工作，倒是实实在在，可以做得到的，当然，效果的如何，暂且可以不问。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阁的倒溃

报载敌国内阁，因对中国的用兵，南北失利；而国内的人民生活，又困苦到了极端，所以政党首先表示不信任，要求阿部辞职；军阀复以危言相逼，谓即使用速成方法，滥造出一中国伪中央新政权，亦不足以抵销倒阁的理由。

总之，无论如何，在此情形下，阿部内阁已经日暮途穷，处入不得不倒之境了。于是倭国政论家，想来想去，想得没有法子，就有些人主张组一元勋内阁，来压抑气焰万丈的跋扈军人，与汹汹不静的人民怨怼。

所谓元勋内阁者，就系指过去明治二十五年第二次伊藤内阁上台，萨长的元勋如黑田、大山、山县、井上等都参加进去那么的内阁而言。

但是敌军阀侵华的野心不戢，对第三国的损害行动不停止，仍是这样的一味蛮干下去，即敌国的形势，只会得一日险恶一日，即使组成了无论什么内阁，找墨索里尼、希特勒、斯大林、张伯伦入了阁，也是没有用处的。

中国的侵略战事不停止，敌国国内的人民生活决不会复常，欧美各国对敌的哀求媚谄，也决不会给以一丝的返报，是铁定的事实。敌人自作聪明，谬以为中国可全吞，世界可

独霸，而倒来倒去，唯其内阁万能之是求，岂非本末颠倒的一大笑话。

敌国的倒阁运动，对我原无甚利害的关系，但就这事的本身来说，就证明了敌国上下的束手无策，内则人民愤怼，革命将兴；外则兵连祸结，与国全无，不出一年，行将见敌军阀们之为民众所屠歼，实属毫无疑问的事实。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人的待遇

在一篇从重庆寄来的通信上，曾读到重庆生活费的高涨，一般中下级公务人员和文士，还不及工人与车夫的报酬来得丰厚；文士写千字，只卖得元半二元的稿费，而排字工人排千字，倒也有国币二元以上的工钱等消息。

这虽是战时的畸形景象，但是从供求的关系上说来，可也是必然的结果。排字工人，需要熟练的技巧，相当的学识，与坚苦的斗志，同文人并没有两样。他的重要和文人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而在战时的后方，我们由友人的通信，及刊物的编辑余谈中看来，知道熟练的排字工人，印刷工人，以及印刷业经营者，都非常的稀少。

并且，因交通运输的不便，印刷材料，在后方简直是珍贵之至。铅字是少得很，印刷机也并不多；其他如油墨纸张之类，无一不在感到供不应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工友们自然只集中在几个大都市里，不肯千里长征的到后方去了。而宣传印刷用品，一般新闻杂志，以及初级的教育工具，在后方的需要，却比几个通都大邑，紧急得多。物以稀为贵，印刷工友的工资在战时后方的抬高，自是必然的情势。

其次，如舆夫、车夫、船夫之类的工友，因为有机可

乘，临时抬高一点价钱，也是自然的现象。不过要合乎理性，不可过事要挟，形成类乎抢劫的行为，那就无可非议了。

至于说到文士呢？则平常我们就在说，中国社会，对文士的待遇，是最坏的。远之，如欧洲作家的一字几镑等，类于神话似的传说，我们暂且不提；就以英国在六十年前的情形来说，譬如乔治·葛辛，于伦敦市场上，出卖小说稿最低的价格，一部十万字的小说，还可以得到五十镑的市价。这是在当时的文人市场上，算最低的价格了。合到现在的法币，也有两千元上下的数目。而当时伦敦的生活，是四十个先令（约二十元法币），尽可以优裕地过一个月的。中国的作家，在平时就向来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乔治·葛辛的生活，可以从他著的《文士街》一小说，及穆来·洛勃兹以他的一生为模特儿的《亨利·迈脱兰特的私生活》一书中看出来。所以在此地举他作代表者，因为他是当时著作家中最不幸的一个之故。）

像我们从前在上海写稿子，每千字写得二十元的报酬时，是稀有的例外，平常总只在千字十元至十五元之间。而出书时候的版税，靠得住的书店，最高率也只抽到了百分之二十，通常是百分之十五。每一册书出来，平均每年有五千册好销，而能继续至十年的，就算好的了。即依这一个平时在中国是最好的待遇，和欧洲各国的最不遇的作家的待遇来比一比，还是觉得减色得很多的；在现今的战时后方，文士的待遇，低落得赶不上工人，那当然是不算什么稀罕的事情了。

对于这战时文士的苦境，我们原抱着万分的同情。但一方面，从我国历来喜以读书人自负，看其他的人都是“万般皆下品”那种态度来说，则这一个对战时的文人的打击，也未始不是一种很好的教训。文人的可贵，是贵在他有坚实的节操，和卓越的见识。对于物质享有，他决不能因自己是文人之故，而非要和一般民众或工友不同，非超出在他们之上不可的。文人和一般工人，究竟有点什么区别呢？工友及一般民众，可以吃苦耐劳，难道文士就吃不得苦？耐不得劳了么？

我们的要做文人，是想以自己和众人不同之处，能使它发挥出来；如有力者的去拉车，喜欢冒险者的去探险一样。若是为了易于得物质报酬，或易于成名得利而去做文士，则这一个人，不是呆子，便是奸人，决不是真正的文士。

因这一次的抗战，我国历来的种种封建意识，得能一扫，这是事实。这一次文士的受难，而若能也把一般文人自视过高的习惯改去，则抗战的功德，施及于文士的，也真可以说是“并非浅鲜”了。

并且，正因文人待遇的普遍低薄，赶不上工人舆卒之后，在文士之中，才会产生出意志坚强，不畏艰苦的伟人杰士来；而一些以文学为工具，想借此以投机取巧的文学商人，才会得视作文士为畏途，而不敢轻易的再去尝试。如鲁迅在遗嘱里戒子万勿作空头文学家之类的箴言，是远不及事实的教训的。

所以，一般社会，对于文人的待遇过薄，我们原要为文人抱不平；但在另一方面，则我们也正在想将许多青年之愿

为文人的这一种野望，可能使转向到愿为工业创造者，机器发明者，荒地开辟者，和国家建设者等实务上面去。要而言之，一个空头文学家，终不如一个裁缝或泥水匠、木匠等实际有一技之长的人来得更可尊敬，是我们的意见。自然，对于真正的文人，我们也想促进社会付以对他所应受的待遇。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美倭之间

美倭间的商约取消，断绝有约的商业关系，将从数日后的一月廿六日起实现。大家都知道，美上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门，在倡导嗣后禁止军火输日，绝对断绝经济交往，以作对日不顾公约，侵略弱小民族，轰炸不设防城市，损害美国在远东的财产与商业利权，及危害美国在中国的宣教师，侮辱美籍留中国妇女们的报复。

倭军在中国对美国的暴行事件，据去年格鲁驻日美大使的声明，已积有六百余起。现在距离该声明之日，又有好几个月了，事件总加上去，如最近上海倭军侮辱美籍妇女之类，大约总该有七百件无疑了。

美国是舆论有绝对权威的民主国家，舆论之所趋，往往会见诸政治与政策的实施；而美国全国的舆论，当中日战事起始时候的百分表，就已如下列：

同情中国的：五九巴仙

同情日本的：一巴仙

两不同情的：四十巴仙

现在当然连百人中间的一个同情日本的人也没有了。在这一种状势之下，美倭商约的再订一事，自然是无从谈起。

又加以倭阁新组，政策未定，一方面在极力想拉苏联，一方面又在想联英制美（米内是主张联英的），看起来，在一月廿六日之前，美倭间的关系，决不会有如倭方所希望似的顺利的解决。

可是，我们也不敢盲目判断，以为从此以后，美倭的经济关系，就会得全部断绝。因为南部加利福尼亚州，对日的输出，在一九三八年中，总数为四五·三五六·四九九美金。比之同年该处向英国、菲律宾、苏联、澳洲、加拿大、荷兰西印度群岛、智利等七国所输出的总数四五·一三一·八九二美金，还要多两万多元。而美国全国，在一九三七年向日输出的总额为三万万美金，就是从德克萨斯输出的油与棉花，有三三·三三六·〇四四元，从纽约输出的机器军器类有六一·〇八一·三二三元，从华盛顿州输出的木材及其他有二五·〇六四·七一〇元，从金山输出的货品有二二·五三六·一九三元美金。

平均倭国对南加利福尼亚州一年之中，每日要付十二万五千的美金。虽则南加州在最近已接受了为美国商输公司建造四只大船的合同，二年之中，可以有七百五十万元美金的收入，但对于倭国购买军器材料的一个大主顾，是决不肯轻易放弃的。

况且，欧战起后，美国的海运业、商业，在欧洲方面已受了很大的打击，若要找条出路，自然只有向太平洋的一方面来。

所以美倭间的断绝商业上关系，若只限于军火、飞机材料、汽油之类，那或者还可以办到。若完全至于断绝，则南

美的棉花，一年就要减少二三千万美金左右的销路。此外，则倭国每年对美输入的一万万金元的生丝，亦将绝迹。使美国而短少这一万万金元的货物抵销额，则美国的商业，亦将受到重大的影响。

倭国对美，是次于英国及加拿大的第三位商业关系者，所以，美倭之间的经济关系，完全至于断绝，想来是决无此事的。我们在这里，只希望美国的商家，尤其是南美加州、德克萨斯州及奥克拉呵马诸地的汽油商家，能够主持一点公道，将正义一方面的铜码加得重些，将金钱一方面看得轻些，能够把直接可以用来屠杀我民众的军器、汽油；及飞机材料等加以制止，禁不输倭也就够了。此外则能够绝对不买倭货，固属最好；否则，工人不穿生丝制的衬衫，女子不着丝袜，也是对中国大有帮助的一种表示，我们在这里，谨以最大的诚意，奉劝太平洋彼岸的热爱正义人道的诸位友人，要顾全到世界人类的大局，大家一齐起来，拥护毕德门的提案。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

现在倭国外交上最大的困难问题，是美国对倭的不肯续订商约一事，前天在本栏里，我们已经约略说过了。可是这一次废约的期到（一月廿六日），也并不是马上美倭便会断绝一切经济关系，我们也从事实上，下过预测；现在再将这事的来由与废约来谈一谈。最后，我们总希望美国能一秉正义之心，毅然决然，将军火、飞机材料，及汽油等直接可以屠杀我妇孺的各种输出品加以制止。

原来美国政府对倭的不满，是在倭国的没有政府；这征之于罗斯福大总统的直接电倭皇抗议一事，已可见端倪。

其后倭军在中国，损害美国的财产权益，及侮辱美国的子民，尤其是妇女，事件积至六七百起，而每一次美国的抗议，终于得不到倭的答覆，或解决。原因是在倭政府不能命令在中国的军阀，而在中国的倭军阀，又不能受一个统帅的命令。甲地的倭军，就不会听乙地倭军的话，日皇自日皇，日阁自日阁，日外务省又自日外务省，在中国的倭军又各自为倭军，而无统一，而不负责任，而决不能一致。

美倭间的不能直接开会谈判解决两国悬案，原因全在乎此。倭方恐惧开会谈判，因为谈判的结果，决不能够实现。

美国也不信任日阁，及在中国的倭现地军阀，因为他们都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而不能负全责。

即以被逼不过，而勉强生出急智，希图献小媚以缓和对方的长江下游开放一事来说，就证明了倭现地军阀的各不能够一致。所以，开放长江航路，只是一句空言，而实际对于第三国在中国的权利尊重，仍是毫无裨益。

其次，则美国的内部，也还不能坚决取最后的态度，原因是在顾到实利，而还没有预备好与倭绝对断绝经济关系后的补偿方法。日元的联系到了美元；日产品生丝，在美国日常生活用品上的必要；棉花、煤油、农产品、木材等的生产过剩；大西洋及北欧航路的受到威胁等，都是使美国不能取斩钉截铁的态度的症结。

所以，美倭商约废止期届以后，大约总还有一个惰性继续商业往还的无约时期，要存在美倭之间。在这中间，倭必将竭尽其献媚邀宠的能事，而图挽回美国上下对倭的感情。其间，则代表南加州的利益，或与倭美商务间有关的各美国议员，将起而为倭活动，自属毫无疑问。我们不已经听见过波拉议员的说话了么？此外，则明年度到期的总统选举阵，对芬兰对欧战的纵横捭阖，对此事也不无影响。

从这种种方面看来，我们对美倭间的关系，也并不望其能马上有明显的结局，况且，赫尔国务卿，现在又是万事都持慎重态度在从事的。

归根结蒂，我们只希望美国在一月廿六日后，禁止军火输日一事，能够实现，那就算是美国对正义、人道，已尽了它的职责。此外，则我们的抗战，自当本自力更生的精神，

一直坚持下去。

至于日阀的想将伪中央速制成功，其中就可以利用伪中央来对付美国的一层，却只是倭军阀单独的如意算盘（这原也是所以使倭对美不急急于开正式谈判的原因之一）。无论伪中央的能否成立，能否代表中国的民意；即使傀儡登了场，可是美国也决不会上日阀的当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南战场寄妻的信（一）》编者按

铁髯先生来稿，因邮递失时，致迟发者先到，故前两天之稿，只作来信之一发表，今后当能依次序刊登。

（原载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勿骄勿馁的精神

自从高陶将汪逆与日寇缔订的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公布以后，卖国的汪逆，自然已经露出了为来为去，只为了四千万元关税截留金交付的这一条尾巴。而在日寇方面呢，也实实在在显示出了近卫三原则的实际内容，与夫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皇道政策的具体计划。

傀儡们上了台之后的种种丑剧，我们自然不难预见；譬如伪满倭国与伪中央的交换使节啦，伪中央对英美苏各国的一边威胁排斥，一边屈意奉承的外交两重奏啦，各地土匪流氓的拉拢编组成伪军啦之类。但是最重要的一幕，恐怕还是倭寇与伪中央，伪中央与各地方伪府，以及伪中央中间自己的对分赃争利夺权的几个场面，这些当然是不在话下的应有之景，总之，只是证明了傀儡们的实际，与夫显示出敌寇的操纵手法而已。这些形形色色对我们的民众决心，对我们的抗战计划，以及对我们的与国的友谊，是决无丝毫影响的。反之，倒可以使我们更坚决地获到国内大众，以及友善各邦的更坚强的扶助与拥护，使抗战更能增加一分决定的力量。

在这一阶段里，要紧的，可并不在甘心卖国的奸党们，倒是在我们自己抗敌阵营的应该严防被敌利用，致起分化的

一点。敌人放出的在山西境内，国共军队，自相残杀的恶宣传，原不值得一驳。更可笑的，还有云南与中央的乖离等不具常识的谣言，可是从这些敌谣来加以分析，则可见敌在军事上，已无法进展，以后的唯一策略，就在利用政治，来分化我们团结的阵容。

其次，则抗战日久，人心易生玩忽，胜后成骄，略挫变馁的倾向，也容易滋长；我们在这一年中，尤其更不得不重振精神，着着来准备敌军的出乎意外的袭击。譬如敌人这次在浙东的偷渡钱塘江，炮轰镇海，分明是袭取浙东，因以威胁江西福建的初步。还有粤桂两省的增兵死拚，也是敌决不肯轻易放弃打通粤汉路企图的明证。鄂中的崩溃，系大批寇兵南调的结果；而山西的失败，是严寒的季候与险峻的地势，予敌人的打击；各路前线，现在虽则似乎暂入平静的状态；但是傀儡登台，敌阁筹备稍稍就绪的一月半月之后，敌在各线，总将有一次最后挣扎的猛烈反攻无疑，我们所不得不预防的，倒是在这些地方。

所以，当抗战初期，领袖所告诫我们的两句话，叫作“闻胜勿骄，遇挫勿馁”的精神，我们在这时候，更应该重振一下，并且还要勿懈勿弛，坚持我们拼战的初衷，比抗战初期，更得奋发一点，才能在今年之内，争得到最后胜利初步第一段的成功。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等春季过后

在前些日子，我们就料到敌人在两广总有一次最后挣扎的攻势；而同时在东战场的浙皖、北战场的晋绥，也必于春到雪溶之后，再有一番动作。在我，是沉着应战，勿馁勿骄，始终抱着长期抗战的决心；在敌，则这一次攻势，就是孤注一掷的总进攻。若攻而得手呢，则傀儡马上可以上台，一面也将利用欧战春期猛烈交攻的当中，要挟张伯伦，欺蒙罗斯福，在既沦陷区中，和英美成立一妥协局面。若攻而失败呢，则势将缩紧战线。致意于华北及长江下游的整理，而勉强制造一可以持久的计划出来。这是一二月后，敌人所必取的态度。

我们是原早已料到这一层的，所以，最近就注全力于西北西南内部交通网的完成。滇越铁路若有问题，滇缅铁路就可以起而代之了。若能照目下的情形，各地时时获得小胜，而较大规模的战事，取一个争夺进退的形势，要求敌人以较大的牺牲，则我们只须等至今年的六月，敌人就会因内部的崩溃（从食粮、经济、政治各方面），和国际的箝制（从九国公约签字国的谴责方面），而呈一个很显著的败兆。

兵败如山倒，攻心得利，自然比攻城更有效力；今年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年，这话的索隐，该从这些地方着眼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废历新年

我国自废除旧历以来，历年已有二十九岁；但习俗总不容易除了，尤其是一般商家的结账，及银钱来往的交代上，总爱以旧历年终作结束的居多。

这习惯的养成，只能归之于一般人的惰性、习熟性、封建性，和科学知识的不广泛流布等原因。

说这是守旧或这是恶习惯，也很难说。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每当换朝代、易主子的时期，总以改正朔，设祭祀，创服式，或制装饰等为正民视听的基本制度。不记年号，但书甲子，痛恶披发左衽，以及清朝入关之后的因不肯剃发而甘殉国族的事情，历史上皇皇各有记载，一样是守旧，从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来恪守旧制时，我们倒也并不反对，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曰：其愚为不可及。

所以，到了旧历的新年，在商业上来一次结束，在日常生活上来一个休息的节日，也未始不可。

不过节日不可过多，快乐不可过度。因休息而致心身放弛，因作乐而致发生灾祸，是常有的事情，这在平时，尚且不可，更何况乎在这国家多难的战时？

有人提倡节约年节宴会以及一切糜废之金钱来救国，当

然是极合理的主张。

可是，我们的最终理想，总还是在服从国家的命令，确守一元的理论，不要把元旦弄成一年之内有两个，将大好的光阴和精力金钱，枉费在嬉游作乐的上面。

平时在国内，我们大抵自国历新年起至废历新年间的一段光阴，往往会在惶惑、松弛、期望里白白的过去；这是由历日二元制给与一般人的精神上的打击。

其次，说到商行为的结束账目，若立意要改，亦何尝改不过来，岂不是每月结账的制度，一般也在那里施行遵守，大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么？

总之，历日、划期、记数等等，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约定，是对于时间、空间，以及无限等抽象对象加以限制的一种方法。但历日既久，人为之法，反来支配着人，亦犹之乎人造的货币反能支配人的命运是一样的道理，我们但从根本上一想，则克服这一种习性，本是很容易的事情。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军阀的讳言真象

这次日民政党议员斋藤隆夫，因在众议院提出质问，问政府以对付中日战争的具体计划；即如何处理事变？对于日本这一次的空前大牺牲，将如何取得补偿与善后？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内容，究是什么等，为军阀们所不满，举国骚然，分成赞助军阀与反对军阀的两派，互相水火，结果如何，虽无从预断，然而我们从这里，却可以看出以下的诸点。

一，日军阀的野心，大者在侵吞整个中国，小者在掳掠中国的子女玉帛，饱一己之私囊，进个人之爵位，这才是日军阀财阀们的具体目的与计划。若经人一问，自然难以直说出来，恼羞成怒，指鹿为马，原系日军阀之惯技；“二二六”事件，不妨重演，芦沟桥发端，也不妨轻启，而要他们具体答覆，说出真情，则是万万做不到的。

二，这次敌军阀的发动侵略，实系不度德，不量力之行为。其牺牲之大，人民之苦，远超出于日本任何时代之任何对内对外战争。军阀们只想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蒙蔽人民，假造出种种胜利的虚伪报道（对内），与皇道仁政、新秩序等好听名词（对外）。但一经揭破，则真相毕露，温犀有

灵，诸怪自然无色；其必拼死命，而来一次反动，自是当然。

三，则证明敌国上下，厌战心理的高涨，对军阀们的一意孤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四，足见敌阁的速制傀儡中央，也决不是一条出路，这在我固早已见及，即在敌国的为政者中，亦已大家知道是弱点了。

因斋藤的一问，与军阀的一怒，我们便可以看出上列的四点，大约敌国在今后，像这一种的言论，也将迭出不穷，我们且看军阀们再有什么方法来掩饰他们的野心与失败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粤桂的胜利

继着长沙外围的大捷之后，其次是粤南的大捷，这次桂南之役，虽说还没有结束，但是前半段争夺战中，我们已毙敌两万，克服宾阳武鸣，南下势如破竹，包围了南宁，预料敌在南宁，必将增军死守，我们的战略，是等他援兵聚集之后，先断他的后路，然后再以瓮中饿鳖之计，等他们瘦毙在南宁。

交战二年零七月有奇的日子中，我们的连捷音讯，在近半年中，尤其是纷至沓来。这一个现象，究竟是好是坏，我也可以不必说；而且，在数百万人对垒的局势下，扫毙几万敌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像这一种战势，所给予敌人的全线精神上的打击，可不是笔墨所能形容，数字得以算出的。

敌人的虚伪宣传，是陆军的百战百胜，海军的世界无敌，而这一次，可竟被没有枪械，没有战斗能力的我中国老弱之兵所迭败，看他们在前线作战的士兵，以后会起怎么样的感想？

统制新闻，压迫言论的手段，在敌国虽则周到得无以复加，但是残存回去的伤病兵会说话，装载回国去的尸灰木匣

会说话，第三国的通信机关、言论机关会说话，交战以后激增的寡妇数目会说话，像这样的皇军的战绩与荣誉，终有一日会在敌国的民众之间大白的；已经是因种种苛征暴敛，限制榨取，而苦得无以为生的敌国民众，难道真会得同绵羊一样，永远任军阀们去吞骨衣皮，尽情宰割的么？

我们的希望，并不在将敌军的主力，一举而消灭，也不在旦夕之间，就可以把各处名城同时来克复，我们就只想象这样的一扫两万人，再扫数千人地对敌国的民众，加以一种警告。杀日本民众的，并不是支那的为保卫乡土而战的英勇军队，却是在他们自己身边的几个军阀。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文艺上的损失

上期《文艺》里，老舍的来信中，曾说到了在重庆以及内地的文协会员和作家们，都穷得不得了；大规模的文章就无法写。即使写了以后，也没有市场，没有发表的地方，没有养活作者的资粮，可以使作者继续地写他的大规模的作品；这是文艺的一大损失。

因此，重庆的文协总部，以及各地的文协分会，都在发起增加稿费运动，要求政府机关，公共团体，有良心的出版业者，新闻杂志事业经营者，都将眼光放远大一点，对写作者予以帮助；使正在走上光明大道去的中国文艺，不致因敌人的摧残，而致中落或中断。

内地的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一般经商或从事筋肉劳动者，自然可以将高生活费，转嫁给他人，而勉强维持过去；独有握笔杆写文章的人，因为著作和思想，不是战时直接需要的固形物质与实际动力，所以他们就没有方法增加他们的价格。而同时，写文章的人的生活，却是和一般人一样地要维持的。

我们在前些时，也曾经说过，文化人应该同一般的穷苦大众一样地吃苦，并没有要求比一般过更优裕生活的权利；

可是反过来说，文化人也并不是应该比一般劳苦大众更吃苦的。所以，这一次在新都，在桂林、昆明，以及各战地后方的文化人，所发起的增加稿费运动，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可以解一时的倒悬，而增加我抗日文化的主力。同时，我们更希望在海外的各侨胞所主办的文化事业机关，也能够尽其全力，向国内的文化人致一臂之助。伤兵、难民，原应该救助，落难的文化人，也同样地要救助一下才对。

至于具体的办法呢，则一时很难说，单是消极地送几个捐款去，是无济于事的；当然要想出有持久性的办法来才可以。

譬如，非战地区，或后方的后方的文章市场的开放，出版事业、文化事业的经营等，是一个办法。文学奖金的设定，是一个办法。国内外文化人才调查介绍处的设立，是一个办法。

对于文化人的救助，虽是目前抗战局势紧张中的一个小问题，但对于将来的建国事业，对于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各方面，却是富有着重大意义的一件事情。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敌在浙闽的攻势

近几天来，为桂南的大捷的激刺，我们对于敌寇向浙闽的进攻，似乎少注了一点意。

这次乘大雪满江之际，敌寇偷渡钱塘江，竟占领了萧山县城；同时敌海军又迭攻宁波镇海，企图登陆，用的仍旧是两面包抄的战略。可是，我驻镇海守军，早已有备，故而终将敌寇打退。渡过钱塘江的敌兵千余，亦已被我包围，在歼灭中。

这次敌人在浙闽的冒险，显然是绥远失败、粤桂失败后的一种掩饰作用，其目的是在进占宁沿海区以后，又可以大大地向敌国内民众，及沪上外人作一次胜利宣传的企图，而且奉化一带，又是我领袖的故里，敌在西南西北无计可施之下，进占一不关大局的沿海小地区以自慰，也是穷余的一计。

所以，敌此次的进扰浙闽，其企图原不在分散我军的主力，以救粤桂之危，更不在预备大规模地攻袭浙赣路延线，要华中再起一场激战。要之，不外乎想多占领些可以供作宣传用的城市，以掩饰半年来屡战屡败的羞辱而已。

我们在浙闽的防务，纵不能说是充实，但是敌要想长驱

直入，不费几师团兵力，而占领我金华、宁绍、泉漳，却万不可能（我在刘建绪将军麾下布防的军队，约有十万）。

我军若能在浙东的山水之区（自绍兴向西南，就系山区和水流很多的区域了），要予敌以一次像在桂南似的打击，则敌军东南的全线，必将像冰山似的骤行崩溃，我们且静候着这一方面的捷讯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永久的和平

二月廿二日巴黎发的路透电报，曾报有司蒂芬·金·霍尔司令的一段演词，大意是说这次大战结束以后，当由英法两国民各自警惕，组织维持和平的联合委会，勿仅仅以己国之利益，或和平时期的安易常态生活为满足。英法国民，要同时是法国国民，也同时是英国国民才对。又说，世界上的国家，要同时并进于一个文化之域后，战争才能避免，否则就不能够免除每一代的一次大战。

金·霍尔司令的这一篇演词，原只是在现在的状态下，向英法国民说的话。我们只教读西洋历史，不是健忘的话，应该想到在百余年前，当英法争霸时代的欧洲，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总而言之，第一，个人的野心，是挑起大战的直接主因，这是最简单明了的事情，如日本的军阀们，德国的希特勒等，这些人当然是死有余辜。

而第二呢，则分配不匀，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也就是酿成第二次战争的要因。譬如一九一八年的战争结束后，凡尔赛和约，就不见得公平，在密约里已被判定作瓜分材料的土耳其，就最早起来推翻这和约了。恶魔希特勒的横行，还只

是在日本强夺了满洲，墨索里尼霸占了亚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

所以若要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也并不难，只教和约能定得和平，而定了公约之后，各能够坚守就对。

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不要存牺牲他国，以博取己国的和平利益之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惯玩这一手把戏的国家，最后终也不能够免于牺牲，是自然的因果律。

在这一次大战之后，我们当然希望在全世界，有一个比较长久的和平时期，但这一个比较长久的和平的造成，却必须在于这次大战的战得彻底，与这次战后和约的大公至正，与坚强有效的两点。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错综的欧局

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到了欧洲，引起的反响，自然是甲国与乙国不同。这事，我们在本栏里已经说过，大约将来的结果，总也不过如我们所料的那样。这是目下欧局的一根纬线。

希特勒发表演说，同时拉拢意苏日作他的同党，色厉内荏，情见于辞。说包围封锁，已有漏洞。漏洞云者，小孔之谓也。素喜夸大口的希特勒，不意也竟发此小言；以欺德国民众则有余，以蒙天下人的耳目则不足，故作危言，预备讨价还价，亦是应有之事；同时来和张伯伦的演词一比，显见得一方面是君子，一方面是恶棍了，或者换一句话说，一方面是富有之家的千金之子，一方面却是穷极无赖的跳梁暴徒。

我们对于欧洲的和平，虽始终还在怀疑，但对于这次大战的将行扩大，却终不敢相信。

近东的风云，苏土的紧张局势，在六七日前，已似乎是酿成了矢在弦上的样子，可是我们终究不相信土耳其会在这一个时候，向任何国开起火来。至于苏联，则更不必急急于在这一个时候，以武力来占领黑海的锁钥，打通薄斯薄拉斯

海峡，而闯入地中海东北岸来和那些海霸们以兵戎相见。此事，我们可以断定决不会发生，要紧的倒还须看黑衣首相，和韦尔斯相谈之后的计议如何而后定。

希特勒要巴尔干为他的生存空间，则墨索里尼，也不肯轻轻地答应，要联合起来攻苏联么？意大利还没有作此牺牲的准备。

芬兰问题，大约会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说因芬兰之故，而致涉及欧洲更大的混战，我们也不敢相信。

总而言之，欧战的局面，在目下似乎是很错综复杂，且也大有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样子，但是平心静气地来分析一下，则绝大的转变，也决不会在短时期内出现，我们且静看那位美国上宾于周游欧洲之后的反应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因谋保障作家生活而想起的话

由重庆的文协总会，发起了提高稿费运动，由老舍在《大公报》的一篇提议公布以后，保障作家生活这问题就成为实际运动，而由各方面的当局，出来筹划具体的办法了。

报载日前在重庆，曾由中央社会部的负责者，邀请作家及出版业者，作一次座谈会。结果，是决定了些请政府颁布保障作家的法令，命出版业者忠实支付版税或稿费，集款作贷以救济作家之用等办法。这虽仍是缓不济急的一种官样文章，但比起过去二十几年中，作家生活的简直完全没有被人注意，总要好得多了。以后的作家，我想多少总能得到一点国家或社团的帮助。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引为遗憾的，就是中央执掌教育及文化事业的大权的诸公，何以一直到现在为止，对这事情，终于不加以一点注意。不切实际的大学、学院，以及作为政治势力背景的文化机关，尽在一个一个的设立起来。开办费、常年经费、基金之类，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在向国库中支取；可是对于一般文化，及普通教育那样有大影响的作家集团，则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扶助领导的机关存在。教育若只是为几个私人的位置，以及扩张自己私人政治势力之故

而兴办的一种事业，那倒也还可说；教育若系为大众，为民族国家的前途着想的事业，那么它的范围决不应该限得这么狭，事业也决不应该做得那么不彻底。

假如以办一个国立什么大学的经费，来经营一所国营出版局的话，那至少至少，就可以培植出几百个著作者，印刷出几万几十万的健全书本来扶助教育；有了这一出版局后，则学校课本，优良作品，高深的科学及学术的著作，就有一统筹统销的机关了。对于宣扬文化，广播文化种子，岂不比空办几个大学，更有力量么？

与作家处在同样的状态之下受苦的，我们知道还有许多科学家和学术理论家在那里；这些纯粹从事学理研究的人，我们觉得国家还注意得不够周到。中央研究院、中山文化事业部等，虽也是为此辈而设立的机关，但是如今十余年来，它们的成绩，究在哪里？

虽则说是百年树人，文化事业的效果，或不容易立刻显现。但是一事业的当局者，究竟适任与否，却总可以从短期中，分别出来的。我们总觉得官僚万能的现象，在现时的中国还不能够打破。

所以，我们希望中央，以后切不要因敷衍个人之故，而去设立不必要的机关，总须为事业之故而去物色适当的人才对。

因保障作家生活这问题而想起的事情，还有很多。而以过去我国教育的不振，办教育的方针和人物的不对，却是这些感想中的一个中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从苏芬停战说到远东

苏芬停战之后，东西的政论家就有许多预测将来变局的言论发表。我们自然不相信苏联会更进一步地向罗马尼亚或土耳其进攻；我们以为继续拉把洛条约精神的苏德互不侵犯约定，界限仅止于互不侵犯，或小有接济而已，此后的苏联，一定又是来一个五年的和平计划无疑。

至于苏日的对抗，中苏的友谊，我们自然只希望能比现在更有进步，可是事实上能得到怎么样的收获，则一时亦很难说。影响于我国抗建的将来最大的，倒是在美国副卿回国以后的罗斯福总统的决心，和英法对德的战意的两点。

假使英法而有和意，假使德意而有可以商谈的具体条件提出，则半年之后，欧洲的和平，就可以一时出现。报载德将在西线作总攻的准备云云一类的消息，我敢断定是希特勒的假装法术。试问德在西线进攻，有胜利的把握么？即使西线有了尺寸的进展，可以保得住在波兰捷克，甚至于在德本土，不会有大事变发生么？况此外德国还须留意到巴尔干及中欧哩！

我们前回，已经说过，芬兰问题，不久就可以解决，而欧洲的战局，将在韦尔斯返美之后，或许有一个转变。这事

情就在两月之后，可以验其应否了。

可是欧战即使告一段落之后，中日问题，也必不能同时解决，是铁定的事实。我们的抗战，要抗到底，不自今日始喊出来的口号，而敌阀也先已装上了傀儡，动员了全国物资，缩短了战线，在作持久的准备了。

在这两方相对峙的局面之下，一面原要看我们的抗建工作做得彻底与否，来定最后胜利的迟早，可是另一方面，则欧美与苏联的助力，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英工党议员克利浦爵士，曾在上海接见记者时说："中国必获最后胜利，英国只等在欧战转变之时，对日必更有动作。"而美国的金元借款，却早已公布成事实了。在这一情势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中日的对峙，究是于谁有利的。

汪逆的登台，敌寇的分头乱窜，对大局绝没有半点的关系。或者当傀儡政府成立的前后，敌寇在沿海各地（当然是在闽浙两省），有一点骚扰，也未可知。但这些沿海小地的一二处的得失，终是只能作为敌阀遮羞，为傀儡捧场的点缀，实际上的得不偿失，却与敌的占领我内地的点线，是一样的。所以，现在的中日战争，就无异于龟兔的赛跑，我们只有从努力持久的一法，来争取最后的决胜。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土罗的问题

苏芬停战以后，举世的视线，已转向到了巴尔干，最成问题的，是土耳其和罗马尼亚的两国。土耳其因经济（输出入）关系，与德比较接近，虽有英土法土协约在前，而事实上英法所保障者，为欧洲各国若向土侵略时之行动，苏联倘向土耳其有所作为，则英法未必能引协约而与以援助。所以，一般的猜测，以为苏联既对芬兰可以用兵，则对土耳其亦可以提出准许苏联黑海舰队得自由进出达达内儿海峡等要求。况且，自新土耳其成立，举国厉行近代化、工业化之后，苏联对土耳其的物质上、技术上的帮助，亦很可观，苏土的友谊，本来也是十分亲善的。这一层，当然会使英法不得不起疑虑，而加以预防。

其次，则罗马尼亚之倍萨拉媲亚，苏联始终认为不属于罗国之失地。若仿苏德瓜分波兰之成例，来瓜分罗马尼亚，事实亦很可能，所以一般观察者，总以为继波兰、芬兰之后，而将被苏德牺牲者，当为罗马尼亚。

这巴尔干两国，对苏德之关系，原属可虑，然我们却敢断定，在目下，苏德决无余力，来向巴尔干用兵。一般猜测，都系杞忧。理由是很简单。土耳其民族主义高涨，国内

团结一致，伊势抹脱·伊内奴之毅力与决心，断不比已故之凯末尔为较弱；苏联当然对此点也看得很清，与对芬兰之态度，决不至于一样，此其一。

再则，巴尔干各中立小国之联盟，土耳其对伊朗、阿富汗等国在宗教上之联系，亦足以威胁苏德而有余；英法的后盾，更无论矣。

至于罗马尼亚问题，虽较土耳其为危险，因德对罗之物质供给（尤其是汽油），视为生存必须品之一；然而苏联与意大利两国，对德亦岂能任其所为；吾人但以此次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之会谈，及罗王赦免国内纳粹系之铁卫团两事来遽下判断，未免对国际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所以，对罗马尼亚的将来，说它会变成亲德结苏，以勉求己身之不被瓜分则可；若说德苏意三国连成一气，马上会向罗马尼亚下屠刀，则事属必不可能。这其间，尚须看英法的外交与实力，以及美意两国的意向如何，方能定局。

在这里，因赦免铁卫团事，而顺便不得不提一提的，却是罗马尼亚王加罗尔二世的家事。原来加罗尔二世，因恋一犹太妇人来泊斯扣之故，一时曾被迫出国，而让王位于其幼子。一九三〇年，因其弟尼哥拉斯与曼牛等之助，始能复国。亲王尼哥拉斯，原系纳粹，系铁卫团首领之一，于一九三八年被放逐出国者。此次罗王赦免铁卫团，当与尼哥拉斯有关的无疑。特附记这一段经过于此，或亦可作将来罗马尼亚国内政起伏的参考。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古登白耳希的发明活字纪念

自从德国印刷业者约翰内斯·古登白耳希于一四四〇年（一说一四五四年）发明了廿六活字的印刷术以来，到今年整整的有了五百年的历史。所以，今年是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的五世纪纪念的年代，欧洲各国当然都有文字纪念这一位文化传播者的丰功伟德。但在我们东方人的眼里，却以为古登白耳希的发明，并不稀奇。因为欧洲也有考古学家在证说中国人的发明活字，远在古登白耳希之前。这活字印刷术，由中国传至朝鲜，然后由朝鲜再传至欧洲，因而古登白耳希心机一动，就模仿着发明了那可以移动排列的二十六个活字。

总之，不管活字的发明，是否以中国为第一（这事当然是与火药的发明一样地，对世界文化会有绝大贡献），可是自经古登白耳希的廿六活字的印刷发明以后，欧洲的文化，的确起了一个大革命。

第一，因活字排版的《圣经》流通以后，宗教革命的起因，就伏线于此了。

第二，因宗教改革之后，而附带起来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由中世纪的大黑暗时代，一变而为近世的开明时代，

其起因也不得不归功于这活字印刷术的应用。

再进一步，由这木刻活字的发明，而到了现代的铅字联排或自动排字机的改进，世界的文化就由启蒙而及于大成了。再说我们的一生，自小学以至于大学，及至由大学而入社会，差不多无一时期离得了印刷品的应用。近代文化人的每日食粮中最重要的报纸，更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营养的血液。至于宣传战的纸张，且一致被认为比子弹炮弹更为有效，更必须的东西了。

所以，印刷术的有助于文化，有益于人类，是如此如此。而一个最滑稽的现象，却是到了这一个时代，与古登白耳希同样地在德国，还有一个人名希脱勒者，在开倒车，烧书报，逐学者，打算以炮火来代替书册。

这一个活生生的讽刺，英法两国的写作人都在当作了好材料，而赶写滑稽有趣的文章。实实在在，古登白耳希若在他的故乡的曼恩兹地方，要立一纪念铜像的话，则那位蓄有卓别林小胡髭的油漆匠，应该被铸成一个铁像，跪在他的像前，如汪逆铁像在总理像前的一样。

最后，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古登白耳希氏的简短历史于此。约翰内斯·古登白耳希，于一三九八年生于德国的曼恩兹，卒于一四六八年。曾与约翰·富世脱合股，经营印刷事业。后因亏折，两人间曾发生过讼事。古登白耳希其他的事迹不详，由其所发明之活字印行的书籍，著名者有三十六行之《圣经》，与四十二行之《圣经》（即世所称之《麦查兰圣经》）。这两种《圣经》的犊皮纸本，在一八七三年代，每册的价钱，曾有过三千四百镑的纪录。还有一种拉丁

字典，名《加沙力贡》者，初版本在一九二〇年竞卖，一册曾售至九百六十镑云。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

“三二九”纪念日，谁也知道是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于民国纪元前二年在广州起义殉国之故而设定的。自民国成立以来，年年此日全国各地的举行纪念，都非常盛大，尤其以广州未沦陷以前的这一日的景况为最盛。

笔者曾在广州躬逢过这盛大的纪念日两次。每年到这一日，不论晴雨，广州北郊，自北门小北门起至黄花岗的数公里路上，几乎全为热烈纪念烈士的群众们所填塞。车水马龙的四字，不足以形容出这群众热烈参加纪念行列的景象。

途中的沙河镇上，在这一日销售的沙河粉的数量，据说要占全年的销售额三分之一。

但是，这一个创造民国的烈士的埋骨之区，现在是已为敌占了。我们当向空遥祭，血泪交流地在默念的几分钟内，切齿痛恨的情绪，又岂是三言两语所能道尽？

痛恨之中，尤觉得切齿的，是号称这些烈士的同胞之中，竟有一个生长在烈士们埋骨之乡的汪逆，也正在乘这一个时机，上伪京去组成了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伪府。

为纪念先烈之故，我们更要踏着先烈的血迹，加强抗战的决心，出钱出力，为建国的后盾，固无容更说。但今年的

这一纪念日内，我们觉得还更不得不多增加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尽我们的全力及粉碎汪逆的破坏我们抗建的阴谋。诚然，南京的傀儡戏，无论在国际友邦的眼里，或在我国同胞的心目中，是完全不值得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可是敌人的必欲制造这一伪府，想用以来作剥削我民众，欺骗我同胞，分散我们力量的爪牙之计，却是亡我国灭我族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假使此阴谋，而有一分半分的成功，则沦陷区的收复，敌人的经济产业的崩溃，以及兵种的枯竭等绝症，至少至少必有一二年的残喘，可以苟延下去。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最后胜利，必要迟一二年，方能到来。我们的抗战最后胜利，是固定的事实，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所争的就是时日迟早的问题。

所以，当今年这一个七十二烈士的纪念节日，我们于国民公约中所指的种种应尽的职责之外，更不得不加重一层粉碎伪中央阴谋的责任，理由就在这里。

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了。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敌人在这一个临终的生死之际，必更有一次回光的返照，加紧的进攻无疑。像南京伪府的组成，还不过是小小的一个毒例，我们的抗建精神，在这里自然也就不得不更加振奋了。但愿我们都能不污辱七十二烈士之灵而努力迈进！

（原载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八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教育》周刊发刊辞[①]

从今天起，每逢星期日，我们决定编印《教育》周刊一次。我们的目的，是在想尽我们的绵力，对于教育的理论和实际，来下一番研究。

大家都知道，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计，是一国家一民族兴盛与衰亡所系的根本问题。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健康、学术、文化，等等，没有一事，不须求助于教育，完成于教育的。

中国的国运中落，致受强邻欺压，到目下的境地，推源祸始，实在也是过去教育的不良，有以致之。在专制政体没有推翻以前，君主们只想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所施的是去势教育，自然可以不必提起。就是到了革命成功以后，三十年来的中国新教育，也因为当局者的不明教育的真谛，或则以学校为扩张政治势力的背景，或则以学生为争取个人地盘的工具，致师道无存，而所学所授的都是皮毛。所以结果大家对于西洋的物质文明，只知道享受，而不知道创造，对于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只笑为迂腐，而不知道遵行。

① 本文发表时题为《发刊辞》，本题系编者所改。 ——编者注

虽则在清季亦有张之洞之流，提倡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而实际上也兴办了许多工厂学校，以造就新的人才（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实际所受的却是张之洞的影响），可是三十年来，这说法早就被笑为荒诞，已经没有再谈起的人了。

抗战军兴，我国家民族，于孱弱之余，还能卖身挺战，致号称世界一等强国之顽敌，陷入污泥沼里，不能自拔；中枢鉴于精神力量的远胜于物质，所以最近也岌岌乎唯振兴教育，培养民气之自务，首领的屡次告诫，都以古人的设教精神，为我们的模范。远则如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孔门学说，近则如曾国藩教子弟的躬行实践的修养程序，无非想从教育着手，来改建我们的国家，重振我们的民族。

大家都知道，立国在这物质文明进步极速的时代，第一，自然须注重科学，使科学精神，能流幂在社会的各阶层与各种事业之上。但是人格的修养，精神的健全，是创造物质运用物质的根底。所以对于甄品励行的一点，在目前尤觉得比什么都还重要。当局的所以要创立复性学院，文化书院等新学府的用意，大约也就为此。

可是，在这里须辨别清楚的，是当局所定的计划，目的全在维新，并不是在复古。世界的潮流，只有向前进的一个唯一的方向，决没有往后退之理。我们只能说，以前走错了几分的路，现在想把它纠正过来，并不能说，从前走错了，现在还是走回头去。

因此，我们的这一栏研究教育的园地，也是想把古今中外的凡有关教育，而能使我们进步的材料，全部收罗。古人

的学说，今人的著述，国内教育的现状，马来亚或南洋全部侨教的动态，大则一国一地的教育施政方针，小则一教员一学生的个人感想，只要是有关教育改进的来稿，我们都一律欢迎。不过篇幅有限，长篇巨著，势难登载，所以务望投稿诸君，能提纲挈领，撷取精英，撰成短稿以见惠。

《教育》周刊，从今天开始刊行了，希望读者作者，都能与我们来合作到底，使这一片小小的园地，得有盈仓满庾的丰收。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

傀儡登台以后的敌我情势

南京傀儡登台以后，于我的抗战到底的既定国策，于敌的速制和平，希图自拔的阴谋诡计，完全没有什么影响一事，我们已经再三说过。而敌阀及敌国议员之中，也有早见及此，自己在说傀儡们并不能发生多大作用的话。至于国际间呢，除不为内阁及议院所公认的英驻敌国大使，有模棱两可的声言以外，如美国、法国等，都曾正式有过声明，不承认这以武力制造，破坏公约的伪府。

既然是这样不中用的一群丑类，那么，敌军阀为什么偏要出四千万元的代价，买他们登台呢？这当然是有理由的。

第一，那四千万元收买金，本来是我国的关余积存之款，是敌军阀们群思染指，而各不敢一个人私吞的巴里的苹果。所以，借此机会来投一下机，做一次大家可以分赃的买卖，岂不一举而两得？何以见得这一举是敌阀的投机呢？

大家且看吧！今后的傀儡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欺骗中国民众，向民众搜刮，而去分别报效日军阀的私囊，这是一定的事实。私的报效了之后，还要对公的加以献金。所以有人在说，只恐怕傀儡们的政治弄得好好，我们沦陷区的民众为他们骗去，那就正中了敌阀以华制华的毒计。可是，对此

一杞忧，我敢担保，傀儡们的贪污剥削与无理，将远在中国任何一期的最恶政府之上；要望傀儡们有澄清的政治，是万万不可能的。

第二，敌国国内经济崩溃，产业界破产，兵源断绝，因恶性通货膨胀，乱发赤字公债，无理增税之故，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且食粮不足，频年荒旱，是我们大家周知的实情。所以，今后敌人的侵略，是不能再以兵力而来大举入寇了；到此山穷水尽之际，自然只能利用傀儡们而以政治来进攻。我们首领所说的，傀儡上台，是敌人最后的一着棋子，实系千真万确的名言。

我们且看吧，敌人利用傀儡的政治进攻，将自闽浙两省开始，渐而深入于两广苏鲁；其程序将不外乎是先行挑拨离间，利用游说收买政策（即所谓以利诱），此而不灵，然后将联合敌伪攻略些不关大局的小地（即所谓以威胁）。这就是傀儡们在今年之内所预定的计划。

最后，我可以断定，傀儡们的命运，至多不过两年。因为在这一两年之内，首先群丑将因争骨而起内讧，其次则敌阀将也因看穿了傀儡们的无用而不予以支持；若再加以我们的加紧反攻，与国际间的对敌压迫，则两年之内，寇军自身且将不保，又何以能顾及卵翼下的傀儡？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欧战扩大与中国

欧战发动了七八个月，弦上之矢，终因英法的加紧封锁，而使纳粹疯徒不得不下最后的一次孤注。德舰向丹麦、挪威进攻，挪威发炮还击，一面将首都迁至哈玛，是欧战第二期真刀真枪相见的序幕。

野蛮的日耳曼人不守公法，不尊重中立法规，事不自今日始的。第一次欧洲大战时，就曾放过毒气，用过达姆弹，侵入过比利时。这一次战事发生后，中立国的船只惨被击沉的，已经不止一次两次。德国这种野蛮的行为，若要寻对偶，只有日本的军阀们了。日阀们的追击英国驻华大使，炮击巴纳号，就是可以与德国媲美的行动。

这次德国的向北欧进攻，取的当然也是先下手为强，速战速决的战略。可是北欧各国，比不得波兰，德国的多树敌人，分散战线，当然是自取灭亡的下策。它的用意，当然是在威胁中立各国，使不附英法而为己用，如巴尔干的各小邦，就是它示威的对象；但是这一种野蛮行动的结果，恐怕终于不会逃出世界正义的最后裁判。这一次德国的失败，无疑地将与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蹂躏了比利时的中立的结果一样。

德国的这一种狗急跳墙的疯狂行为，当然是与东方的侵略国敌寇是有事先的默契的。敌寇海军的结集厦门一带，其目的当然不仅在向美国的海军演习作反示威而已；它的目的，同时是在向英法示威，而使英法的封锁网，终不能完成。

德国若可以有这最后孤注一掷之举，则敌寇何尝也不可以于南京傀儡登台的这前后，再来一次最后的大举进攻。我们已经屡次说过的，敌寇或将向闽浙两广，加强攻略，因以遮掩绥西桂南大败之羞，而间接亦可以壮一壮傀儡政府之胆。这预测恐怕会在不久之后而适中，我们且看阿部到南京部署定后的行动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为己与为人

英大儒培根说，为学是有三种作用：一，是为一己私自的快乐；二，是为了对人作装饰，如有辩才之类；三，是为了修得能力，可以应世处理事务。

而孔子之说为学，只分作为己与为人的两类；照孔子之意，为己是为了自己的德业，不必广求人知（人不知，而不愠）的意思。为人则是专务表面夸耀的事情了，这是不对的。

古人都把夸耀他人，徒务虚名的事情，看作不是为学的本意。英国斯宾塞论教育，亦以一般人有将教育、教养，当作装饰品看的天性，以为是野性的遗留。譬如对土人，赠以食物（系人生必需品），远不如赠以贝壳珠钻等装饰品来得喜欢，就是人性喜浮夸之一端。

但我们的解释，则为人两字，应从好的意义方面来解说，就是说，我们求学问，一面原是为了想增进自己的德业，一面原也是为想服务于社会人类。孔子也曾说过，“学而优则仕”，仕是为社会国家，当无疑义。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爱人是爱及于人，易使是易为人用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为学目的，当然第一是在修己，同时第二也是在为人服役；不过此地所说的为人，并非如孔子所讥讽的只图夸耀于人，求知于人的那种虚浮浅薄的欲望而已，是实实在在为国家社会人类服役的意思。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

敌寇政治进攻的两大动向

敌人利用汉奸，成立傀儡政府，想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恶毒计划；因知道了用兵力来征服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敌阀最近就趋向了用政治进攻的手段。最近，看敌国的各大杂志，及各大政治家所著的言论，综合起来，大约他们的目标有二。

一，是利用傀儡政府，来和我们的中央政府，争取民众。他们把民众，分成三种。即一，是甘心附逆的汉奸们；二，是对于国家民族，认识不甚精确，或苦于久战，不能解决生活的中间层分子；三，是抱抗日到底决心的真正中华民国的国民。对这三种民众，第一种和第三种，是不成问题，都无可挽回的；所以他们现在在竭力争取的，就是第二种的游移分子。

二，是通过傀儡政府，不惜用任何手腕，来破坏我们的法币信用。敌阀们也知道，联银券和华兴券是不够和法币在沦陷处竞争的；所以现在就想用更毒辣的手腕，更雄厚的力量，来制造出一种可以与法币对抗的货币券出来，以达到使法币失效，而民众不得不对我中央发生怀疑的目的。

这两个政治进攻的目标，第一个当然是会失败；因为我

们知道，即使是游移分子，只教稍有血性的同胞，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倾向到敌人一方面去的。而那些志趋不足，操守毫无的人呢，早已走上了出卖国家民族的道路了，今后改向的人，恐怕不会得再有多少。

至于破坏法币的经济阴谋呢？却多少是要我们想法对抗一下的；不过征之于过去三年的敌人的政策，则我们的壁垒，也异常的坚强。即使没有英美的援助，我们的法币，也并不是轻易能被摧毁的；这只须一看沦陷区民众，尚且对法币有极端信仰的一点上来一看，就可以知道。

况且，对此毒计，我中央也早已有备，到了敌寇精疲力竭的现在，来重兴这一经济战争，其势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决不能同在两年前一样的足以威胁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抗战，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此后正有一个比在军事上还要紧张的时期；但这一时期我们的能安然度过，是毫无疑问的，过此而后，便是最后胜利到来的日子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侵略者的剿灭文化

在最近伦敦《泰晤士报》的文艺附刊上，看见有下列的两个消息：

一，三月九日《文艺周刊》消息栏：美国自由文化协会，曾以一千镑赏金，奖给在德国境外各流亡作家所著之德国文学书中去年最佳之作品。这奖金，为居住曼彻斯泰之德流亡作家亚诺儿特·盘代氏所得。审查委员会系在汤麦斯·曼主持之下所审定；委员中有里翁·福希脱房轧氏、勃罗诺·弗兰克氏、亚儿弗来特·诺衣曼氏及罗道儿夫·奥儿藤氏等，都系被纳粹逐走之德著名作家。盘代氏得奖之小说，为以瑞典作背景之政治小说，系氏之第一部作品。盘代氏旅居英国六年，当希特勒未当权之先，系德国西部一民主主义日报之投稿者。该得奖小说之出版处，在欧美两地，正在进行谈商中。

二，三月十六日《文艺周刊》消息栏：据国会图书馆东方部长亚赛·罕美儿博士所谈，现有数万千之中国古版书籍及未印之手写稿等，大量在向美国输入。其中有不少为数世纪来所罕见及未被发现之珍本。此等书籍，大部系从东四省及中国西北部售出，因收藏者恐被日寇掠去，而使文化种子

绝灭，故咸愿以低价售给能负责保藏之美国图书馆内；因一经美国保存，此项珍品，将来始有公开供给研究或再作影印之希望。

读了这两项消息，我们就可以看出黩武穷兵的军阀，是如何的一种动物。而东西一例，侵略国家会同时同样的作剿灭文化的刽子手，也是一件奇事。

但是，文化是不会被暴虐者灭尽的，同人类的不会尽被侵略者虐杀净尽是一个样子。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之后，也还有伏生的口授经籍，孔壁的埋藏孤本，结果，独裁者终传不上二世，而中国文化却已传下来到现在有了五千年的光荣历史。

侵略者，譬如是野火，被侵略的文化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流水，水流决不会绝塞，被火烧得沸了，反会得跃出流程，来消灭火种。

这一譬喻，可以用之于文化，也可以用之于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战争，史绩俱在，这是决不会错的定理。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中条行》编者按

《中条行》系白朗女士去年参加文协战地访问队出发前方，赴中条山慰问视察时之日记。因全书过长，不能逐次发表，特为摘录一二节刊登。又文协此队之总领队，为王礼锡氏，不幸王氏在途中病逝，白朗女士亦于王氏逝世后，与全队作别，先返重庆。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我们的国策，自抗战开始之日起，就已经决定了的；不，或者再进一步说，是在未抗战以前，就决定了的。抗战的最大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为达成这目的之故，首先必须将侵略我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要想打倒侵略我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对内，只有集中意志力量，精诚团结，使无一点间隙可乘；对外，只有联合凡能助我的国家，或精神上、物质上对我表示同情，于我有利的无论哪一友邦，共同奋斗。

至于我们的策略呢，是长期持久，空室清野，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中途决不言和，绝无妥协，违反者就是汉奸。

凡以上所说各点，是谁也知道的抗战常识，本来是并不须要再提的。但是直到最近，我们无论在祖国与在星洲，都听到了一种国共磨擦的宣传，甚至还有人在提倡，说制造磨擦，有时候，也属必要，所以现在先从团结问题说起。

我们是为了抗战，所以才开始团结这一事实，是谁也明白的；而且只有团结了之后，才有力量抗战这一常识，也是谁

都知道的。抗战军兴之后，不但国共携手，枪口一致朝向了外，就是从前与中央不一致的中国青年党、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等，也都精诚团结起来了，我们抗战中国的统一与团结，到了苦战将近三周年的现在，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其他的第二句话好说呢？

要知道国共磨擦这一口号，原是敌人制造出来的；你们且试去看一看敌人发行的倭字新闻纸，及在敌人势力下的中文伪机关报就可以知道；他们没有一天，不在大吹大擂，宣传国共的行将分裂，重庆中央统一的势将不保。我们自己，若也来受了他们的宣传，而附和其说，岂也不就成了与敌人为伍的奸人？

并且，即使国共之间，有了些须磨擦，但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我们总只希望这磨擦会减少，会消灭，以收精诚团结的实效。决不应该来过事宣传，或夸大其辞，或鼓励怂恿，使这磨擦日见扩大起来的。制造磨擦，有时候亦属必要等论调，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忍说的话。

其次再说联络友邦，共同奋斗的这一方面。敌人在反英，敌人卵翼下的伪组织在反英，是天天在报上都可以看见的事实。在抗战建国的现阶段，我们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也应该反英么？

英法和德的战争，不管它的性质如何，我们难道一定要希望敌人的同盟国胜利的么？法西斯独裁国，敌人的同盟国胜利了之后，于我们还是有利的呢？还是有害的？

我们应不应该先置祖国抗战于不顾，就跑到德国去投

军，而帮德国打倒了英法再说话？

英国驻重庆的大使夫人，在放映电影、募款而援助我国的难童，我们对此还是要予以赞助的呢？还是要予以破坏？

我们应该知道，援助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援助我们自己。为援助我们自己之故，我们才有时需要援助他人。反过来说，帮打敌人的敌人，岂不就成了打击我们自己？

革命者应该看准现势，善用策略，不应该株守了陈腐的或幼稚的理论，来指导动作。革命的目的，是在成功，不是在白白的牺牲，而造成几个英雄。这些是在抗战的现阶段，我们所应有的信念。

再其次，要讲到祖国实际的抗战形势了。我们的战略，在持久，在消耗敌人的兵种与资源。我们的反攻，不必要一定占领几个城池，只求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而搅乱它的后方，断绝它的交通，所以，围攻一地，并不必要速战速决，这是一点。

我们的反攻，是对敌人进行的抵抗，我们的目的，是在设法使敌人消失进攻的能力之后，才一举而收到胜利，这又是另一点。

最后，是敌人的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的对抗。争夺民众，敌人与汉奸决不如我之确有把握。敌人破坏我法币的工作，无论它做得如何起劲，目的终于也不能达到。我们的法币外汇跌价，自是一种经济战略；以后也许还要再跌，跌至两便士的程度；但法币的信用，仍是可以维持的，我们将自动使法币对外汇跌价，跌至敌人所收买的法币，不能发生多大效用的程度。目下，敌人所发行的华北联银券五万万元，

及上海华兴券五百万元，在名义上虽则是和日元联系，对外汇率应与日元一样，但在事实上，则非要换成中国法币后，才能购买中国的外汇，就是我们要使法币对外汇率跌下去的一个原因。敌人与伪逆等，看到了前此这破坏法币的工作失败之后，现在正在计划发行一种不与日元联系，以关余作准备金的伪中央币出来，以抵抗法币；但无论这计划的能否实现，我中央却早已事先准备，定下了抵制的方法了，军政经各部联合起来的封锁委员会的设制，不过是这经济抗战的一个开端，今后的在沦陷处内外的物产集散，货币进出，以及购买外汇的再统制等，大约不日将有中央制定的整个计划发表，在这里可以不必说了。

（此稿系在数日前写就，后来接外来稿件，如洪令禹先生、欧阳健先生等的论文，论旨大抵相同，故将此稿搁起。现在欧西战事，又变一局面，大约纳粹疯狂，已到了最后关头，势将在荷比受到很大的打击，因而欧战结束期，恐将不出今年年底。欧战结束，则我国抗战形势，自当一变，大抵情形，当在两三月内可以见到，现在暂且不提。）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华中大捷与色当战役

这一次敌以七个师团的大军，分三路向我襄樊进扑，三路败绩，死伤在五万以上，演成我军自台儿庄、昆仑关以来之再度大捷。捷报飞到上海，致我国币骤涨，敌币外汇暗市大跌，敌方证券，更惨跌至不可收拾。但这华中大捷的消息，在马来亚，因正与纳粹狂侵，荷、比、卢中立消息同时传来，故反应还不见得十分狂烈；而在中国各地，却已都在庆祝欢呼，计日围攻武汉三镇了。

当然，这次的大捷，我们承认还不是最后的决战。不过从人心的奋发，与给与敌人军民的动摇打击一点上来说，则这一次鄂北豫南之役，确是使敌人全线总崩溃的一个前奏。

今后我们若能在两广及晋北等地，再来像这样的几次歼灭捷战，则敌人的反战潮，与国内的不平分子，就将一齐起来，打倒敌阀无疑。这事也许在今年年内可以出现；也许要到明年春夏之交，才会发动。总之，敌人的兵力，已到再衰三竭的边际，此后将丧失尽大举进行的能力了。我们的最后胜利，自然因此一捷，而又接近了一步。

从东亚来看欧洲，德国或可以攻进法国，而至巴黎的近郊，但两方的决战，恐怕将仍在莱姆斯与圣昆丁之间。德军

若不败则已，若一有败象，则如冰山立倒，将至一蹶不能复振。所以，我们以为欧战结束，或可以不出今年年内。

英法是决不会完全溃败的。即使是意大利参加入了战争，但在西线及法国境内，联军总能转败为胜，打击德国。

我们预料欧战结束，会比中日战事结束得早，就因为德国在今后，决不能再维持到一年以上。

至于荷印呢？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已在替荷印拉住敌寇的泥足了。就是没有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苏联远东军及远东舰队的威胁，敌寇已经到了精疲力竭、动弹不得的境地。

况且敌寇胆怯如兔，决没有纳粹狂徒等的魄力，要它同时与一国以上的国家交锋，就在平时，尚且不敢，何况更在中国消耗了实力百分之六十的现在。

所以，我们认为意大利的参战与否，与欧战大局的关系还不大；不过因意大利的一动，而使美国与苏联也同时撑起腰来，那时的世界大局，才有一个大大的变动。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华校课程的改订[1]

此次当地政府，邀集华校教育专家，各质意见，拟商订改编华校课程的事情，我们认为是□□改进的一个好机会。但最重的一点，须认清华校与英文学校不同。华校是为教育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所以对于国文国语，总须格外的留意加重才行。

但看此次会考评定的结果，华校的国文成绩，□比往年为差，对此我们真觉得十分的痛心。

须知华校毕业生的大部分，是打算将来回祖国去升学的；万一国文赶不上，则事事落后，将来也就没有造就了。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只教国文好，其他的课目，就可以不问；但以次序而论，我们总觉得须以国文为最重要课目，英文科学次之。因而对于钟点的分配，亦当以这一个目标□前提。在当地的□□里，增进英文学校的机会比较得多，而增进国语国文学校的机会比较得少。所以，我们希望各教育家，及当局者，能留意于这一点。

（原载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原资料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敌我之间

因为从小的教育，是在敌国受的缘故，旅居十余年，其间自然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国以后，在福州、上海、杭州等处闲居的中间，敌国的那些文武官吏，以及文人学者，来游中国，他们大抵总要和我见见谈谈。别的且不提，就说这一次两国交战中的许多将领，如松井石根、长谷川、阿部等，他们到中国来，总来看我，而我到日本去，也是常和他们相见的。

七七抗战事发，和这些敌国友人，自然不能再讲私交了；虽然，关于我个人的消息，在他们的新闻杂志上，也间或被提作议论。甚至在战后我的家庭纠纷，也在敌国的文艺界，当成了一个话柄。而在《大风》上发表的那篇《毁家诗纪》，亦经被译载在本年度一月号的《日本评论》皇纪二千六百年纪念大特辑上。按之春秋之义，对这些我自然只能以不问的态度置之。

这一回，可又接到了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一封来信，中附有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开状的原稿。编者还再三恳请，一定要我对新居格氏也写一篇同样的答书。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

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则第一就违背了春秋之义；第二，也无以对这次殉国的我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所以到了最后，我才决定，先把来书译出在此，然后仍以中文作一答覆，披露在我自编的这《晨星》栏里，将报剪下寄去，庶几对于公谊私交，或可勉求其两全。

现在，先将新居氏的公开状，翻译在下面。

寄郁达夫君

我现在正读完了冈崎俊夫君译的你那篇很好的短篇小说《过去》，因此机缘，在我的脑里，又展开了过去关于你的回想。

与你最初的相见，大约总有十几年了吧。还记得当时由你的领导，去玩了上海南市的中国风的公园，在静安寺的那闲静的外国坟山里散了步；更在霞飞路的一角，一家咖啡馆里小息了许多时。

在这里，你曾告诉我，这是中国近代的知识界的男女常来的地方，而你自己也将于最近上安徽大学去教书。

我再问你去“讲的是什么呢？”你说“将去讲《源氏物语》，大约将从《桐壶》的一卷讲起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读过《源氏物语》的我，对你的这一句话，实在感到了一种惊异，于是话头就转到了中国的可与《源氏物语》匹敌的《红楼梦》，我说起了《红楼梦》的英译本，而你却说，那一个英文的译名 *Dreams of Red Chamber* 实在有点不大适当，我还记得你当时所说明的理由。

数年前，当我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听说你已移住到了杭

州。曾遇见了你的令兄郁华氏，他说："舍弟在两三日前，曾由杭州来过上海，刚于昨天回去。他若晓得你这次的来沪，恐怕是要以不能相见为怅的。"

但是，其后居然和你在东京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笔会开常会，招待了你和郭沫若君，来作笔会的客人，我于是在席上又得和你叙了一次久阔之情。

中日战争（达夫按：敌人通称作"日支事变"）起来了。

你不知现在在哪里？在做些什么？是我常常想起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这，不但对你如此，就是对我所认识的全部中国友人，都是同样的在这里想念。

我真在祈祷着，愿两国间的不幸能早一日除去，仍如以前一样，不，不，或者比以前更加亲密地，能使我们有互作关于艺术的交谈的机会。实际上，从事于文学的同志之间，大抵是能互相理解，互相信赖，披肝沥胆，而率真地来作深谈的；因为"人间性"是共通的问题。总之，是友好，日本的友人，或中国的友人等形容词，是用不着去想及的。

总而言之，两国间根本的和平转生，是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的结纽，战争是用不着的，政策也是用不着的。况且，在创造人的世界里，政策更是全然无用的东西，所以会通也很快。

老实说吧，我对于二十世纪的现状，真抱有不少的怀疑，我很感到这是政治家的言论时代。可是，这当然也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在那里。那就足以证明人类生活之中，还有不少的缺陷存在着。但是创造人却不能放弃对这些缺陷，而加以创造的真正的重责，你以为这话对么？郁君！

于此短文草了之顷，我也在谨祝你的康健！

新居格

致新居格氏

敬爱的新居君，由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转来了你给我的一封公开状，在这两国交战中的今天，承你不弃，还在挂念到我的近状，对这友谊我是十分地在感激。诚如你来书中之所说，国家与国家间，虽有干戈杀伐的不幸，但个人的友谊，是不会变的。岂但是个人间的友谊，我相信就是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日本的有许多因参加战争而到中国来的朋友，他们已经在重庆，在桂林，在昆明等地，受着我们的优待。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广大的同盟，在演戏募款，营救我们的难民伤兵，也同我们在一道工作，想使真正的和平，早日到来。他们用日本话所演的戏，叫做《三兄弟》，竟也使我们的同胞看了为之落泪。新居君！人情是普天下都一样的。正义感，人道，天良，是谁也具有着的。王阳明先生的良知之说，到了今天，到了这杀伐惨酷的末日，也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日本国内的情状，以及你们所呼吸着的空气，我都明白；所以关于政治的话，关于时局的话，我在此地，可不必说。因为即使说了，你也决计不会看到。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国的老百姓（民众），却因这一次战争的结果，大大地进步了。他们知道了要团结，他们知道了要坚苦卓绝，忍耐到底。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因为战争

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进行。飞机轰炸下所丧生的，都是他们的父老姊妹。日本的炸弹，提醒了他们的国族观念。

就以我个人来说吧，这一次的战争，毁坏了我在杭州在富阳的田园旧业，夺去了我七十岁的生身老母，以及你曾经在上海会见过的胞兄；藏书三万册，以及爱妻王氏，都因这一次的战争，离我而去了；但我对这种种，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

我在高等学校做学生的时代，曾经读过一篇奥国作家Kleist① 做的小说《米舍耳·可儿哈斯》，我的现在的决心，也正同这一位要求正义至最后一息的主人公一样。

你来信上所说的“对二十世纪现状的怀疑”，“人类生活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创造者应该起来真正补足这些缺陷”，我是十二分的同感。现在中国的许多创造者们，已经在分头进行了这一步工作。中国的文艺，在这短短的三年之内，有了三百年的进步；中国的知识阶级，现在差不多个个都已经成了实际的创造者了。你假使能在目下这时候，来到中国内地（战地的后方），仔细观察一下，将很坦白地承认我这一句话的并不是空言。

中国所持的，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差的是人心的不良。可是经过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所持的更发挥了它们的威光，所差的已改进到了十之八九。民族中间的渣滓，已被浪淘净尽了；现在在后方负重致远的，都是很良好的国民。

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

① 亨利希·封·克莱斯特，十九世纪初德国剧作家、小说家。——编者注

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

新居君！你以为我在上面所说的，都是带着威胁性的大言壮语么？不，决不，这些都是现在自由中国的现状，实情。不管这一篇文字，能不能达到你的眼前，我总想将现在我们的心状、环境，对你作一个无虚饰的报道。一半也可以使你晓得我及其他你的友人们的近状，一半也可供作日本的民众的参考。看事情，要看实际，断不能老蒙在鼓里，盲听一面之辞，去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老当。

最后，我在日本的友人，实在也是很多；我在前四年去日本时所受的诸君的款待，现在也还历历地在我的心目中回旋。尤其是当我到了京都，一下车就上了奈良，去拜访了志贺直哉氏，致令京都的警察厅起了恐慌，找不到他们要负责保护的旅客一层，直到此刻，我也在抱歉。

因覆书之便，我想顺手在此地提起一笔，敬祝那些友人们的康健。至于你呢，新居君，我想我们总还有握手欢谈的一天的。在那时候，我想一切阻碍和平，挑动干戈的魔物，总已经都上了天堂或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将以赤诚的心，真挚的情，来谈艺术，来为世界人类的一切缺陷谋弥补的方法。

郁达夫

（附言：正当此文草了之际，我却接到了林语堂氏从故国寄来的信。他已经到了重庆安住下来了；不久的将来，将赴战地去视察，收集材料，完成他第二部的大

著。他的《北京的一瞬间》，想你总也已经看过；现在正由我在这里替他译成中文。翻译的底本，是经他自己详细注解说明过的。我相信我这中译本出世之后，对于日本现在已经出版的同书的两种译本，必能加以许多的订正。）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三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意大利参战与敌国

欧战已转入第二阶段，德军与英法军在巴黎外围将行决战的前夕，最大的问题，自然是意大利参战的时日问题。假使巴黎外围战而旷日持久，于德不利的话，则意大利的参战，自然可以给与将崩溃的纳粹德国以许多威势，而法国有受夹击的可能。假使意大利的参战，而目的只在地中海、非洲的法属各地，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则法本国的战局影响还少一点，但军心也不免要动摇一下。

但笔者仍始终抱有英法联军必胜的信念，即使意大利在今明宣布参战，英法军必将背城借一，更加奋发起来，哀兵制胜，是兵家的定论。所以我们对于欧局，总仍旧抱着乐观的态度。

现在我们所应顾虑到的，倒并不是在欧局。第一，我们且首先须想一想，意大利若参战之后，我们敌国将取怎么样的一种态度？

敌经济使节团在罗马，和墨索利尼会不会签订密约？敌兵的集中华南，军舰的齐集海南岛，用意究竟是在哪里？

敌人的不敢向荷印、马来亚进攻，是一般人都想得到的事实；那么在南洋各地，最轻而易举，能供敌人侵略的地

方，是在哪里？

进可以夹击我云南广西，退可以作为南进的根据要港，既不必苦战恶斗，又不至挑起美国苏联的恶感的一块敌人所垂涎的肥肉，不是法属的安南，又是什么？我白崇禧将军已经说过了。

所以，在这一个欧洲大战，将行决定胜负的重要关头，我们料到意大利必至投机而起，而跟踪意大利投机之后，将起来发一下趁火打劫的小财的，当然是日本向越南的进攻。

敌人既有胆量向越南动手，则在中国的英法租界，及香港广州湾等，自然也有问题。这些在目下虽然还是一种臆测，但万一不幸而言中，则中国的处境，自然又要加一重困难，因为海口的被封锁，将因此而更被严密监视的原故。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编 者 启 事

昨日本栏曾转载香港《大光报》副刊《大地》中冬江君一文，其中所谈我国内地婚姻风俗，查系过去并非限于一地之陋习，且亦属不常有之事。作者或系关心世道，愿供一得。然事属传闻，又系不确，当为更正于此，并志编者疏忽之歉意。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二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祝新中国剧团的成功

新中国剧团，最近在星洲成立了。赵洵先生，王莹女士，以及其他各位演员，大抵都是艺坛素负盛誉的干才，在此地可以不必再事介绍；而他们的目的，是在敦睦中英邦交，援助祖国抗战中的伤兵难民，更是大家所周知的事实。

这一次他们组织剧团以后的成绩，也将公开表演在大家的面前，我更可以不必事先为他们吹捧。在这里所不能已于一言的，就是希望我们各地的侨胞，能多多予以援助，如从前的对武汉合唱团一样，务使他们能够收到预期以上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成功，就是我们抗战建国成功的先声。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图书馆与学者

图书馆在大众教育上的重要意义，是一般人都明白的，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说；图书馆对于专门学者的贡献，尤其是不少的一点，却往往为人所忽视。

先让我来举一个例。英国十九世纪的大作家乔其·葛辛，他始终对伦敦有着热切的眷恋，但一按他所以要眷恋伦敦的原因哩，却完全是为了那图书馆。

他晚年因为婚姻之故，去法国南部作暂时的寓公，但当时他正在着手写一部罗马时代的小说。他在法国常常写信给住在伦敦的朋友，要求他上图书馆去调查这些，调查那些，好做他那一部大著的材料。后来这部大著还没有终结，而他已经去世了；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这部大著，还是他的未完之作。这是从事文学的专家，不得不求助于图书馆的一个好例。

此外，则史学家、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各种专门学者，出身大抵是贫寒者居多，他们对于图书馆所给与他们的益处，往往在晚年的自传回忆录里述说得很详细，在这里，当然是抄不胜抄。

以这些史实为根据，而来谈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则星

加坡一地，华侨之亟宜筹设一公共图书馆的事情，实在是刻不容缓的要图。现在，这事情，已经由六六社发起进行筹设了，在这里特将他们征求发起人公函的缘起重抄一遍，希望这一件侨界的文化巨业，能够有很好很快的成功。

夫公共图书馆，大众精神食粮之供给所也。其影响所及，大如人类社会文化之提高，小如个人学问等之修养，价值之大，识者类能言之。时至今日，世界现状，瞬倏万变，科学知识日新月异，大众之所需公共图书馆者，尤为迫切。欧美文明国家之稍具繁荣小城镇，苟无一公共图书馆之设立，则鲜有不被视为落后者，其故在此。

星洲为南洋文化、经济之总枢纽，住有华侨五十余万，人数为南洋各属之冠。公共图书馆之亟宜设立，除上述理由外，举其荦荦大者，约有下列四点：

（一）居廿世纪之今日，商场斗争，可谓登峰造极，当夫运筹决策之时，其所需乎经济、科学知识之程度，与昔大相悬殊。星洲为南洋侨胞经济活动之中心，苟无大规模公共图书馆之设立，以网罗中外各种详确之情报与专门著作，供侨胞之参考，又焉足以维持已往经济上优越之地位者哉！

（二）星洲地方虽大，人口虽多，惟可供青年高尚娱乐之场所者，竟如凤毛麟角。一般青年子弟，不知如何利用其空闲时间，以作有益身心之修养，而误入歧途者比比皆是，危险殊甚。

（三）迩来星期休业至为普遍，店员一週假日，无所事事，难免浪费光阴，或作不正当之娱乐，不无可惜。

（四）自我民族复兴以后，星洲文化水准，因之渐次提

高，有志作高深研究者颇不乏人，惟苦无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进修极觉困难，是诚国族文化上之一大损失。总此数因，星洲华人公共图书馆之宜早日促其实现，已彰彰明甚。同人有鉴及此，不揣冒昧，爰敢出而提倡。愿与赞助诸公，共策进行焉。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文人的团结

老舍先生自重庆来书，曾说起了国内文人已经如何地坚强团结起来。他并告我们在海外的文化工作者，也应该认清敌人，把力量集中起来，齐向着这一个共同的目标拚去。

同时，我驻马来亚的高总领事，也发表了通告，揭穿汉奸辈正在煽惑侨胞，附和汪伪等反英，意图破坏我们的团结，破坏我们的筹赈等阴谋。

到了现在，我们还要来说团结，还要来对民族中的败类的阴谋，不得不谆谆告诫，说起来实在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不过事实俱在，这一批蓄意破坏我们的团结，甘心将我们的国家民族利益出卖的无耻之徒，正在日夜进行他们的工作，教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为之隐讳。

而在这一批歹徒的中间，竟也有号称文化人者参杂其间，以前进为煽惑的招牌，以攻击个人，为自己成名的手段，那就更加不得不令人伤心气馁了。

事到如今，我们别的话，实在也可以不必再讲；根本的认识，就只有两个，就是我们要做自由独立的中国人呢？还是要做卑鄙无耻的汉奸走狗？我们假如要做自由独立的中国人的话，那现在我们的敌人，就只有一个，就是侵略我们的

日本法西斯蒂。先明乎此，则我们的行动路线，也只有一条：就是来用如何的方法，尽如何的力量，去打倒这一个唯一的敌人。

文人的本分，当然是在宣传，宣传的主旨，自然也很简单，就是要教人能够分出谁是敌，谁是友，以及用什么方法去打倒敌人。某人的声望或比我大一点，某人的地位比我高一点，或某人的收入及资产比我丰裕一点，所以我的目的，我的全力，就非要先全用在打倒这某人的一点上不可，其他的一切，都可以不问，这就是汉奸的论调，也就是汉奸的行动。

说到文人的团结，实在比一般人的团结并没有两样，只教能把我们的私心，把我们个人的名利观念，完全撇开，那团结便自然不成问题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

今后的世界战局

纳粹的闪电法宝，打到了巴黎、里昂，总算是最后的一道金光，今后的世界战局，当然是又另外成一局面。

一，纳粹能不能飞渡英法海峡，打到英本国去？是一问题。我们对这问题的解答，当然是只一“否”字。

二，英国会不会动摇她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问题，我们当然相信英首相的演词，英国为维持她的独立、自由，与生存，是非抗战到底不可的。而足以使英国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在美国的能否就行参加战争。

三，美国假如参战，当然局面会得大变。美国不必送陆军到欧洲大陆去，只教她能正式宣布参加在英法的一方，则法国的单独讲和，就不能如德意所预计般的那么完满；而英国这边，无论在空中，在海上，以及物质、战器、经济各方面，都立即能得到很大的帮助。此外即帮凶国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也将受到绝大的打击。

四，不问美国的将正式参战与否，这一次美内阁的改组结果，对日法西斯蒂，自然给与以当头的一棒。我们预料今后的美国，在太平洋上，先要施行其积极的政策。第一，南洋各属，会直接间接，受到美国的武装保卫。美日商务条

约，决不会再继续订定，而美对日的禁运，在实际上，名义上，都将见诸实施。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重要关键，却是苏联与英美及巴尔干的关系。我们预料，今后苏美英必能接近，而巴尔干的火药库也不致于爆发。

土耳其现在虽则还未表明积极态度，但势必倾向于英美的一方，是已定的事实。

当然，世界局势变幻无常，在笔者草此文时，法国的议和使者，还正在奔走中呢！

不过我们相信，战争若一持久，则德意必败；若不持久，则又当别论。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最近的侵略形势

最近，因法德停战，欧局大变的结果，敌人的侵略形势，又呈现了一种四面加紧包围，务祈急求结束对我战事的窘象。

第一，敌在北方，竭尽了向苏俄屈膝的能事，结束诺蒙罕战后诸事宜，苏伪定界，渔约解决等交涉，将次第举行了。

第二，对于租界问题，在敌阀们的心目中，这时本是攫夺的一个最好的机会；但美英苏三国的渐行接近，又系使敌胆骤寒的重大威胁。倭人要想开罪任何一国，在中国战事牵制之下，是怎么也不可能的。所以敌对租界，只在虚言要挟，而终不敢诉诸武力。天津、上海等租界上的严重局势，此后将随英国抗战步骤的稳定而低潮。

第三，包围香港的四周，制止安南的海陆运输，甚且向缅甸方面，也有威胁抗议的企图，对瓯江的航运，以及宁波闽地的内外交通，都思垄断，这些全不过是敌最后挣扎，妄想早日结束战事的一种焦急状态的暴露。至于向我行都重庆的频频轰炸，更是彰明皎著的这一个野心的揭示了。

可是我们与法国不同，有的是土地资源，有的是人民兵

种。我们的抗战实力，已经可以有独力支持的把握了。不信的话，就请细按一下欧战开始后，我们这一年来抗战的成绩，就可以知道。

所以，对于海口的严密封锁，在我并不是足以动摇我们抗战到底的决心的决定因素。法国的不愿做亡国奴的自由人民，尚且在那里整理海外武力，想和纳粹暴徒拼命到底，敌阀的这一点点威胁，又岂能压迫我这庞大的民族，甘愿求和屈服做亡国奴么？

敌人的结集海陆空军于东京湾、海南岛、围洲岛一带，看来是对安南已有矢在弦上之势；但这也还是一种试探，使报传的英美对于保卫南洋的密约属实，则敌的进攻安南，当然还有曲折的步骤，而这一次敌阀对南进政策的初步冒险，究竟敢为与否，将成为敌国内倒阁起政变的一重大原因。

我预料敌国内的政变，将不出这一两月的时间，而侵略安南之举，必然地须同时成为激起政变与安定政变的一个锈腐铁锚。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叙关著《现代报纸论》

由古时邸报，进化至现代报纸，其间经过之年代虽久，然宣扬政令，广达舆情，报纸对民众之需要，古今固无二致。

时至近代，政治、经济、工业、教育诸部门愈发达，言论宣传之职分，自亦随之而愈加重要。欧美各国，无论其政制为独裁，抑为民主，对于宣传一事，总半步不肯放松。苏联革命之所以得成功，人皆谓为实由于宣传之得力；而宣传之工具，当无有比报纸更广泛而普及者，现代报纸之日新月异，进步不已，势固有所必至也。

同事南海关楚璞先生，服务报界，逾二十年，大江以南，言论界几无人不知有关楚公者，其评论时事，分析中外政情，大抵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抉隐摘微，有老吏断狱之风。近出其往日在香港主讲生活职业学社新闻科时之旧稿相示，其中所述，凡对于报纸之历史、兴革、进化、特质，以及全世界各国报纸之分布情形，无不一一列举，了如指掌。此稿不独对于初欲从事于新闻事业之学者，大有裨益，即对于一般文化界人，凡欲丰富一己之常识，而对近代报纸，有所议论者，实亦有一读之必要。

关先生久将此稿藏诸箧底，本不欲以之问世，及逐章在《星洲半月刊》发表后，索阅者日众，同人等因劝其付印，以公同好。达夫与关先生《星洲日报》同事年余，每于暇日，得谛聆其谈论，亦日读其评著，私心倾倒，窃以为“博学能文”四字，唯关先生足以当之。喜其旧稿之将新印也，特为叙其经过如右。

（原载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

敌人于法本国溃败之余，必将发动其趁火打劫之侵略行为，原早为吾人所料及；不过敌人此次所用的策略，却是不战而取的步骤，是容易为吾人所忽略的。

希特勒之并吞奥国、捷克，原是这一种策略之最成功者；到了养肥之后，则虽用英法的大军，也不能制裁他了。这是一个不远的殷鉴，而日本对安南，也正在模仿着这一个法子。

我们预料敌人今后的步骤，第一着，当然是派兵舰去控制海防、西贡，以及沿海一带；然后再制造出一种藏本事件之类的事件，而公然令陆军上陆；第三步，则要看他的还是南下，还是西进了。南下则渐渐的蚕食马来半岛，西进则图谋缅甸、印度。敌人原早已把中国和印度及南洋群岛视作囊中之物的，只看他想于何时，及用哪一种方法来探取而已。

但在中国因急进而失败之后，此后的敌国，对南洋，对印度，所取的当然是渐进的蚕食政策。他的触须，近已伸到了缅甸，我们只须看他另一只小足，究将跨向南来，或跨向西去。

英法一误再误，既已受张伯伦、达拉第之累在先，照

理，此次是决不应再踏慕尼克之覆辙的；可是消息传来，似乎颇有于西方绥靖失败之后，再来东方绥靖一下试试之概；这真教旁观者清的我们，不得不为英法再捏第二把冷汗。

总之，敌人的侵略安南、缅甸，从根本上说来，有关于我国军火接济的事小，有关于南洋群岛及印度的事大，美国终还是一位鞭长莫及的门罗绅士，提出几次抗议原是可以的，但并无切身之痛，所以用不着来拼命力争，不知英国的当局，对这一位模仿希特勒氏的小小胡子，究将用什么方法来对付？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敌国目前的致命伤

敌阀与中国搏斗了三整年的现在，在敌国最成问题的，自然是人的资源和经济的资源的枯竭的两点。

人口在日本的统计，本是照大正年间的一次国势总调查后的推算而决定的，男女老幼总计起来，混说是七千万。但这一个数目，当然比实际的人口，要多算一成之几，并且有许多北海道的土民，琉球岛的从未服过兵役的部落渔民等，也一总计算在内。而日本国民的性别，一般又是女多于男，和我们中国的男多于女恰恰成一个反比。

所以，照这一个情形来下推断，日本总人口中，除去三千七百万的女子以外，剩下来的三千三百万男丁之中，再除下三分之二强的老弱与未成年的男子，其中最多最多，也不过有一千万人，可作劳动工人，耕植农夫，经商，作吏，及服兵役的壮丁等。但是据一般的统计，要送一个壮丁，去前线作战，至少至少，在后方为给养这一个壮丁之故，如送衣食与薪给，赡养出征人的家属，与供给以军需弹药之类，要有七个壮丁，为他的后盾，才过得去。因此，在战争开始的时期，我们就估计日本全国，除驻防台湾、朝鲜与日本本土的留守军队及维持治安的警察宪兵二十万，压制伪满，及防

范苏联边境的军队五十万以外，得尽量送到中国大陆上来驻防作战的有效正规军，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二百三十万人的数目。这估计，为增强我们的警觉性，和定下作战胜利的基础准备起见，自然只会估计得过高一点，决不会估计得过少，当然是不会有错误的。可是在这二百三十万的敌国正规军之中，于三年搏斗之余的现在，还能在火线上作战的壮丁，难道得有超出一百万以上的数目的可能么？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敌兵在中国战场上死亡及因伤病等而消灭战斗能力的总计，实在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数目。

因此之故，所以敌人在中国前线便形成了点线不能联络的凋落现象，而在敌本国呢，则发生了劳工不足，产业停滞的极度恐慌。

因农村青年的出征，而致影响到食粮的不足，因产业工人之群趋至军需工厂，而致一般生产不足，直接间接影响到生活不安，物价高涨等记事，我们在敌国的新闻杂志上，天天可以看到。而在我国各地，无论在游击区与对阵区，敌人或三千或五百地零整在被我们歼灭的数目，我们只教有耐性去计算，一天一天的累积起来，一年一月，又该总计有若干的一个惊人巨数？

这是敌寇妄想征服中国，三年以来，最感到痛苦的“人的资源”枯竭的一点。

其次再说到敌国的经济，自从侵略中国的战端开始以来，到去年的会计年度终止时止，明中暗中，敌国已支出了超过三百亿的军费政费；而一九四〇年的预算，除表面上说得出来的项目，亦已超过了百亿之外，其他如军费的临时追加，秘密造

舰费的支出等等，总计起来，恐怕不会得在一百三十亿以下。

而对这庞大支出的应付，在敌国不外乎竭泽而渔的加税，滥发赤字公债，使通货恶性膨胀（滥发不兑现纸币、军用票，及变一名目的纸币如联银券、华兴券等），流用国民节约贮金等几条绝路。因为敌国是先天不足的国家，资源是一点儿也没有的。生产原料、重工业军需工业的原料，一切都须仰给于外国。兼之敌国在国际间信誉又差，自从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事以来，外债是分文也没有借到的希望的。因这种种原因的结果，在敌国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物质不足，物价飞涨，和平生产工业全停(因之对外贸易亦形停顿)，重工业的企业，全都因煤铁电力不足而枉费资财，半途僵毙的诸种最坏的恶现象。

其中尤其是影响到民众生活，致使全国社会一般发生不安的，是物价的高涨的一点。政府虽竭尽全力，想推行低物价政策；无如事实上，生产停顿，物资不足，所以官定低物价价格，虽则皇皇在那里公布，而产家及贩卖者，终不能好好的就范。所以经济警察，物资总动员计划等高压统治政策，尽管由你去公布施行，但是暗市的价格，却一日也不停地在三倍五倍的超过官价而飞涨上去，阿部内阁的倒溃，原因也就在这里。并且因为在华北及上海等处，滥发了与日元联系的联银券与华兴券军用票之后，这与日元理应同价的纸票，比我法币要低跌二三成；因之在伪满，在华北华中，同是一种劣货，因纸票价跌之故，卖价会涨至比敌国内更高二三倍之数。敌国的物资，自然亦因而外流，反使敌国内变成即使有了现款，也买不到物品的窘象。而这些物资，流到了华北华中，换成与日元联系的华兴联银券后，结果还是等于

塞漏洞的泥沙，对于敌国外汇，仍是毫无补益的。

敌国逢到了这两大资源枯竭的致命伤后，现在所急急乎想谋自救的一条出路，就只有赶快结束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一个最后的希望。他们的不顾人道，频频轰炸我战时新都，并将第三国的使馆、医院、学校及妇孺一齐炸毁；以及不顾国际公法，并未宣战而阻止第三国与我的交通等手忙脚乱的恫胁暴行，归根结蒂，原因就都是为此。

敌阀到了目前，事实上已走到了崩溃的末路了。向中国再行宣战么？这事在法理上在实际上，都已不可能；因为他在南京已经制造了一个傀儡政府，而又早已对我中央政府宣言说不再视作和战的对手了。用实力来征服全中国么？兵员不多，力量不足，即使想保现状而谋对峙，尚且不能，更何况乎要上溯长江的天险，北袭晋陕的山区呢？

迫不得已，敌阀就只有一个趁火打劫，向我接壤的诸与国去施行威胁的下策。但在中国的泥足未拔，英美各国亦已看穿了他的阴谋，轻易是决不会上这无赖者的当的。越南、缅甸、香港、津沪，风云虽似极险，但我敢断言，敌人决不敢再冒一大不韪，而有动武之举。

总之，我们的抗战已整整三周年了；从此再过一年半载，我们就可以安稳地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地了，希望我们全国上下内外的同胞，当此时机都能在这最后关头，再齐心努一步力！

（原载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抗战建国三周年纪念特刊》）

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①

划出敌国侵略世界政策全部轮廓的田中义一奏折，虽是二十几年前的一个古董，但不料这陈死人，也竟会借尸还魂，而成了今日近卫侵略国策的内容大要。

田中的意思是要征服世界，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须先侵吞满蒙；这是敌国上下，尤其是军人，所奉为圭臬的金言；这也就是我国朝野，就是妇人孺子，都知道的敌国的野心。

现在，让我们且先来看一看近卫所宣布的国策吧！第一，所谓安定世界的新秩序，岂不就是征服世界的另一种辞令？第二，他说要确定世界新秩序，就得先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而这大东亚新秩序的建立范围，在田中当时，还只限于征服中国大陆，但现在在近卫的国策里，并把法属安南，荷属东印度，以及英属马来亚，也包括在内；仔细按来，则菲律宾，缅甸，印度，泰国等当然也属于东亚的范围以内的，不过松冈还没有明言罢了。

所以，在敌阀的心目中，是田中所立下的征服世界的工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作，在目下，已完成了一半，就是满蒙已经侵并，中国大陆也差不多正在征服，而此后再进一步的计划，就是先拿越南，再取荷印，泰国，马来亚，然后更徐图缅甸，印度，和菲律宾了。

敌阀在实行这一步骤之先的初步动作呢，是先将势力所及的范围以内之英侨美侨，或任何其他中立国的侨民，用秘密法令这一个名词来加以逮捕与杀戮，使英美正式成为敌国，然后再附和德意，而分取荷印及其他欧洲各战败国的殖民地。

以上所言，并非笔者有意造作的危词；我们但须一按实际，事事都有对证。你且看东京路透社代表考克斯的被杀，其他各地诸英侨美侨的被捕被审问，以及平津英美各籍救世军干部，及寄留在高丽台湾的外侨之被召唤与审问，岂不是敌阀推行这侵略世界政策的初步动作么？以后敌阀的这一种暴行，当然只会得日甚一日，层出不穷，而决不会得减少。且从松冈发表的谈话里看来，也已明白指出，敌国今后将绝对放弃到现在为止的那种八方美人式的外交政策，对于援助我国抗战的各友邦，都一例地采取敌对的态度；反之，对于同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如德意之类，将竭力逢迎，自己赶上去而求为盟友。并且，在敌国的海陆军部的公文里，似已公然把英国指称作敌国了。

对此种种，虽则英国仍以张伯伦氏之绥靖政策为外交指标，但求息事宁人，只希望敌国能勿为已甚，而将各无辜被捕之英侨释放，并勿再任意杀戮英侨，而再有如对驻东京路透社代表考克斯氏之暴行；外相哈里法克斯且亦提及滇缅路

禁运事件之大让步，唯求敌国之能因此而顾及一点交谊，勿乘英国正当危难之今日，再作下井投石之举动。

当然，英国的这种宽大容忍，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敌阀之能不能成全这一种君子式的外交，却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能促成或阻碍敌国这一个征服世界计划的大关键，还是全在于中国的究竟有无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点微妙的心理上面。

近卫及其所代表的少壮军阀们，在不得已而或进攻西北之先，已下了绝大的决心，愿意向中国求和的消息，早在国际间宣传得很久了。使中国而有一点动摇，对敌国的提议和平，以及各种优谦条件，而能表示些须接受之意，则敌阀的大志，就马上得逞，他们即将抽出几师团兵力来攻略香港、荷印了。这已如矢在弦上，有不得不发之势的事实，不但敌国人知道，中国人知道，就是南洋各属的当局者，也明明知道的。

可是中国却是尊重条约，尊重国际信谊，也不是轻易出卖友邦的国家。中国的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管敌阀的和平进攻，来得如何猛烈，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动摇的。

并且，对于国际情势，中国也看得很清很远，敌阀在目下正当急于南进之际，虽则有优谦的条件提出，教中国不必再和敌国对垒了，将中国五百万的精兵和敌兵联合起来，向南进展，先夺取了南洋各属地方来分割一下，岂非两得之举。但是，对于向不确守信谊，向不尊重国际条约的敌国，中国又岂能马上就会上它的当？敌阀的和平进攻，对中国在目下显然是决不会发生一点效力的。

不过在这一个紧要关头，我们也希望同中国一样，在为正义自由与独立而战的各与国，眼光能放得远大一点，不致使中国感到过分的困难，而致堕入敌人的彀中。

如美国的禁运废铁，煤油，以及航空用的精炼汽油之类的禁令，才是对敌阀的侵略政策最适当的答覆。除此以外的妥协让步，则对敌只有助长它侵略野心之效用，而对中国只有使失败主义者们增加投降敌国的口实，而造成中日联军，共同南进的危机。

由莫洛托夫的演词看来，则苏联和敌国也已有恢复正常状态的可能了。今后的苏联，将努力于新归并的波罗的海滨三小国的整理，和多瑙河流域的种种关系的改进。莫洛托夫的声明"不介入"欧战，或正是嗾使德意早日进攻英国的意思，而敌国的扬言"不介入"欧战，也就是实际上帮助德意，在东亚"介入"欧战的用意。

当已故敌阀田中义一的征服世界政策将次实现的现在，我们原不希望与东亚有关的各国再睡在梦里，而取妥协让步的消极政策，同时也想警告我国的朝野，切勿为敌阀和平进攻的谣言所煽动。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密锣紧鼓中之东西战局[①]

自伦敦、罗马、开罗诸地的外电传来，据称利比亚集中意军廿五万，大有奋力东进，向埃及冲杀之势。一面，在索马利兰半岛之英属部分，如赛拉、哈格萨、奥特文纳等地，已被意军占领。马德里情报，则更传伐冷西亚南方地中海中，据渔民之所说，非洲北岸，阿及利亚附近，似亦有炮战发动。而英伦海峡，此次空战，德机被击落有五十三架之多，英战斗机亦损失十六架。将这些消息综合起来一看，似乎英对德意的战斗，目下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般人或者更会想到德军的渡海而攻英本国，或一部分德军的假道西班牙而攻直布罗陀等大规模战事，也就会在最近几天内勃发，神经过敏的人，或者又要忧虑到天之将坠，或海之将枯了。但是，事实恐怕还不会到这样的程度。

何以见得？我们可以以下列几个理由来作根据而下判断。

第一，意国陆军的不振，是世界有名的，而且非洲天气炎热，姑无论饮水与给养不周等困难，或容易克服，即从汽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油不足，与交通不便的两点来说，也尽够意军消受了；以这一种劳师远袭之窳劣陆军，而欲与准备有素、主客势定之英埃联军来对垒，胜负之势，也早就可以预见一二，聪明如墨索利尼，以及曾因侵略阿比西尼亚之故而元气未复的意国当局者们，当然不会得这样的卤莽。

第二，空军，海军，当然是英国比意国更占优势。若意国要攻埃及，要想得到苏彝士运河与红海地中海的制海权，则海军不能及英国之半的意国，如何能够有胜利的把握？

第三，索马利兰陆上之一时胜利，与海上之持久抗战，究属两事。英国之所以放弃索马利兰，而但集中全力于保持海上交通，及加紧对敌封锁，正是它善用自 己 优 点 的聪明处。英属索马利兰，虽巴布拉及其他各地，全被意军占去，亦并无多大的损失可言；而在意军方面，且将如敌寇之在中国，于阿比西尼亚这一泥沼之外，更踏入一不 易 自 拔 的沼泽。

第四，德意究竟能否同时并进，协力以攻英，还是一个疑问。对于德渡海而攻英，及假道以攻直布罗陀之困难，我们已早在前次说过了。

况且哀军必胜，是兵家之定论。在此次欧战初期，德以一国而战英法，德系哀军；现在则以英一国而战德意，地位与士气，完全与前期的欧战相反了。

照上述各点看来，我们相信，欧战仍旧还没有到决战的最后阶段。并且，即使独裁者们，想下一孤注，而欲乘美国尚难参战之此际，来对英作一次进攻，则胜负之势，也颇难预料。所以我们对于欧战目下的局势，觉得总还未脱外张内

弛的境况。若照此局面，英国而能维持至本年的冬季，则欧洲大陆之粮食恐慌，与燃料衣料及其他物质的缺乏，将使独裁者们马上会感到拼饮毒杯的痛苦，全欧瓦解，恐是势所必至的归宿。

从欧战局面而反过来一看东方，则这几日日寇的占侵越南之行动，似乎更加露骨了。倭海军总司令之进据围洲岛，大批军舰航空母舰之集中东京湾，接连不断自台湾开来之运输舰，此外更传华南重兵之调往桂越边境者为数已达三万；虽则倭向越南之无理要求中，究竟有无假道以攻滇，及在安南获取海陆军根据地之两条，现尚未能证实，但敌寇之有意提出难题，而存心侵占安南，则已是铁定的事实。

目下之所成问题者，就是安南总督及贝当政府究将拟作如何之答覆。使安南当局，而与我合作，尊重中法关于越南之条约，向敌取一极强硬之态度，则敌之种种恫吓行动，行将立即如水泡之消逝，远东现状，尚不至有出人意外之大变化。这当然是对侵略者所能取的唯一态度。但若安南总督，而一被敌寇威胁所压倒，对于敌假道攻滇或在安南驻扎重兵等要求，有一许可，则我军为自卫计，自当立即开入安南。远东局势，恐将一变，而英美苏联合起来对敌寇的态度，恐也将即时表明了。

所以，敌阀这一次的虚声恫吓，结果，恐将不能下台。玩火者之被火灼伤，原属咎由自取，势所必然，而我之抗战过程，恐亦将在此得一绝大转机，踏上最后胜利之途径。

华南及上海英驻军之撤防，苏联和美国对远东问题已趋于意见一致，或已订密约之消息，和敌寇这一次的陈师海

上，跳梁欲试，都有关系。我们虽则还不信日阀会全无理性，一味蛮干到此地步，但鉴于狗急跳墙，铤而走险之古语，则侵华三年，毫无所得，反弄得内而饥寒交迫，外而与国全无之敌阀，或竟会出此下策，以求暂时渡过难关，也说不定。盖欲压抑反战高潮，与减轻内部矛盾之日形尖锐，敌阀们实只能走上这一条吃了砒霜药老虎的绝路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①]

当我全国奋起抗战之前年，我首领就在庐山训话里说过，敌人处心积虑，只在灭亡整个中国；然其方法，有鲸吞与蚕食的两种。蚕食中国，其来也渐，而其计更毒。我全国民众，易为敌之甘言蜜语所欺蒙。万一民众一受其毒，则我中华民国便不得不永沦为敌之属邦，万劫不复矣。至于鲸吞，则其一时来势虽猛，然敌之狰狞面目，易为我民众所认识，我但须万众一心，立定意志，坚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也。“八一三”淞沪抗战，就是揭穿敌人鲸吞我的狰狞面目之第一幕。当此三周年光荣纪念日来临之前夕，吾人瞻前顾后，实有无限的感慨。

本来，在敌国前一代的大政治家中，也有目光远大，虚怀若谷的人，如已故的币原，就主张对中国只宜开诚布公，谋取真正的亲善合作，以图共存共荣者之一，他们久已晓得，中国是断不能以武力所能征服的国家，中华民族，也万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万不是可以蛮勇来压抑的民族；就是到了政党首领组阁的时代，如犬养毅、原敬诸人，还服膺着这一见解，对中国不敢遽以暴力来侵略，可是，到了少壮军人跋扈嚣张，不识天高地厚，只知唯我独尊，目无法纪，脑失常态以后，敌国上下，对世界对中国就完全起了一种幻觉，于是乎乱子就迭出了。自济南的“五三”惨案以来，历“九一八”而至“七七”，其间所经岁月，虽只短短的十余年，然敌国的政治军事，却从天到地，起了一种决不是有正常意识的人所能了解的反动变革。老成谋国者，一个个的或惨遭暗杀，或被迫归田；把持军政要津、擅行疯狂国策的，不是甘作少壮军阀牵线傀儡之庸朽政客，便是专喜犯上作乱之自命豪杰，举国若狂，良知昧尽，于是鲸吞中国之大胆无敌的行为，便毫无顾忌地泛滥起来了，“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诗人此语，真像似为今日的敌国而发的。

时到现在，我们也不必再来详叙“八一三”当时敌阀的向我妄启事端，先来挑衅的种种经过，我们只想简说一下“八一三”淞沪一役，在我们抗战史上的几点重要的意义。

第一，谁也知道，“八一三”是中国抗战全面化的一个重要关键；没有“八一三”，恐怕“七七”事变，早就当作了地方事件而被解决；我华北五省，或许全盘已拱手让人，而使敌得以极少之代价，而取得了整个华北的土地，也说不定。

第二，“八一三”昭告了全世界的尊重自由、尊重民主的文明国家，以敌阀的野心与凶暴，因为淞沪一带，是国际观瞻所系的地方。自此役以后，同情我之与国日益增多，敌在国际间的地位，便愈益低落，而造成了敌今日外交上完全

孤立的现象。

第三，“八一三”一役，证明了我抗战实力的决不可侮；在敌人方面，先打破了敌人三月亡华，或三师团即足以征服全中国的痴迷豪语；而在我一方面，则更加坚定了我们抗战到底，必能恢复国土的自信心。

第四，当时中国反战最力，而历来系祸国殃民的资产阶级，即买办、土豪、劣绅，以及操纵金融、剥削民众的官僚资本家等，亦因“八一三”之炮火，而醒了迷梦，他们开始悔改，开始团结，开始知道起国家民族的意义来了。虽然积重难返，在今日的抗战阵营里，也还时时有这一阶级的败类混入，在起减少抗战力量的磨擦作用；然而大部分的有良心者，却都从“八一三”以后，诚心诚意地对抗战国策发了拥护之心。

第五，“八一三”是我诱敌深入，使它的泥足永难净拔的头道陷阱。自此以后，敌谋保淞沪，不得不进攻南京苏杭，而为外卫，既攻南京，又不得不北略徐州，以求打通津浦沿线，而与华北连成一气。且正因此，我得在今日作为复兴建国根据地的行都，有余裕来筹划一切，以完成长期抗战的任务。

凡此五点，皆系因“八一三”一役而造成的基础，我们但须一看敌人最近的那一种急急于谋解决中国事变的手忙脚乱之象，便更可以知道“八一三”的重要意义了。对此光荣伟大的纪念日，我们若想不负前贤、不愧后起地来纪念一下，则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海外宗邦，举凡中华民国的子民，应如何地尽其出钱出力的本分，自然是不必赘说之

事。而且抗战愈近最后胜利之期，变化与困难自亦愈会增加，如目下敌寇之加紧封锁我国际交通路线与闽浙沿海一带的交通，以及威胁安南而思假道攻滇，或在安南境内，设置海陆空军根据地，而作南进的准备等，都是要我们一齐起来加强团结，努力奋斗的暴行，我们要想使这光荣伟大的"八一三"纪念日在后世永放光明，自不得不以我们最后的全部力量来为国牺牲不可。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太平洋上的"八一三"前夜①

今天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三周年，也是确定我国全面抗战的，光荣而又悲壮的伟大纪念日。关于这一纪念日的重要意义，昨天本报社论已经指陈得很详尽，现在不再赘述。这里所要说明的，是由我国"八一三"全面抗战的影响，将要造成太平洋上的"八一三"，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摆在面前，已经是一天比一天更急迫了。

蒋委员长说过，日本军阀占领海南岛，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那么，日本扩大封锁中国沿海，就是太平洋的"七七"，而侵略安南与荷印，也必然要造成太平洋上的"八一三"。由中国抗战的"八一三"，到太平洋上的"八一三"，有非常密切的因果关系，正如由东北事变的"九一八"，到太平洋上的"九一八"，是日本侵略行动的扩大与延长，是一件事情的持续，而不是各各独立发展的事态，所以既然有了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也当然会有太平洋上的"八一三"。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资料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本来日本军阀的侵略步骤，早由闻名世界的田中奏折规定：“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由中国的“九一八”到中国的“八一三”，是日本军阀的侵略，由第一阶段跨上第二阶段，现在则是由第二阶段，即将跨上第三阶段。固然，所谓“征服满蒙”的第一阶段，直到现在并未完成，外蒙固不必说，内蒙一大部分，敌蹄亦未践入。就是伪满境内，我义勇军还在继续奋斗与发展中，而三千余万人民亦无不倾心内向，如无日本军阀的武力压迫，随时皆可反正，所以胶着住日本精兵四十万，简直不敢抽调，似此情形，还根本说不上“征服”。但是，日本军阀急不及待，就已跨上所谓“征服中国”的第二阶段，北起察绥，南迄两粤与海南岛，战线长达数千里，无前线与后方之分，形成全世界空前未有的最大混战，日本军阀固然不能征服中国，而且已是焦头烂额，无法自拔。但是，日本军阀已类疯狂，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状态下，不惜铤而走险，再求扩大侵略范围，又已准备跨上第三阶段了。由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既是那样的迫不及待，则今后日阀之实行南侵，自不能依常理推测。

近卫新阁的国策声明，公然提及指导世界的狂妄梦想，已经暴露出征服世界的野心，而其外交方针，更作具体表示，扩大所谓东亚共同□，包括安南，荷印与南洋，可见已下决心，不惜掀起太平洋的滔天巨浪。小矶国昭宣称，必须改变荷印现状，日本政府就准备派他任驻荷印特使。将来双方谈判，显然将为荷印独立的一大威胁，也就是威胁整个太平洋的安全，因为荷印现状的改变，将损及英美两国在太平

洋的地位。至于安南问题，目前更较荷印为急迫。日本军阀已集中百余艘舰艇于东京湾，桂越边境的日本陆军，亦在急亟增加中，一面以海陆军威胁，一面提出在安南设军事根据地的要求，简直欲置安南于日本保护之下。法国当局忍无可忍，所以贝当政府已训令安南当局，如日军侵略安南，立即予以抵抗，此一问题确已万分严重。虽然事态演变张弛未定，但无论法国方面是屈服还是抵抗，总不免要改变安南现状，而改变安南现状，就是日本军阀实行南侵的第一步。

现在，已经是太平洋的"八一三"之前夜了。

不过，我们要特别指出，虽然局势已经造成目前的状态，事实上也并非完全不可挽救。因为目前的这种局势，是由过去的事态演进而来，自然可以检讨过去所造下的错误，作为当前的殷鉴。当"九一八"东北事变时，如果英美态度一致，联合干涉日本军阀的侵略行动，决不致酿成后来不可收拾的局面。这是举世皆知的错误，不但造成目前的中日全面大战，而且欧洲侵略国的侵略行动，也直接间接是受了"九一八"事变的刺激。此事的责任问题，姑不必论，但是英美两国应该由此而有深刻的觉悟。由"七七"到"八一三"的这一阶段，虽然日本军阀的侵略更加扩大，其实仍然可以阻止。如果美国决心干涉，立刻实行对日禁运，同时英国亦联合国联会员国切实共同制裁日本，与美国采取彼此呼应的行动，也不致酿成目前这种空前未有的严重局面，使整个太平洋的安全，皆受日本侵略的重大威胁。

现在，已经临到太平洋上的"八一三"，日本南侵行动，如箭在弦，这是一个更□的紧要关头。只要英美能够表

示，切实联合行动，阻止日本南侵，则安南问题乃至荷印问题，皆不致酿成重大的危险。至少可使太平洋上的"八一三"延迟出现，因为日本军阀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惟有强硬对付，可望知难而退。

一误不容再误，何况再三再四，过去的责任虽在英国，但当前的希望，却不能不寄于美国。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①]

敌寇的趁火打劫，乘法国战败之余，而威胁安南，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使安南不得不在模棱两可之间而就范，已由外电详报，且经我旅越的归客在谈话中，加以证实了。敌寇驻越调查团人数的大量增加，海军军舰在越港的自由出入，以及敌机的任意在越地起降等，不啻已显明地公布，安南当局正式承认了敌寇在安南海陆空军根据地的设置。而今日港电传来，敌寇又进一步而和泰国有了军事合作的约定。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到此已成突飞猛进之势，吾人原不得不先为祖国之桂越滇各边境致隐忧，但对于南洋各属，尤其是马来亚与荷印两地，更不得不有暴徒临门，危在旦夕之急感。

泰国与马来亚壤地毗连，朝发而夕可至。虽此次泰国国防部长与海军部长之在东京，将与敌寇结成何种密约，现在尚不可知，然于松冈声明大东亚新秩序之直后，先有海军在南海之结集，继复有龙州寇军退入安南之布置，现复有与泰国军事合作之拟议；是其毒手，不啻已挟住马来亚之咽喉，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势必将其对安南不战而取之兵力，转一方向而攻略马来亚与荷印，事实已彰彰明甚。侵略者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对于蔑视正义人道之国家的不宜让步，吾人固已再三声言在先，现在则不幸言中，大有噬脐莫及之概了。

在此危机一发之际，吾人为南洋各属当局计，所应采取的，实唯有勿再让步，迎头赶上，先发以制人之一策。

第一，英国与泰国，在不久之前，本有互不侵犯条约之缔订；万一敌泰之间，军事合作之密约果成，则事实即成为泰国向英国属地进侵之威胁，英国即使进而放弃此互不侵犯之约定，按之常理，亦属应该。

第二，英美在远东之合作程度，吾人每嫌其不够坚强，时至今日，决不是再能顾及面子和一国私利的时候了。英国即使牺牲一点利益，亦应该拉紧美国，而使美国得尽人道的义务。

第三，英本国所受纳粹之威胁，固属严重。然对于各属地所受之威胁，亦不宜估计太轻，而不取动作，以至于坐失时机。

本报因我首领对围洲岛海南岛被占时之情形，指为太平洋上之“九一八”，亦曾指出太平洋上之“八一三”，已经来临，“和平业经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的两语，现在自不得不移到南洋各属来用了。

况且，目前英国在欧洲之情势，已日见好转，因连日空战之结果，纳粹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又因法西斯蒂狂徒野心之扩大，巴尔干火药库已将至爆发的程度。使意大利而果侵希腊，则土耳其自将立时兴起，联合巴尔干各协约小国而

向德意寻仇。英在远东近东，拉拢苏联合作之机会，目下更适当的了。凡事穷则宜变，变即能通，英国当局，想亦早已有鉴及此了。

要从南洋的危急，而想及我国的抗战，则我大举向敌寇反攻的时机，也愈演愈近了。若英美苏在远东，一旦发动积极联合的动作，则我之五百万精兵，亦可以同时兴起，而作各路向敌之反攻。敌寇究竟人力有限，向南分散了一部分兵力之后，万无再在中国有立足之可能。欧战的命运，若将在这一月以内决定的话，则我之最后胜利，恐亦将在这半年中决定。敌寇积极南进之步骤愈加紧，同时，其崩溃的趋势，也愈加速。谓予不信，请拭目以俟之。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关于侨汇之再限制[①]

自欧战发生之后，马来亚因施行战时统制政策，对于本邦资金外溢问题，曾由当局熟经考虑，加以种种限制，如对外汇款，以及输出进口之请准限额等，业已经过数次的改正，而维持到现在了。最近闻当局因我侨汇款回国之数目日增，又有抑低限额之议。此事虽尚未见诸实施，然曾由当局公开召集会议，加以讨论，因之侨情惶惑，或以为当局此举，实有使旅居此邦之侨民，不能安居乐业之危险。本报且曾遍询各侨领意见，借以供献当局，作为参考了，兹再申述侨汇决不能再行抑低之理由于下，以冀当局之采择。

一，侨汇为此间侨民接济留居本国家族之最低限度必需费，其性质与生产资金或商业流动资金等完全不同。侨汇之去处，大抵分散在闽广及其他各地之穷乡僻壤，汇款一到，即尽行消费，亦断无蓄积存贮用作再生产之资本之理由，当此世界战乱不已，生活程度日高一日之际，侨汇限额，只宜放宽，岂能再抑？

二，侨汇限额抑低之后，则侨界工商业必至衰落，因而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影响及整个社会之繁荣，自是必然之势。因为马来亚工商界之劳资两方，十分之八九，为我国侨民；其间尤以中下之小本营生及劳动者为数最多；彼辈之经营生理，及辛勤工作之目的，无非欲以勤劳之所得，汇回祖国，以资仰事俯蓄之用。今若一限制其汇额，使每月不能有充裕之款汇回以养家，则彼辈何必抛妻别子，远旅他邦，而作无目的之苦工？即使限额终有一个数目，不至完全禁汇，然半饱不如全饥，倘限至每人每月所得，除每人在此地之生活费外，只能汇仅少之数目返家，致使居留乡邦之老小，仍不能过完满之生活，则彼辈即不相率而返国，亦必将计数而怠工。在此非常时期，而有此等现象之发生，则今后之工商各界，宁更有繁荣之希望？

三，我侨之从事中小工商业者，大抵趋向保守，对于外界刺激，一般都呈迟钝之反应。唯对于金钱及汇款等之涨落，则反应极速亦极敏。如前次之辅币缺少，即其一例，倘使侨汇限额再度抑低，则唯恐天下无事之徒，势必再来利用机会，散放谣言。或更有人出而操纵垄断，使社会发生不安。是则欲求社会稳固之当局措施，反足以促成社会之混乱，影响所及，决非浅鲜。

四，从大处言，侨汇汇回中国，自然间接亦对我之抗战建国有补益，欧美各国在中国之权益，当以英国为最广，亦最大。我国之改用法币，及抗战军兴后之稳定金融，以及每次法币对外跌价时之设法弥补，都由英国在后资助，是以得在国际间维持良好之信誉。中国抗战之能早得胜利与否，与法币之能否坚持信用，实有很大的关系。英国既已对中国尽

力于过去，当然亦愿意成全于将来，维持中国法币之信用，亦即所以维持英国在华之权益。即从此一点而言，此间当局，对于足以充实法币信用之侨汇，更不宜加以过度之压抑。

五，组成马来亚社会中坚之华侨，一向对当局抱有普遍之好感，故凡此间政府举办之事业与施政，华侨都竭其全力而取合作之态度，所以然者，因华侨都了解唇齿辅车之依存，两方实有互助之必要也。使当局而一旦施行过度之压抑，令侨民发生一不良之印象，则今后侨界与政府之合作，恐将不能如旧时之完满。

上举五点，都系实情，我们希望当局能加以考虑，而再决定今后低抑侨汇的政策。

并且，为保留当地资金，勿使逃避，或使金融丰润、产业繁荣起见，当局似应采取种种积极政策，更为适当，若只从消极方面，加以限制，不但收效极少，结果反有使产业衰落之可能，前面已经说过了。

总之，我们只希望对于减低侨汇数目之一事，能在令吾侨满足之限度以内，采取相当之政策。庶使上下得以和衷共济，而度此难关。当局之苦衷，吾人原不得不加以谅察。然吾侨及侨眷之生活与安宁，望当局亦能加以切实之体恤。尤其当日寇急谋南进，正在四处鼓动反英狂潮之此际，风雨同舟，吾人更觉得两方有紧密合作之必要。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倭阁新政体制和我们的反攻[1]

近卫上台之后，以一国一政党，以及新政治体制为号召，对外则妄自加强倭寇轴心之紧密联系，与积极南进，将南洋一带划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范围之内，更欲从此更进而勘定世界新秩序；对内则侈言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施行政治新体制，调整内政，刷新生产扩充机构，改进教育制度等等，然最大目标，还是在从速结束对华事变，实行南进，以求在大东亚新秩序的经济圈内，能自给自足，排斥欧美各国势力于东亚之外，造成倭所谓中国满蒙日本的联系集团。

近卫的号召，当然是堂而皇之，颇足以动倭国一般久被蒙蔽了的上下的心。且对外，也含糊措辞，一如纳粹德国之所谓生存空间，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绝类橡皮气球。东亚经济圈，亦能扩张至南美各邦，或菲列宾，印度，缅甸。但究其实际，则去秋美大使格鲁，就曾声言，美国上下，对于倭所言的东亚新秩序，始终是莫名其妙。

不但去秋美大使曾发此言，就是日众议员斋藤隆夫，今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春在议会亦曾代表倭全体民众说过，对于所谓东亚新秩序这一劳什子，大家还是不知其所以然。而最近苏联莫洛托夫，在他的宣言中，更再三的说，倭国的所谓新秩序，新政体，始终是模糊不清，不知是在指什么而说。

事实上，近卫上台，也已将月余，而所谓新政治体制，新政党之组织与党纲，以及施政方针等，还没有具体的公布，只模糊指出了几条极抽象的政纲，如本文头上所说的诸倾向而已。

我们试一按近卫的来踪去迹，以及这贵族公子的虚悬理想的内容等，当然，对此种种，亦不得不加以原谅。

第一，近卫是造成“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祸始者；历来在敌国的内阁，如中日战争、日俄战争发动的负责者们，都必待他自己所闯下的大祸收束之后，才开始卸责去阁，以谢敌国上下；而近卫则中途规避，将这大事变之责任中途抛弃，敌全国对他的责怨，当然是众口一词，不稍宽假的。于是他亦想于内阁责任已卸之后，来组成一大政党，以民间的立场，来奉行军部的命令，而将对中国的事变作一结束，这是当米内还未倒阁，而他的两位走狗风见与有马正在奔走组新党时的宣言。风见与有马，并且还公开的说，近卫的新政党，当然是和德纳粹党相像的东西。

但军部猖狂，竟又倒了米内，而再拉出这一位出身华胄的近卫重作冯妇。既上了台，则新党云云，自然是不再成问题，所以又造出了政治新体制的一个堂皇的题目，可是这所谓政治新体制者，在敌侵略中国三载，终于毫无所得，一面反弄得全国物资缺乏，劳动力不足，生产无形停顿的现在，

自不得不先顾到经济的组织，而一提到经济体制，敌财阀和军阀就势成水火的不能相容。

财阀是拥护私人资本，要减轻国家统制力量，而增加资本利润的。反之，军阀就要将资本移归公有，脱离私人或少数集团的驾驭，加强战时统制，绝对将利润作先公后私的分配的。

所以近卫的新政治体制，当遇着这近代的政治的最大基本问题时，就不得不先碰一鼻子灰。盖一方面则主张要以经济来左右政治，而一方面则又主张以军事来左右政治，以政治来左右经济，这矛盾就很难解决。

其次，是经济问题既不能解决，则高度国防何由建设？积极南进，又何从发动？

比经济体制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在近卫新体制中，自然是外交关系。敌国到现在为止的外交体制，自从苏联和德国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以后，如阿部，米内的两代内阁所取的政策，多少是依存英美的。现在一旦又要想从英美依存，而再转向到轴心合抱，则无论希墨二氏，能否予以一顾，就是在敌本身，也不得不重起一番大大的变动。这一次松冈的召回全倭驻外各国之大公使节，及想更动霞关内部科长以上的人员者，表面上虽则说是为刷新外交阵形，起用天才新进，而实际上却就是这一个苦闷的表现。

从敌的外交政策转换，而再来看他南进的积极措施，则敌在目下，最多最多，也只能以威胁的手段，来迫使越南和暹罗就范，然后再以甘言蜜语，取得荷印的石油与铁及非铁金属而已（见本报港电）。敌想正正堂堂、大举进攻，以兵

力来攫取暹罗越南与荷印，实力上是决办不到的。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回想到敌币原外交盛行一时的时候，他对南进的深谋远虑了。币原是主张和中国交好，而积极推行南进政策的；就是现在敌南进政策积极推行者石原产业海运会长石原广一郎，也在说满蒙的投资，几乎等于投诸虚牝，若将敌在满蒙所投之资，而早投向了南洋，则倭在目下，可以不再受美国的牵制了。

就此也可以看到，敌在中国的侵略冒险，如何地又减削了他的积极南进的实力。

所以，近卫到了现在，还不能把他所揭为登台法宝，结束对华事变的新政治体制的具体内容公布出来的原因，也就在这些地方。一面又想赶紧结束对华事变，一面又想捉住这趁火打劫、积极南进的黄金机会，敌阀的心虽则狠比天高，但是结果恐怕要变得力比狗弱。我们的所以要屡次向英美当局进言，对敌不可示弱；同时也屡次要劝越南、暹罗、荷印各属勿为敌的威胁所屈服者，就因为我们早就看到了敌阀的这一弱点的缘故。

对此积弱势成，对南对北，注意力分散的敌国，我们若不马上厉行总反攻则已，若一经下全线总动员令，同时而向敌来一有计划组织的总反攻，则摧枯拉朽，我们的胜利，是不必要等待一年以上的。

陈诚将军，已经公开报告了我们总反攻的即将开始，而敌的军事代言人，亦已公开承认，谓我在正太、同蒲、平汉各路的最近反攻，是比前有组织，有计划得多了。敌机的滥炸重庆，表面佯示要进攻四川和西北的虚势，都是病人将死

时的回光返照。我们只教上下一心，对南对北，同时反攻，一面再帮助越南暹罗等地，来一次对敌的总压迫，则最后胜利，就在目前了。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对敌，自然会有极得手的局势展开，还望我海内外的同胞，当此为山九仞之时，再来加以一篑之力！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华北捷讯与敌阀之孤注[1]

中国英勇抗战，坚持迄今，致使敌国民穷财尽，眼看着欧战这一个可以趁火打劫的黄金机会，而事实上乃毫无所得，人民大众与前线士兵，个个厌战，大有甘与好大喜功之侵略军阀，一拼生死之势。因而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敌国内阁，代代都以结束对华事变为最大任务，现在近卫再度登台，所高揭之抽象政治体制等等，仍是以负责结束对华事变为前提，然而结果我师愈战愈强，非将倭寇尽行逐出国土，决无与倭谈判之余地。时机一熟，我且将整师反击，以期早日获得最后胜利。本报已于星期一（廿六）日社论中，略加推断。兹据港电及路透电传来消息，则我八路军果已克复娘子关，截断平汉、正太、同蒲各干路，游击分队，且已逼近北平，进据圆明园附近，致使北平各城门紧闭，敌寇不敢再出北平城一步了。这华北大捷之讯，不但本报专电路透电，曾加以证实，即以造谣挑拨为专务的当地倭字报，亦记载历历，决非出于我之宣传，彰彰明甚。

---

[1]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资料原件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由此大捷，而来下判断，则第一，我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滇越与滇缅两处，虽被封锁，对于我之持久抗战，仍无丝毫影响，又可得一证明。第二，敌寇之最后孤注，将竭其全力而向我再作一次总进攻之举，决无胜利希望，已可断言。我们且试看敌寇偷渡黄河，进攻西北之事，在这三年又二月之中，曾反覆了几多次，但可有一次能达到他的野望万分之一否？至于进攻重庆，则除降落伞部队，或能一试之外，敌之军舰，机械化部队等等，都无丝毫用处。我陈诚将军之专职防御长江，以及国府机关之疏散至重庆四郊，都不过是备万一之预防，敌寇虽已疯狂失去了理性，但这最后之一张牌，恐怕轻易也不会打出。至于寇我云南，夺我昆明，则事实上与打击我中央，迫使我求和相去甚远，我纵使尽失云贵，抗战仍能抗至最后胜利的到来，□□□□□□□□□□□□做此有损□□之空头闲事。所以敌对我十月攻势之说，即回光返照，最后下一孤注之说，事或可能，实则其结果只能自速败亡，又可断言。

近日由我此次华北的大捷看来，则我已完全先发制人，取得了主动地位；此后在华中华南，同时亦将以各个击破的战略，予打击者以打击。今后的局势，与抗战初期之敌来则御，敌去亦不穷追之守势，将截然不同。

又敌寇之十月攻势，证之于敌南进的势趋缓和，以及美国下届大总统的选举未竣，与夫德意之图英日急诸端，显然是可能之事；我负责当局，亦早见及此，而处处在加以预防了。但其结果，则反足以促成我最后胜利之早日到来，却是铁定的事实。

我们在星期一日的社论里，原已指出，敌寇的南进，只图以威胁欺诈而取胜，要想正正堂堂诉诸武力来夺取荷印与越南，是万不可能之事；现在，敌若欲倾其所有之残余兵力，而再向我来一次进袭，则其用兵力南侵之可能性，自然愈加减少。我们所以想对荷印越南各当局，恳切陈词，应该明白认识这一事实，而勿再为敌寇之威胁所压倒者，以此。

总之，我国抗战，已渐渐接近最后胜利之阶段，此次华北之捷讯，尚系我初试反攻之局部的成功，决定敌寇总崩溃命运之会战，恐怕将在敌寇冒险进攻我西北，或袭击我川滇之前后。陈诚将军所说我最后胜利之目的，将在一年之内，可以完全达到的预言，当系知己知彼，躬自参加前线作战者的经验之谈。我们且各自努力，先尽了我们出钱出力的责任，然后再徐候着捷音的传来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欢迎美国新闻记者团[1]

美国新闻记者团十一人，应澳洲及荷印当局之邀请，曾乘飞机历游澳洲荷印各地，于前日到星，曾参观当地各重要区域，与风景地带，将于明日乘荷印邮机飞赴婆罗洲之巴力巴港，更转香港而飞返美国。该团在澳洲、荷印、星洲、及婆罗洲、香港等地所停留之时间，虽属不久，然他们所得的印象，必异常深刻；因而我们亦可以断定，他们返美国后，所促生的影响亦必将非常之重大。同人等虽则因语言文字之不同，及主客处地之互异，未能略尽东道之谊，而作一次深谈。但华字报记者及我侨全体对该记者团之表示热烈欢迎，则与当地政府，及澳洲、荷印各当局，初无二致。

本来，新闻记者，是国际间，社会上的真理与正义之有力代言人，在平时之职责，就非常重大，在这战时，更可以不必说了。而尤其是拥护民主政治，负有厚重实力，一言一动，可以左右现世界政治大局之美国新闻记者，当此世界文化，正受着纳粹、法西斯蒂和倭军阀暴力摧残，危机一发，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绝续存亡之际，其所负使命之巨大，当更不可以言语来形容。正唯其是如此，所以我们于竭诚欢迎该记者团来星之余，觉得还有一吐肺腑，尽情相告之必要。

关于欧洲之战局，及英美之联系，该团当比我们观察得更为周到，知道得更加详细，我们可以毋庸赘言，这里所说的，自然是只限于远东的一隅也。

第一，敌阀自从发动对华侵略战争以来，三年之中，对我非武装平民，尤其是对我老幼妇孺之奸淫杀戮，已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惨酷、最恶毒之纪录。关于这层，各国报章杂志，曾迭有记载，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再述。我们只须说一句，敌人的残暴狠毒，尤其是对于我沦陷区之妇人孺子，其所施行的种种虐杀奸污情形，决非古今来任何想象力最丰富之历史家或文学家所能笔述。

第二，敌人的滥炸我不设防城市，及非军事要区，以及彻底破坏我文化机关，与第三国之教会、医院、使领馆等暴行，更为自有国际公法以来之绝无现象。美国记者诸君，可惜无时间更由香港飞向我抗战后方如重庆等地去一行，否则，诸君将不信人类竟会有如此的行为；而古代史书所纪载之野蛮种族，比之现代倭寇，或竟可以称作极度文明。

第三，倭寇现正在积极图谋南进，将南洋全部，划入彼等所谓之大东亚经济圈内；在最近的将来，也许会对法属越南，荷属东印度，或竟向菲列宾、马来亚，乃至澳洲等地，再来施行一次。当他们封锁天津租界，及在南京北平等地对英美男女侨民所施之侮辱与虐待，尚系小试其锋者，殊不足以表明倭寇之残酷性于万一。

第四，使倭寇而如此不顾国际公法，不顾正义人道，终亦无人出面加以指摘，加以制裁，则今后之人类，恐将不复有存续之希望。

为此种种，我们想向记者诸君大声疾呼，诸君返美国后，务须本其天职，将这些暴行，这些惨状，尽情传播给太平洋彼岸之美国国民；使他们晓得，在地球的这一面，有这样的一种吸血的民族存在。他们的奸淫虐杀滥炸的工作，到了三年之后的现在也还在继续进行，而这些武器，汽油，大半还都是美国供给他们的。

诸君在美国，都是负有厚重声望，拥有广大群众的名记者，诸君之一言一语，马上可以引起舆论，左右政治，我们希望诸君能够促醒当局，对敌寇绝对断绝经济往来，使不能维持对华虐杀的勾当。

敌寇是色厉内荏，欺软怕硬的劣等黩武者，美国若能加以强硬的行动制裁，则不但中国的妇孺，以后可以不再遭蹂躏，就是南洋各属，也不至有坠入蛇蝎地狱之危险。

美国历来对远东之态度，原属光明磊落，事事不肯与倭寇妥洽；如九国公约之倡议，绝对不承认满洲南京各傀儡组织之声明，对日商约之废止，以及声言维持荷印现状，与将对倭清算各种暴行总账之类。但我们总还觉得不够彻底。

我们对于美国在远东之政策，总希望能更积极一点，勿事事待英国与倭妥协之后，再来作补救，或矫枉的筹谋，务须于当英顾全远东权益，及顾全旧日英日同盟交谊，欲作让步之际，切实对英劝告，使能与美国采取一致强硬的行动。宁为鸡口，毋为牛后，虽系我国之古谚，但我们却都希望美

国于对付远东事变时，能决行这一种态度。

现在我国抗战局面正在转变，国共合作，日见坚强，人民团结，也日臻稳固。不出半年，我们将有绝大的反攻阵势展开。对于越南，敌寇若进一兵一卒，我就将发动大军，协助安南当局，抵抗侵略。我们对倭寇，绝无妥协，永不言和，除非由倭国民众起来，打倒万恶的军阀，而真诚地来和我们握手。我们将一直的抵抗下去，到最后胜利到来时为止。我们的这一决心，亦希望诸君能带回去告诉给全美爱好正义，反对侵略的民众。欲保持太平洋的文明与兴隆，非先将侵略者斩草除根地肃清以后，决不可能。美国和中国，实在是未来太平洋繁荣的保卫者。诸君于亲来游历之后，当更能切实了解其中的实际。我们于热诚欢迎诸君长空万里的东游之余，更愿贡献这一点浅见，以作诸君此次远游的纪念。

（原载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英美合作的反应[1]

前周末的伦敦夜袭，平民死伤，数达千余（据报，死者约四百余，重伤者约千四百余，确数尚未悉），泰姆士河两岸及三角地带，受炸之烈，为欧战以来所未有，纳粹的空中法宝，至此而恶毒倾尽，英国平民居舍及学校等之被毁，不下于敌寇对我新都重庆所施之暴行，这是欧洲战局中新开展的一面。

反过来一看远东，则敌兵已在安南登陆，我为自卫计，自然亦不得不先占滇越边境重要作战据点以为之备；万一敌兵不南进而北上，则我军当然只有深入越南，迎头痛击之一策。在安南作战之事，看来似乎矢已离弦，不能再作一刻之犹豫，这又是远东战局在最近新出现之一幕，真刀真枪的实力比赛。虽则将来将扩展至若何程度，现在还不能预言，但东西两大战局之已急转直下，愈趋愈烈，愈扩愈大，则系已定之势。

东西两强盗国，倭寇与纳粹，何以忽于此时，而不顾一切，竟敢下此孤注，识者当然不难洞察强盗国之肺腑。盖英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美合作，愈益坚定，狗急跳墙，强盗们欲于万死中求一生路，就不得不出此最后一掷也。从这东西两战局之局面忽趋紧张而来下判断，我们在反面亦就可以看到，英美的切实合作，对于倭寇与纳粹，是如何重大的一个打击。同时，也可以说，简直是倭寇与纳粹的致命伤。

本来敌寇对美国之在远东，早就诚惶诚恐，唯恐其从强硬的抗议而转向入实际的行动。但到现在为止，敌总还以为美国有大西洋与太平洋两处的辽阔海疆须守，以太平洋来比大西洋，当然是后者重于前者。敌寇趁此邻人火起之际，以为即使施行些小窃偷盗的行为，大量的美国，或者会轻轻放过的。但美国的执政者们，却不像到处绥靖的张伯伦氏。见义勇为，言出必行，却是新大陆人的固有气概。这一回大西洋的防御，已臻巩固之后，对于太平洋自然不肯放松。关岛设防，须三年以后方得完成，则对付敌寇的积极南侵，当然只有借星加坡来作海军根据地之一法。再进一步而与澳洲联防，与苏联协定，自然也是预料中事。敌寇向安南荷印之蠢动，事实上已促成了英美在太平洋方面之切实合作，发动了美国完全禁铁输出之建议，或将更诱致美国对倭之绝对经济制裁之施行，也说不定。是则寇之发动南侵，实系其自掘坟墓之动作，及川当系其丧钟之摇振人无疑。

敌国内之狂呼联德，大举反英，以及军部机关报《国民新闻》之虚声恫吓，所表现的，只是断末魔之狂呓，金轮际之闷搅而已。

美国赠英驱逐舰中，人员配备之迅速，以及今后之强度军需接济，势必突飞猛进，有加无已，使已臻坚强之英海军

得更增强如铜墙铁壁。纳粹直到今日而始发动疯狂乱炸，实已失其闪电战之初效。有人谓汪逆之放空炮，火药似有潮湿气味，吾人亦敢断言纳粹此次之空中闪电，光芒亦已传入了避雷针下，遁至地底而变作了散雷。轰炸愈烈，英民众之抗战，恐亦将愈为坚强，这从前周末夜伦敦大袭时之士气中可以看出。我行都重庆，迭遭狂炸，市民之敌忾心亦随之而愈坚，今则英伦士民，亦于惨遭大炸时，而表现其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真精神了。东西两大民族，即此一点，已可以后先辉映于史册。且待我们各于最后胜利得到之日，再来举行一次永保和平正义的联欢大会庆祝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人敢发动新的攻势吗？[①]

据昨日本报所载香港专电：“日方扬言日军发动九月攻势，又另传为十月攻势，又盛传我最高当局为粉碎敌人挣扎企图计，已着手调整训练优秀之国军五百万众，分赴各战场前线，准备全国反攻之总发动。”关于敌人的这种宣传，各方早有报道，且有三种推测，因为敌人今后的进攻，不外向西北攻陕西，向西南攻云南，与由宜昌溯江西上，进攻四川，但就目前敌情估计，这种宣传仍不过是宣传而已，其作用在于以军事的威吓，妄想达到政治上的求和。至于我国准备全面反攻，已非一朝一夕，实不自今日始，一至相当时机，自将予敌人以最大的打击。

我军政部何部长，最近曾检讨日本兵力的消耗：“截至本年五月底止，日军共伤亡一百六十四万人，不得已才将关外防备苏联的军队，加到中国来，现在加无可加，同时每天都有很大的伤亡病废，兵员补充，非常困难。”似此情形，日阀虽欲发动大规模新的攻势，亦难调动大规模的兵力。无论敌人从上述三方面的任何一方进攻，要有重大的进展，至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及国内陈松溪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少需要三十万兵力。而抽调三十万兵力，向一个新的战场进攻，既难由敌国国内增调新兵，惟有在侵华各部队调动，则后方空虚，恐怕已经占据的重要据点也不能维持，敌人何敢出此？如从三方面同时进攻，当更为事势所不许。仅就兵力一点观察，敌人所谓新的攻势，已不可信，此外运输与给养及应付国际剧变等，当有更多的困难。大约所谓攻势也者，其规模至多不过相当于鄂北的襄樊随枣之战而已。

就西北方面说，仅仅山西一个战场，已足敌人疲于奔命，屡次“扫荡”，每战必败，中条山且成为敌人的盲肠。最近我军克娘子关，克晋城，攻运城，敌人尚感手忙脚乱，岂有进攻陕西的余裕？如果勉强调大部队冒险进攻西北，不仅后顾堪忧，而且得不偿失，因为西北陕甘等省地瘠民贫，空室清野，敌人无可征发，更无可榨取，只有作成极大的消耗与损失。

就中部方面说，敌人如欲溯江西上，进攻川省，则宜昌以上，江面逼窄，水急滩多，只能航行浅水汽船，日本海军无能为力。虽然小炮舰可以上驶，但一入三峡，绵延七百里，两岸崇山峻岭，江面既狭，弯曲又多，沿途尽属险要，到处可以两岸夹击，区区浅水舰艇，不足以当一击，而且两壁并无大路，只有羊肠鸟道，与船夫的纤路，机械化部队固然无从前进，即步兵进行亦极艰难，敌人想从这一方面进攻，简直自取死亡，恐怕徒劳梦想。

就西南方面说，敌人自攻占南宁以后，并无多大进展，宾阳武鸣一役，我军且获大胜，目前敌人还不敢正视北面。邕江以阳，桂越边境，敌人现有兵力，仅仅一师团半，无力

向西发展，更说不上进攻云南。现在敌人正压迫安南，欲通过安南北部，假道滇越铁路进犯，所传要求在安南登陆的军队，不过一万二千，而我方大军集中安南边境者，已达十万，优劣之势，相去悬绝，即使安南接受日方要求，我军也尽有阻止敌人前进的力量。

比较以上三方面，敌人如果发动新的攻势，仍以向西南进攻为多。因为西南物产较丰，征发较易，而从海道接济，究竟比较方便，但以敌人现有的兵力，却不能作大规模的进攻。不过倘使安南对日屈服，则敌人或将陆续输送大部队，进犯滇省。但滇越铁路工程非常艰险，沿路桥梁一经破坏，修复极不容易，敌人于此一线，也难有重大的进展。

如果敌人的所谓攻势，只是小规模的进犯，则长沙与韶关两重要据点，或将再度成为敌人的目标。但是过去的湘北粤北两次大败，已经尝试过了，我们当然更欢迎再来一次。

至于我军全面总反攻，虽尚等待适当时机，惟陈诚将军不久以前的声称，似乎这种准备已逐渐成熟。问题仅在时间的迟早，但可相信不致太迟。

最近华北方面的我军，已是非常活跃的状态。平汉、津浦、正太、同浦四大铁路已被尽量破坏，交通中断，敌人大感困难。正太铁路沿线，更展开剧烈战斗，敌人死伤数千，损失相当重大。北至保定、廊坊、通州，皆已受到我游击队的严重威胁。河北省沦陷最早，敌人尚且顾此失彼，其他概可想见。敌人如敢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不过是自速败亡而已。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荷印·越南·以及中东①

敌国实力南侵的另一支队，作为武力侵略先锋的打诊使者小林氏，已于本月十二日，到过了巴城。一面，荷方当局，亦已选任了经济长官范丽克氏，司法长官恩特芬氏，以及通商局长范奥盖斯屈拉蒂氏为代表，将与小林氏舌剑唇枪，先来一次外交上的折冲。

敌荷两方，现在所说的，都还是一套外交辞令，寒暄客套。图还未穷，匕首当然地还未现。干戈之外，仍还罩着玉帛的外衣。

虽则今后敌荷谈判的实际内容，现在还未由猜测，然大致说来，则敌对荷印的经济掠夺，当然是想趁此邻人失火之际，多抢一点好一点。如油、锡、树胶、铁、非铁金属、以及一切荷印的丰富特产，药草、金鸡纳等等，自然一概包括在内的无疑。假如是普通的两国经济交往，或商业关系的商讨，则荷印和敌国，一向还没断过正当的商业来往，又何必于此时派什么特使。若为了敦睦邦交，关心荷印的现状难保，则荷印已平安地维持了它的地位有好几百年了。现在除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了东西两个黩武侵略国之外，又有谁会来危及此失了宗主国的南海孤儿？况且敌又为什么不向菲列宾、马来亚等地，派送特使，而单单要向这荷印，派出阁员来，作一番酬酢？

揣敌之意，这一次向荷印派遣特使之作用，当然是不外下列几种：

第一，先来探探荷印的虚实，在最近期内，可不可以以武力来侵略。

第二，因这一次的谈判，可以看出英美对荷印的关心更到了若何的程度；就是在试探英美对这事的反应。

第三，对荷印的这一次动作，可以分散世人，尤其是英美德的注意，借作掩护，俾便以武力强夺安南。

第四，若交涉办得好，使荷印亦如安南之容易上当，容易屈服，则乘机可以垄断全荷印的物产，而排斥英美两国在荷印的经济势力。且因美国禁止油铁出口而起的恐慌，亦可由此而得到补偿。若更能结下些秘密条约，则今后南侵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根基，也都可于此时打定。

上述四点，当然是敌寇此次派遣特使的真正用意。我们希望荷印当局，应以法属安南为前车之鉴，务须慎防侵略者阴险的毒计。须知得寸进尺，贪得无餍，是侵略者固有的心得。贪狼虽蒙上了羊皮，其原来的野心，决不会稍减也。况且敌在中国之泥足未拔，决无能力再来侵略荷印，而英美为保马来亚，澳洲，菲列宾，关岛等地之安全，也决不让敌寇在南海有所动作。对付欺善怕恶之敌寇。唯一的武器，就是“强硬到底”的四字。荷印安危，一系于此，当局者实不可不加以明察。

由荷印而来看越南，则败亡之数已定。安南一隅，今后恐已无复有自由平等之空气可吸矣。且传来消息之所以反覆不定者，多系出于侵略者故弄的玄虚。我之炸毁滇越路铁桥山洞，以及集中重兵于滇越桂越边境，当系唯一可靠的实情，我们今后，只须静候我军开入越南的消息好了。

不过敌阀在越南的猖狂，亦系短时间的昙花一梦；最后的运命，仍须待英德战事展开之后，才能决定。

德之侵英，虽似矢已离弦，马上有渡海进攻之势，然其实现，恐怕还须等中东德军进攻埃及，与向西班牙假道而攻直布罗陀之动作，同时发动。声东击西，为兵家常用手段，希脱勒之集中军队船只于法国沿海及挪威一带，或者系故意做作，也说不定；否则弗兰哥之去柏林，又为何事，而维也纳召集关于多瑙河区域之会议，又有什么作用在呢？

总之，英德决战，恐怕还有相当时日，英相邱吉尔之一两周内，德或将渡海来攻之语，谅系告诫国人，使增警惕之意。英德而未至决战之期，则东方强盗，恐亦将始终以恐喝作取胜之计，也还不敢擅兴兵戎，再在安南新辟一战场，而空驻下几万大军。至于兵侵荷印，更谈不上了。我们之所以要奉劝荷印当局，务须胸有成竹，勿受其愚者以此。并且，我在华北华中，已各处加紧对敌作局部歼灭之反攻，使邱吉尔之言果验，则东西两侵略国，或者会同时崩溃，也说不定。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介绍杜迪希

杜迪希(karl Duldig)先生，系奥国之名雕刻家。此次被希特勒所逐，先来马来亚住，达夫曾与友善，并为介绍雕刻工作。此次去澳洲，深望我国同胞亦能加以爱顾。此间胡文虎、文豹先生，曾乞以为塑铜像也。

郁达夫具。

一九四〇、九、一六，在星加坡。

（原载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

今天是“九一八”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又是“九一八”九周年的纪念日了。关于这日阀公开侵略我国的最初蛮动的经过，想系我们每饭不忘祖国的侨胞们，所永不能忘怀的至痛事，现在可以不必再说。我们要特别于每年的这一个日子，不得不站起来说几句话的，是世界上的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都应该存一个自力更生的心，联合起来，自己来解放自己。原因是为了那些不关己事的安定国家，对了隔岸的火灾，决不肯出死力来挽救的。

虽然，当时美国史汀生，也曾仗义执言，指斥过日阀的不该，要求过英国的合作，出来共同对付这一搅乱太平洋和平的罪魁。可是安卧在厝火积薪之上的英国，当时哪里会想到九年之后的今日，这些炮火炸弹，也竟能飞到伦敦的皇宫！

从“九一八”之后的意对亚比西尼亚的侵略，与夫德意合作，推翻西班牙民主政府的阴谋，以及这次欧洲诸中立国弱小国的被侵被并，原因虽则久已伏于“九一八”的敌阀的一举，然重要之点，总仍在于诸被压迫民族的不肯真诚合作，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历史是循环，盛衰也是起伏互易的。我们的抗战伟功，虽则还未完成，但最后胜利的把握，已竟有了十之八九。洗雪“九一八”之耻，洗雪甲午以来的累代国耻的时日，恐怕已经不远了。要紧的，还是在我们自己的努力。

出钱出力，已经做到了我们的饱满点没有？精诚团结，已经有具体的事实表现了没有？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定属于我的信念，有时候有动摇没有？凡此种种，都是要我们来夙夜匪懈地反躬自问一下的。阖闾死后，吴王夫差，曾使人立于门侧，于出入时令喝门一声：“夫差，尔忘杀父之仇乎！”夫差必对曰：“唯，不敢忘！”我们的必于此日，想特别站起来向大家高喝一声的，也就是这一个意思。我民族代代，对这比毒蛇猛兽更凶恶万倍的敌阀，将永永不忘，非至寝其皮，食其肉，鞭其尸后，此仇方得雪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九一八”九周年[①]

“九一八”这一个深刻的纪念日，想来不但是我炎黄裔胄，永不会忘记，就是在这九年之中，因“九一八”之敌寇暴行而模仿继起的被各极权国家所侵略，所蹂躏的全世界诸被压迫民族，也都将世世生生，铭刻在他们的心头，标记在他们的史册之上。

试请屈指一计，阿比西尼亚、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捷克斯拉夫、西班牙的为自由而奋斗的一群前进国民，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卢森堡、法国，以及现在正被炸得在水深火热中的英国民众，哪一个不是受的“九一八”那一次敌寇的暴行之遗害？

因为“九一八”暴敌之公然蔑视正义人道，信谊和平，国际条约的结果，我们第一就认知了凡不愿做亡国奴，而酷爱自由独立的民族，都须团结得坚强，反抗得彻底，固守着自力更生的信条，才有生路。

坐等着正义公平的最后审判的实现，坐等着各顾自己利益，或只想苟安于一时的各与国的干涉以求伸，直等于白昼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的做梦，是绝对不可靠的蠢事。当时美国史汀生的强硬抗议，以及不承认伪满的宣言，虽系差强人意的举动，但是互怀着鬼胎的国际之间，要想他们真诚合作，杀一儆百地出来挺身作战，为正义而助人，为自己的将来或会被欺而先事预防，又是如何地艰难的一件事情？

国际联盟的决议案，被执行了没有？调查国的报告书，发生了一丝一毫的效力没有？在“九一八”以后的诸种国际分赃会议席上的诺言，被各虎狼似的侵略者们遵守了一言半语没有？天助自助者！我们于“九一八”这一次暴行中，所得到的伟大教训，当以此一语为最切实际。此后的“一二八”之役，“七七”的奋起而抗战，以及其后之粉身碎骨，万众一心的这一次的长期死拼的决心，都是由这一教训而产生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你愈要想苟安，人愈不让你有立足之地的真理；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气概的价值。当时的不抵抗将军，后来也觉悟了；当时是视政治变动为与己不相干涉的东四省老百姓，现在也大家作为义勇军而起来了；在这“九一八”九周年纪念的今日，我们试一按过去，再瞩将来，真有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兴奋！中日的大战，虽则起始于甲午，成熟于“九一八”，爆发于“七七”，而继续到现在；但是我们的敌忾心与警觉性，恐怕要一直的延续到最后胜利以后的若干年月，才能有稍稍吁气的一天。

从这一次的抗战现状来立论，我们的最后胜利，决不是只依存在一场两场的大小战争之上，也决不是可由一城一地的得失来决定的。敌寇所扬言的秋季攻势，或向云南、重

庆，以及西北的最后孤注之进攻，无论敌寇现在的实力毫无，诸种狂吠，等于梦呓，即使真的胆敢进攻，而再白白来送几十万倭寇的死，也是与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绝对没有一点儿关系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胜利是寄托在各沦陷区的永不能使敌寇有开发利用的游击之上，我们的全力，是附着在我广大众多，绝对不妥协的民众之上的。敌寇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毒计，一日不能实现，我们便多一日胜利；我们的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一日没有动摇，也就增加敌寇一日的败亡。所以笔者曾经肯定地说过，就使敌寇能从安南而侵入我云南，获取我四川，只教我们不让敌寇有一个安然开发一时占领区的机会，最后胜利就依然是我们的。

况且敌寇的占领越南，志还并不专在侵袭我滇桂。而在国际的严密监视之下，我们的雄厚防御之前，敌寇还不敢公然以军队侵入到安南去呢！最多最多，也不过如小偷鼠窃，混入些浪人无赖，做点私贩密卖，行些娼盗奸掠的最无耻的勾当而已。

从敌寇扬言进攻的反面，我们先已发动了华北华中的游击健儿，在以事实答覆敌人了。从晋中晋东，我们可以控制华北的平原；从平汉路中段，我们可以直下武汉；扬子江东面的一段，从安徽到江苏，我们的炮队与游击军，始终在予敌人以无情的打击。就是整个似乎在敌骑践踏之下的山东腹地，我们何尝没有省县政府及游击团队在发号施令，逐日在索取敌人的代价？江南的新四军，时常逼近南京附近，即上海的近郊方百里之区，我们的游击勇士，也在大摇大摆，直进直出。

我们的总反攻，是化整为零，乘虚击要的。今后的与敌周旋，不在大决战的施行，而在各地小部队的同时进袭。敌人于兵源枯竭，经济崩溃的现在，还想应付我这四百余州的风云扫荡，当然是下愚者，也定知其必败。更何况小蛇吞象，在中国泥足未拔之此际，敌寇又在想伸足南进，觊觎安南荷印呢？

陈诚将军已经说过，我们的最后胜利，已不出一年了。不过在最艰难的这一个关头，我们对同情我国抗战的与国，希望他们更能切实助我，如美国的借款，与英国的开放滇缅路运输等等；对敌则尤须防止它的和平进攻，再制造媾和的空气。

等明年"九一八"到来的时候，我相信东西的两侵略国，必早已同时崩溃了。且让我们预定着明年的此日，中英两国各来交换公理战胜的祝电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欧局僵持下的越南[1]

美国纽约《世界电讯报》政治记者赖蒙克拉柏，曾认欧战将成僵持之局面。苏联《真理报》上，亦有人撰论，承认德国始终未能获得英海峡及泰姆士河上之制空权，而英国海上威力之海军，则尚依然未损其实力，是以英德战局，现在终不能逆睹其胜负。即从空战方面说，英德飞机之损失，为一比三四，而英德空军战斗员之损失，为一比七八，迄今为止，显然是德国的失败。并且空袭频仍，最多只能起一点扰乱作用，大规模之决战，仍非与海陆军配合进攻，不能发生效力。况且美国对英国之飞机供给，以后每月或有五百架千架之接济，是则英德空军，从质上量上说，今后都不见得英会比德较弱。而英之飞袭法比沿海一带之纳粹军备，及荷兰法德各地之军事储藏处，亦日日见效。德对柏林上空，尚不能保住绝对优势，没有完全的制空权，时被英机侵入轰炸，他处更可以不必说了。

准此以观，则德之侵入英本国，而欲再收一次闪电战术之奇效，似乎目下尚不可能。即使换一战略，压迫西班牙而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参战，先攻直布罗陀，而南渡直布罗陀海峡，转入非洲，同时令意大利由索马里兰，及爱立屈里亚之马沙华与阿沙勃两港出师会攻红海之东口；一面再由利比亚而进攻埃及，先行截断英本国与远东殖民地间之海上交通，并可以封锁伊兰南部对英国之石油供给路线。此计固属甚妙，然英国并非完全无备者。我们但须一回忆英国国防总司令在前几日所发表之谈话，就可以知道。他说，英国不但对于本土，有十分圆满之军备，即在非洲，远东自直布罗陀至香港，无论何地之一军事要港，都有充分的准备。敌人来攻，将自食其报。此语当非寻常之威胁宣传，如希特勒之说八月奏凯，或二三周内可以攻下英国等瞎吹可比。

况且，难攻不落，直布罗陀早已在历史上是享有盛名的。该港自一七〇四年归英国以后，一直就固如磐石。击败拿破仑之役，此处且是纳尔逊提督之一根据地。以德意的弱小海军，即使再加上以西班牙的疲惫陆军，来围攻直布罗陀，至少至少，守上一年半载，恐怕是不大会成问题。况且经过三年内战，弄得千创百孔元气未复之西班牙，商业及经济上，仍须依赖英国帮助之西班牙，能否马上如希特勒墨索利尼之所愿，而参加战争，还很难说呢！

苏联《真理报》上，曾经说过，英国的海上威力，迄今还屹然未动。使意国而想收地中海为内海，则至少还须有美国海军军实之三分之一力量，方能与英国较量一下；我们但须一想离意本国最近的马尔太岛，至今还在英国的手中，则攻亚丁湾，攻亚力山大，又岂是易事？况且，阿剌伯英驻军有二十余万，而英埃的联合军队，总数且更可观。战事是须

凭实力，并不是单指地图来划一路线，就可以唾手成功的。

况且，德意而可以嗾使西班牙参战，则英国亦何尝不可以拉拢苏联，土耳其，而向中东近东，掀起一道波澜？所以，由这各方面而来下一判断，我们还觉得西班牙的参战，或不至马上实现。利宾特罗甫之赴意，或为促成上述围攻红海地中海之计划；或为煽动罗马教皇及美国大总统出来提倡和平，也还难说。总之，美国记者及苏联《真理报》之论旨，我们认为是虽不中亦大远之确论。欧洲战局，入秋冬以后，或许会僵持下去，或许会另起一变局，都说不定。因为在非洲的许多法国殖民地，已在纷起反对贝当政府而决心抗战了，若战局持久，当然是于英国有利，于德有损的。

在欧局僵持之下，并且愈持久愈于英有利的局面之下过去，则远东方面的变化，自然也不会得有惊人的发展。敌寇对越南，始则集中海陆军于海南岛一带，而提出要求，继则更以最后通牒而作恐喝，现则更嗾使泰国陈兵境上，索还失地，一方面更令敌所派之监查员作撤退之姿态，装腔作势，种种恶劣卑鄙之手段，已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然究其实际，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敌寇之最终理想，唯在不用一兵一卒，而使越南自己屈服，在恶劣的政治攻势之下，收这一块南进据点地于掌中耳。但须越南能强硬一下，坚持抗抵，或与中国合作，而对敌示以宁为玉碎之决心，则敌寇之爱的美敦书既可以收回，则敌阀准备撤退之包裹行李，哪有不再打开之理呢？所以我们预料敌阀在此时际，只有严加压迫，使越南屈服的一手把戏。在对中国的泥足未拔，对荷印的谈判未成，对美国苏联的恶感未除之前，敌阀是决不敢再冒大

险，而公然向越南进兵的。最多最多，也不过派些男盗女娼，多多混入，去干些走私密输的工作，做些鼠窃狗盗的行为，作种种无赖的勾当，而一时占点小便宜而已。在这关头，我们只能切实向越南的当局下一警告："切勿学贝当之屈辱而求和，应当学我国之挺身而抗战！"为奴为主，只在一念，对付强暴，是不能够用和平的手段的。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美苏接近和远东[1]

澳洲《雪特尼前驱晨报》驻华盛顿记者，曾在该报发表通信，谓英正在促美苏联合起来，对敌寇在远东之狂暴，共同加以制止。并且美国因徇英国之请，似已有和苏联接近之意。而对于美澳的联防，以及关于太平洋防务与英国的合作，亦已议定并行之原则，且将加强对中国之帮助，俾得增加抗战实力，一面又拟加紧对敌之禁运，使敌再无肆意破坏与侵略之实力。

此记事之内容，我们已获有多种电讯之证实，大约不久必能实现。尤其当敌寇正在急图荷印越南，取旁若无人之猖狂态度的今日，英美在太平洋的切实合作，更为不能稍缓须臾之急事。况正当美加联防成立之后，再加入一澳洲的联防，自属驾轻而就熟。所以，我们对于英美在南太平洋的真诚合作，认为系天经地义，不得不然的事情。但英美苏联三国对于远东的共同协议，究竟接近到了若何程度，现在却还很难说。

不过按之今年六月，英美新任大使的同时到苏，而英国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大使克里浦斯爵士的工作尤其起劲，则我们对于英美苏三国的日见接近，特别是关于远东问题的意见一致，却也没有丝毫疑问的余地。

美国对中国，一向是取着友好的态度的。海约翰氏所主张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当系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其后在华盛顿会议席上之重申此义，以及一九二三年九国公约之缔订，“九一八”事发后之史汀生的抗议，一直下来，到此次我抗战军兴，美国对敌阀之种种警告，与夫对敌通商条约之废止，并最近关于废铁石油之禁运，一贯下来，美国对远东的主张与态度，实可谓为有条不紊，前后一致之行动。

而在美国种种主张正义人道之声明与抗议之中，在敌阀南进益急的今日，觉得特别有重大意义的，当无过于对荷印维持现状，及反对滇缅路封锁的两事。

美国在荷印的投资，仅次于荷兰与英国，而荷印的树胶、锡、麻，以及金鸡纳之类的产品。又为美国国防上及日常生活上所必不可缺之产品。若一旦荷印的经济、军事、政治与物产，全部或大部被敌寇所控制，则此事不但将影响及美国的国防，即美国之日常生活，亦将起绝大的恐慌。

现在当敌寇的魔手，已渐伸入荷印，而方谋扼其咽喉，诱其入彀之际，美国若再不起来主持正义，制止敌寇之狂暴恶行，则将来在太平洋上，将何以立足？此征之于美国已身之利益，吾人亦必知美国决不肯轻轻放过，让敌寇安然占有荷印这一块黄金土地也。

是以，美国当英国正在和纳粹死拼，无暇东顾之此刻，

毅然出而负担太平洋的防务，使海洋洲、南洋群岛之现状，不致有所变更，当然是极合理，极自然的处置。

其次，关于滇缅路的禁运，其实影响于我之抗战事小，影响于我对美输出，偿还借款之物资转运，如桐油、钨矿，以及其他矿产原料之事却绝大。

所以，英美在远东若果有彻底合作之诚意，则滇缅路禁运之一事，急宜立刻废止，恢复三月以前之原状。此事在英国，亦已有人在作大规模之运动，想英伦虽在被日夜狂炸之中，当局者总不至于置之而不问。

至于苏联，则一向是同情被压迫民族之解放运动，及反对武力侵略的。其对我国之援助与友善，自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亦始终没有过动摇及改变。现在虽则关于多瑙河各国重缔新盟，以及罗马尼亚之倾向轴心独裁，不免在西方略有所注意；但对于远东，当然亦不肯放弃其历史的主张，使美国而肯捐除成见，伸手缔盟，则苏联亦必乐于响应的无疑。敌寇虽亦在竭力煽动，务欲博取苏联的欢心，阻止与英美的接近；但苏联的执政者们却早已胸有成竹，轻易是不会被敌寇利用的。

且苏联与美国，无论在远东或在世界的市场，利害上并无冲突矛盾之处；此次大战后之世界大局，亦正在等候苏联与美国的联合，方有重见光明之希望。纳粹与法西斯蒂，为威胁民主政治之大敌，苏联和美国的当局者，同时都看得很清。此次欧战结束之后，纳粹之凶焰，若不完全被英国消灭，说不定会转而东向，延烧到世界谷仓的乌克来尼亚去。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不过为谋一时之便宜计，决不是永久的

结合。斯太林当然也看得到的。因此之故，所以我们觉得美苏的接近，非但是十分可能，而且为保障世界文化，与人类和平计，亦属必要。

若果英美苏三国，对于远东，能联合起来，制止倭寇的暴行，则不出一月，倭寇就非崩溃不可。倭寇原亦早见及此。所以现在对中国，则先与汪逆订了什么和平协定，对我中央则在声言大举进攻，对荷印又在威胁利诱，想于短时日内攫取荷印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各种优先权利，而对越南则正在百计恫吓，想使其屈服。所以然者，不过想于英美苏三国联合干涉之前，造成已成事实，使趁火打劫之计划，得完全实现也。

虽则现在敌寇之各种狡计，都还在分头进行之中，但我们却确信英美之合作步骤，已臻巩固，美苏之一致行动，实现也属不难，而决定敌寇运命之最后因素，当在我国之猛烈反攻。等我准备就绪，全线出以一击，则势如摧枯拉朽，敌寇自不得不抱头鼠窜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越南降敌后国际的反应①

越南降敌之经过，约略已如前昨两天外电之所传；然据敌方之声言，则敌兵初入越南时之法军抵抗，亦相当地激烈。此从法方死伤百三十一人，被俘二百四十人之数字上，可以看出。虽则今后在越南境内，再有无此等壮举之发生，尚属一个疑问；总之，敌兵已侵入越南，而法国之投降政府，又已作了一次投降之事实，总已千真而万确。越南已矣，而因此所引起之国际反响，则正方兴而未艾。

第一，先说我国；对法提出严重抗议，固可以不必说，即为自卫计，立时进兵安南，亦属应有之事。不过越东一带，地属平原，以我军器配备较差之部队，而与敌之机械化部队相搏斗，是否合算，尚属疑问。是以，我第一步必先在越北山岳地带，先据重要军事地点，坚壁清野，以待敌寇之来攻，当为作战上之定策。敌取越南之主旨，倘果如敌阀之所言，纯为结束中国战争，则敌取攻势，我取守势，自属必然之理；倘敌之所言，而为锐意南进之掩饰，则敌兵正可不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必北上送死，势将南下与西进，急图缅甸与泰国，最多最多，亦不过向我滇黔各不设防区域，来几次无聊的惨杀妇孺之空袭而已。这事在一月之后，便见分晓，现在还很难说。

其次，再说与越南壤地毗连之英国，据昨今伦敦之消息，则英本国因对越南此次降敌之真相未明，一时尚不作任何之批评。英当局之真正态度，当以本月二十八日滇缅路禁运三月的协定满期后之表示来决定，本报于昨日社论中，曾经言及，而敌方亦已先在作威胁之虚势了。这对于英国本身，实系决心放弃东亚权益与否之分歧点，我们总希望英当局能看清暴敌的野心，速与美国取一致之行动，而表示坚决态度以制机先，勿至噬脐莫及，致再临慕尼克退让之覆辙。

第三，美国的奋起制敌，现在当然是最适当的时机，纽约各报，已一致提议，用最严厉最实际之完全禁运石油废铁及其他一切助敌为虐之输出品，并召还东京驻日美大使以示意，为最高明之政策。而据合众社所得华盛顿方面之可靠消息，美当局似亦已下了决心，将采取空头抗议等外交酬酢以上之行动，而作一次对侵略国暴行无度的总答覆。

不过制止侵略国之暴行，用釜底抽薪之计，消极地减少侵略国之力量，原属必要，然而积极地出动军舰，速与英国联络，完成太平洋上的防务，以及大量地以物质经济来支持被侵略国之抵抗，尤属必要。关于此点，不知美国当局，究竟曾否计及，我们深望美国在最近期内，有积极的表示。

第四，从苏联的一贯立场来说，则对于弱小国家之横被侵略，应该表示反对，不过巴尔干半岛之风云方紧，而多瑙河区之防围未固的现在，向以和平固守为职志之苏联，是否

能仗义执言，向敌阀有所表示，原属不可知之事。并且敌阀南进，与苏联之利害，最多亦不过有树胶供应上之冲突，其对越南之降敌，暂时只缄默旁观，自在吾人意料之中。今后苏联对敌之动向，当从英美二国，向苏联作用得如何以为断，倘苏联果能有高瞻远瞩之深谋，则对一向以反共为口号之敌国，亦当在事先防备及一二，不至完全取隔岸观火之态度。

第五，自由法国戈尔将军对达加之进攻，以及法国各旧殖民地之群起响应而作抵抗，系全世界被侵略国意气之表示；甚至远处在东方之不甘作亡国奴的法国子民，亦有奋起投军抗敌之壮举，当为对各侵略国之一种有力的示威，大约闻风兴起使顽者廉而懦者立之英勇行为，今后定将层出而不穷。直布罗陀虽被空袭，而全世界之反侵略气运，却已高涨到了极度的沸点。以敌之此次侵略越南为界线，今后之反侵略战争，在全世界必将愈演而愈烈，是可断言的趋势；东西各侵略国之气焰，此后自然只有日减一日的命运。

最后，要说到敌对荷印的侵略步骤了。荷印的地位与处境，与越南的不同，当然可以不必赘说，而荷印的当局似乎也不至于马上就会屈服，如越南的样子，这从敌使小林，到了巴城多日的现在，具体谈判，尚未开始的一点来看，也可以猜测到一二。此外，则荷印尚有美国在撑腰，自然也是它能够坚强不屈的重大一主因；但是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荷兰本国虽已受了敌人的摧残，而女皇维尔赫敏娜，却仍是不主张投降的缘故。

所以，这一次荷印与敌国的谈判，虽然不至于同一九三四年六月在巴城的荷敌会商时一样，终至于使敌方得不到好

果，但至少至少，荷印的让步，亦决不至如越南的屈辱，竟会完全失去了主权领土的完整。

不过反覆无常，进退不定，以威胁利诱之狡计，作得寸进尺之阴谋，是敌人惯弄的把戏，从前对我国的东四省是如此，现在对越南亦如此，将来对荷印，也决不会踏出这一个方式以外去的。荷印当局应该事先作预防，切勿再示以软弱，而使侵略的魔手得渐伸而渐长，这不独是荷印本身的存亡之所系，恐怕也是整个南太平洋生死之所关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欧战的持久和扩大[1]

自从纳粹的闪电战术闪至海峡而失效，以及连日连夜的空袭，也不能动摇英国抗战到底的决心以后，我们就早已看出，欧战非持久不可。但兵连祸结，两虎相斗，自然双方都蒙受着不利。可是在美国竭力替英国帮忙，而纳粹法西斯的野心，又愈来愈大的此刻，欧洲的战局，一时却也很难有收拾的可能。战局一持久，自然难免于扩大。其在远东的小丑，利用邻居失火的机会，偷偷摸摸，来他一二次打劫。倘若仍不算欧战的扩大到太平洋的话，则此次柏林会议之后，在非洲，在地中海，以及在伊倍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都有随时展开大战的可能。

据马特立的报道，西内相孙纳，仆仆于欧洲道上。所谈的似是关于西班牙的参战，及参战后所能得到的报酬问题。

然据我们及美洲各国的观察，都以为西班牙内战三年，元气未复，此时断难参战。且反弗朗哥之人民阵线的散兵，满布在比来尼山的前后，其数亦不下二十五万。万一西班牙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当局一行参战，则此辈必将利用机会，乘时兴起。况西班牙在经济上，须英国接济，在物资上，有赖美国援助，若一经参战，则德意断不能补偿英美两国对西班牙的供应之缺。所以，我们认为非至德意胜利在望，或英国兵力全无之际，西班牙实不愿意加入轴心国去，而招至己身的糜烂。不过希特勒、利宾特洛浦等所惯用之手段，为极巧妙的威胁与利诱。再加上以墨索利尼与齐阿诺之压迫，则西班牙之被卷入旋涡，亦许在最近会成事实。

若西班牙而一参战，则葡萄牙当然亦不能安居局外，而维持中立；不附英，即依德，两者之间，必择一路，从此伊倍利亚半岛，就也不得不受烽火的洗礼。

再则，西班牙若参加战争，德意所能利用的，是以西班牙军去攻直布罗陀，并且假道西班牙境，大量送战车陆军及种种重兵器去非洲，沿西海岸而向南向东，实行分宰非洲之计划。据传此次柏林会议，早有以摩洛哥给西班牙，西非洲让纳粹德，埃及、斯丹、杜尼西亚，以及叙利亚归意之预定；是则侵略国家，过屠门而大嚼，先已将非洲地图划分好了，这当然是欧战扩大之最可能的一面。

另一面的扩大，当然是在沿巴尔干南端至地中海，红海，到印度洋的一段。万一希腊而被轴心国所侵蚀，土耳其当然会暗中受苏联的怂恿，表面对英国践盟约而参加入战争，巴尔干各小国，自然也会合纵连横，各自寻求依附国而□□，于是地中海的两岸四周就不得不成海陆空军的大战场。战场愈扩大，决战亦愈不易，循环因果相往复，欧战就又得因扩大而持久。

因欧战的持久与扩大，而影响及太平洋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在这一方面的责任，究将负至若何程度的一点。

敌寇与泰国之参加轴心国军事同盟，对欧洲轴心国原无多大的补益；但在太平洋上，用来威胁英美，尤其是威胁英国的领土与权益，却也很有一点效验。越南已入敌寇的掌握，是其南进第一步的成功；敌寇第二步的打算，当然是在如何骗住美国而勿使有实际的行动，自己则可跳过菲列宾，再将魔爪远伸到荷印。

美国在十一月总统大选决定之前，是很难有动兵用武的可能的。几次抗议，与几个宣言，在贪得无厌的敌寇眼里，自然比等于一张废纸的条约还无价值。大胆妄为的敌阀，虽则在中国泥足未拔之前，看准了美国的这弱点，或许会再来一次拼死的冒险，倒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事情。

倘若敌寇而果出此举，则欧战便得实际地扩大到太平洋上，我国之苦战三年又四月的成果，便可以于此时采摘了。何以故呢？第一，因为在敌寇方面，军事目标愈分散，各处实力便愈小；第二，美国对敌寇所加的经济制裁，到那时才会发生实在的效力。第三，美国到了最后，也必然会使用庞大的海军力量，而加以一击。第四，敌寇国内的矛盾与破绽，也必于此际，同时暴露出来。有此四因，自然会发生一果，其□□□？就是消化不良，又因食伤而倒毙。我们平时所说的敌寇总崩溃，以及驱逐敌寇出境的总反攻，不到此期，就不会得实现，现在距这时期已经不远了。我中枢之军事负责人，曾声言过说，最后胜利，将不出一年；但依我们

的观察，恐怕这期间还会得缩短至一半。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美国对远东及轴心国的态度①

越南的消息，直到现在，也还是浑沌不明。有的说，敌法间之战争，业已停止，有的说，此后恐更将加剧。敌在海防登陆之讯，所传亦属互异，有的说，敌并未遇到抵抗，有的说，敌登陆前，曾以飞机轰炸，并报有炸死十五人之数目。

总之，推其原故，法投降政府与法驻越总督以及越南前线之驻防军，各自为政，不相为谋，是一个原因；而敌政府，敌本国军阀外交官，与敌华南寇酋，以及敌驻越南武官外交官，侵略军之小头目等，又各自为政，不相为谋，是另个原因。无论传来消息，如何歧异，但敌已侵入越南，而且不顾信义，有全部占据之势，却已千真万确。对敌寇此举之最明显的愤怒表示，除我国已进兵对敌寇加以夹击外，其次要算美国的态度，最为坚决了。

罗斯福总统，已下令完全禁止废铁石油之输出，这是对敌的第一个打击。英美在太平洋之联防，又进一步在商讨，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借用星加坡军港驻美海军事，已至最后决定的阶段。不久美太平洋舰队，将由夏哇夷，马尼剌源源开至，在关岛军事建设未完成前，美太平洋舰队，将暂以星洲军港为根据地。伦敦先驱报驻华盛顿记者曾有明确的报道。这是对敌第二个打击。该记者亦说，此举实比一切抗议、声明，还来得有力。其次，则波士顿市民大会，曾通过了除战争外，将以一切财力、军力，援助英国与中国的决议，促政府即日施行，而实际上美国对中国之二千五百万美金的借款已被批准，这又是对敌第三个打击。

美国的这三种用以制敌的步骤，我们虽还嫌决行得太迟了一点。但东隅既失，桑榆可收，现在决行，犹未为晚。我们逆料半年之后，美国所加于敌寇的这种种制裁，就可以从敌方军事失势上来见应效。所以，笔者确信敌之末日，将于半年之后到来，因为在头几个月中，敌所预蓄之石油废铁，或尚能勉强应付，不至于即时大起恐慌之故。

对英美在太平洋之联防，敌寇原亦有事前的预备。德意敌三国，已签订公约六条，轴心国将联合商讨停止、扩大或延长战争的各计划，与实行军事同盟国对第三国的诸种义务了。敌寇之千方百计，想加入轴心国去，冀在此奄奄待毙之际，能得些德意的援助，可以缓和一下原料缺乏，金融枯竭等贫血绝症。总算是如愿以偿。

不过德意为先天不足之侵略国家，被英国封锁迄今，实亦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到了苦战一年以后的今日，哪里还有余力，来接济敌寇？最多最多，或者可以通过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的友谊，向敌寇一向反对最烈的共产主义国家苏

联乞得些微石油之类的供给？但苏联对德意，最近因巴尔干多瑙河区等问题，亦已起了戒心，恐怕对这反共国家的摇尾乞怜，也不见得就会加以理会。

是以，经过了敌寇此番的南侵发动，与轴心公约的签订，对敌寇原只有义务负担的增加，与此后行动的牵制；而对我的抗战，则无异于多拉来了一批帮手。因为从此之后，世界上的侵略国与被侵略国，蔑视正义人道国际公法之黩武国与专爱和平信义的文明国，界限愈显得明白，团结自愈来得坚固。前此这正负的两大集团，因划分得不甚清楚，所以阵线也不甚明晰，行动自不免有点模棱：如英国之对敌让步，承认封锁滇缅路运输之类，都是这模棱态度的表现，今后可不再有这种矛盾的事实了。最近我在重庆与卡尔大使重启滇缅路运输的谈判，自然会顺利地进行，而英国对我在经济上、军器上的接济，或者也可以恢复一年以前的状况。

不过有一点还须注意，轴心国家系强盗集团，强盗之惯用手段，是穷凶极恶，虚声恫吓；其手段辣，其行动速，而拥护自由民主的文明国家，是君子集团，君子的缺点，是太讲礼让，鄙薄朋党；其居心仁，其防范疏。这从轴心国六条公约的内容，和英美□的联防议约来一比，就可以看出。我们深望英美的合作，以后能够加强而加速，并且勿为强盗国之虚声恫吓所慑服，则公理终可以战胜强权，轴心必至于乖离脱辐。此后之世界大势，当全看美国的态度如何，与决心如何了。

（原载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轴心国联盟与中国[1]

当轴心国德意日结成军事政治经济的同盟消息公布之日，世界舆论，都指其系为对付美国与英在太平洋联防，及预防将来万一美国之或可能参加战事者。该同盟主意虽在威胁美国，而同盟约中则曾明言以欧洲德意对英战争及东亚中日战争为对象，虽则英国当局对此，尚未有正式之声明发表，然我中枢则已有宣言公布，表明了我之态度。

第一，我绝对不承认敌寇在东亚有领导之权，亦永久不承认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之有效。

第二，我对世界各国在东亚之合法权益，自然仍予以尊重，决不以武力或侵略手段来改变秩序。

第三，我之抗战到底，自力更生国策，决无丝毫动摇。

第四，凡助我抗战者为我友，助敌侵略我者为我敌之对国际信念，亦不至因此盟约而有所改变。

我国对该同盟之坚决态度，已尽包括在上述四款之中，兹拟再加以一言之伸引，借作内容之解释。

我国对政治领导方式，向有王霸之区分；以德服人者为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王道，以力服人者为霸道，在我国虽三尺之童，亦认识得很清。所谓王道，是以和平公正之态度，作解纷排难，扶危济弱之举动，而使人心悦诚服者之语。准此而言，则过去唯我中国所取者，是此种态度；美国当日俄战后，在泰奥道·罗斯福总统领导之下，所执行之和平运动，是此种态度。岂有凶酷残暴之国家，实行趁火打劫之行为，而可以暴力强迫人承认有领导权之理？

并且强盗结盟，私相授受，此领导之权，究为何人所赋与？

至言及大亚细亚门罗主义，与大东亚新秩序等等，都无非是侵略野心之别名，对此名称不固定、内容解释亦常变动之欺人谎语，不但我中国绝对不能予以承认，就是位居东亚之各国，亦断断不能予以承认的。

中国对国际条约，及世界各国在东亚之合法权益，决不愿以暴力来破弃，是一向的主张。若因条约已不合时宜，或各国权益，有损及中国之主权与领土时，类皆以和平协议之方式来改变现状，这从改正关税及收回满期之租借地等国际交涉上可得证明。我国对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国际口号，本来也没有成见，并没有垄断独霸的野心，当然世界各国所共见。

至于我抗战到底的决心，则已经再三宣示中外，非至敌寇尽行退出我国土，是绝没有动摇或妥协的余地的。况且自轴心国之盟约宣布以后，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之界限愈分得清，对垒阵势，亦愈团结的坚强了；从我国的处境说，德意敌的联盟，对我的抗战反为有利；说到影响，只有使我愈感

兴奋，愈有胜利的把握而已。

最后，是我之敌友的问题了。英美两国，依该同盟的盟约言，显然是轴心国的敌人，敌人之敌，即为我友，这当然是普通的常识。况且在过去，英国之助我抗战，亦不亚于美国。虽则因滇缅路封锁问题，致使中国民众，一时对英国大感失望；然时至今日，则该路之即须恢复原状，不但美国与中国民众，均抱此信念，即英国之有识者，亦同声提创了！我想英国的贤明当局，决不至于再受敌寇之愚，而重望与敌寇有调整关系之一日。

美舰之得借用星加坡军港，以及澳洲和纽西兰之与美国联防，且已渐将成为事实，难道英国对我之借用滇缅路一段运输，会横加阻碍不成？况且，援助我国，亦无异于英之自助，我们在昨天社论中，亦已经谈及。所以，今后英美对我之援助与友好，自然只会得日增，决不会得倒退，因为事实上是非如此不可，这当然可以不必再说。即以中苏关系而论，苏联虽似已被轴心国盟约尊重其中立，德外长利宾特洛，虽已有飞赴墨斯哥之消息，然在欧亚两洲，已全成了被领导国的苏联，对我抗战的援助，决无中途停止之理。

轴心国在过去，是以反共为目标的这一段史实，苏联当不至于会完全忘记，轴心国若万一胜利，实施其欧亚两洲之领导权时，苏联必将为其宰割这一个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得看过。最多最多，因敌寇南进，与己国之利害无甚冲突，苏联或不至于打劫趁火打劫之人而已。所以，苏联与敌寇一时的妥协，或有可能，至加入轴心同盟，而对中国取敌对的态度，则万不至有此事。所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亦曾以

此疑问而在向敌寇索解答，足见轴心国盟约之矛盾，不单在埃及参战的一点了。

又若甚嚣尘上之西班牙，即使被迫而加入轴心国同盟，其作用当然只限于西欧西非的局部，与我之抗战漠不相关，当然还谈不到与我为友为敌的问题。

对于德意，系敌之同盟，虽则在实际上对敌的侵略我国，绝没有丝毫的助益，但既经公开宣布了盟约，则自然也成为我之敌国，是以我对德意之条约义务，已经解除，即视作外交关系，已经断绝，也未始不可。

总之，经轴心国同盟之公开宣布，在敌方则反成多树敌人，与扩大战场之结果，在我方则正得接近与国，与把握胜利之机会。塞翁得失，庶可于我今后之反攻阵容上见之。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美国、苏联与轴心国[①]

近几日来，最轰动世界视听的消息，当仍无过于轴心国的同盟；此同盟虽系久在人意想中的一个结果，然经六条盟约的公开一宣布，即原来亦猜中八九的政论家，自然也不得不感到一点兴奋。

该盟约的第三条，显然是为对美国而设，我们在初接这同盟的消息时已经说过。不过美国的诸种政策，大抵都系受舆论的催逼的结果；而舆论一致之后，又经当局的专家们慎重计议，必群认为与美国传统，既无违逆，且与世界潮流，美国国运，亦皆无阻障时，始行公布，实施。是以在美国之一政策既经决定之后，便得沿直线而施行下去，决不至于中途有任何更换，这便是民主国与独裁国不同的地方。美国的援英，援华，反纳粹与敌寇的侵略，不承认以暴力改变世界的现状，是他们的既定国策，且也是已在开始一步一步施行的政策。不问前途有多大的威胁与障碍，在美国是政策既决之后，绝对非施行下去不可的。故而此次轴心国的同盟缔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结，意若在恫吓美国，欲使美国在中途改变他们的既定政策，便系不识美国政治趋向的盲动行为。其结果，必适得相反的反应无疑。

侵略者们，只知美国的传统政策，是美洲的门罗主义；孤立派决不会赞成加入任何美洲以外之战事；美国对于世界任何一国，都无领土的野心。这原是对的，但是美国的门罗主义者，孤立派，是和英国张伯伦等不同的积极门罗主义者，与有远见的孤立派，却不曾为侵略者们所识破。所谓积极，所谓有远见云者，就是他们认定侵略者们若一胜利，则美国的门罗主义就守不住，孤立派就不能孤立，势必将被动地也被侵略。所以美国门罗主义的外围是在欧洲，在南太平洋；而有远见的孤立主义者，亦绝对与无抵抗主义者不同。明乎此，则美国自受到轴心国同盟之恫吓以后，反更进一步地非急施他们的既定国策不可的意义，就也可以得到解答了。

美国的加紧援英的步骤，恐将不止在西太平洋英美海军的联防，对英旧债之勾销，及军舰，飞机，坦克在与其他军器之大量供给，到了大总统选举事竣之后，恐怕还更将取再进一步的积极态度。其援华的限度，同时也不止在借予中国以巨款，完全禁止废铁石油及其他军器的向敌国输出，与不买敌之生丝等产品。从他们的撤退留华留港的美侨，以及尽量的扩张海军，训练陆军的决心看来，则明年四月，将参加战争之说，也并非是臆测之谈。

而敌寇驻美大使堀内，还在发美日间破绽犹可挽回，但须在东京开诚意之谈判等梦呓，实属不识美国政治趋势之尤甚者，其可笑可悯，自可不必说了。现地的外交官尚且糊涂

如此，更无怪东京《日日新闻》的论客，要说出怕不怕等小儿语来。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一句，敌寇若果真是不怕美国的话，又何必说出来呢！

总之，美国是舆论可以左右政治，而既定政策不易变动的国家，敌寇若将苏联在敌寇前竟能一改历来态度，与纳粹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来猜度美国，以为一面恫吓，一面献媚，就可以使美国改变政策，恢复旧日的邦交，那就是很大的错误。

与这次轴心国同盟，看来似很无关，实际上似乎也与欧战前和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时一样，对于侵略国和资本主义的冲突尖锐化，在隔岸观火，取幸灾乐祸的态度的苏联，表面上虽则是如此，但细按其内情，恐怕也并不如此的简单。

苏联的最大威胁，在欧洲是纳粹，在亚洲是敌寇，这系基于国家根本制度与意识而来的事实。政策可以临时转变，而国家的制度与国民的意识，却不能随时而移易。苏联的所以要取芬兰，并波罗的海三小国，收复罗马尼亚北境之旧地，在波兰与纳粹接壤处，步步设防的原因，就是为了防止纳粹的"向东方进攻"，对希特勒及其信徒之"誓欲获取欧洲的谷仓乌克兰"一语，苏联始终牢记在心头。对于轴心国的日渐肥大，月增军势，当然不是苏联的本望。对德国既如此，对敌寇自然也是一样。因为满蒙一带与苏联无天然的界线，亦无强固的屏障，海参威的港口，且无时不在敌寇的海空军能侵袭的范围之内。万一苏联与敌寇结一互不侵犯条约，则敌寇可以抽出满蒙的驻军来大举侵略中国。待过一二

年养肥之后，倘敌寇不南进而北上，转其锋以向苏联，同时又与欧洲之德意作呼应，来实行其亚洲与欧洲的所谓轴心国领导权，则苏联宁复有在世界立足之余地？并且，中国不是波兰，美国亦非英法，敌寇更比不上德国；所以，敌苏互不侵犯条约之缔订，在这时我们认为决不可能。敌方之代言人，虽在故弄玄虚，仿佛要教人相信，敌苏间条约已经订定，究其实也不过是对美国对中国的一种虚声恫吓而已。

所以我们认为这次轴心国的同盟，对苏联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发生任何关系（因盟约中有对苏联不改态度的一□），在内中，恐怕一定会增加苏联对轴心国的警戒之心；若英美在此时，能一改过去的犹疑态度，而加紧对苏联的联系，则民主国对轴心国的一大阵线，也不难结成；而侵略国之凶焰，当能立时灭绝，苏联之南端防务，在巴尔干半岛，黑海地中海间之壁垒，更可由此而稳固。今后之世界大局，终须视英美在这一方面之作用如何，方能立下定论。不过苏联在相当期间，仍将取一静观态度，却是已定的趋势。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缅甸与中国之友谊[①]

缅甸与云南西康接壤，同为喜马拉雅山东南支脉盘错之区，伊拉瓦底河流，且可直溯至中国境内。汉唐以来，上缅时为中国民族迁徙移殖之地。宋元以降，有时划入云南，有时封列藩府，直至清季（一八八六，光绪十二年）始并入于英。因缅甸与中国之过去历史，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在文化上，宗教上，政治经济上，永久是在一个系统之内的兄弟之邦。更从言语文字言，缅甸与西藏，亦属一个系统，若从此而追溯既往，则人种当亦为同族之一分支。

缅甸民族与中国民族之间，宜如手如足，如兄如弟，互相扶助，互相繁荣，固属天经地义，毋庸赘说之事。但近年来因敌阀蓄意南侵，派出许多间谍，假冒作商人僧侣，广至泰国、缅甸、印度一带，侦察虚实，调查地势，并利用各种机会，以收买贿赂等手段，在各地从事挑拨诸民族间之恶感，中缅之间，遂不无时有疏远之嫌。即如滇缅公路开始之际，敌人四出活动，收买缅文报纸，收买缅甸当局，散放谣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言，谓此公路一开，中国劳动者势将大量侵入缅甸，可使缅甸人至无复有劳动之机会等等，百方阻难，意欲破坏中缅的交通往来，就是一例。

而在滇缅路筑成，中缅两地人民互通声气以后，敌人尚造作谣言，以敌机将飞至缅甸轰炸为恐吓，欲使缅甸之一部分人士，起而阻遏中缅的往来。敌人的挑拨离间，威胁利诱，其种种卑劣手段之使用，诚可谓无微而不至；然两民族间，终因历史、地理、文化的关系，幸未为所惑而中暗算。不但如此，自滇缅路开后，中缅的交谊，反而日亲一日。尤其自去年缅甸访华团，在宇巴伦氏领导之下，到我国西南各地视察以还，且成立了中缅文化协会之组织，以此中缅两族间之文化往来，势将更加繁密。不但已往之误解，可一扫而空，即今后之有无相通，危难相扶，亦决能别开一从来未有之生面。吾人对此之欣喜，自难以言语来形容。今年宇巴伦氏，又代表缅甸来南洋各地作亲善之访问，吾人对宇氏，更不得不致诚挚之敬意。

所可惜者，宇氏此次之行程远而且长，恐与吾人无作长谈久叙之机会，是以不得不乘吾人致辞欢迎之便，更举二三事以为宇氏告。

第一，敌人之挑拨离间，造谣威胁等卑劣手段，如上述者，亦可见一斑。然正当敌锐意南进之此际，吾人深恐敌之阴谋，犹不止此。现敌已获占安南，今后敌之魔手自必西向缅甸而伸。图缅之先，敌所惯用之手段，必为制造恐怖，扰乱治安，以夺缅甸人之心。如今年四月二十日，当回教同人正在仰光庆祝圣人降诞之际。嗾使印度教信者与回教信者发

生冲突，致使死伤累累，民族间互起反感，一时人心陷于极度不安之一事，即系敌寇所派出之第五纵队工作的效果。又如上缅喀钦族间，为当局欲教以新创言语文字之故，致使山岳中喀钦部族，与国境守备兵发生冲突，争斗至数十日之久，暗中实亦系敌人在嗾使之故。诸如此类之动作，为敌人欲施侵略以前之惯用毒计。吾人对于散处在缅甸各地之敌国佛教徒及照相营业者，与其他各种假装之敌寇商人等，都不可不加意防范；因此等敌国浪人，实皆系受敌阀指使之间谍，无孔不入，无恶不作，如虎如蛇，不宜放纵，使遗害于群众。

第二，敌人于施武力侵略之先，必以文化侵略与经济侵略为前导。如诱致缅甸学生，至敌国留学，灌输以种种不正确之思想，嗾使反英，反团结，致使青年往往因而牺牲其学业与前途，即为文化侵略之一端。至于经济侵略，则有推销劣货，使缅甸本土工业不能发达；垄断市场，以贱价收买缅甸土产原料，如棉花、锡、铝之类等都是。吾人欲防止敌人的武力侵略，当以先防止此两种侵略为急务。

第三，滇缅路交通，不独有利于中国之抗战而已，即对缅甸之商业繁荣，实亦为一主要之动脉。例如中国全国粮食，就每年不敷，非由缅甸输入若干万担不可；而上缅之木材，油类，亦为中国消费品中之重要者。中国对英美之矿产输出，行经缅甸，即堆栈搬运两项，就对缅甸有绝大之利益。是以缅甸为欲助中国，而更资自助起见，则促英当局开放滇缅路运输，及修筑滇缅铁道，实为目下不可稍缓之急务。盖滇缅路可以横断中国西南部，而直达至长江沿岸，将

来中国产业若一开发，则此路之重要，决不亚于粤汉平汉的一线。易言以喻，滇缅路在今后实系中缅两地输血之命脉。两地之繁荣与衰落，庶将由此路之能否充分使用而卜之。

第四，佛教文化，同时自印度而东渐，通过□□□□播至于中国高丽等处。当时之经典文献，有缅甸尚保存、而中国已消失者，亦有中国因翻出而留存、而缅甸已无有者，为发扬光大东方之伟大教义计，中印缅在今后尤不得不通力合作，以谋文化之沟通。即西洋文化之东来，其始亦先通过缅甸，然后始传至中国者，如马各保罗之所记述，即其明证。吾人为详订文化之源流，整理东方之学术计，觉中缅文化界尤更有密切联络之必要。

语短心长，此外实尚有种种欲告之衷情，上述四端，不过一时想到之大目而已，将来大驾临星，或可当面倾谈以求教，吾人先在此于谨致欢迎之挚意外，更欲一祝宇氏及同行诸君之康健。盖敌寇临门，中缅各在受侵略威胁之今日，吾人对民族国家之责职，正重且繁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欧战重心的转移[1]

最近纳粹因渡海攻英的计划，既成了画饼，而飞机狂炸英伦，又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不得已便只好广求同盟国的协助，想在无可奈何中寻出一条生路，但是各侵略者，到这时候，都已精疲力竭，是奄奄一息的时候了。从纽约传来的电讯，却又报有欧洲的两独裁者，重在计划着什么新花样。近日会晤之后，或有将战事重心，移向近东中东的消息。这消息若是可靠的话，那么欧战的展开，今后自然将在地中海，红海的两岸，以及非洲大陆上决一下雌雄。

先从地中海的北岸来说，巴尔干半岛，若仍保持现状，不动干戈，则意大利进攻的路线，当从马尔泰岛起，越过希腊的克离脱岛，东向英领赛泊拉斯岛，进叙利亚的一面，是一路。南岸呢，则自然是从利比亚而进攻埃及；可是这一路的战事，虽已发动很久，但到现在为止，却仍是没有什么进展的样子。更从近数日的战讯综合起来观察，则意大利的飞机战舰，始终没有显示过什么威力，对英国的战斗成果，似乎只在日益减少。所以在地中海上，即使有纳粹的飞机去助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意大利作战，据笔者看来，恐怕所收到的效验，也决不会得比它们的轰炸英伦，更有什么成就的。

再看红海的一段，意大利的海陆空军，若是够得上和英国较量的话，那从索马里兰，吉布的，和爱利脱里亚出发，沿海北上，越过英埃苏丹，可以和西路利比亚的军队，夹攻埃及。渡海而北，则又可以向亚丁，丕林姆进攻，上阿剌伯去切断英国和印度的通路。

可是仅仅为攻取英属索马里兰的一片海角，已经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的法西斯军，现在究竟还有这样大的魄力没有，却是一大疑问。

总之，在地中海、红海的沿岸作战，无论由运输调遣方面，或粮械接济方面来说，制胜的第一个关键，总还是在乎海军。而英国的海军实力，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现在总也还是在意大利之上。"望洋兴叹"，这句中国的古语，可以很贴切地说出意大利在这一方面的苦衷。

若从非洲的北部，沿地中海红海的两岸而转看非洲的大陆，以及西非、南非、东非的三面，则局面自然又更觉得复杂。

西非洲的大部分，除里倍利亚以外，本来是法国所领有的，假使原来的法属西非各地，包括第一次欧战以前，德国的旧殖民地如妥哥阑、加美隆等在内，都是可以由纳粹法西斯蒂左右的话，则沙立拉沙漠的全部，或者可以仍复归德意去占领，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第一，这些法属的领土，现在还有大部分，是在倾向于自由法国，而不甘屈服，至少至少，如达加之类，也在两不依附，想维护它们的独立。第

二，西班牙还没有加入战争，德意的陆军，想渡海过去，也非不容易。而第三，即使西非洲全部归入了独裁者们的魔掌，对于英国，及英德的决战，影响也终是很少很少的。

在赤道以南的南非呢，以开泊汤为中心，当然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纳粹，法西斯蒂，若想向这一面去发展，则除非有几十万的陆军，沿西非而去包抄后路袭击之外，主要的还是要用海军去向前面进攻。可是海军，是德意的弱点，已如上述，希脱勒和墨索利尼无论用尽什么法子，想分割这一块地盘，现在总还是鞭长莫及的马腹。

绕好望角而北上，陆地依洛特西亚为联系的英属东非洲，虽是以后世界最有希望的铜矿产地，但德意若想进攻，其困难和南非洲的状态一样，意国假使调索马里兰的军队而南下，则亚比西尼亚一带的意属非洲帝国，就会得立时崩溃。

在非洲大陆作战，除沿海地带，须用海军外，陆上的交通不便，和饮水军需的不易接济，是两大困难。这虽系是对交战国两方同样的苦事，但有海军可以利用的一方，究竟要占许多便宜。所以，从大局来看，即使德意对非洲是如何的眼红，但在目下，要想以武力来制服英国，却也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纳粹的一出拿手好戏，利用第五纵队去煽动非洲土著，嗾使他们起来骚动捣乱，或者可以使英国一时感到棘手。但一时的捣乱，其后若无大军接着前去进占，终也是等于狂炸英伦一样，不会有什么成果的。

综上所述，我们觉得即使欧战重心在最近会转移到中东

或非洲大陆，但胜负之数，仍不可以逆睹，而战事若延长到明年，则英国因获有美国的积极援助，局面自然会得一变而有利。所以，英国之战德意，同我们的战敌寇一样，只教时间可以持久，最后胜利，就毫无问题。

谈到了敌寇，我们在最近又接到有英美切实援助我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对我再借巨款，与英国的决将滇缅路重行开放，所以于估计德意对英在地中海红海作战时，未曾将敌寇之海军算入。因我们敢断定，敌寇以后将如泥人落水，保自身尚不容易，决无余力去助欧洲侵略国作帮凶犯的缘故。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廿九年双十节的前夕[1]

每年逢到双十节日，我们缅想革命诸先烈拼头颅热血艰难缔造民国之伟勋，总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则喜我黄帝之子孙，决非任人宰割，甘为奴隶之民族，惧则惧我先烈用如许牺牲而争得之中华民国，生恐被后人遗误，致有重受外族欺凌，生民涂炭之浩劫。自民国成立以还，军阀割据，官僚专政，甚至不惜勾结外国，出卖民族利益，唯图稳固一己之权势。自袁世凯以下，诸如此类之国贼，诚可车载而斗量，计不胜计也。

即在“七七”衅起，抗战已垂四载之此日，我国之唯一缺点，尚在各人之自私自利，视一己之权益，高于国族之生命的一点。如非礼勿义，寡廉鲜耻之汪逆精卫，及其一味徒党，固可以不必说，即现在我自由中国之诸般政治，实亦贪污重重，赶不上军事仍远甚。凡曾至抗战后方，细察各地及中枢之行政机构者，大抵都众口一辞，谓经济赶不上政治，政治赶不上军事。即以香港一隅之寓公而论，诸外国银行之存款最多者，前十名庶为我国之贪污官僚。而全世界各国之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以及陈松溪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银行中，凡巨额存款，长年不去提用者，亦大批为中国之官僚资本家。盖此辈贪污官僚，只知剥削民脂民膏，不知进用资本，又恐中国国内之银行，有危险而不可靠，故甘愿每年每月贴用保管费若干，而将其巨款，分存于外国银行，以资外国人再来向中国投资营利之用。

是以中央在数月之前，尚三令五申，决严惩贪污，而澄清吏治，有若干科长科员，县长及鱼雷学校负责人之类，且已明正典刑，昭示中外以执法不贷矣。无奈积重难返，恶货驱逐良货，窃钩者虽诛，窃国者尚有盘据于要津者。使今后而果欲做到彻底廉洁，上下为国之地步，恐尚须费许多周折，方能收效也。

使我国之国脉垂危，招致强邻压境之第一原因，原在我国历来官吏之贪污。而其次，则政治当局之度量狭窄，排挤国家有用之人才，亦为我国运中落之另一主因。

以党治国，奉行真正的三民主义，原为我辈所拥护。然一党之中，良莠不齐，阳为三民主义之信徒，实则在营私舞弊，陷害忠良之党棍，亦滔滔皆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枢各省，以一身而兼数职，明中暗中，在领干薪、打回扣之高官，不知共有几许。更有假小组织之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抗战后方，横行不法，动辄以异党之罪名，加诸真正抗战救国之志士者，诸如此类之现象，皆系破坏我团结，削弱我抗战实力之动因。我们每当国庆节日之来临，决不可不加以三思，而须急谋改正之者也。

至于我国之军队，则忠勇绝伦，视死如归，久已为世界各国所称颂；我国抗战之所以得维系迄今，愈战愈强者，厥

唯此辈无名英雄之是赖。即今后之最后胜利，再造国家，亦唯赖此辈少年气壮之新中国勇士，能不惜生死为国捐躯耳。

当中山先生创导革命之初期，我海外华侨，因受各地统治者之虐待，出力出钱，靡不争先而恐后，华侨为革命之母的一语，现已家喻户晓，几于无人而不常挂在口头，是以今后我华侨对于抗战建国之重任，自亦应比革命当时，更积极的挺身起而负全责，为国捐输，固愈多而愈妙，然监督用途，改良政治，使我侨众之血汗金钱，皆能收抗建之实效，亦为一重要之职分。

其次，则向祖国之投资，开发矿产，振兴实业，勿使诸贪官污吏，得染指于其间，亦系此际我侨所应尽之义务，完全以我侨众之资本与人才，去应用入祖国之土地；中原大陆，富藏无尽量，劳力亦无尽量，所缺者唯资本机械，及技术、材具。

又其次，则中国抗战阵营内之团结，现时还尚嫌其不固与不坚；我侨胞之返国者，或可作为弥补裂缝之水门汀，以极诚恳之态度，使各党各派，都能团结一致，尽弃前嫌，而一唯抗建之是图。

最后，则国民外交之推行，当为我侨胞最适宜之任务；凡与国之联络，对外之宣传，以及为祖国与国际间之桥梁，我旅居海外之侨胞，无不随时随地，都可以实践而躬行。如弦高之犒师，如申胥之泣血，以我赤诚，感彼外族，使过去只在作口头之声援者，以后得予以实际之助力，则侵略者自将冰山立倒，不能终日矣，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滇缅路恢复运输后的远东[①]

当敌寇向英国提出要求，希望滇缅路禁止军器运输的时候，我们就向英国当局忠告过，侵略者的胃口，决不可以给予甜头，加以刺激，否则就会得寸进尺，欲壑愈填而愈深。你若想以让步来绥抚，结果只有一个失败。事后果然，英国于对敌让步后不久，便有敌寇对各地英侨，无故加以逮捕与虐杀之举；继而更不顾英美维持南洋现状之声明，又大举侵入安南，作南进之尝试。至于最近的轴心国盟约之签订，与我租给英国的刘公岛之占领，是明明白白，已在对英美取敌对的行动了。

本来，敌寇对中国并未正式宣战，它的无理向第三国的要求，是不合国际公法的。但英国一面想再试一下绥抚，以为敌寇对英的态度，因此或可以变得缓和一点；一面或亦为想从中调停，使中日战事得早日结束，故而应允敌寇封锁滇缅路军火运输三个月。现在英国可也已看清了敌寇的冥顽不尽，不复再可以理喻了，故而毅然决定了滇缅路的重行开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放，这对我今后的抗战，自然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这里，可以先声明一句，中英的国交，将从此而更进一步，从前中国人对英国所怀有的不快之感，也可以因此而一扫。

当滇越一路，终被敌寇在安南截断之后的今日，滇缅路的运输，对我军器的输入，和土产的输出，是如何的重要，以及敌寇即使来炸，也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等，我参政员杭君已经说过。我们今后，当一层更上，将滇缅铁路，也敷设它成来。使这一方面的交通，可以直达到扬子江边，则我国现在的抗战工作，和将来的西南开发，自然会有长足的进步。

从这次滇缅路的重行开放，英国因而广得了美国苏联和我国的齐声赞颂的一点来看，我们觉得对付侵略轴心国的反侵略同盟，即英美中苏四民主国的紧紧联系，并不是不可能的。况且现在德意已承认攻英失败，在改变战略，将精兵抽派到罗马尼亚去作东进（纳粹）与南下（法西斯蒂）的准备了。苏联为保守乌克兰的谷仓，自然是乐于和英美携手的无疑。

至于远东的局势，在英美已坚决表示了态度的今日，敌寇自然只会得退缩。大胆的敌阀与傀儡近卫，在中国玩火三年，人力财力，早就消耗尽净。近更侵入了越南，陷入泥沼的一足未拔，而另一足又将有被胶住之势，今后还哪里更有能力，想与英美在太平洋上争锋？

当然，德意是在日夜压迫敌寇，要它向马来西亚和缅甸进攻。但矮子进闹场的苦楚，只有敌寇自己心里明白。这签订轴心同盟的结果，将渐渐地在它的兵力分散，和资源断绝

上见到应效。

敌寇对荷印的资源掠夺，这一回恐怕也要受加入轴心同盟之累，使它今后将无法可施。因为敌寇之威胁与蛮干，到了目下，已达到了最大量的饱和之点。此后敌对荷印，决没有像对安南那么的容易得手。譬如说以海军来威胁吧，则菲列宾与星加坡的两道难关，将如何的越过？苟以空军与陆军来威胁，则敌对中国侵略的陆空军还嫌不够，又哪里来这许多飞机和人马呢？

所以，因美侨的撤退，与美国海军后备军的召集之故，似乎远东的局势，异常紧张，太平洋上的大战，仿佛是将一触即发的样子。但依笔者的观察，则敌寇决不敢轻易盲动。对于滇缅路的开放，提提抗议，或者是□□的举动。至于出以实际行动，竟向马来亚或缅甸进兵，则敌寇虽愚，恐怕也决不会这样快的就图自尽。因为在太平洋上向英美启衅，实际上是等于自杀的一点，敌寇原也知道得很清楚的。

因滇缅路的开放，英国的态度，总算明朗化了。此后香港对我的接济，自然也可以渐渐恢复以前的状态。所以，我之抗战，今后也将进入一新阶段。等苏联的态度决定，我之军器运到各战区之日，便是我总反攻开始之期。东西侵略者们的命运，将在这半年之内被决定了。愿我海内外的同胞，在这最后制胜的关头，再来尽一下力！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巴尔干现状与苏土英[1]

自从纳粹攻英失败，将其精粹之军假装作为罗马尼亚训练新军的军官团，而混入罗国以后，连日电讯，详报德军之开入罗马尼亚的，已约有十师团以上。最近且报有大批海空军亦开入罗国，将以黑海之康士坦萨为海军根据地而从事于海军之扩张与建军，至于德国飞机之来往于罗马尼亚领空，那更是当然之事。因此之故，巴尔干南部之各邦，如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希腊，以及土耳其等，遂各起戒心，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若以纳粹闪电战之精兵，更加以意大利军之辅佐，大举而临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或希腊诸小国，则胜负之数，自可预卜。不过苟欲通过土耳其，而长驱入叙利亚、巴勒斯坦，则此事亦谈何容易。

第一，土耳其一千七百万人口之中，可以应用之精兵，共有一百五十余万。新土耳其之海陆空军，各有现代配备，各具国家民族意识，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还，在开麦儿第

[1]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资料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 ——编者注

一任总统领导之下，土国军队曾转战各方，迭著战功。其战斗力之坚强，决非欧洲各小国如荷比丹麦等之军队所可比拟。所以，纳粹之目的，若只在占领罗马尼亚之油田，与夫□国之食粮产品等之掠夺，则事实上或可办到。除此而外，恐怕发展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因为与土耳其及巴尔干问题联关的，还有英苏等国在。纳粹法西斯蒂的如意算盘，决不能一直的打通下去。

英国在东部地中海之军备，在平时就不肯放松，因为要想保伊朗与伊拉克等地之汽油供给，以及与印度、南洋及远东之交通联系，则红海，苏彝士河，地中海的一段，对英国无异于输血的主要动脉。从印度洋的波斯湾起，沿阿剌伯的南岸，由亚丁而至地中海之赛泊拉斯岛，哪一处不驻有充分之英海空军以资防御？自从法国屈服，对德意单独抗战展开之后，英对于这一方面的防御准备，自然只会得加重。各殖民地军队的源源开至，以及大量军需机械之储藏，在前一月，已很可观。英国国防总指挥岂不早就声明过了么？“英国的国防，不但是对于英本国，配备得十分周到，就是其他的英国属地，自直布罗陀而至地中海与东南非洲，远及于星加坡，香港，亦已巩固得如铜墙铁壁了。”这一句话，当然不只是空向侵略国家的大言威胁。

并且，在一九三九年十月缔订之英土法互助盟约，并不曾因法国之中途投降而失效。至今英土两国尚保有着极密之关系。德意若不顾一切，而长驱南下，则战线延长，敌国增加，是一定的结果，纳粹狂徒，虽有时会因疯而失去理性，但对这一点利害，或者是还看得清的。

其次，因纳粹占领罗马尼亚的结果，直接发生危惧的，原为巴尔干南部各小国，但间接不得不起戒心的，自然便是苏联。

苏联自从巩固了北部的边疆芬兰，收回波罗的海沿岸的三国，以及恢复波兰的东部失地之后，所余的就是南面的一道防御线还未打稳，使黑海的苏联舰队，得自由通□□□□□□及达达纳儿□□，原是俄国历史上的宿望。然至少至少，为保守南俄的谷仓乌克兰及高加索起见，则黑海的军港奥迭萨，断不容许他人擅来窥伺。现在纳粹既占领了罗马尼亚，又想在康士坦萨建立海军，则苏联显然已受到绝大的威胁。路透电讯所报道的苏联在倍萨拉比亚一带业已增兵预防云云，当系自然的结果。

因此之故，苏联与土耳其的关系，以后也只会得日密一日，不问轴心国家如何派使节团去向苏联打躬作揖，苏联为保持已国的安全，终不肯轻轻与轴心国联合在一起，是可断言的。

须知苏联并非侵略国家，它的政策，始终是一贯的中立，而这中立政策的核心，就是在于保持苏联本身的安全。关于苏联这一保持本身安全的外交政策，英国国际问题研究家华特女士，曾有很透辟的论断。照她的所说，则苏俄从前之签订勃莱斯脱·立多斯克屈辱条约，以及此次与德国结互不侵犯约定，并分割波兰，奠定北欧，都不外想确保自身的安全而已。因俄国幅员之广，疆界之长，并因国内一向之政治、经济、文化之停滞，俄国对于四邻，无日不在危惧之中。即革命之后，无产阶级专了政，欲促成世界革命而未

成，于是便不得不锐意经营内政的现在，其亟欲确保己身安全之观念，仍旧和往日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纳粹的占领罗马尼亚，一面虽似扩张了领土，增加了汽油粮食的供给之场，然其他一面，则和苏联又发生了间隔，其为利为害，现在可真难说。这和敌寇在远东，因占领安南，而招致美国的反感，至有目下撤回远东美侨，和敌寇断绝经济通汇，以及召集海军预备兵等结果，也许将成很好的对称。

我们相信，轴心国到了现在，已面临一绝大危机。若不及早回头，临崖拉马，恐怕就会有崩溃的现象发生。我们且看在最近半月之内，德意究将取哪一种的步骤，和敌寇在远东，将作怎么样的帮凶行动吧。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滇缅路重开与我抗建的步骤①

滇缅路三月禁运军火之期，今天届满，自明日起，大量积存在缅甸境内的旧军火，以及新自苏联美国等处运来之弹药飞机，与军器原料等，又将源源运入我抗战后方，作有效之接济了。我抗战实力，就是没有外来的接济，也很足以应付拖累三年，业已精疲力竭的敌寇。这可以从最近我克复马当，攻占周围重要据点，及在安徽、浙江、江苏、江西、湖北等地，迭获胜利的消息上获到证明。所以，我已愈战愈强，敌则愈来愈弱一事，并非漫无实据的□传。当然，在今后我反攻的阵容上，大炮飞机、弹药汽油等的供应，自然是愈多愈好；滇缅路运输恢复以后，我之战斗力将大大的加强，自属必然之事。这从物质上来讲，是这次滇缅路重开，我所获得的实际助力。

至于因这一次滇缅路的重开，我在精神上所获得的助益，较之物质上的实益，恐怕意义更为重大。

第一，因这次滇缅路的重开，英美与我，事实上不啻已

---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结了同盟，坚强地列成了一条阵线。

第二，我海内外同胞，以及前线将士，得了这一个消息之后的兴奋，当比什么还能起巨大的反应，及后的加倍出钱出力当系必然之事。

第三，我之精神振奋，即敌之打击颓伤，以后敌国内外反战运动，自然会更加热烈兴起，而敌在前线□伏于防御工事以内，不敢离城池一步之厌战将兵，将更生畏惧恐慌之心。

第四，敌在拼死命献媚拉拢的各中立国，如苏联等，将鉴于敌之必败命运，而不理会敌之哀求。

即此四点，已足够使敌胆惊碎，站立不稳了，其余细节，更可不言而喻。至于敌在此后向我滇省各地的横施滥炸，自然也在我意料之中。我散疏的散疏，戒备的戒备，种种应付之策，当局者早已有成竹在胸，决不能使我后方实力，会有丝毫的摧损。

敌机对我文化慈善机关，与第三国使领给医院教堂，以及老弱妇孺，滥炸得愈厉害，我之复仇雪耻之心，反愈坚决，中立国对敌之恶感亦愈深。这种跳梁恶技，断不能动摇我抗建工作于万一，是谁也看得到的。沦陷之前的广九路，现在的行都重庆，岂非也日日受到敌机的滥炸的么，我们的抗建决心，有一点动摇没有？

是以今后我之抗建步骤，不愁敌国外患之加凶，更不愁各民主国助我之不力。最重要的一点，还在我自己政治的澄清，与团结之加紧。当滇越路尚未被敌寇截断之先，负责管理此路者，少运□□之军需用品，多运足获巨利之私货一

事，几成公开之秘密。致使寇兵开入安南之日，我尚有大批运货汽车及大宗军需弹药，积留在安南境内。此次致中央不得不颁发明令，对于滇缅路，以后绝对禁止运载私货。此景此□，言之伤心，贪污官吏，其□□□□，其罪比汉奸更加一等□。

对于专为军事设置之运输路线，尚有此等败类混迹其间，则后方之各机关，各党政要枢，尚有重重黑幕，自然更不待言。即以后方各地物价之惊人高涨一点来说，其原因大抵在各贪污官吏之囤积居奇。重庆的经济学者及专家们当开会讨论时，各已确凿拿出证明，在大事声讨了；此等败类，若不除去，则我抗建之根基，又哪里能立得稳固？

说到我们的团结，本来是不成问题的，然自抗战发动以来，三年又三个月之间，仍复有不少磨擦或误解之事实发生者，一半原系由于汉奸们之挑拨离间，一半则显然系出于不明事理之投机党棍，在兴风作浪之故。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之败类，甚至有出卖同志名单，而向汉奸政府投诚输款者，此虽系少数分子之耻辱行为，然害群之马，不可有一。过去党中政策，阴阳二面，与夫各据小组织而争夺势力，实即促生此种恶现象之根源。此风不去，后患无穷。

须知我们现时，并无党派，亦无阶级，此际只有抗敌与卖国的两大境界。凡抗敌者，都系同志，反此便是卖国汉奸。事甚分明，亦甚简单。所谓防止某派活动，以及与自己人争夺民众等等，都系破坏统一，减少抗战力量之行为。我们只须清算此种偏见，克服宗派主义，放弃私人权势利益，一心为国，一致抗敌，则团结便不固而自固，力量亦不增而

自加了。

既已澄清政治，巩固团结之后，则抗建之初步基础，可说已经打定，其次便是紧握时机，如何利用我伟大的民众力量的一点了。

向敌反攻，是要齐一步骤，同时并进，方能收效的。既获胜利于甲地，对乙地亦不可以放松。而敌前敌后，辽阔漫长的战线之上，只有动员民众，方能制敌之死命。民众之能被运用与否，要看各地党政军的当局，平时工作做得如何以为断。未闻有亲民爱民之长官，出战不获胜利者；亦未闻有纪律败坏之军队，得完成其任务者。我中央之向□□派□□□□□□□□□□□□□□□□□□伪组织争夺民众之主要关键，成否亦在于此。

总之，抗建工作，万绪千头，生聚教训，在在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方得有极微细之成效。我们今后要不骄不馁，不休不急地努力下去，才能最后走上最后胜利之坦途。滇缅路运输开始，对我原有绝大之帮助，然而要想收到旁人助我之实益，还须先求我们自助得力才行。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美国的决心与轴心国[①]

自从轴心国的六条盟约正式公布以来，在轴心国加盟者方面，却也并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与变化发生；侵略国家的兵力，并不见得加强，侵略者们所获得的掠夺品与地盘，也并不见得加广；纳粹在罗马尼亚，和敌寇在越南，一样地似已被胶着住了的样子。我们到了此日，倒反在起一种疑问，这一种盟约签订的目的，究竟在哪里？这同盟的效力，究竟有多少？

对这一个疑问的最显明的解答，我们只可以从美国的积极备战的一方面来得到。

美国对英国的接济，大量地加多了。美国飞机的制造工业，加速地增大了。昨路易·约翰生，前美国陆军部助理秘书的广播词中之所说，则美国的整军，两年之内，可以超过纳粹七年的辛勤搜集；在美国的壮丁，向当局登记服兵役者，有一千六百万人，美海军舰队，频频开向了夏华夷与菲列宾；在远地的美侨妇孺，全部接到了撤退命令。废铁，汽油，以及其他的军需制造品等，有七十六种，禁止了出口，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对敌寇的商业往来，停止了直接汇划。借巨款接济中国，以及运送飞机至仰光的货船等，一次二次地尽在重复，扩军的预算费，增加了之后，又再增加。罗斯福总统表示了连任的决心，其他如与英国在太平洋的联防，保卫西半球的各新借得的海岛及军事据点的增设防御工事等还是余事。尤其觉得重要的，是美当局者向世界的频频声明，倘若有人向美国来挑衅，美国决与周旋到底；以及美国将直接采取行动之类。至于积极联络苏联，并促使英苏接近，还不算是直接与参战有关的表示。

上举的一算总账，就是轴心国同盟缔结以后的唯一的反应。吾人看了这一个反应，大约对于美国孤立派的主张，总不会再相信是足以代表美国舆论的言论了吧？美国的决心，当然是已经有了百分之百的备战沸点；从这一个饱和姿态，而转移到实际参战，其间相去，大约只有一发可容；十一月的大总统选举，到现在似乎已经不是重大的问题了。

照这样看来，美国的参战，似乎只是时间与地点的问题，那么这决定的时间，究竟将在今年呢？还是明年？这交战的地点，究竟将在太平洋上呢，还是在地中海内？到了这里，我们又不得不举出两个可靠的前提。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美国并不是侵略的国家，他也并不如穷极无赖的纳粹、法西斯蒂或敌寇一样，需要战争来解决她国内的矛盾。假使英国还可以支持过去，美国但用经济封锁或军火与借款的接济，足以制轴心国的野火放大的话，美国也可以不必参加战争的。

第二，轴心国若能度德量力，估计到美国这一支生力军

的加入战争，便是轴心国的全部毁灭时，则轴心国的无论哪一方，也决不会再有刺激美国的行动发生的。

所以，照我们的观察，美国在目下虽已有了不辞立刻参战，不辞两洋参战的决心，但轴心国的威胁联盟，却早已显露了脱辐之势。因为轴心同盟，是毫无道义的强盗同盟，他们的结合，只在利得的两字上面，所以在他们之间，撕毁盟约这一件事情，本来是毫不为意的常玩把戏。纳粹利本特洛甫，已经有了怨恨敌寇为什么不进攻荷印的表示，而敌寇也同样可以反诘纳粹，为什么不渡海去进攻英国。

而一入多雨雪的冬节，德国的不敢进攻英伦与侵入埃及，同敌寇的不敢向香港或缅甸进兵一样，局面只有暂时僵持过去的可能。但是时间，却是反侵略国家抗战的最大支持者，我们只须照现状维持到半年以上。就是不举行反攻，轴心国的内部，恐怕就要起腐蚀作用了。到那时候才是公理正义，得到最后胜利的日子。

所以，我们敢说，美国的决心，足以摧毁德意敌的轴心，而轴心的脱辐，就是民主主义为世界人类保全文化，自由，与独立的任务的完成。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内阁又将改组么?[1]

因敌派赴荷印特使小林氏之被召返国，昨天路透社东京电曾传东京《国民新闻》评论中，有敌内阁或许将行改组之推想。但敌内阁之改组，究将全部内阁臣，自首揆以下尽行更换，抑或如英国丘吉尔内阁一样，只将阁僚之一部分加以调整，该报并未明言。然据吾人之观察，近卫初次任首相时，即闯下了“七七”事变之大祸，而近卫本身又不能如中日、日俄战争时之内阁，于系铃解铃之际，来去分明。中途退避，诿责他人，近卫实已早受了一部分敌国中人之指摘。而此次重作冯妇，上台之后，不但对结束中日事变，毫无把握，且将敌上下所属望之独裁政治，弄得不伦不类，只成一大政翼赞会之空名；不宁唯是，且又中途成了轴心国联盟之一员，致使敌对英美所挑起之恶感，陷于无法可以收拾之地步。

而敌国政情，又经济濒于破产，物资耗蚀殆尽，民不聊生，上下交怨。处此内忧外患，迭相催逼之际，则欲一新敌国上下内外之耳目，于无可奈何之中，想求一勉强可以生存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之道，自非改组内阁，以洽舆论不为功。

前当敌参谋总长闲院宫辞职之际，即有闲院之先解除要职，实系准备于近卫下台日，重组新阁，内则可以压服敌国之军人，外则可以加强与轴心国勾结之谣。当时我们对此谣传原只疑信参半，而敌又加以小林氏之召还，是则敌阁将倒，或将改组之风说，不啻又加一有力之证明。

不过，不问敌阁之或将改组，抑或将倒溃，总之，敌国内之矛盾，与敌在国际间之进退维谷等窘状，庶可由此而看出。

我们假定敌阁若果有变动，则其今后之路向，也决不出于加强与轴心国之勾结，抑或改变态度，希图一时与英美缓和之两途。

敌若图加强与轴心国之勾结，则首先即宜自告奋勇，于纳粹未有动作之现在，开始向香港、缅甸，或马来亚等英属地进攻。但敌在中国泥足未拔之前，究有此能力、胆量否，却属一大疑问。因英美在太平洋上的联系，系有目者所共见之事实。敌若向英一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当立时出剿，能制敌之死命之一事，亦属彰彰明甚者，敌阀虽愚，或不至于出此。

是以敌之内阁变动，其目的若不在加强与轴心国之勾结。则势将虚图掩饰，取消与轴心国盟约公布时，近卫所公言之对挑衅国不辞一战之态度，转而再向英美献媚，以期缓和美国对敌之强硬表示于一时。

更从建川与苏联进行调整两国邦交，或缔订不侵约定尚未成熟的一点看来，则敌之出此，亦属大有可能。我们假定

敌果出此计，而再向英美去摇尾乞怜，则决定远东大势之主要因素，当在英美今后对敌之决心。

荷印为南洋群岛中美国投资绝大之处，亦为供给美国以热带产物最多之区，且荷印安危，亦在在与菲列宾有连带之关系。正当美国民气激昂，整军开始，远东居留民渐在撤退之此际，即使敌能一改其排斥英美之态度，变而为与英美之妥协，但英美究能接受与否，却系一不可知之疑问。

是以，从敌对小林商相之召还，我们可以看到敌阁之或将有变动，又从敌阁之若有变动，我们就可以预料到敌外交政策之必将有转换。然无论其转换到若何程度，则敌因加入轴心同盟之故，而陷入了一进退不得之夹谷，却是事实。

至于在我一方，则始终可以不变应万变。苏联英美，最近之积极援我，使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已得到了无限的利益。我军在浙东，两广，皖赣各地连战连捷，就是我在国际间已赢得了实际助益之反证。

自滇缅路重行开放后，军火飞机，战车大炮，又再源源而来，我对于敌所声言之十月攻势，正可以作一强有力之反击。我们逆料在今年年底以前，此种胜利，将不知有多少次的反覆。积小胜为大胜，以不变应万变，实为我获取最后胜利之两大指针，而敌阁之频频倒溃，变幻无常，亦即敌日暮途穷之另一说明也。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关于租税及南洋商联会问题[①]

昨日《海峡时报》载有十一月十七日，将在槟城开□之十九届英属马来亚各地之中华总商会联合会议议题，其中值得考虑之主要部分，约有四点。一为遗产税率过高，拟请当局酌减；如何之处，当待商联会议决后，再行向政府申请。关于此点，因影响于一般中下商人生活者不大，吾人不欲多作评断。唯望列席诸君，能有妥善之折衷议案通过，可能使政府体恤较富殷商，准予酌减。

第二点，为筹组一南洋各属（包括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群岛及菲列宾群岛）总商会联合会案。正当祖国忙于抗战建国之今日，此议案实为我南洋全体华侨所不能忽视之一重大问题。尤其当敌寇南侵，爪牙日露，太平洋风云险恶，亦已达到极点之目前，我旅居南洋群岛之华侨，为谋日后己身之安全，与救助祖国之危急，来一空前大团结以互通声气，实为刻不容缓之要图。

盖在英属荷属美属各地，虽则法律各有不同，商行为与

①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商业习惯，亦参差互异，然以一华侨商人为本位，则其对祖国之关系，与对己身之利益，初无二致。凡祖国之难民伤兵，如何救济（尤其是医药材料）；后方之矿藏富源，如何开发；对敌之经济侵略，如何抵制；对寄留地当局，如何使其警觉；对于轴心国魔手之伸来，如何妥谋自卫；诸如此类，皆属须聚各地华侨于一堂，有采集众议，共□统一互助办法之必要。

关于筹赈一层，各地已大致都趋于一致，此后若再能互相联络，互相扶助，成绩自更可观。而投资祖国，开发后方富源，与振兴复地工商业一事，尤须广集资本与人才，非有一大组织不为功。敌人为苟延残喘，搜括外汇与物资计，近因轴心盟约公布之结果，在美国已无路可通，此后自不得不拼死命而向南洋各属与南美作最后之进攻。对此敌人无形侵略之抵制，南洋各属，我华侨实尚无一贯之略策。近代战争，胜负之待决于经济者，成分颇大，若全南洋各属之商联会组成，则对敌在南洋作经济之阵线，自然可以大振。

敌寇魔手，自伸入越南后，我华侨之财产与资本，大受掠夺，现时则已以一足而跨入荷印，我若不再促各当地之当局，一齐奋起，共谋自卫，则今后我侨在南洋，宁复再有立足之余地？

闻此一案，亦曾在历届商联会议中屡被提出，但终因意见不一，而未见其成。时至今日，实为促使此案实现之最好机会，深望列席诸君，能勿等闲视之。

第三，关于所得税问题，英属马来亚各地总商会，亦已

各有建议书，分别向当局者提出，闻此届商联会更将汇集众议，作一总括，再向政府请愿。

所得税倘在产业发达之普通国家而按法征收，原不失为一公平之租税，然在马来亚则情形又属不同。第一，在马之各商人间，因民族与商业习惯之不同，其记账方法及财产估计，亦属互异，难求一划一之定则。第二，若有作弊者出，则此法实施，决难求得公允。第三，马来亚商人及产业家，因战时胶锡出口税，与货物进口税之加征，负担实已颇重，自难再有一般负担此所得税之能力，与其竭泽而渔，何如优养税源。第四，若为筹□战时经费计，则宁多发公债，广征储蓄，或至最后亦可发行奖券，当为我侨众一致所赞同，此实为侨商之公意。吾人则认为征取战时利得税之一法，亦颇可采行，深望当局者能注意及之。

第四点，自欧战发生以来，对于不谙英语，不识英文之进出口商人，因各种法令与限制之频颁，实有不胜其烦之苦楚。商联会实有集思广益，□为解除此□困难之必要。此□□虽似系不关□要，容易解决之末事，而对于中小商人，所关实亦非浅鲜。如进出口货物之申准登记，样本与货款之呈缴清汇等等，都系烦巨之手续，凡不能雇用精通现行法令□英语书记之商家，在近两年来，确已感到无货可进，无业能营之痛苦。商联会若能议决设一代办此种手续之机关，则多数之侨商，自然获益颇多。

上列□□，将□□十九届商联会议中之重要问题，吾人特先为揭出，以告列席之代表诸君。对此四案，若皆能有良好之会议成果，则受赐者，将不独为我侨商，即祖国之抗战

建国工作，或亦可在此奠定一块基石。吾人谨此预祝十九届商联会议之成功！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寇又来求和[1]

昨日上海路透电，曾传有《字林西报》北平通讯员之消息，谓敌寇近似又在向我中央求和。盖因敌攫夺越南，不费巨大兵力，故敌海军界之威信大振，而由海军界中人所提倡的敌南进较为有利之论，遂嚣尘上。随而敌陆军军阀不得不大受敌国朝野之鄙视；因敌陆军军阀，为满足个人之升官发财欲望，无端发动对我侵略战争以来，历时三载又三月，壮丁伤亡一百七十万余，金钱耗费两百万万元以上，而归根结蒂，还不知以后更将伊于胡底。是以敌之当局者们，亦觉得此事太不合算，故而频频想以诱和手段，来结束对华战事。

据称，日本向重庆提出之和平条件中，有（一）划扬子江流域为非军事区域，（二）华北五省，中国仍保有宗主权，但须成立自治政府，同时敌有完全控制经济之权，（三）须承认伪满洲国，（四）所有各商埠，均辟日本租界各项。若欲以此条件而梦想向我求和，则敌阀之头脑，实太简单，使我而可承认此等屈辱条件，则芦沟桥畔起之日，故

---

[1] 本文系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张自忠将军早就可以与敌签订平津约定矣，又何必含辛茹苦，全民抗战，与敌硬拼至于今日？

我之抗战国策，早已昭示中外，非得最后胜利，中途决不妥协。而言和条件，亦极简单，即须保持我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具体言之，即敌寇须扫数退出中华民国领土（包括东四省在内）以外，且给予以今后再不敢擅启衅端之保障，而附带条件，为承认台湾与朝鲜之解放，与库页岛南半部之无条件归还苏联（赔款问题另议）。除此以外，我与寇实绝对无谈商之余地。

盖我之抗战，不独为求我民族之自由解放，实亦拥护世界之正义人道，与民主主义。使我而一上敌寇诱和之当，□敌寇之泥足拔出，抽调其百余万侵华之军队，南下可攻缅甸、马来亚、菲列宾与印度荷印，北上可与德意夹攻苏联；太平洋上，将不许第二国之舰队来往，而轴心国分割世界之野心，便得大逞矣。我中华民族，素重道义，亦崇侠烈，为己国之利益，而轻轻出卖友邦，牺牲他人，只图驱狼虎而入人圈中之事，断断非所欲为。况敌又为我前线阵亡将士，后方流离同胞数十万人不共戴天之死仇哉！

我为实现孙总理之三民主义，此时不得言和；我为保障海外数千万侨胞之福利安全，此时不得言和；我为粉碎轴心国之独裁暴政，此时不得言和；我为巩固我统一建国之基础，促进我民族自强之信仰，此时尤不得言和。敌人和平进攻之狡计，对我原不值得一笑，然对敌，对南洋群岛与英美苏联，却实实在在，是一大问题。

假使敌在目下，得与中国言和而停战，我们试问，敌之

侵华大军，将转向何处？而今后之世界局面，又将变成若何模样？凡与太平洋有关各国，但须一思及此，则对我抗战意义之重大，当能立见。是以苏联美国，对我军器与经济之接济，英国滇缅路之重行开放，实非只有利于中国盖亦皆为救助自己之手段。而我之抗战到底，亦非只为求自己之生存，间接亦为救助各弱小民族，以及保卫与我抱同一理想之友邦。

总之，当此抗战渐入佳境之现刻，我们为人为己决无与敌寇言和之理。而敌寇频来诱和，就足以证明敌之实力已消耗尽净，非但征服大陆之梦想，决无实现之可能，即南侵而趁火打劫之黄金机关，亦将白白地错过。敌与荷印之谈判，显见得已经失败，□美□的□□□华，□□□□□敌寇之□脉，从国际情势好转，与各战线上之捷报频传的两点看来，我们去最后胜利的阶段，已极近了。希望侨胞们勿为敌和平谣言所煽惑，齐心协力，再将我们的所有，全部贡献给国家，以完成这抗战建国的重任。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编辑余谈

一年容易，今年又是岁暮的三十一日了。以我两年来看稿的经验来说，总觉得这一边的文艺执笔者，不大喜欢短文。平均我总每天要接到三十封以上的投稿书信，其中以三四千字的小说为最多，诗次之，短小精悍的杂文却最少。当然，写杂文要有经验，有学识，有文学的修养。年青的人，或不容易具备这些条件，但我们总希望大家去炼思想，炼文字，炼观察力，多试多写这种简短的杂文。因为这一种文字，是最适合于副刊的。余事等明年再说，谨在这里向投稿者诸君行一暂别的敬礼。

（原载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早版）

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

去年敌国一年来的政潮起伏，对国际对中国的态度变幻，虽则丑态百出，奇形毕露；然而简单的说一句，就是因对华事变的冒险失败，经济濒于破产，政治已经破产；想全国法西斯化，而又化不成功，想结束对华事变而又结束不了的断末魔的苦闷。

一九四〇年即敌国昭和十五年的开头大事，就是在我粤北的一次大败仗，打得那些华南贼寇，抱头鼠窜而逃，伤亡将近二万余人。而敌国内的第三代短命内阁阿部，却因国民生计的困难，低物价政策的失败，米、电力、石炭以及一般资源的枯竭恐慌和少数阁僚的不易补充，政党间磨擦的尖锐化，更加以军部对他的不满而下场。

继阿部而起的无米内阁米内，当然也不是能炊的巧妇，一月十六日上场之后，首先就碰到了美日商约废弃的一个硬钉。通货恶性膨胀，黑市横行，继米粮、电力、石炭，及日用品不足之后，更加上了壮丁死亡日多的劳动力的不足，因此众怨沸腾。人民对军部对敌阀侵华失败的不满和愤慨，就在第七十五次议会开会之初，变作了斋藤隆夫向军部向当局的严厉责问辞，而引起了摇动全国的大波澜。

这一场风波，总算是将斋藤免去议员职务而勉强收了场。但泛滥在全国各阶层间的不满与不平，却是无法消灭的。因而敌阀情急智生，为消灭国内的反抗与厌战倾向起见，就加速使阿部来南京与汪逆私订和约，想借此以欺骗敌国的百姓，但事机不密，这和约全部，又为高陶所揭露。

国际间的情势呢？因外相有田八郎，想缓和英美，拉拢苏联而失败的结果，法西斯军阀就乘机抬头，当四五月欧战扩大，荷兰危急之秋，逼迫有田，发出所谓关心荷印的谈话，趁火打劫，认为“若欲实行新秩序”，“大东亚经济圈”等，这正是黄金不符的机会。敌寇南进的暴徒侵入以后，又有什么“大东亚”的声明。不但如此，当荷兰被纳粹吞并，军部法西斯，尤认传声筒有田的声明为不足，于是更群起而攻击有田的所谓“东亚门罗主义”的一段声明，是未经四相会议通过的。对于米内内阁所提倡的借助重臣，调整国务之议，攻击得尤为激烈，于是元老重臣的汤浅，就也因而被迫而去了职（汤浅最近传已赍志以殁）。

军部法西斯的凶焰，自此更相继增高，对议会政治，也提出了严重的弹劾，一面暗中又使近卫提倡所谓“新政治体制”的口号，想把敌国六七十年来的宪政，一举而击破，组成全国一党，纯粹法西斯化的军部独裁的政体。

自五月中旬以后，荷比相继被纳粹所蹂躏而屈伏，六月十四日，德军侵入巴黎，六月十八，我宜昌陷落之后，素来就主张联德意，反英美苏联的敌军部及走狗们，气焰更不可一世了。在国内则利用佃俊六陆相攻击有田，攻击内阁，而欲使米内倒台，逼迫各政党自行解散；在国外，则开始发动

侵略越南的军事，以要求禁止运输接济中国之军需品为名，向越南、缅甸而进迫，意欲马上实现其南进的野心。

米内内阁于七月十六日被迫辞职之后，继米内而上台的，当然是除军部的走狗近卫而外，无人敢尝试这一个内外交窘的组阁任务了。于是由“政治新体制”而“大政翼赞会”，列举了许多抽象的要纲，一面想讨好军部，一面又要想结交财阀，渡过这一个经济濒于破产，政治已经破产，军事也已显露了败征的难关。

自九月二十四日，敌军开入越南同登，而进据安南东京地方，一面又派小林去荷印而想攫夺荷印的资源。九月二十七日德意日三轴心国军事政治经济同盟条约公布以后，敌寇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便更形孤立了。英美当然是已一变了她们对太平洋的含糊态度，对于敌寇取了平行的强硬政策。如重开滇缅路的运输，以大量军需及借款助我等，便是实例。本来是有可以接近的趋势的，近来可也因为敌凶焰的高涨之故，而表示起犹豫来了。并且又因欧洲的战局，英则渐渐加强，大有反击纳粹，使之溃退之势。意国现已到处被击，军事上大大失败，敌阀自然不得不起绝大的烦闷。前次闲院宫的辞职，仅仅显露了一点敌自认加入轴心国同盟为失败之朕兆的倾向，到得近来，自然更为显著。

至其向我的和平进攻，提出种种诱和条件，又恳求德国从中调解；逼汪伪政府于十一月三十日签订和平条约；任野村大将赴美国大使之任，冀求美国对敌寇的态度转变等，就是敌阀自认加入轴心同盟失败以后的种种反应。

总之，目下的敌国内外，一则因经济陷于绝境，不能稍

有松一口气的机会，一则因世界各民主国已联合了起来，同时对它加紧压迫的结果，实在已经到了不能动弹的地步。并且更因近来我国加紧了总反攻的准备，豫计明年春夏之交，在我华中华南以及河北一带的敌寇，将因受我全面反攻，而有总崩溃的可能。我们在这一个抗战将得最后胜利的关头，同胞自然要更加团结，更加出钱出力，共赴国难，才可以造成一九四一年的全线总胜利的局面。我国胜利的曙光，今晨已经普照大地了；今后大家自然应该一步一步的使它发扬光大，坚强炽烈起来。我们欢迎这一个抗战胜利的一九四一年。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

汪记《中华日报》上 “打倒汪精卫卖国贼”标语[1]

汪记之上海《中华日报》，去年十二月四日，曾经闹了一次大笑话。在当日《中华日报》上，大生娱乐场广告中，发现“打倒汪精卫卖国贼”一行标语。此事经过，本报十二月三十日《中外新闻》曾经有篇详细记载，读者当能记忆。兹接本报驻沪记者寄来十二月四日《中华日报》一页，爰将“大生”娱乐场广告制版刊出，义务宣传，不取分文，以公同好也。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 ——编者注

介绍敬庐学校[1]

敬庐学校，系由□□教育厅长黄孟圭先生负责筹划，而由各□□出资赞助者。本系出于便利学生寄宿，自兼得修习国文国语之主旨，其教育工作大纲，已见十一日（昨日）本报版内。黄孟圭先生为教育界硕□，□学之精神，□□□人所敬服，故本栏敢负责介绍，希望对国语国文，□学习之热望者，皆能加入此校，便于寄宿之暇，得有受学之益。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星期刊“教育”栏）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原资料不清晰的字以“□”代。——编者注

因鸦片而想起的种种

鸦片的大量输入中国，自然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不过我国《本草》中，亦曾有说明罂子粟的一条，谓该物一名“象谷”，一名“米囊”；花小名录，也说“鹦粟”曰“米囊”；雍陶诗：“马前初见米囊花”，咏的就是此物。

罂粟花开，大抵是在春夏之交，当烟禁未厉行之前，我国西北西南诸省，颇有千百亩地连绵植此毒物的地方；每当草长莺飞之际，于和风淡日之下，到这些地方去走走，实在也有遁迹在桃花源里的感想。

前几年曾读过一部外国人所著的中国西北诸地游记两大册，这书名实在取得很好，是《遵莺粟花而行进》，岂不很有“马前初见米囊花”的意思吗？

我们一见到鸦片二字，马上会联想起来的，自然是一八四〇（道光二十年）我们与英国之间的一场误解。现在虽则已经事过境迁，中英两国，突然打得火热，变成了如兄如弟的样子，但一翻开当时的冲突情形，则自然也有许多不得不使人感到遗憾的地方。第一，如英国当时派到东方来的使节，像纳卑埃爵士，像甲必丹、爱利奥脱等，就不是真正的

第一流外交人才。而惠灵吞公爵在当时的意见，也不过是想维护英国在中国所已得的商权而已。

总而言之，我们对道光二十年的那一场战争，以及其后的南京条约，的确认为是中国国势崩颓的第一个里程碑。虽然当时的执政者，是腐化的满洲人，表面上似乎与我们汉人无关，但是从一民族整个的历史说来，则当时的失策，以后也一直影响到我们的现在。

所以，英国在已身也正处入了危殆的现在，正该对我们中国，特别的表示一点忏悔，予以各种的便利，与各种的援助才对。

旁的事情，可以不必说了，我们就只以在马来亚对我侨禁烟实施的一事来说，当地政府，正应该急起直追，勿失此时机，来和我们合作。此后，敌寇若真南进，则我们合作御敌的事情，还多着呢！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九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戒烟运动宣传特刊》）

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

——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

亲爱的同胞们：

我国十年间惨痛的分裂内战，给予敌人以不少的侵略机会，而三年余来的团结抗战，却给予了敌人以致命打击。这血淋淋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多么的深刻与宝贵呵！

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正当抗战接近胜利之际，尚有一部分封建残余，顽固败类躲藏在抗战的阵营里，而且把握着相当大的权利与地位。他们为了一己的利益，遂不惜昧杀天良，实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们妥协投降的鬼计。他们视抗日最力的军队为眼中钉，视真正在唤起民众的集团为心脏病。千方百计，势必把进步的力量消灭，把抗战建国的力量削弱，以遂他们的主子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宿愿。年来关于国共磨擦的事件，与忠心为国的进步分子如杜重远、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轰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的惨痛血案，就都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而有余！

这难道尚不足给我们以反省与警惕么？

大家都很明白，我们这次的抗战，是为国家民族的生存

而战，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并不是为少数人而战，也不是为一党一派而战，更不是为那批无耻贪污，顽固败类的升官发财而战！因此，我们敢于要求贤明的政府明察秋毫，判辨忠奸，坚持各党各派的团结，严惩贪污，摒除一切投降妥协分子于抗建阵营之外，切实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实施宪政保障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的自由。我们更盼望海内外全体同胞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永远谨记，蒋委员长所昭告我们的“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反共就是投降”的训示，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妥协投降，加紧努力为国家民族的真正解放而奋斗到底！

我们是一群文艺工作者，我们热爱文艺，尤其热爱我们的祖国，值此宗邦存亡危急之秋，我们迫不得已，特向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同胞喊出了这恳切而沉痛的呼声！

	郁达夫	阑	嘉	白	荻	思	明
	桃	木	文之流	刘	思	大	白
	欧阳冰	润	湖	李	洛	沈	默
	安	东	以	多	林	秋	倾	风
星华文艺工作者	子	午	斯	波	侠	魂	力	中
	芜	青	荻	影	一	涧	傅	雁
	蒂	克	君	实	柯	游	静	海
	仲	达	白	圣	柳	风	包	得
	莫	克	蜀	士				

（原载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诗人杨骚的南来

与杨骚在福州别后，已经有三年不见了。虽在报章杂志上，时时看到他的消息，但是从武汉而湘西，从湘西而桂粤，我却终于没有机会和他在旅途中一见。现在他从抗战的陪都，经过香港，而到了这长年是夏的南国，我们很庆幸旧友的无恙，同时又欣幸着南荒的热带上，重增了一位执笔的战士。

诗人是曾经到过各战区去慰劳将士、视察过抗战的实况的，我们希望他能于征尘暂洗后，将他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报告给我们。

文化人在这一战乱时代里所能做的事情并不少，尤其是在文化和我国不同的这南岛，我们希望诗人杨骚能给予我们以簇新的制作，而增加些我们的兴奋。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介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

《四库全书》系清乾隆三十八年集全国通才，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书籍，阅时十余年而成，统计十六万八千余册，分抄七份，建七阁以贮之。文渊阁在文华殿后，文溯阁在奉天行宫，文津阁在热河避暑山庄，文源阁在圆明园，此名内延四阁。今文源阁所藏，荡然无存，其余三阁，尚无阙失。又以江浙为文人所聚，特于江苏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江苏镇江之金山寺建文宗阁，浙江西湖之孤山建文澜阁。文汇，文宗，毁于兵燹，文澜之书，亦于乱后补钞，非当年旧帙，今改存浙江图书馆中。《四库全书》帙卷之富，集中国古来典籍之大成，以数十年之岁月，成此巨大之工程，真历史所仅见。

该书原有七部，分存文渊，文源，文津，文宗，文汇，文溯，文澜七阁，前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文源阁化为灰烬，太平军之役，文宗，文汇两阁亦相继毁灭，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文溯一□沦入鬼域，现存文津，文澜两部，亦均有残缺。文渊阁所藏，独为完善，中央政府关怀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原资料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世变日亟，为导扬国光，保存我国宏富珍秘之典籍起见，特委托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三年影印《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公之于世，从此百年来之珍秘典籍，风行海内外，世界共推。

自抗战以来，祖国珍贵典籍类多惨遭浩劫，本书影存之本亦多散失，本坡商务印书馆曾向国内各地征求，幸得影印珍本初集全部运星，以供南□图书馆及爱好祖国文献者之珍藏。初集凡二百三十一种，本装六开本，共千九百六十册，全部实售价为叻币四百零五元。

（原载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七大问题》序

佛教在其本土印度衰微以后，经典文献，反集中到了中国，自汉唐以降，下迄明清，高僧哲士之深究佛理，居能独其身，出能兼天下的佛门弟子，我国史册上记载特多。而此次抗战军兴，佛教徒或从事救伤济难，或挺身宣扬正义，种种英勇公德，昭彰在人耳目。佛家宗旨，只在出世等谬说，因此，已可一扫而空。

慈航法师，此次为国宣劳，曾经历印度、锡兰、缅甸等地，为我国中枢，争得不少国际同情，而于驻锡马六甲时，又不惜现身说法，向一般善男信女，讲解佛旨之与救国为人有关诸大问题。佛陀宏旨，乃在救国济人，深入世间，此理终于大白。法师所讲各节，经金明法师笔录成书，由各善信出资刊行，以广流传。因恐我国的青年士女，习于传统陋见，以佛家学说为隐遁消极，避世独善的一流，故乐为之介绍，愿天下有心人，都能一读此书，而加以三思。

郁达夫序于星洲寓庐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五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本坡新闻（一）》）

谨献给《南风半月刊》的编者

最近在南洋各地，尤其是马来亚，刊物出得很多；这从一方面说来，原是很好的现象，但从反面来看，也许是实际工作退潮时的反应。我记得在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后，国共分裂，有许多文化人从实际工作的领域中被迫退出，在上海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在，祖国抗战正在顺利进行中，我当然不想以那一个时候的情形来比目下南洋一部分文化人的努力工作。不过在这里，我想说一句，大家的力量不要分散，经济的原则不可忽视。我们已然想出一种刊物，当以全副精神来灌注，务期这事情做了之后能收到文化上好好的结果；切不可太过于短视，而将办杂志这事情视作了商业经营的一种。当《南风》半月刊初次创刊的这时候，我仅将这几句话来贡献给同人，聊以作诸君的参考。

（原载一九四一年六月十日新加坡《南风半月刊》创刊号）

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

自从很久以前，有人提倡过集体创作《马来亚的一日》以后，虽则响应者也时时有人，但终于因为工作太艰巨，计划太广大，后来就也被大家所搁置。不过我想，这事情若必须做的话，那不问规模的大小，我们总须想出法子来去做才好。小规模的做，比不做总要好些。现在，我们想和《总汇报》联合起来，订定一个简单易举的方法，先来试办一下。譬如，各地的读者，不问是从事哪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妨先试来写出一日的工作思想行动，投寄给我们。由我们先行逐渐的在《晨星》和《文汇》上发表。稿子积得多了，再来选择编订，集合起来出书。

我们因为想使马来亚的作者，在这战事紧张之际，都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所以，重行提出此议，读者诸君，若有更简单更切实的方法，也不妨写出来供大家的讨论。指定哪一日的日期，就说“八月一日”吧。

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是好的事情，就应该急做。读者诸君，于读了这一短短的提议之后，若以为这《马来亚的一日》，是值得一写的，则不妨马上拟定办法，寄给我们，以后在本栏里，我们将特设一栏，登载这关于“一日”的稿件。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来亚的一日》试征规约

关于《马来亚的一日》，我们想小规模的来试办一下，虽则规模太小，成绩或不能令人满意，但假使这事情是值得一做的话，那不管是大做小做，做了总比不做好些。我们本此精神，现在想和《总汇报》联合起来试办一下，现在先将征稿规约，简列在下面，希望马来亚各地的各阶层同志，都能抽出一点时间来，来共同帮助此举。

一，一日的时间，先定八月十五日为标准，写作者不限定文艺作家，各地各阶层各职业之男女，能将这一日各人自己的思想、行动、环境及观察等写出者，都可投稿。

二，来稿每篇以一千字至二千字为限。

三，稿到后，先由《星洲》、《总汇》两报择优在副刊发表，稿费照给。

四，来稿截止期暂定九月十五。

五，稿子过多时，当由两报组织编审委员会，连同已发表及未发表各稿，编印单行本，凡投稿而被采用者，每人赠送两本。

上举五条简约，取其轻而易举，读者诸君，若有高见，

亦请提出来讨论，凡在八月十五日前三日投到者，我们可以一一刊登。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马来亚的一日》的补充

关于征集《马来亚的一日》的稿件的事情，星期六的本栏，已与《总汇报》的《文汇》刊登了共同的征文启事。我们的做此事，并不是为出风头，也不是为发大财，实际上只是赔时间与精力的工作。所以，我们想请全马的各报馆，各文化机关，都能牺牲一点点工夫与篇幅，来共同襄助此举。就是请各地的报馆及文化机关能尽一点提倡、集稿之责。此外若能也有副刊篇幅刊登，则直接登载，否则能于截止期的九月十五以后，为花一点邮费，将收到的稿子，邮寄《星洲》或《总汇》报，则我们就感激不尽。各地个人，若能襄助此举，则我们尤为感激。

至于印单行本的办法，在马来亚若因统制纸张法令，而不能印书或出版时，则我们可以想法到香港去印。印刷费用，当由《星洲》、《总汇》两报筹措。若更有其他的困难时，我们也当想法子来打破这些难关。

总之，我们是为了想对马华文化界服一点务，在我们个人所能负得起的牺牲，我们是愿意牺牲的。若这牺牲范围，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时，我们也当另外想出法子来，以期这事的能够实现。虽然，成绩的能不能够使大家满意，当然还是

一个疑问；不过我们总以为一件事是应该做的话，做了总比不做好些。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关于《一日》的展期

《马来亚一日》的标准日期，本拟定为八月一日，但后经与同人等商谈的结果，都以为时间太接近了，恐怕作者没有多大的预备与思索的工夫，所以展期到八月的“十五”。

本来已存心欲助成此举的人，想拿起笔来写一天的经过，是无所谓准备工作的。不过我们若能把如何写法，一天中间的大事，当捉住哪几个要点来写出等，多想一想，则自然下笔时能有更好的成绩。

我们既然定了八月十五为写《马来亚一日》的标准日子，自然希望在这一日的全马来亚同胞，都能够不要轻轻放过这机会，而加以观察、考虑，和反省，当日不写，隔日也可以写，隔日不写，过两天也可以写。总之，要把这一天的一段生活全景写出来才可以。

我们的编订方法，当参考各已成的《一日》巨作，将它们的优点，全般学取。在马来亚地方若有特殊之点，我们也将顾到，须增删者增删，须特别提及的提及。

当日发行的各地英巫印报，若收罗得全，自然也想全部收罗，制版附入。

此外，则读者大众，如有建议，我们也当尽量容纳，以

期这一个小小的尝试，或可以得到几分之几的成功。

总之，独木非林，众擎易举，大家若认为这事情是值得一做的事情，而都能加以一臂的助力，则将来的成绩，或者也可以有一点可观。我们并不希望一举成功，我们只希望即使失败，也能从失败中获取教训，而准备于第二次尝试时得有寸进。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哭杨云史先生》编者附识

云史先生作故，我中华民族又少一诗人。同人等为纪念先生在诗学上之伟业，拟广邀作者，赋诗追悼。凡与先生有旧，或曾读先生《江山万里楼》诗者，统请赐和。诸作逐日在本栏发表后，当积成整帙，转寄香江先生之遗族，以表同人等对先生之敬慕与哀思。

编者附识。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新加坡
《星洲日报·繁星·今人诗词选》）

《马来亚一日》征稿启事

一，时间：定八月十五日为标准，写作者不限定文艺工作者，各阶层、各职业之男女，能将这日各人自己之思想、行动、环境及观察等写出皆可投稿。

二，截稿日期：九月半止。

三，字数：来稿每一篇最好以一千字至二千字为限。

四，稿费：稿到后，先由《星洲》、《总汇》两报择优在副刊发表，稿费照给。

五，稿子过多时，当由两报组编审委员会，将已发表及未发表稿子，编印单行本，发刊时各作者每人赠送二本。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轴心国两面作战与马来亚[①]

纳粹侵略苏联，迄今已入第七星期，师老无功，损失却极重大，共计伤亡人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机械化部队动员四分之三，已被歼灭大半，而飞机坦克车的损失将各逾万数，但此战的结局，还是遥遥无期。现在德虽再调动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及奥匈等国的杂凑军队赶赴东线填防，——因纳粹兵种已竭。——正想作第三次闪电的进击。然据各军事观察家的预断，则皆谓此次闪电进击，德方实力，必较前两次为差。因精粹的师团四十余师，已全被毁灭，而此次若再失败，则纳粹的全部崩溃，为期也不甚远。

纳粹的所以会受到这样的失败，其原因是在两面作战，分散了它的兵力。这不但旁观者知道，就是纳粹的许多将领，也因此而和疯狂的希特拉起了冲突。现在英军已开赴北冰洋，将与苏联取夹击之势，纳粹狼狈失措，应付维艰，大约这两面作战的苦楚，将在这一两星期内，教纳粹饱尝到滋味。

纳粹既铸下了这一大错，殷鉴不远，在东方的轴心强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盗，难道还会不知所戒，再犯下一个两面作战的最大过失么？以常理来推断，我们决定敌寇是决不会的，所以敌寇的不血刃而侵吞越南，现在又想以故智来蚕食泰国，其主因是在看准了英美的不致于兴师。假使英美早就表示敌若侵吞越南泰国，将不惜与敌以干戈相见的坚决态度，则不但泰国可保无虞，就是越南也决不会被侵占得如此之快。

现在敌寇是已在越南尝到了甜头，而且刀已出鞘，不用至极处，自然不容白白地再行收回。泰国的被威胁而屈服，自是意计中事。到了贼已升堂而入室，英美还仍不出以坚决的表示，则将来的后患，自属无穷。不过敌寇若侵吞泰越完了以后，会不会再进一步而西入缅甸呢？我们自然料到他在德苏胜败未决之前一定不敢。

何以到了现在还可以作这样大胆的断语呢？我们在头上已经说过，纳粹已经吃了两面作战的大亏，敌寇是决不会再踏这一个覆辙的。敌若一侵缅甸，无论如何，英国当然不得不立时起来了。虽然敌寇的拆散民主国在远东合作的工作，已经做得相当成功，美国或者将在敌保证不与菲列宾与荷印之下而一时缓和下去，但英国可到底是事关己身，不能将自己的属地拱手让人。而且澳洲的海陆相也连日发表声明，不啻是对敌下了战书，即不问马来亚及缅甸的防务，已固若金汤，就是一有缓急，英国调动地中海、非洲、印度的大军来缅马应战，也决不是敌寇的败残之师，所能承当得起的。

所以，事到今日，我们就敢大胆的断定，敌寇决不敢西侵缅甸，尤其是不敢南侵马来亚。而这一个大胆的断言，却是以英国的作战决心为后盾的。

至于马来亚与缅甸的防务呢，当局者早已有过详细的广播词了，我们在此地可以不必重说。但照敌寇估计，则英国精军之驻马来亚者有十三万余，在缅甸的约有八九万之众。此外的英海空军实力，无论如何，当在敌寇驻越全数兵力的一倍以上。并且，这还是英国一国在马缅的现存军实，若再将美在夏威夷、菲列宾之海陆空军与荷印澳洲印度的全部海陆空军合计起来，则兵力之强，自然要远超出敌寇的数倍乃至数十倍。

故而我们认定马来亚的安全，其金汤永固，毫不成问题的。无论如何敌寇不敢轻易动兵南侵马来亚半岛。即使敌竟敢不顾死生，向英挑动战事，要想打到马来亚来，恐怕也是比登天还难。因此，我们想忠告我们的侨众，大家应该努力准备，想出如何方可加速扑灭东西轴心强盗的方法，不必稍存恐惧之心，而自相骚扰。我们尤其要在此忠告各位在马来亚经商或从事产业的中坚人物，切不可乘此机会来高抬物价，或减低生产。政府对于扰乱市场的奸商，自会有严厉的取缔。而对于生产事业，当然更会有切实保护的指示，以期集中全力，共御外侮。当然，安不忘危，我们对于金兰湾到星加坡只有六百哩海程的这一事实，也不可忘记。

最后，要说到敌寇的北进了。这不过是敌寇的一种烟幕，我们在昨日的社论里已经说过，以常胜著称的纳粹，尚且因两面作战而受到了这一次的大教训，比纳粹实力远逊的敌寇，难道再会去犯三面作战的大错么？这是不会的。总之，我们要以镇静的态度，作周到的准备，来研求如何可以扑灭

侵略者的凶焰，这在抗战的祖国原是如此，就在侨居的马来亚也是一样。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民主国家将在远东首先胜利[1]

我郭外长于五日国府纪念周中检讨国际情势时，曾谓民主集团，将首先在远东胜利。轴心国最弱之一环的敌寇，于遭逢中英美苏荷之联合经济制裁后，势必首先崩溃无疑。郭外长之作此断语，盖以中英美荷之强硬对日，齐一步骤，施行最完密之经济封锁，使已在经济与军事破产途上之敌寇加速地趋于崩溃为前提。英美若于此时在远东，果能取一坚决之态度，联合各友邦及属邦，厉行完全与敌经济绝交之政策，一面更调集海陆空军，陈兵境上，制止敌寇之南侵，则已在中国惨遭灭顶之敌寇，自然只有弃甲曳兵而退走或立时崩溃的两途。本来得寸进尺，欺善怕硬，是轴心强盗之通性。纳粹原是如此，敌寇也何独不然。这一点想也是英美所洞悉的。

现在越南已为敌所吞并，而泰国则正在被威胁至最后关头之际。敌寇的魔爪，果然因慑于民主国两巨头之会商，而在表示退缩了。虽然，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果在北大西洋会商与否？其所会商之重要内容，果系完全为共同制敌及援苏与否？此时仍尚无确息。而敌之情报部发言人石井，

---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却已在声明敌对泰国之要求，只限于经济之范畴了。这当然是由于大批英国陆空军陆续开到马来亚，美国两巡洋舰之寄泊澳洲，以及美国中下级军官多数抵达菲列宾等事实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曾再三说过，英美若果欲维护在远东之权益与领土，有效地禁止敌寇的南侵，除实际准备作战，彻底表示强硬不妥协之态度而外，实在更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此外，则中国之大举反攻，当然为决定敌寇命运的最后之一击。现在敌寇被中国所吸收住之军队，全线仍不下一百万人。敌欲向南向北，作两面威胁之计，国内后备兵及免役兵之征集，已竭泽而渔，亦再凑调不出五六个师团。前数日路透电传，敌国各工厂及农村，已因此次大批军队之召集而陷于绝境。劳工不足，壮丁抽完，现在迫不得已，已在改编全国中学以上之学生，而施以训练，预备将这些青年，送上前线去作最后一批炮灰了。

是以自德苏战争开始，敌侵吞越南军事发动以来，新开至伪满及越南布防的敌军，统计约有四十余万。扬子江流域抽调十万，珠江流域再抽调十万外，其余五六师团，势非由敌国内将老弱残兵及未成年者勉强凑合起来不可。这些毫无战斗经验的新兵，无论其被调至中国换防，抑或送上南太平洋新辟的战场，他们的战斗力的薄弱，当然是可想而知的。故而英美在此时正应从速予我以飞机及重兵器等的接济，俾我得早日作大举反攻之准备。一俟民主国在南太平洋之联合部署完妥后，同时并起，共作扑灭东方法西斯蒂的围剿 。若能如此，使经济制裁与军事制裁取得配合而双管齐下 ，则区

区敌寇，还怕它不就范么？我郭外长的所谓民主集团将首先在远东胜利的一语，其内容所指，大约总是这一个意思。

最近据中央社及本报之专电所传，我在宜昌一带，已小试反攻而取得胜利；预料不久以后，我们在粤南晋南以及浙闽沿海，也将一一采取主动，驱逐敌军。在这一个紧要的关头，我们原不惜重大牺牲，为民主国家作一支柱，奋起而与敌寇相周旋。但同时也希望英美能撑起腰来，向全世界自由，文化，与民主的大敌，施以一强而有力的制裁。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配合抗战形势的抗战文艺

中国抗战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国际形势与我抗战实力，与时俱进，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总反攻的前夕。从中央军事当局的声明来下判断，则一入秋季，等美国接济我的大量军火（重要的是飞机坦克车与大炮等重军器），运抵前线后，大规模的总反攻，就可以开始。

第一，是飞炸敌国：我们在四年之内，只试行了两次，对敌国的飞炸，一次是在敌本国，熊本、福冈等处，投下的都是纸弹。第二次，则在台湾（台北），曾炸毁敌寇之机场及油库与停在地上的飞机多架。秋季反攻开始之后，我们自然要更作有效的敌国轰炸，以报复敌向我后方不设防城市的施虐。

第二，是各大城池的围攻：到现在为止，我们因为缺少飞机大炮，围攻敌寇所占领的大城池，都不能顺利进行。最多，只能冲入城中，毁坏它的军需及粮食等后而自行退出。今后，若反攻开始，则情形当然与前此不同。

第三，在国际间，我们可以促进民主国家加紧联合围剿敌寇的阵线；使敌兵力分散，不能再在我国有分寸的进展，而只有后退。

所以，到了目前，我们的抗战形势，最重要两个关键，一是战斗形式，将由小规模的游击战，进而为大规模的歼灭战。二是抗战局面的世界化。

配合着这种形势，今后我们的抗战文艺，当然也会变质。就是从零碎的片断文艺之不断产生，而至汇合成巨型文艺的创造；更由我国固有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推广至于以中国作风而参加入世界文艺圈，作为今后人类文化的一大支柱。这两种倾向，在这半年中，已经渐渐地显露出来了，苏联《世界文学》中国号之编印，以及英国“新作风”派的作家之翻译我国的现代创作，就是两个证明。

自从西班牙内战以后，以西班牙战争为内容的作品，在英法美等国，出得很多。那一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蒂的苦战恶斗，在战事上，虽未曾获取完全的胜利，但在文艺上已产生了划时代的纪录。我们这一次的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胜利而作的对敌战争，自然除由我国的作家自己创造出伟大的史诗而外，将更有许多国际的作家，也出来歌颂与宣扬。这一种作品，今后，一定将在英美俄等国，继续的产生。已有的作品，如英国诗人奥登与伊舍乌特合作的中国战事参观记，与美国各左倾作家的作品，还不算在内。

总之，文艺的产生与传播，是与国势不能分离的，这只须翻开世界的文学史来一看，就可以明白。这一次我们因抗战而得到的世界地位，当然要在文艺上反映出来。

（原载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五日新加坡《世界》创刊号及同年八月十日新加坡《南风半月刊》第三期）

太平洋风云险恶中之“八一三”[1]

当敌寇侵占我琼州岛时，我中枢当局，曾对与远东有关各国，发出过警告。指敌寇之占领琼州岛，实即太平洋上“八一三”将届之先声。曾日月之几何，敌寇果以海陆空军侵吞了全部越南，不旋踵间，更以威胁利诱，卑劣阴险之手段，复作侵吞泰国之企图。今则矢已离弦，大有不并泰国，誓不休止之势。于是在国防工业上必不可缺乏之物资须仰给于南洋之美国，及重要属地紧接泰边之英国，始临时奋起，于断然对敌提出严重警告之后，更调兵遣将，实际上亦已布置了作战之准备。澳洲首相孟齐氏，且取消了澳洲南部视察之旅行，召集紧急阁议，预备于敌军一入泰边时，即作迎头之痛击。美国与英国联防马来亚菲列宾之会议，在华盛顿有特夫古柏与赫尔之商谈，在大总统休假中之游弋艇上，更有丘吉尔与罗斯福两巨头之商会。总之，到了现在，太平洋上的战云，已呈现着百分之九十九的饱和状态。只待敌寇之兵一步入泰国，大战就可以立时开始。危机一发，正是此时此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地的好形容词了。在这一种现状之下，我们今日来纪念这一个“八一三”的大日子，实在有无限的感慨。

不过，话分两头，事实亦有表里之不同。若从另一角度，来估计敌寇，则从军实上，经济上，物力人力上讲，各方面显然都不是英美的敌手。况且民主国家之联合阵容，还不只英美两大海军国家而已。北有中国苏联，南有荷印澳洲，英在地中海之舰队，朝发而夕可至，美国夏威夷之飞行堡垒，与太平洋舰队，也一举而可以荡平三岛。敌阀虽则疯狂透顶，荒谬到了不可以理喻，然对于己身的死活，总不至于全不计及。即从此次敌寇实施之总动员法令看来，究属仍系一种威胁的性质。所以，美国的观察者，大抵都断定敌寇决不敢轻易在此时与英美来交战。即我国之政论家，亦大半赞同此说，以为敌寇受到了英美的警告，看到了英美的决心，是绝对不敢开兵入泰国的。

这一个观察，原系洞悉敌国国情者之至理名言。不过我们平心而论，敌寇对于南洋之野心，终不会因英美的一警告而抛弃，而敌阀征服世界之迷梦，也不会因这一次的在泰边受阻而觉醒，这当然也是铁定的事实。所以，我们以为民主国家，若欲防患于未然，则在这一个时候，正应取积极的攻势，断不能再作消极之防堵。在远东有“九一八”之殷鉴，在欧洲有慕尼克之教训，对付野蛮残酷之侵略者，实在只有先发制人，斩草除根的一法。迟疑犹豫，顾惜牺牲，决不是我们在这时候所应有的态度。

所以，我们热切希望，英美在这一个战云密布的“八一三”的今朝，马上应该来提倡民主国家的军事大同盟，使受

侵略威胁及已与轴心国交锋的欧亚各国，旗帜鲜明地联合起来，对侵略者，说包围就加以包围，说制裁就施以制裁，直截了当，先寻得侵略国家的弱点，而予以一击，这比到警告，声明等等纸上的空言，显然要有效得多。这是易被动而为主动，由消极而进至积极的一点。

其次是当应付紧急局面之时，行动不宜过于迟缓。人以闪电来攻，我当以比闪电更速之还击相对。国家的自私，利害的打算，以及战后实力的保存等心理。在这一个时候，更应立时清算，全部袪净，才能捍卫得自由，保持得民主。否则，我们的会议未终，而侵略者逐个击破的计划已售，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棋先一着，鸡口牛后，实不可以不力争，这又是一点。

从太平洋的大局，而再来看我们中国的抗战，则今年的“八一三”，显然又比过去的三年，光明得多。第一，不问敌寇的行将南进北进，或全然不进，其在我国的军队势必将减少至不能再减的地步。战线延长，防区扩大，直接的敌人增多，明明是敌寇今后的不利。所以，敌寇军队的南抽北调，频开御前会议，就是它彷徨苦闷，毫无出路的一种绝望表示。不管太平洋战事之会不会勃发，而我国今后的反攻顺利，沦陷区之必能逐次收复，已是固定的事实。故而今年的“八一三”，在太平洋上或是一个最大的危机，但是在我国的抗战史上，却是一个绝好的转机。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远东情势变化的豫测[①]

昨日曼谷路透电，曾传英阁驻远东大臣特夫古柏氏之断言，谓远东局势，将会有一重大的变化。在同一电中，路透通信员并报知泰国态度的渐趋强硬。盖泰国已探知英美对敌寇之决心，并非以一声警告，或一纸抗议书了事者。万一泰国而至被迫作战时，英美更可予以实际上之援助。且在最近美国之钢铁，与英国之汽油，接济泰国，业已见诸事实云云。若使此电之所言果为确凿，则吾人可以预测，所谓远东情势之将有变化云者，盖系侵略者自知不得逞而不敢再进一步之意。若然，则太平洋上的战争，自不至于爆发得很快。

第一，且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最近远东局势之所以会突然变得很紧张的主因，不消说是为了敌寇的完全侵吞了越南。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若是敌寇的侵略野心，再进一层，自然远东情势马上会发生变化。

第二，目前在远东可以制止敌寇的侵略，而再进一步，亦可以使远东情势发生变化的，是英美二大海军国家。从这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据，系郁达夫手笔。
——编者注

一方面来说，除非英美澳荷，于加强对敌经济封锁之外（如已见诸施行的对敌资金冻结，与废弃通商条约等），更有积极强硬之要求提出，如和敌寇报纸之所宣传的一样，向泰国要求军事根据地，或竟向敌寇要求退出越南，退出中国，以及退出轴心国同盟，则自然远东又会发生变化。

不过综合各方面的报道而加以观察，则可以使远东情势发生大变化的上述两种因素，可能性都不很大。就是第一，敌寇的发言人口吻，昨日已经变得异常软弱。石井非但否认有对泰国进兵之意，并且还否认了对美国利用海参威而接济苏联军火，敌寇曾提抗议的事情，故而敌寇的侵略步骤，似不至于操之过急。第二，英美并非是愿意挑战的国家，而且在目下更不是有侵略意志的国家，所以对泰国要求驻兵，或向敌寇令其退出越南，退出中国及轴心同盟等事，也绝对不会得发生。

因此，我们可以预测，特夫古柏氏之断言，远东情势将有重大变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英美加紧合作，民主国阵势结得更为稳固，而制止敌寇在远东妄作妄为的钳子（也即是敌寇的所谓包围），也更加绞得紧一点而已。这从敌寇通信社（同盟社）昨日自伦敦发出的电讯中亦可以看出。该电讯虽只说出了英美会商，已得到一致的结论，因鉴于德之攻苏，不易取胜，所以对远东的态度将更加强硬。说不定于罗斯福大总统回华盛顿之后，美国将对敌提出更进一步的警告。本来民主国家在过去的最大失策，往往是在行动的迟缓，与态度的互不一致。现在，似乎这一个缺点，已渐渐在改变过来了。我们但从英苏的同时向土耳其保证，并无侵略

野心，以及英苏的同时向伊朗要求驱逐纳粹间谍的两事上，可以得到证明。因而我们对于特夫古柏氏的所谓远东情势的变化，自然可以作对于民主国家，尤其是对于抗战中的中苏两国有利的解释，至如法西斯蒂报上之所传，谓远东即将发生大战等谣言，原不值得读者一笑的。

其次，是在各民主国舆论界已被议论得很久的有许多问题，也许会在最近，彻底的被决定与宣布。如关于远东的太平洋联防，由中英美苏荷澳等国，实际上结成一军事大同盟，来联合阻止侵略国家的横行。又如美太平洋舰队之进驻星加坡，或中英美苏荷澳各军事根据地与航空站之互相通用等，都系可以使远东情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若使特夫古柏氏之断言，果系含有这些意义的话，则这一个远东局势的变化，自然是民主国家间的一大福音了。因为维喜政府的出卖法国，与敌寇的虚张声势，作纳粹的帮凶，近日来实在已演成了很严重的局势。民主国家间，若没有更进一步之团结与表示，恐怕世界人类的自由、平等、正义、与文化，便要沦入万劫不复之惨境。我们热切地在希望，此次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会谈，以及澳洲政府紧急阁议之所决定，尽能如我们的预测，是对侵略国家的一种明显而坚决的态度。那么，世界的混战，就不久可以结束。而战后的平等、自由，与光明的理想大同世界，也就有实现的把握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星洲日报》）

编余杂谈

日本的铁蹄，踏入了越南以后，于是就揭起“驱逐洋人”的旗帜，法国人当然要吃亏，英美人士也受累。

日本的铁蹄，现在尚未踏入泰国；而泰国已充斥着日人，已有“欧洲人退出，日本人进来”的形势了，电影院、西餐馆的座上客，于是乎日本人取欧洲人而代之。

日本只会侵略，而且侵略的欲望，永无止境。中国受了几十年的教训，现在正向他清算，要打倒他的侵略主义，消灭他好战军阀。英美人士现在应该可以彻底觉悟了，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只有用武力来打击它，消灭它，所以“绥靖政策”。从此收场，决不能一误再误。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削弱侵略者的实力①

对付搅乱世界和平，毁灭人类文化的侵略者之最上法门，第一，自然是在见机而作，防患于未然。譬如，当敌寇在“九一八”凶行之际，各国就联合起来施以制裁，则东方的野火，或不至蔓延及于亚比西尼亚与欧洲。又如正当纳粹在重整战备，或秘密制造潜艇飞机，及其后开兵入莱茵区域，或窥伺苏台德区，阴谋劫夺之初，英法若即起来加以制止，则世界大势，决不至于会混乱得像现在一样。但既经养痈遗患，铸成了大错之后，则唯一的办法，自然只有大家抱一牺牲的决心，联合加紧来削弱侵略者的实力。英对纳粹的封锁，以及这次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的海上会谈，与今后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三国会议之协商，讨论的当然是这一问题。不过和平是不可分割，而侵略者的结合，又是相当微妙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事情，是应该顾到全局，绝不宜倾于一偏，而使侵略者有逐个击破，或此倒彼起之机会。

现在，先从轴心盗伙来说。意大利已由侵略国家而退居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了被征服国家的地位，墨索利尼的身分，只能与奎斯林及贝当、达兰等相伯仲，东西三个轴心国，实在只有两个存在了。纳粹在表面上，一时虽似侵吞了全欧，但这次在东进途中，却遇着了劲敌。目下纵还没有完全失败，而因英美苏联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集中在毁灭这一轴心主力的重点之上，迟早总不免崩溃。所以，我们在东方的反侵略目标，自然不得不着重在敌寇的一边。

照目下的情势来看，英美的八项和平主张，当然也包括惩罚敌寇的侵略行动在内。而即将在俄京举行的三国会议中，敌寇在远东的妄作妄为，以及诸种威胁姿态，自必也属被商讨的一重要项目。并且昨天合众社电，亦曾传苏俄在远东已动员二百万大军布防，准备敌寇若对美国的接济苏联军火过海参威，或在满蒙边境，一有大胆蠢动，即将迎头予以一击。故而目下敌寇，表面上实在万不敢再有若何进一步之动作。可是敌寇之北侵与南进野心，始终不会放弃的一点，则无论英美及中国的观察者，都在力说；只教防范略有松懈，或纳粹在南俄中东的侵战稍有起色，敌寇的必会趁火打劫，再乘机而窃取些土地与利权，自是铁证的事实。

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想大声疾呼，促各反侵略的民主国家注意，当此为山九仞，功成一篑的紧要关头，绝对不宜对敌寇有半步的放松。我们纵观现局，觉得对此点看得最为明了，而防备也最周密的，唯有澳洲政府。但从澳洲大批精军的源源来马来亚增防，以及澳首相海陆相的频频向内外呼吁，新近又增设澳洲总司令职位的诸点看来，我们就可以说澳洲政府对敌寇的防备，已经是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了。

澳首相孟齐氏在今日且更有一场广播，虽则全辞的内容如何，我们现在还不能够预说，但其防止敌寇南进的警觉性之极度提高，已属固定的事实。我们因鉴于澳洲政府的有此远见，故而更欲唤起各民主国家，共同注意。就是要在此时，齐心协力，加紧来削弱敌寇的侵略实力。

在远东要想有效地削弱敌寇的侵略实力，目下唯有两条途径。即第一，是绝对的和敌寇断绝经济来往。第二，是竭尽全力来帮助中国向敌寇施行反攻。

最近，常有敌寇所散放的谣言，盛行在远东各通讯机关的电讯之中。如或谓荷印与敌寇，又将开始通商谈判，或谓英国已与敌寇在作物物交换的商谈之类。这些谣言固统系敌寇的诡计，我们原也知道荷印与英国决不会再上敌寇的大当，而接济以资源，致使其将进攻己身的实力得渐行加强。不过敌寇之奸诈狡谄，实在是无孔不入的。我们在此谣诼繁兴之际，也不得不加以预防，这是一点。

其次，则英美若将全力倾注到了欧洲，在太平洋方面因敌寇的一时慑服，而即使有丝毫的大意，则噬脐之祸，一定将与放任纳粹当时的局面相同。所以，对付侵略者，应该东西并进，双管齐下，一面当接应苏联在击毁盗魁希脱拉之正中，一面也应特别加强对中国之援助，使我得立时举行大规模的反攻。先将敌寇置之于死地，免其再作东西之呼应，为纳粹而帮凶。这才是削弱侵略者实力最有效的办法，这也就是使世界和平早日到来的最上法门。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关于《马来亚一日》及其他[1]

近几日来（自八月十五日以后），接到《马来亚一日》的稿子多得很，大约平均每日总有一百余封，我们正在细细批阅，打算尽量先在《晨星》、《文汇》两副刊发表后，再将余稿类分，修改，然后重行计划编印书本的问题。编审委员会组织范围的大小，要等九月十五日，征稿截止后，视稿件数目的如何而决定。若稿件过多，当多请文化人来参加这一工作，务使各方面的人，多能依他们的意见（如专家的意见之类），来决定去取，和修改稿件。

因为来稿一时颇多，所以批阅不能立时完毕，所以，发表的迟早，与原稿件的性质及优异无关。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① 本文发表时署名“编者”。 ——编者注

编余杂谈

上海《大晚报》载，沪市英国经纪人家里雇用的厨司买了一只鸭蛋，据说，是预备自己吃的，不料到得夜间，那只蛋放在厨房里的窗槛上，却通体放光，雪亮得像一株圣诞树，于是哄动遐迩，观者潮涌而至，认为是一只宝贝，竟至有人不惜出两千元重价以收买，——然而那厨司还不肯。

上海原是五光十色、无奇不有的地方，小市民的好奇心，也比别地方人更厉害。马路上两只狗相打，尚且“观者如堵”，挤得水泄不通，更何况鸭蛋会发光呢。好几年前曾有所谓“蟹背美人”这宝贝，据说也曾哄动一时，蟹背会发现美人，那自然是邪气的希奇的，大报小报，竞相刊载，但不知怎样，后来终于沉寂下去，无人提及了，实在很可惜。现在又有所谓“发光鸭蛋”，这和“蟹背美人”，恰是无独有偶。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六日
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

美派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①

据华盛顿二十六日合众社电，罗斯福大总统，为充分援用租借法案，而使援助中国抗战易收实效起见，已决派一军事代表团来中国。该团由曾在中国美大使馆服务多年之约翰麦格罗特少将率领，决于半月后起程来华。我驻美大使胡适氏，亦曾于面谒罗大总统后，关于此事，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谓关于对中国之援助，罗大总统与丘吉尔首相在海上会商时，亦经通盘规划，英美两国，对于援助中国抗战，今后只会加强，决不至于放松云云。

事实胜于雄辩，正当敌寇曲解丘吉尔首相在廿四日晚所发表之广播词，大放谣言，谓英美将牺牲中国，而与日本妥协之此刻，有罗斯福大总统这一决定之发表，对敌寇不啻是当头之一棒。而民主国家目下之合作加强，已处处采取积极主动姿势。以后反击侵略国家，将毫不容情，拥护独立自由之民主阵线，必获最后胜利各节，也都可以此一事来作证明。

当然，我们的抗战，所持者是自力更生的信念。即使各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民主国家，因忙于应付己身的种种困难，对我只给以精神上的援助，我们也一定可以击败敌寇，而达到抗战胜利的最后目的。盖敌寇之必败，其运命并非于英美联合宣言发表之此日，方始决定。实则于“七七”寻衅，及其后加入轴心同盟时，就早注定了。不过各民主国家一经联系加紧，行动加速，态度加强之后，则不但敌寇总崩溃的到来，会大大地缩短时间，就是纳粹的没落，也必然地会得加速。

现在侵略阵线与反侵略的民主阵线界限早已划分得十分清楚。而一国的兴败，亦必然与全局有关。英美的援助中国，援助苏联，实在也就等于援助自己。我们与苏联的抗战到底，誓灭轴心凶焰，实在也就等于为英美与民主自由而战。这事，罗大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不消说是早就看到了的。所以，海上会商之后，对苏联之具体表示，为将在莫斯科举行之三强会议案的提出；而对中国的表示，当然是在这一次军事代表团的派遣。

敌寇驻美大使野村之屡向赫尔叩头，以及敌情报部发言人石井之频频表示，谓美国即使将煤油及军需品接济苏联，通过日本领海而至海参威，日本亦不欲加以阻止，不过情绪上终感不快等宣言，就足证明，想向英美求饶者，是敌寇，并不是英美。并且丘吉尔之广播词，也义正辞严，对敌寇只加以强硬之申斥，并不曾说及美国之欲绥靖敌寇。而且在最近，石井曾经更进一步，明白地公布，敌寇只希望英美对敌之经济封锁，能稍稍放宽；而对苏联，只希望保证不将由美援苏之军需攻击敌寇敌方，就感到满足。从这些反证来看，则更可见英美将牺牲中国与敌寇妥协之谣言，是敌人所放

出，英美的态度，只在警告日本，不要自行切腹，妄想在远东再启战端（特夫古柏语）而已。

何况英苏在伊朗，已有与立查沙谈判订约，军事行动业将于一星期内结束之消息。是则以后美国之舰队，将完全活动在太平洋上，驻夏威夷之美太平洋舰队，并无调动之必要。而美国今后援英、援苏、援华之军需，亦只将在一线上直行，自美国西部而至星洲仰光，复经印度洋而至波斯湾内。事实上东半球将成为民主国家之后花园，而太平洋与印度洋亦将成为各民主国家之内海。敌寇纵欲逞强，哪里还敢动一动手？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次美国派遣军事代表团来华的意义，不但在实际接济我抗战军火与作战计划上，有绝大的帮助，就是在击破敌寇的谣言攻势上，也有无比的效力。

（原载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英国实际上已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的外交部长郭泰祺氏，曾经屡次的说过，ABC三国实际上早已是同盟国了，不过在形式上还没有签过字而已。这一句话，实在有事实证明，我想可以不用再来一一列举。既是同盟的兄弟之邦，则休戚与共，患难相扶，自是天经地义。像这一类的话，我想，不说也罢。所以，我们的对于援英，实在用不着再来宣传，再来说些必须援英的理由的。

不过，同我们捐助祖国的难民的义举一样，这一种运动，希望要从多方面去做，更要向最有意义，最有效力的各方面去努力才行。譬如中英美苏的一条阵线，如何能使它加强，打击侵略国家，应从哪些方面同时下手去做等，还是兼筹并顾到才是道理。

直接的出钱，原是一法，但是没有钱的人呢，也可以去出力。譬如同我们回祖国去效力的机师，和投军的志愿兵一样，我们在马来亚，也一样的可以去帮助军运，或投身入保卫马来亚的志愿军团的。

我们既系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反侵略民主集团，则这一集团中的任何一环，和我们的关系，差不多都是一样。国家

民族，当然是第一要顾到，但是集团的利害，也就是我们的利害，其间相去，或有五十步与百步的不同，而最后的结果，却终于是一样。

我国的抗战，事实上早已和英美的反法西斯战争溶合在一道，我们原是希望祖国的抗战胜利，可是同时英美的胜利，也必然地会影响到我们的胜利。

因此，我只想作一句简单的结论，就是援英运动，同我们援助祖国的运动是不可分的。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欧战二周年与远东[1]

今天是英法对纳粹法西斯蒂正式宣战满二周年的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为纪念这一个伟大的日子起见，先不得不简略地回顾一下过去。

第一，细究这一次大战的由来，我们依照春秋责备贤者之例，自然得举出□年前英国当局者的过于没有远见。因为德国的所以敢重整军备，撕毁降约，进兵莱茵区域，侵吞奥国，都是由于眼看到了敌寇的侵占我东四省，意大利的并吞了阿比西尼亚，而国联仍不加以有效的制裁而起的。关于这一点，立顿爵士，曾有过很沉痛的弹劾，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赘说了。

第二，过去在国际间的自私，先不必说凡尔赛条约的不公，就是到了纳粹的野心完全暴露以后，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作祟，致使一时强权得战胜公理，希脱拉得逞其各个击破的诡计，虽然到了最后，侵略者自然必将归于毁灭，但是数千万的生灵，和数千年的文化，可白白地遭遇了一次大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原资料中模糊不清的字以“□”代。——编者注

劫，而不得不蒙受着空前的牺牲。

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了这两年的恶斗，和这悲惨的教训，现在的局面，已经完全变过了。英苏与中国，事实上愈战而愈强，民主集团的联系，也愈来而愈紧，尤其是可喜的一个现象，是彻底击毁侵略种子的决心，更是愈进而愈坚，我们只须一读罗斯福大总统九月一日的广播辞，和一看英国军需生产率的加高，以及中国与苏联反攻胜利的消息，就可以知道过去数年的劫难，也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纳粹侵略苏联的重大损失，现在还不过是一个开端，将来天时转冷，雨雪加深之后，说不定会有二倍三倍的二百五十万伤亡的数字出现。而中东伊朗一条民主国家运输线的打通，或者会使疯狂的纳粹，再向土耳其挑衅，果尔则东线一千八百里的战线，也许会加倍地拉长。同时从巴黎发动的沦陷区民众反法西斯蒂的狂潮，更会北向挪威，南及巴尔干半岛蔓延。试问纳粹究竟有多少兵种，欧洲可供榨取的究竟有多少物资？而失去了光辉的闪电，又可持续到几个两年？

所以，到了这欧战正满二周年的今日，我们敢大胆地下一句断语，就是纳粹在今后，不但是永久失去了进攻英伦的能力，就连要想保住已在掌握中的欧洲，恐怕也岌岌乎有点儿难能。

虽然，罗斯福大总统和邱吉尔首相，为了唤起民众的警觉，豫防顽敌的乘虚，正在大声疾呼，告诫全国，说世界的危机，比两年以前并不减轻，但是我们从客观的眼光来看，则纳粹的末日，实在已经到临。今后它的凶焰，只会逐日的

减低，即使在东线，再或有尺寸进展的可能，但是大势已去，再也不会有席卷欧洲当时的那一种威势了。

从欧洲的战局，一转而再看远东，则我们或者可以说罗斯福大总统的那一句世界危机并不减轻的危言之所指，也许是在此而不在彼。

何以见得呢？因为敌寇的实力，虽则因陷入中国泥淖之故已减杀了大半，而敌阀中少壮派军人的盲目冒险，无知自大的倾向，却比希脱拉更要狂妄到了万倍。我们既知道美国决不会变更其固定的政策，对敌寇没有绥靖的可能，则敌阀代言人马渊之狂言，以及敌海军要员频频的更动，或许是狗急跳墙，再图一逞的先声，也说不定。据敌寇报纸所传之消息，则谓野村于会见赫尔之后，匆促出行，甚至错戴了赫尔的帽子。这虽系外交官之失态，但是谁又敢保证说，这不是他心慌意乱的表示。

是以，当这欧战正满二周年的伟大的日子，我们对于纳粹，虽已完全看到了它的败兆，但对于太平洋的危机，则还认为是十分的严重。总之，我们要注意到罗斯福大总统的那一句富于暗示的声言，还非得提高警觉性来严密监视敌寇的行动不可。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美谈商与敌阁的危机[1]

上月二十八日合众社电曾一度有敌阁改组之讯，而其所举之原因，为近卫不能解除英美对敌资金冻结之难关。且美国接济苏联，大摇大摆而将满载军需油类之商船，开过敌国附近之海上，直至海参威而卸货。于是敌阀中之急进军人，与纳粹第五纵队相勾结，遂欲借题发挥，乘机而阴谋倒阁。但其后亦并无续讯传来，而东京二十九日合众社电，则可以近卫复亲自致电罗斯福大总统，思缓和一时紧张之太平洋局势闻。虽则此电之内容不明，然从敌于事后即开紧急阁议，与一般人之推测归纳起来，则近卫由敌驻美大使野村所亲致之电信，大致当系关于太平洋问题，欲诚恳求美国宽宥，而放松对敌之冻结，及调整敌美间诸种难题的无疑。我们在卅日的社论里，亦曾指出美国的决不至于改变对太平洋之一贯政策，以及敌美间矛盾之无法解决。重庆及伦敦各政论家之观察，亦约略与我们的相同。迄今事隔数日，敌美间之谈商内容，两国当局仍是讳莫如深，而三日伦敦之路透电，则又传自上海方面独立法国系通讯社所得消息，谓敌阁又面临危机

[1] 本文是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了。且谓原因系敌国反轴心国运动渐次抬头之结果。前外相松冈洋右，敌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以及前侵华军总司令本庄繁等，实为此反轴心国运动之领袖。该电中又称若此次倒阁风潮而果成熟，则野村或将被召回而组阁。

此路透电所传之消息，果将成事实与否，我们原也不敢断言，但目下敌国进退维谷，已陷入四面楚歌之绝境，却是极显著之事实。近卫内阁，也许会倒，不过倒来倒去，即使无论何人来组阁，若其侵略野心与侵略政策不放弃，自一九三一年以来，以武力侵占之土地不交出，则敌寇与美国实绝无妥协之可言。这在华盛顿方面之观察者，亦大抵是如此看法。虽然也有一派观察者谓美国当局或将容忍敌寇之占领越南与东四省，不过美国虽可让步至此限度，但即令其退出中国本部一点，敌国当局实亦无法可以使飞扬跋扈之少壮派军人就范云云。总之，由这两派的观点来说，敌美之间，也觉得无妥协之趋势，我们若更从美国对远东一向不变之传统政策，以及屡次宣言维护九国公约之公正态度，与这次被称为大西洋宪章之罗邱八项宣言来看，则更觉得美国尚不至于容忍敌寇之占领越南与东四省，其他的话，自然更谈不上了。

野村为数次曾任驻美武官之亲美军人，当华盛顿军缩会议时，他亦曾做过随员，在美之亲交知友，也许不少，与罗斯福大总统且系罗氏前任海军部次长时之旧相识，敌阁若欲改组，而一变其亲德意政策改而欲行亲美，则野村或系下次组阁最适任之一人，不过私交自私交，国策自国策，使敌国之侵略政策而不改变，则就是由野村来组阁，亦属徒然的一番起倒，敌美间之难关，决不能够打开，太平洋上的紧张局

势，亦决不会马上就变得平滑的。

三日自瑞士秋立希发之路透电，谓纳粹的首脑部，对于敌寇之改变亲德态度而亲美，近来颇感到忧虑；而敌阀代言人，前亦曾数次声明，谓敌国之对于美国由海参威接济苏联军火而提出意见，并非出于纳粹第五纵队之指使。所以，我们对于敌寇之向美求饶，声言可以退出轴心同盟的一事，认为或者事属可能。但借此一端而即欲望美国对敌寇在华之侵略可予以谅解，我们实不敢置信。

自从敌寇发动侵华战事以来，由近卫而平沼，阿部，米内，直至近卫之二次三次组阁，内阁已经改组了六次，而每次内阁上台时所宣布的大政方针，总以解决对华事变为第一要务。但是事变解决了四年，不但敌在中国的泥足愈陷愈深，最近且又因横占越南而陷入了太平洋的深渊，孽由自作，债须清偿；侵略的野心一日不放弃，侵略的政策一日不改变，则侏儒做戏，任凭你会变出如何的花样，结局还不是一个灭顶。舍本逐末，歧路亡羊，敌阁的三翻四倒，终于找不到一条出路的原因，就在乎此。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关于《一日》的稿件

《马来亚一日》的稿件，截至现在为止，收到的已有一千三百七十余件。《总汇报》所收到的总数，大约也不相上下。所以，两报合计起来，已经有两千余篇了。我们每天披阅，当然一时不能阅毕，故而在两报上已发表的诸作，并不是说系从全部稿件中择优而先发表的。因常有投稿者写信来问，故特先在这里，作一总覆。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澳洲缅甸与中国的交谊[①]

自从敌寇的南进日亟，整个侵吞了越南以来，英美为恐危及于菲列宾、马来亚与荷印，同时采取并行政策，冻结敌寇资金，断绝对敌商务关系，且亦加强南洋各属之防务，一面又对敌发出警告，因而太平洋上风云一时骤呈险恶之象。直到今日，太平洋战事勃发的危机，亦并不能说是完全已经过去。在这中间，除荷印与菲列宾的充实防务，增加海陆空军，预备无论何时，敌来即予以迎头痛击外，对敌寇的南侵，关心最切、防备亦最周密的，自然是英国联邦中的两员：澳洲自治领与缅甸了。

中英两国，在东西反侵略反法西斯蒂阵线上，所处的地位相同，所下的决心一致，从主义与利害等无论哪一方面来讲，今后的团结，只会得日趋日紧，决不会背道而驰。正唯其如此，所以，中国与澳洲、缅甸，更因为同受敌寇侵略的直接威胁之故，自后的关系，也只会得亲密之上再加亲密。在这一种现状之下，我们得见中澳互派使节一事的实现，尤其是最近在星洲得亲聆澳洲首任驻华公使伊戈尔斯顿爵士之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伟论，实属至可欣慰的盛事。

按澳洲与中国的发生关系，远在百余年前。中国人称澳洲作新金山，以与美洲西部的旧金山相对立。所以，英国在澳洲的拓荒辟土，开矿力田，我们中国的华侨，当然也尽了一部分的力量。不过其后因澳洲当局之政策改换，对我侨之取缔及入口限制，渐行紧缩，至我侨民之数，自数万而减至数千。其间更因移民律与海关禁例之严，所发生之民间悲剧亦复不少。如在澳生长之侨民，回祖国结婚，但新妇非在澳洲出生之故，而不能入境之案件，过去时有所闻。且因主客势殊，黄白种异，如一八六一年七月之兰滨惨案，更为中澳邦交史上之一污点。

现在则时移势易，中澳人民都满怀了如兄如弟之热情，咸望努力作中澳间商务、文化、产业上之沟通。如中国出产之桐油、猪鬃，以及军需工业上所必不可缺之钨矿等类，正可与澳洲之羊毛、小麦、果实及其他之农产矿产品相互易。澳洲今后若欲自农业国而进展为工业国，则劳工必感缺少，而中国则劳工尽有剩余。中国在战胜后之诸般建设，机械与技术专家，自亦相需孔急，若向澳洲去求供给，自然比远向英本国或美国而借材，更为简捷。凡从这种种方面着想，我们第一，希望澳洲政府，能将移民律改宽，使中国人民，今后得频繁往来。第二，在文化沟通方面，希望互组考察团，互派留学生，以及每年有交换教授之制定，使两国的情形，得通过文化界之宣传而普及于民间。第三，两国的投资，更可以设法而使其活跃，如澳洲政府对中国之实物借款，以及对于中国游资之在沪港或马来亚者，尽量吸收去澳洲开发

等，都系目下所应做之急务。澳洲顾问在我国业绩之最彰彰者，如端纳先生在西安事变当时之为蒋委座而尽力，我国人士久已各抱感激之敬意。此次伊戈尔斯顿爵士，更以满腔热忱，而赴中国首任公使之任，以爵士之道德声望，经验学识而作沟通中澳交谊之桥梁，我们可以预祝将来必有更大之成就。

至于缅甸之与中国，自历史地理人种文化各方面讲，应有亲睦的交谊，实系必然的趋势。自从滇缅路开通，中缅访问团互相往来，以及此次敌寇猖獗逞强，直接威胁及中缅国境以来，中缅今后的存亡命运，已成不可分之局面。若滇缅铁道与滇缅边境之若干支路，再行筑成，则中缅虽属异境，实则已宛若一家，此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必至于打成一片。且自今年之中英划界问题解决，与此次缅甸政府允免美国援华军实之过境税后，我们对于英国及缅甸的感激，更非楮笔所能形容。凡此种种，都系侵略国家所促成之佳果，民主国家联系的加密，缅甸实为一最重要之枢纽。中缅的交谊愈密切，敌寇的威胁自愈失其效力，再加上以美国援我之物资，而为中缅接缝处之水门汀，则铁壁铜墙，对敌寇之防卫，势必更见稳固了。

正当敌寇在泰国阴谋显露之际，澳洲、缅甸与中国，同时有此交谊日进之事实的表现。我们认为就是民主国胜利的前兆。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太平洋危机移到了大西洋①

因敌寇侵占越南所引起的太平洋危机，自近卫亲致书面于罗斯福大总统后，旬日以来，在华盛顿有寇使野村与国务卿赫尔之频繁的会商，在寇京复有美格鲁大使与寇外相丰田的不断的折冲。据十日上海合众社电所传，谓日美或将于本周内订立一临时的协定。我们从邱吉尔首相与伊登外相的演词，以及英内阁远东特派员古柏氏的谈吐里，都可以看出，英美只欲在远东阻止敌进一步的侵略，并不想在远东挑起太平洋的战争。而在敌寇的一面，也明知若此时，与英美为敌，势必是自取灭亡，故而故意付价还价，无非欲求英美对敌寇的封锁，能稍为放松一点点而已。

根据敌情报部代言人之所露示，则美对敌显然已有给予以若干油类之意思。所谓只教日本也能得到美国的石油，则美纵对苏联接济以军需，源源由海参威而上陆，亦属与敌寇毫无关系的云云，当即指此事而言。故而敌枢密院有业已批准与美谈判之消息，而各重要方面所作关于远东的谈话，也都说远东情势，已经由紧张而略弛，热度虽未减低，步调实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已趋缓了。

重庆方面，我郭外长对此次敌美之谈商，亦早发表有声明，谓太平洋问题，不经中国之承认，决无解决的可能。英美亦断不会不得中国之同意而径与敌寇谈妥协。敌美本未尝宣战，故亦无从而言和，所谓和平谈判之名词，实系敌寇所造作，欲用以减轻敌国内民众之怨尤，而使敌阁得苟延残喘的用意。

故而综合各方面情势看来，敌美之间，一时为缓和远东局势起见，成立几项暂时协定，似是已有了眉目。如美对敌略略放松一切物资（包括油铁棉花等）之禁运，而敌对南侵，不作更进一步之冒险之类。至于完全妥协，牺牲中国，则我们早已说过，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况且中国也并非可以自由被他人牺牲的国家，而英美牺牲了中国，非但对世界的威信将扫地，并且也是毫无利得的事情，损人而不利己，英美是断不会取此下愚之政策的。

从太平洋而转眼来一看大西洋，则敌美之所以要一时成立暂时协定的理由，也可得到一解答，而合众社九日电讯所说的对美国将被卷入战争的威胁，已由太平洋而移到了大西洋之消息，更并非是不经之谈了。

第一，继纳粹袭击美舰格里尔号之后，复有钢水手号与西沙号之被击沉，因攻俄而致损失得不可收拾的疯狂纳粹，今后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势必施行无限制的潜水艇政策，已由威胁而付诸实行了。

第二，罗斯福大总统对于海上自由之主张，或见之于宣言，或发之于声明，在此数月之中，已不知反复力说了多少

次，直至最近，更重作一确切之声明，即自美国至冰岛之航路，当绝对消除一切的障碍；又以后美舰在海上若遇到危害，当毫不容情地即加以剿灭。这虽非对纳粹之正式宣战书，然而事实上与宣战却也相去得并不是很远。参议员乔其说："事到如今，各种连续发生的事变，确在使美国趋向参战的一条路上走。"参议员詹姆斯麦莱也说："希脱勒似在制造事变，要迫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旋涡中去。"而在同一合众社之消息内，更谓斯毕资贝干的远征，就是使罗斯福总统将白海之战区禁航令解去之先声。

是以，美国之将改正中立法，渐渐地已倾向到了参战的一方面去，早已成矢在弦上之局势；而在两洋舰队尚未完成到一半的今日，则在大西洋吃紧的时候，自然不想再在太平洋上惹起一点小风波。敌寇的想迁延时日，欲静观德苏战争之结果，或等待德英之再次交锋的苦衷，在英美的一方面，也何尝是没有？就这一点来推断敌美谈商的内容，则不待华盛顿与东京的公布，也可以猜想到一半了。

总之，太平洋的危机，确已经移到了大西洋，而美国的参战与不参战，事实上也不会得马上就发生什么重大的变化。不过敌寇若已向英美求饶蒙准了以后，则今后对中国，自不免又有一番小骚扰。但是英美对我的援助，决不会完全就停止，而我们的局部反攻将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十年教训①

——“九一八”的前夕

自敌寇遵照了田中奏折的传统政策，欲实现其征服世界的迷梦，于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开始侵入东北以来，到今年的此日，已经整整地满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敌寇灭亡中国的计划，秩序整然，一步也不曾放松，由冀东而热河察绥，以及内蒙河北；甚至“一二八”当时，就想伸足入扬子江流域，渐逼渐紧，终于使我不得不于“七七”芦沟桥之役，忍痛奋起，下全面抗战的决心。

我们回顾这十年来之失策，第一，是在于“九一八”当时之不抵抗，东北四省，就轻轻断送在军阀余孽之手。第二，是过信了国联，没有看清当时欧美国际间内在的矛盾，如当时英法对德及因争取欧洲霸权之故的同床异梦，以及英美对于远东的各有用心。第三，还是在于我们自己的不一致对外，不知早日团结。

我们对敌寇侵略的这种种失策，说起来原只能恨我们自己的政治军事，在当时的不上轨道。但这同样的失策，在欧洲的各先进民主国家，也竟不能避免，终于使侵略者得东西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勾结，气焰日高，卒至制成了这一次空前未有的世界大屠杀的惨痛局面。星火燎原，养痈遗患，过去的痛史，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让我们来一检现势，再说将来，倒是光明在望，反可以增加我们争取胜利的信心。

我们由这十年来惨痛的教训中所得的最大结果，是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去开拓，只教信念坚定，绝处也可以逢生的一点。试将我四年前，抗战初期的民气军实，与国家的处境，和现在来一比，就很容易可以看出，“生于忧患，死于逸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两句古语的信而足征。在抗战初期，不但敌人在夸说三个月足可以亡我，就是对我抱同情之第三国，以及我国民众之大部分，也都以为以积弱之中国，而与号称世界一等强国之敌寇来拼，胜负之数，可不待蓍龟；中国但能抗战一年，已属奇迹，更哪里有最后战胜之理？

但是，现在我抗战已进入了第五年，而无论从兵种民气，军实，和经济机构等各方面来讲，不但是丝毫不曾减弱，并且反逐渐地在加强。虽然，各民主国家之对我援助，原是一个绝大的因素，可是战斗员数目的激增，后方产业的进展，地下地上富源的开发，与夫万众一心，民众对国族观念的认清，却都是我自发的心得，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

正当这“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来临之期，虽然敌寇又在利用国际情势，与轴心阴谋，大作其和平与谣言之进攻，可是我与敌寇，决无于现在正将胜利之际言和之理，这不待重

庆当局之正式申明，我们也早可以断言。而美国的不至于牺牲中国，完全向敌寇让步，也不待罗斯福总统的向国会详报援助我之细账，与郭部长之对美大使作深谈，我们也早可以料到。

罗斯福大总统，虽则在几次广播演词中，都不曾提及远东，可是意在言外，对轴心国海盗行为之惩处，决无大西洋与太平洋之分。而对于武装护航，务使因援用租借法案而运出之军火物资，能安全送达目的地之宣言，不已就尽够证明美国对敌寇的态度了么？况且，为充实太平洋防务之故，最近美国又有在圣诞岛新辟军港之议。而此次格拉第氏来菲列宾与荷印各属，所调查建议的，又属与美国整个国防有重大关系的军需工业之物资。从这种种方面来下观察，我们认为所谓敌美间已有默契，或敌美间协定之各阶段与步骤，还不外乎是捕风捉影之悬猜，这对于我的自力更生，与抗战到底的国策，终于是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的。

况且，敌寇的侵略成性，得寸进尺，毫无信义，不但是十年来给了我们中国以一大教训，就是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也是一个好教训。授盗以柄，与虎谋皮，美国当不会在思彻底灭除世界侵略分子之此际，而出此自相矛盾之下策。

这一个“九一八”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恰好在纳粹以空军侵英满一周年纪念日之后。在纳粹空军大举侵英一周年纪念日中，英远东军总司令波汉爵士，与英前情报部大臣达夫古柏氏之演词，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借用，中国已经不是十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四年前的中国了。而世界各民主国家，如

英美苏联荷兰诸国对剿灭侵略者的决心与协力，也远非一年前尚属犹豫未决时之可比了。

九月十四日，又是一百三十年前（一八一二）拿破仑带领六十万大军侵入莫斯科的日子。苏联的代言人，在那一天广播词中向希脱勒的妙讥我们也可以借用一下。意思是想问一问敌寇间的疯狂军阀，到了现在还敢说一声三月亡华的那一句无耻壮语否？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反侵略国际大会感言[①]

十六日伦敦路透电，谓协约国之国联会，已在伦敦成立。该会将协助改造新欧洲，系由国联同志会之国际委员会所发起，其目的系为反侵略各国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主席薛西尔爵士，即国联同志会的会长。参加之会员国，有中、美、苏联、荷兰、捷克、加拿大、比利时、澳洲、纽西兰、印度、波兰、挪威、南菲、南斯拉夫、自由法国与希腊等。正当“九一八”十周年惨痛纪念之今日，我们重阅此电，真不觉有无限的感慨。

我们总还没有忘记，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威尔逊总统抱了最高理想，尽了最大力量，欲维护国际间之正义与和平，辛苦经营，艰难缔造成功的，就是在这一次欧战起后，变得声臭全无的国际联盟。自国联成立以来，二十余年中，对国际间的贡献，原不可以说是绝对没有。譬如国际间卫生行政之推扩，救护事业的扩展，禁鸦片烟毒与贩卖人口之类的工作，实在也做得不少。可是一遇到了强弱国间的纷争，为了正义和平，正应该发挥国联固有的作用之际，却总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是软弱无力，事事不能够令人得到一满意的欣慰。

别的暂且不说，单就“九一八”事件来看，中国在当时如何的热望国联，能抑强扶弱，出来主持公道。但一则因各会员国的太过于自私，再则因国联实际上亦没有强制执行议决案的力量，故而只派了一个由立顿爵士率领的调查团到东北，创制了一册报告书而了事。侵略之端既启，各强有力之会员国，自然只知道有强权，不复知有公理了。当意大利侵略亚比西尼亚后，与地中海权益有关，及在非洲大陆有殖民领土的国家，方起来对侵略国作经济之制裁。可是大家只顾私利的虚实既明，还有哪一个来尊重这一个决议，肯牺牲自己而为他人谋利益呢？

所以，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国联的失败，就在于理想与实际力量的不符。自从敌寇与意国的侵略得售以后，国联实早已丧失了它的存在理由，不待纳粹此次的起来撕毁一切约章与背弃信义诺言，我们就早知道国际军缩会议的不会成功了。

可是人类毕竟不是兽类，弱肉强食的野蛮作风，终于是人类文明的公敌，故而当现在纳粹的大屠杀政策正威胁全世界之际，终古不易的正义人道文化等理想，又复抬头起来了。这一次的伦敦反侵略国际大会的成立，当然就是这一理想的具体表现。

与这反侵略国际大会的理想相呼应，同时我们还接到了纽约十六日的路透社电，谓保卫美洲委员会，也有促政府重订外交政策之十大决议（详见本报电讯栏）。足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于侵略残暴者，人人皆欲得而甘心。不过

要看制裁侵略者的实际力量能否与此理想相符合，我们人类的进步与退化，才能划得出一个分晓来。

团结就是力量，宽纵必遗后患，是历史上的明训。我们既经知道了对东西轴心国家若不斩草除根地施以一番痛剿，人类便永没有安宁进步的一天，则第一要紧的，自然要加强团结，不容宽纵。英美的尽力接济苏联，美国的以军舰护航，与这理想，似乎有了一步的接近。但公道正义有同盟，毒蛇猛兽，亦有恶伙，倘若我们团结有一漏孔，则恶伙的袭击便最会乘虚而窜入。我们在这里，首先想警告各民主国家，当这轴心侵略国正将东西同时没落之秋，切不可放松一步，致授盗以柄，而遗噬脐之悔。

从国联而谈到了“九一八”，我们自然更不得不提及一下正在宣传的敌美谈判之内容。虽然我郭外长已有相信美国决不会出卖中国的明言，同时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伊撒克氏，亦曾对合众社记者保证，谓罗斯福总统与美国会决不至有与敌寇签订害及中国的协定之事情，伊氏并且还说，相信敌美间之谈判，当以敌寇完全由中国撤兵为基本条件，否则双方就不能够达到了解的程度。话虽则是如此说，可是狡猾的敌寇，将如何的施行骗术，欲使美国去上他的当，却是很难捉摸的。所以我们对于敌寇的宣传，谓与美谈判的基本条件，并且是关于海参威港美船运输军实的问题，此项谈判业已开始在进行中（寇官电）的一节，深望美国能够不违背它所素抱的理想，与迭次的声明。必要做到这样，然后人类的正义与公理，才有维护的希望，而反侵略国际大会，才能完成它实际的任务。否则，道旁筑室，纸上谈兵，我们人类，要想

维持永久的和平，就谈非容易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敌寇会马上向苏联进攻么？[①]

纽约廿三日路透电传由马尼剌方面所得之可靠消息，谓敌寇在最近数周内，调往伪满及朝鲜之军队，至少有一百万人。并谓敌国向苏联进攻之准备，实早已着手，近则连敌国内之马匹，亦已扫数运往伪满，窥其用意，似在于实行南进之前，或将先取海参威，而冀免除后顾之忧云。此证之于我重庆《大公报》及其他各方面之观察，以及敌寇国防司令部之设置，与夫朝鲜、东北、河北，及察绥内蒙各地陆军寇酋之更迭，并且由前数月来，亦曾频频报道过之敌军之抽调等事实观之，或者也很可能。更何况伪满与苏联边境，近传两国间时有冲突，而对于美国由海参威运送军火，接济苏联等，敌亦曾提出意见，而至最近，则又借口于苏联水雷之流散而提出抗议。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是敌寇对苏联妄想一逞的证据。又兼以最近纳粹在东线南路基辅卡科夫方面稍有进展，保加利亚说不定也会作纳粹的傀儡而与苏联启衅。是以最善投机的敌寇，似乎于此时决定进攻苏联，一时既可以消灭敌国内部的矛盾苦闷，其次也或者可以减少海参威这一把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头上利刃的威胁。兴师北进，现在当是一个黄金机会。是以照一般的观察，敌寇必于最近发动进攻苏联，实在是十分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从敌寇对湘鄂粤境，正在作打通粤汉路的蠢动一点看来，则又觉得敌寇的北进，也许还仍是言之过早。何以见得？我们想先试来分析一下。

第一，敌寇之驻伪满一带的军队，在侵占越南之前，原有四十余万，而侵占越南以后，虽竭力将散布在中国二千里战线上之寇军抽调，其数最多也不过一二十万。即此一二十万之兵，一经抽调后，敌在中国之攻占各区，早就显示了岌岌难保之势。最近豫北之大部伪军反正，就是一个明证。所以，我们以为，敌寇的存心投机，打算于纳粹攻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胜负之势已经明白确定以后，会向西伯利亚进兵，自属毫无疑问。但在目下，谓已有百万大军，集中在伪满朝鲜一带，似乎在数目上，不无可疑。盖敌寇在目下就是连各中学以上之学生，也当作军队，全送往前线去作炮灰。除已在中原大陆送死的百余万，被中国所吸住的百余万军队外，实在更没有一百万的人，可以向伪满增防了。据我们的估计，现在寇军驻扎在伪满一带的军队，最多也不会超过七十万，而俄国的远东军，当有百万以上，是敌寇所熟知的。此外，则我东北之义勇军，朝鲜与苏联边境之革命军，总数也不下五六十万，对此倍大之联合义军，敌寇的侵略军队，虽然是胆大妄为，我们料它或者是多少要加以顾虑的，这是一点。

第二，敌寇对俄国出兵，只除在日俄战争时，侥幸对腐败的帝俄军队，收了一次胜算外，每一次出兵，总无不是完

全失败的。所以寇兵对俄国的军队，都抱有谈虎色变的惧怯之心，而对于苏联与英美联合的空军，则恐慌更甚。当寇美谈判，尚无眉目之此际，而谓敌寇会冒险就向苏联进攻，我们总觉得不甚可信。

第三，军队的风纪，是决胜的一大要素。在敌寇未侵略中国以前，敌兵的纪律，比德军更加整肃。譬如庚子年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纪律，以德军为最坏，奸淫掳掠，几乎无所不为，而英军与日军，则系八国军中纪律之最佳者。但是自敌寇侵略中国以后，敌军的军纪，却完全坠毁了。凡在中国驻扎过，或只须到过中国的寇军，无论大小军阀，个个都变成了兽人，奸淫掳掠，固可以不必说，就是从前在敌国军队中绝对没有的那种贪污剥削，损公肥已的事情，现在也大大地流行了。在中国的敌国军人，不论大小上下，少则数十万，多则数百万千万之私财，都变名换姓，存储在上海平津等处的中国及英美各银行里的一事，不但敌阀知道得很清，就是敌阁及敌国人民，也完全知道的。以这样纪律全无的匪军，究竟可不可以与到处能坚壁清野，誓共要塞决存亡的苏联军队一较胜负，当然敌统帅部与参谋部不会得不晓得。况且拿破仑在莫斯科之失败，完全由于当时杂凑军队纪律之不佳的一点，是敌各军校所习熟的常谈，敌阀虽则已因侵略中国而变成了疯狂，但对这一军事常识，大约总不至于忘记。

我们从上举的三点看来，觉得敌寇在目下，或者还不会马上向苏联进攻，而决定敌寇最近究竟会不会北进的因素，第一不消说是须看中国战事的能否冻结。第二，更须看敌美谈判的进展如何，这与现正在莫斯科进行中的英美苏三强会

议，自然也有密切的关系。第三，最重要的一着，还是要看纳粹在东线的进展，与纳粹在敌国内第五纵队的工作成绩。若纳粹在敌国内之第五纵队计划得售，近卫及海军系之稳健派人物，都同意国的墨索里尼一样，或完全成了傀儡，或一个个被暗杀之后，那么敌寇的马上兴兵夹击苏联，自属必然之势。否则，我们认为敌寇还是第一仍注意在解决中国战事，北进南进，现在一时总还不会得就动，除非敌国内立时有最大的政变发生以外。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以德苏战局为中心[①]

自从疯狂的纳粹，于六月廿二日晨，突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动侵略攻势以来，到今天已经是整整的三个月零三天。当时的苏联，对于和纳粹所订的不侵犯条约，并无违反之处，故而对纳粹的突然进攻，虽则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预防，但至少至少，我们可以说它决没有准备得像存心侵略他人的纳粹那么周到。所以希脱勒在进攻的当时，大言不惭，居然说三四星期，就可以完全击溃苏联。这当然是一种鼓励业已疲于奔命的纳粹兵士，和安慰国内怨声载道的纳粹民众的欺骗之辞；然在希脱勒本心，总至少也在想寒冬莅止之前，必能使苏联屈服，然后就可以一转而侵英，如统一欧洲时的局面一样，不出半年，定可以攫夺得高加索油库，与乌克兰麦田，独霸天下，奴役全世界的人民。殊不知干戈一启，竟至损失得如此之大。直到现在，诚如苏驻英大使梅斯基氏之所说，纳粹兵员死伤达三百万，飞机坦克，被毁各以万计。纳粹的侵略实力实实在在减弱了三分之一，而所收的

① 本文系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发表时未署作者名。据新加坡方修、连奇、王慷鼎、姚梦桐考证，系郁达夫手笔。——编者注

结果，却是闪电战顿失去了效力，和纳粹军无敌的一般观念又被打击得粉碎的两个笑柄。希脱勒在侵略当时，志在必取的四大目标，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敖得萨，只在最近，才得到了一个被俄军于放弃前毁坏得片瓦不留的乌克兰的空城基辅。连德苏战争初起时，大家所预言的希脱勒将走上拿破仑旧路这一句话的前半段胜利场面，都还没有被演成事实。其后半段的悲惨命运，当然是更要比拿破仑不上了。

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最近的纳粹于疯狂之上，又再加上了疯狂，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必欲于最近攻下列宁格勒，攻下顿河流域的大工业区，更想一举而攫夺到克里米亚的海口，与高加索的油田。自己的兵种不足，又拼命的硬拉法西斯蒂的黑衫军来殉葬，牺牲了强盗同伙的生命还觉得不够，最近就又压追全人口也只有六百万的保加利亚来做他的虎伥。

两国交战，北自北极，南至南海，战线拉长至二千里的一条线上，胜负出入，当然是在所难免。苏联在南路一角，我们自然也承认是略有不利，不过在地广人众，资源又较我国更为丰富的苏联，仅仅于南端失去一城一地，其不至于影响全局，也不至于起决定的作用，只须证之于我国对敌寇的四年作战，也就可以明白。况且南路军总指挥布敦尼将军，又系身经百战的宿将，其退出聂泊河东岸，扼守丹内兹河防线，保卫顿河区域工业中心地的神勇，又在在使我们佩服。即使纳粹能于最近，嗾使保加利亚兵去填补他的缺口，或利用海空军去骚扰阿左夫海与高加索西岸，以及克里米亚半岛，我们只须一看敖得萨的迄今犹作苦斗，日日在要求罗马

尼亚付出数千人的牺牲代价，就可以知道高加索决不是罗森堡与丹麦等地可比了。

所以，现在南路一带，苏军虽则稍稍失利，局势也相当的危急，然而纳粹的要想长驱直入，如席卷欧洲时的那么顺手，恐怕也谈非容易。

在这里更可以证明纳粹的决不能如攻马奇诺阵线时那么顺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反侵略国家的已经到了紧密合作的阶段，再也不至有被各个击破的一点。各反侵略的民主国家之业已紧密合作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于最近在苏京莫斯科举行的英美苏三强会议，及在伦敦开催的协约国会议中得之（详情见电讯栏）。英美的援苏，早已见之于事实，美国接济苏联的军火物质，满载而去的船只，都已在海参威、北冰洋、波斯湾等地的海口卸下了货。而英国的援苏坦克周中所产的坦克车辆，也已由苏驻英大使梅斯基点收了许多批。此外则飞机、大炮、煤油，以及机器之类，正在源源向苏联的新设置之工业中心区和战线上输送，英国军队且更有二十五万已开入高加索去协助苏军作战的消息，而尤其令人兴奋的一事，是美国已将商船加上了武装，自红星号在北冰洋被纳粹海盗击沉以后，全国的舆论，不但只在要求中立法的废除，简直是已经到了参战的前夜，和一九一七年的紧张状态，完全是相仿的样子。

所以，若以德苏战局为中心，而综观一下世界的现势，则英苏京的两大会议，和美国即将参战的三事，就是促成纳粹法西斯蒂崩溃的号角与丧钟。我委座在重庆对胡文虎先生所说的一句话，谓中国的驱逐敌寇出境，将在明年；就是不

可分割的世界永久和平的奠定，明年便可以实现的这一句预言，我们证之于上述的理由，自然是可以确信而无疑的了。

（原载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新加坡《星洲日报》）

三十年的双十节

双十佳节，轮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十回。敌国明治维新，到甲午为止，其间不过数十年；苏联自十月革命起，到这次和纳粹拼命为止的经过时期，也不过二十余年。人家都曾在短期间中作长足的进步，而我们却进步得很慢的原因，一句话说尽，就是因为受了外来恶势力的压迫。这些外来的恶势力，硬要绊住我们的脚，而不愿意我们向前进。当然，一半的原因，也在我们自己民族的觉悟不早，以私害公，借了外国的借款枪炮，来肥己，来自相残杀。不过这一种恶现象，到了芦沟桥炮声响后，便一扫而空了。所以今年的双十节，我们来庆祝它，有两重的意义：即一，明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年的双十节；二，是抗战事起后第五次的双十节。

从第一点意义来讲，三十而立，我们自今年双十节起，应该可以走上独立自由的坦途。

从第二点意义来讲，今年是我们开始胜利的年头，证据事实很多，简略的一举，就有下列的几件：

（一）湘北的大捷，这便证明了我们的愈战愈强，十足可以自力更生。

（二）在远东国际局势的对我有利。如星洲军港会议，

马尼拉英美军政要员的会议，香港英美中三国的财政经济会议，都是与我们的抗战建国有关，而足以制敌寇的死命的。

（三）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到渝，以及美国飞机厂的加紧工作，赶制助我的飞机，这些就是为敌寇挖掘坟墓的锄铲。

（四）这次重庆参政会议，就将开会，各党各派团结的问题，必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

（五）苏联与荷印，各已站在我们的一面，将强硬对付敌寇。

（六）纳粹的将近崩溃，就是我们间接的胜利，因为敌寇是纳粹的帮凶，而我们却是民主阵线中最初对侵略者抗战的急先锋。

有此六件事实，也尽可以证明我们今年应该大大地来庆祝一下双十节了。可是闻胜勿骄，是委员长的明训，而澹泊明志，宁静致远，又是诸葛武侯对我们的教条。所以，我们到了这最可以欢欣庆祝的日子，一方面仍旧要不忘记国父之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大约到了明年的此日，我们的抗建工作，必将有更伟大的成就，请大家还是到了黄龙，再来痛饮，我们目下的标语，仍旧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月九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郭诞过后

本月十五日的庆祝郭沫若氏诞辰的聚餐与游艺，总算是很顺利地举行过了。剩下来的，是结束会务，再为基金筹募一点寿礼的事情。这一次的聚餐会中，承华兴公司连瀛洲先生报效啤酒，精美虎标汽水公司李俊承先生报效汽水，和美蓝载章先生报效烟支，特别是要在此地声明一下，表示感谢。其次，则漳州十属会馆平剧部，及职业剧社诸公，帮演游艺，我们也得致谢他们的热忱。至于爱华乐队，及吴盛育先生，出钱出力，更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汾阳公司的郭京先生，及胡迈先生，同为筹备会中的总干事，费去的心力，也着实不少。对上列各位，或为团体，或为个人，我谨在这里，统表一个“谢”字。

祝郭氏诞辰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助成郭氏奖金基金的集成，想为郭氏筹一点寿礼寄去中国。彭亨的文德甲同人，已经有了组织在发起了，我们也想比较有组织地来一次征劝。因为这并不是募捐，也不摊派。所以，我们只能说征劝。我们的办法，还没有商妥，当然期限是更加难说，但我们总想于最近期间，有一个具体的结果。因为夜长梦多，而热带地方的人士，每天又多忙健忘，做事是非快不行的。

我们在这一次祝郭寿的集会当中，还觉有两件事情，是很好的预兆。第一，是中国的文化，不管敌寇在如何的想加以摧残，但往后只会发扬光大。因为中国的文化人，大抵是爱护祖国，爱护祖国的文化的。第二，是南洋的文化人，大家都在趋于团结的一途，小我的固持，帮派的畛域，在文化界，并不存发生破坏团结的力量。我们于这一次祝郭集会之中，能得到这两大教训，总算是在精神上已经有了丰富的报酬。至于今后更好如何地使这两倾向能凝固与滋长，把它们如何的具体化起来，那当然还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洲日报》）

遗 嘱[①]

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得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友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

国内财产，有杭州官场弄住宅一所，藏书五百万卷，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国内尚有子三：飞、云、荀，虽无遗产，料已长大成人。地隔数千里，欲问讯亦未由及也。余以笔名录之著作，凡十余种，迄今十余年来，版税一文未取，若有人代为向出版该书之上海北新书局交涉，则三子之在国内者，犹可得数万元。然此乃未知之数，非确定财产，

① 文中所提及的作者年龄、经商时间及国内子女情况等，均与事实有所出入，另有原因。 ——编者注

故不必书。

乙酉年元旦

(原载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文潮月刊》第三卷第四期)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张德强　李均生
封面设计　梁　珊

郁达夫全集　（第八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25　插页6　字数300000　印数0001—2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541-5/I·503　定　价：10.60 元